

張夢還最新巨型武俠小說

「血刄柔情」

第38年

45

$20.00



第38年
第45期
（總號195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2月30日）

編者話　張夢還先生乃武俠小說大作家，撰著的故事引人入勝，名聞遐邇。今次應本刊誠意邀請，重新舉筆撰寫「血刃柔情」長篇俠義故事，新作一樣精益求精，令人耳目一新，奉獻給本刊愛好者欣賞。

沈西城先生撰著的都市奇情故事「紅衣女郎」在本期續刊完。欲知區先聲報的記者秦林如何「聰明還被聰明誤」……定不可不讀下闕。

燕青先生所著的「三野狼」乃反映都市光怪陸離的故事，閱之有益於對人性的洞悉，以免吃虧上當，希望能對讀友有所啓發幫助。

武林俠義爭霸故事

血刃柔情

張夢還・文
劉偉生・圖

這裡雖然是荒郊曠野，卻景色宜人，剛下了一場大雨，樹梢滴水，草潤雨露，這時正有兩位年輕人牽着坐騎來到樹林邊。

前面的一位約莫二十五六，氣質儒雅，容貌俊秀，身着銀色長衫。

「張富。」他對身後那人道：「雨停了，那批傢伙也該上路了，你再去探聽清楚，我就在那家野店等你。」

「是，二當家。」張富翻身上馬，沿着官道向北馳去。

當那年輕人牽着馬來到那路旁的野店時，店掌櫃早迎了出來，滿面堆笑：「客官，裡面請，剛才好一場大雨啊。」

「可不是嗎？」那年輕人笑道：「我也正想歇歇。」

店掌櫃十分殷勤的接過坐騎，拴在道旁的小樹上，此時那年輕人已倚桌坐下，笑道：「你老哥不用張羅了，沖一碗茶就行。」

「就來，就來。」那店掌櫃沖好了茶。

那年輕人擺手道：「我瞧你這兒也沒有別的客人，陪我坐會兒，行麼？」

「祇要客官不嫌棄，那有不行之理？不敢請教客官高姓？」

「不敢，我姓花。」

「尊姓花？」那店家上下打量對方，臉上不知不覺就有點泛白。

「怎麼啦？」那姓花的年輕人道：「我姓得不太對麼？」

「不，不，不是這意思。」那店掌櫃道：「小人見客官鞍上繫着一口寶劍。」

「那是我用來防身的。」那年輕人端起茶碗，飲了口茶：「不錯，想不到你這裡也有好茶，老兄，我看你神情不大對，到底怎麼回事？」

那店掌櫃定了定神，方道：「花公子，不瞞你說，小人王老實開了這間雞毛店，雖說本小利微，卻也說得上朝迎南北，暮送西東。」

「這我明白。」那花公子道：「你往下講。」

王老實繼續道：「在我們這一帶地方，稱得上霸字號的江湖好漢，首推五龍山燕子崖鐵衣社，再者下來就是火騎會、黑鷲幫，以及十二鐵機堡等。」

「你說得很對。」那花公子從袖子裡取出一柄摺扇，打了開來輕輕搖着：「王老哥，我明白了，你認爲我是鐵衣社的二當家花惜春，對不對？」

「花二爺。」王老實道：「小人雖然未拜識過你老金顏，可是毒心血刃玉郎君的名頭，迎風飄揚三千里，誰人不知，那個不曉？你生得氣宇不凡，又生得這般俊俏，再加上姓花的人在北方並不多，不是花二當家又是誰呢？」

花惜春點點頭，深深嘆息，說道：「王老哥，聽你的談吐，應該是仕林中人，怎麼靠這間雞毛店糊口？眞是屈才之極，不錯，我是花惜春，倒是給你猜着了，來來來，坐下喝茶。」

「花二爺，小的可是安份良民，小的和你老往日無冤今日無仇……」

「你這是怎麼啦？」花惜春皺眉道：「我又不是瘋子，難道是人就殺？道路傳言，不可盡信。你瞧我這人不是挺隨和的麼？何須怕成這樣？」

王老實擦拭着額上冷汗，說道：「花二爺，你別見怪，委實你老的名頭太嚇人了。」

這時遠處一匹快馬奔來，王老實剛站起身，花惜春笑道：「你不用理會，那是我的伙計。」

那匹棗色駿馬轉眼間便來到店前，馬上人正是張富，此時已脫去外衣，內裡是黑色緊身衣褲，背負單刀。

他一躍下騎，緊走幾步，單膝點地即起，身法十分俐落，沉聲道：「張富見過二當家，二當家交代的事已探測清楚了。」

花惜春「哦」了一聲道：「眞是十二鐵機堡的雜碎們？」

張富道：「回二當家，半點不差，兩輛篷車裝載銀子，出動了二十九個毛人，好像保鏢一樣，距此不過七八里地了。」

花惜春嘿了一聲道：「爲首者是玉面溫侯？」

張富一點頭：「正是常志遠，不過常志遠本人沒見到，押車的是他的朱雀堂二副奪命斧徐魁和前鋒將吳鈞劍包松，以及五名練把子，二十一名護堂手。」

「很好！」花惜春合攏描金摺扇，往桌上一拍：「這干東西眞是越來越膽大放肆，非但擄人勒索，更公然收受贖金送還肉票，大張旗鼓明目張膽，再不管，他們十二鐵機堡簡直慓狂上天去了。」

「二當家說得是。」張富道：「這些傢伙確實該好好教訓他們一下。」

花惜春微一點頭，說道：「好

張富向玉郎君報告：「交代的事已探清楚。」

吧，咱們迎上前去。」取出一錠銀子放在桌上，說道：「王老哥，這是你的茶錢。」

「我的二當家。」王老實道：「那裡用得了這麼多呀？」

「多的賞給你，王老哥，你太老實了。」張富帶過花惜春的坐騎來，扶他騎上，然後一躍上馬，抖開韁繩，疾馳南去，王老實拿起銀子，眼望遠處，重重嘆息一聲。

官道上一列騎士，護着兩輛篷車緩緩的走着。

這一列騎士約有二十七八人，分着黃藍兩色勁裝，着黃藍的祇有六七人，顯然地位更高，這是北六省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十二鐵機堡」所屬。

鐵機堡是以十二座護莊堡樓而得名，通常的堡護祇有四個，最多不過五個，而這位香氏莊院堡護足有十二個之多，而且護堡武士功夫硬紮，江湖上一提起十二鐵機堡，說得上盛名遠播。

堡主香浩然，擅使一條水磨竹節鞭，威鎮河朔，外號人稱銀髮靈官。

表面上香浩然良田千頃，富甲一方，實際上此老腳踏黑白兩道，手下高手不少，還招納亡命之徒，有時候殺人越貨，綁票勒索，做得比綠林道更絕、更狠。

香浩然髮妻早故，而且老來無子，卻又坐擁幾十名美妾，去年把他最心愛的寵妾如君託人走門路獻給和珅，這一來更交通官府，聲勢更旺，名望更高了。

致於十二鐵機堡的護堡莊丁倒並不算多，通共不到三百人，可是人人都有幾下子，功夫差的人根本擠不進十二鐵機堡。

堡中共分五堂，每一堂轄手五六十名不等。

從前，香浩然的手下祇是偶然幹一兩次黑道上的買賣，而且是偷偷摸摸的，近一年來卻越幹越起勁，越來越無顧忌，官府不聞不問，有和中堂關照，大小衙門誰敢多事？

這列騎隊領頭的中年壯漢正是奪命斧徐魁，此時他騎在馬上也有點懶洋洋的。

看看快接近一座樹林，他身旁那瘦削的黃衣漢子便道：「堂副，遇林莫入，我看先派兩人探探道的好。」

「不必了吧，包松。」徐魁擺了擺手：「用得着麼？」

「堂副，總以小心爲上。」

徐魁點點頭：「也好。」

包松揚聲喝道：「去兩個人探探道，看林子裡有沒有礙眼的。」

立即有兩名藍衣大漢縱馬馳離騎隊，直奔樹林。

他們來到樹林邊，勒着馬轉了半個圈，眼皮子也沒有瞟一下。其中一人道：「媽的，鬼影也沒有一個，包頭兒太小心啦。」

另一人道：「季二哥，你留在這兒，我招呼他們去。」

「去吧。」那季二哥道：「我也實在懶得動了，他娘的，咱們幹這種買賣不知多少回了，還這麼疑神疑鬼的，幹嗎不回家抱孩子去？」

那人笑道：「說得是嘛。」圈轉馬頭向後馳去，一面招手道：「沒事兒，過來吧。」

徐魁一揮手，騎隊緩緩前進，一面對包松道：「我說不會有事嘛。」

「那當然最好。」包松道：「我們也不願出事兒，要不然，我們旋風堂黃堂主又有閒話了。」

徐魁道：「黃采這老小子莫名其妙，他滿口江湖規矩，仁義道德，還不是照樣伸手分一份？老堡主居然還能包容他，眞是怪事。」

包松道：「不過黃采的把式硬，這也是事實。」

徐魁冒火道：「把式硬又怎麼樣，光說不練，管個屁用。」

一個「用」字沒離舌尖，對面一聲慘號劃空而起，有如一柄尖刀刺人心弦，聽在耳裡幾乎連血液也一下子凝住了。

慘叫聲未歇，對面那名被稱爲季二哥的騎士，已伏在馬上，坐騎狂奔而回，身體漸次歪斜，終於一跤栽下馬來，俯伏在地，他背上插着一把飛刀，深沒及柄，刀把上還飄着一塊刺目的紅綢。

徐魁一驚之後，立即下令：「有對頭到來，大伙兒散開，下馬護車。」

立時蹄聲雜沓，衆人紛紛下馬，鋼刀出鞘，凝神戒備。

這時林子裡緩緩走出一匹棗色駿馬，馬上青衣騎士正是張富。

徐魁冷冷的打量對方，說道：「相好的，剛才在樹林裏抽冷子放倒我這個孩兒的，是尊駕你？」

張富懶懶的道：「徐朋友，你這不是明知故問麼？」

徐魁「哼」了一聲：「朋友既是認得在下，當然知道我們是哪個碼頭的，這麼說來，朋友你是衝

着我們十二鐵機堡而來的囉？」

張富要死不活的道：「大概是吧，我和你斷命斧徐爺素不相識，今天一出手就先宰你們的人，又這麼朝你們面前一站，若不是衝着十二鐵機堡，難道是衝着你一個小小的堂副？」

徐魁怒道：「少給你徐大爺嬉皮笑臉，報你的山門。」

張富在馬上伸了一個懶腰，笑道：「這山門嘛，少不得是要報的，可是還得把你們那個甚麼瘟甚麼侯的常志遠請出來，我自然會報，你斷命爺還不配聽。」

「放肆的東西。」徐魁道：「常堂首不在此間。姓徐我既然問得出口，天塌下來也有姓徐的頂着，少廢話，快說。」

這時樹林中轉出一個身着銀綢長衫，手提黑鯊魚皮鞘長劍的俊秀文士，對張富點頭道：「既是這位徐堂副挑得起，那就不用等常志遠了，挑明了幹吧。」

張富肅然道：「是！二當家。」偏腿下馬，一拍馬股，那匹馬兒便竄入林中。

張富朗聲道：「白雲飄浮，江河自流，山川無界，我播我收。」

徐魁驚得退後一步，喝道：「大伙小心，是五龍山冷雲飄手下架樑來了。」

張富應聲道：「徐當家的，今天你是吉星高照行大運，鐵衣社的二當家親自侍候你老兄來了。」

包松叫道：「堂副小心，對方是毒心血刃玉郎君花惜春，此人向不輕出，出則大劫臨頭，你得穩着點。」

「他媽的老包，你少說一句行不行？」徐魁着急道：「大伙聚攏點，準備攻擊，對方總共才兩個毛人，沒甚麼大不了。」

張富笑道：「宰你這批王八羔子本來就是小事一樁，當然沒甚麼大不了。」

花惜春擺一擺手，柔聲道：「張富，對方是鐵機堡朱雀堂的好手，你言語之間，還須尊重些。」

「是，二當家。」張富道：「您請！」

花惜春上前兩步，欠身道：「徐堂副，花某奉敝社龍頭大哥之命，率屬下副手張富，特來侍候各位，敬請各位賜教。」

徐魁定了定神，說道：「這個……這個……花二當家，我們也是奉命行事呀。」

「這點我明白。」花惜春點頭道：「所以你我全是身不由己。」

方才包松說得不錯，這花惜春平時專管內堂事務，向不輕出，徐魁、包松都不認得他。

可是人的名，樹的影，這花惜春年紀雖輕，却是魔霸冷雲飄手下頭一員大將，徐魁當然明白對方一身所學，高出自己不知多少，別說單打獨鬥，自己絕非敵手，就算如此二十八人齊上，恐怕也討不到便宜。

這個張富的名頭，在江湖上倒是從未聽說過，不過花惜春已經點明了張富是他的副手，那就決不會是省油的燈。

徐魁十分明白，交刃濺血，人爲的優勢，遠不及武功強弱來得重要，對方雖然祇有兩人，却已經擺出了穩吃的架勢。

這麼一想，任他徐魁平時再強再狠，此時不由毛了心，寒了膽。

可是當着一干手下，又沒法子說軟話，這時的徐魁，眞的感到進退維谷，不禁滿頭大汗。

花惜春再上前一步，溫和的道：「徐當家，花惜春敬候列位大哥賜教。」

徐魁咳了一聲，清了清喉嚨，抱拳道：「二當家的，我久仰花二當家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子，武功高強，仁義蓋天，平時敬仰得了不得，如果不是在這種場合相會，我倒很想和二當家交一個朋友，奈何……這個……咳，今天呢，我和二當家碰上了，這眞是大不幸，沒法子，祇好和二當家走上幾招，不過我徐魁的把式自己很清楚，在你手下一定討不了好，二當家的，你手下可得收着點呵。」

花惜春靜靜看着徐魁，微微嘆息，說道：「徐爺，承你高看，把我抬了又抬，捧了又捧，花惜春也不是不明好歹的人，奈何我們老大交代得很清楚，不止要銀，而且要命，列位兄台，小弟身爲鐵衣社屬下，龍頭之命，怎敢不從呢。」

徐魁聽得滿頭大汗，他轉過頭去，祇見他手下六名「前鋒將」都滿臉怒容，大有不惜一拚之勢。

花惜春又道：「我看徐兄和我單挑之舉，最好免了，乾脆你們齊上，這樣彼此都心安一點。」

這時徐魁手下的「雙刀」莉喜便低聲道：「堂副，咱們拚了，常堂首馬上就會趕到，祇要我們纏得住對方，那就不要緊。」

徐魁低聲道：「老莉，你別犯糊塗，姓花的那一身把式硬紮得

很，別說堂首趕到，就算咱們堡主出馬，也未必尅得住人家。」

荊喜道：「那也沒法子，人家立意要宰人，咱們裝孫子也不行呀。」

徐魁低聲道：「老包，你足智多謀，快出個主意呀。」

包松道：「事到如今，除了硬闖也沒有別的法子，咱們人多，一擁而上，駕車的弟兄加鞭衝過去，他們既要攔車子，又要對付咱們，自然會分神，也許咱們會闖得過這一關。」

徐魁無奈道：「也祇好如此了。」

這時花惜春已看見遠處一條人影風馳電掣般奔來，便低聲對張富道：「看見了麼，來人身法好快，是個硬點子。」

張富也悄聲道：「一定是那玉面溫侯。」

花惜春低笑道：「看來是個扎手貨。」

張富道：「再扎手也是二當家劍下遊魂，多一個送命罷了。」

「少給我戴高帽子。」花惜春笑道：「徐魁要出手了。」

此時對方的徐魁略一擺手，他手下人皆散了開來。

徐魁道：「二當家，我們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言重了！」花惜春道：「請！」

徐魁喝道：「包松、荊喜、楊彬，帶十二名護堂手侍候花二當家，馬景升、吳明，帶五名護堂手對付姓張的，上！」

眾人暴應一聲，人影閃動，分撲花、張二人。

徐魁又叫道：「剩下的人護車，隨劉侗衝過去，快！」

車把式鞭聲連響，兩輛篷車飛一般的衝了過來。張富連忙躍開，讓過篷車，轉身便向篷車追奔。

「不用追，張富。」花惜春叫道：「先收拾這一批人，車子跑不掉的。」

張富答應一聲，拔出背上的紫鱗刀，「叮噹」兩聲，架開馬景升的護手雙鈎，刀光一閃，迫開吳明，接着大轉身，一刀將一名藍衣大漢砍翻。

這時祇聽人聲慘叫，已有六名藍衣大漢死在花惜春劍下。

吳鈎劍包松，雙刀荊喜，銀蛇楊彬分三面圍攻花惜春，包松縱身飛刺，不料人家更快，那一泓秋水似的劍鋒，好似老早擺在那裏，等着他撲上去一般。

嚇得包松驚叫一聲，急忙身形後仰，一個細胸巧翻雲，倒射出去。

他身軀剛剛落地，祇聽一聲慘叫，荊喜一顆人頭飛起老高。

「老荊呵！」楊彬一面大叫，一面猛揮銀蛇刺，拚命往上撲，花惜春身軀微側，青瑩劍從楊彬大腿裏拔出來。

一轉眼之間，徐魁手下兩名好手便一死一傷，連人家怎麼出的手也沒有看清楚。

徐魁眼見手下人給人家砍瓜切菜一般，一股無名怒火直冲腦門，一擺雙斧，喝道：「姓花的，你太狠，也太毒了。」

這時天色已經黑了下來，花惜春長劍揮動，有如星光四灑，一面道：「交刄濺血，以命換命，不得不狠，也不得不毒，徐兄，你要原諒。」

徐魁怒極，罵道：「老子和你拚了。」

花惜春道：「歡迎之至。」話猶未完，又有兩名藍衣大漢喪生劍下。

徐魁正待撲上，忽然身後有人叫道：「徐魁慢點。」一條人影如大雁一般飛越頭頂，落在面前。

徐魁一見大喜，叫道：「常堂首，你再不來的話，咱們的人都被人家宰乾淨了。」

來人正是玉面溫侯常志遠，他冷叱一聲：「廢話少說。」目光一掃，皺眉道：「怎麼會這麼個糟法？」

徐魁道：「回堂首……」

常志遠叫聲：「要糟！」飛身猛撲張富，可惜已遲了一步，馬景升一條左臂飛起老高，鮮血飛濺，疼得在地上亂滾。

常志遠反手擋戟，「噹」的一聲大響，震得張富退後兩步。

「徐魁，馬上救治馬景升。」常志遠大喝道：「都給我退下。」

吳明趁機退了下來。

那邊的包松被花惜春逼得連招架之力也沒有，吳鈎劍已經遞不出招了，要退也退不下來，眼見就要喪命。

花惜春收劍躍開，笑道：「你們堂首到了，快回去歇口氣再來。」

包松踉蹌退後，累得大口大口喘氣，話都說不出來。

對方兩人一停手，徐魁忙指揮手下救死扶傷，死者抱到一邊，傷者上藥的上藥，包紮的包紮。

常志遠怒氣勃張，正找不到人出氣，見包松累得彎腰喘氣，便把滿腔怒氣發作在他身上，喝道：「包松！」

包松道：「堂……堂首！」

常志遠縱身過去，揚手一耳光，打得包松一屁股坐在地上。

常志遠罵道：「丟死你娘的人了，你也是使劍的，你那劍是怎麼使的？媽的，像道士在鬼畫符一樣。」

包松不敢做聲。

花惜春納劍入鞘，冷冷的道：「常志遠，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常志遠喝道：「怎麼說？」

花惜春道：「你自己也是練武之人，當知藝業有深淺，劍術有高低，貴屬已竭盡所能，藝不如人無話可說，但並不是貪生怕死，你當衆辱他，未免太過！」

常志遠冷笑道：「這麼說來，閣下的劍法已經超凡入聖了。」

張富截口道：「雖不敢說超凡入聖，宰你還有餘。」

「利口！」常志遠道：「你是何人？敢頂撞於我？」

張富呸了一聲道：「敢頂撞於你？眼看就要全軍覆沒了，還擺臭架子，去你娘的！」

花惜春擺手道：「張富，你騎上馬去追篷車，我馬上就來。」

張富答應一聲便繞向林後。

常志遠道：「小子站住！」騰身便追，突然寒光一閃，花惜春寶劍出鞘，一劍迫退常志遠，悠然道：「常老兄，銀錢是身外物，還是先顧住老命吧。」

常志遠拔出另一柄鐵戟，雙戟交叉，喝道：「你以爲你吃得住我？」

花惜春搖頭道：「不敢說，那得試一試才知道。」

忽然左首樹叢後有人道：「不必試，姓常的輸定了。」

隨着話聲，樹叢後轉出一匹青灰色駿馬，緩緩走了過來，馬上俏生生坐着一個女郎，全身青衣，青帕包頭，在左邊耳際打了個蝴蝶結，長長的頭巾垂了下來，搭在右肩，剛好掩住嘴唇，只露出修眉鳳目，和一個挺直的鼻樑。

就在這少女出現之時，樹林後响起一陣急驟的馬蹄聲，顯然張富已經飛馬離去了。

常志遠只當對方又來了幫手，心裡也有些膽寒，說道：「何必這樣藏頭露尾，把埋伏的人都叫出來吧。」

那少女微微嘆息，說道：「常志遠，我眞替你們香堡主叫屈，居然用你這麼塊料子來當堂首！常言道光棍眼，賽夾剪，憑我這樣兒，還會給人跨刀打下手麼？」

常志遠暗忖：「此時不宜樹敵，」便抱拳道：「姑娘說得是，常某走眼了，請問……」

那少女搖頭道：「常堂首不必盤我的來歷，剛才動手的情形我看得明白，如今你們已經死了一地的人，再這麼傻幹下去未免不智，聽我相勸，還是退後一步的好。」

常志遠尚未開言，徐魁在他耳旁悄聲道：「堂首，這妞兒的話有道理，對方的功夫實在高不可測，咱們……」

「我先前看見了。」常志遠怒道：「是有幾下子，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甚麼高不可測？廢話！」

「不是呀。」徐魁道：「老包的功夫你是知道的，先前你也看見他簡直還不了手！」

「那有甚麼稀奇？」常志遠道：「太平糧吃多了就是這樣。」

那女子冷然一笑，說道：「這位是斷命斧徐當家吧，我瞧你說了半天還是沒有說到骨節眼上，姓常的，你可知道這位戮殺你的主兒是誰麼？」

常志遠道：「我正要問他。」

「那就讓我來引見吧，其實你也該看得出，此人丰神俊秀，江湖上這樣的人品可並不多見，你們兩位外號裡都有一個『玉字』，玉面溫侯，你還想不出他是誰麼？」

常志遠猛然一驚，脫口道：「是玉郎君？」

徐魁道：「正是花惜春，剛才我正想向堂首稟報。」

常志遠臉色大變，目瞪口呆的盯着花惜春。

花惜春微微一笑，安詳的道：「這位姑娘，如果沒有急事，尚請稍留片刻，在下了淸這段公案之後還有話請教。」

「行！」那女子點頭道：「我也有話問你。」

「謝謝，」花惜春轉臉對常志遠道：「常兄，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如今花某在此恭候常兄示下。」

徐魁忙附耳道：「堂首，可千萬別動手呀，這傢伙太過扎手，你上去也只有挨寶劍的份兒。」

「你閉嘴！」常志遠躊躇了好一陣，才皺眉道：「姓花的，我並不想和你拉交情，不過我也不願意和你結冤家。我且問你，今日之事該怎麼說？」

花惜春道：「甚麼該怎麼說？」

常志遠道：「你攔路生事，殺害我手下兒郎，是他們先開罪你？」

花惜春搖頭道：「不是！」

常志遠道：「那麼是我無意中得罪了你？」

花惜春搖頭道：「俱都不是，我乃是奉命行事。」

常志遠「呵」了一聲道：「奉命行事，那你是奉了冷雲飄之命了！」

「常兄說得不錯。」花惜春微笑道：「常兄當知，花惜春身爲鐵衣社下屬，龍頭老大交代下來的事，我只好遵辦。」

常志遠「哼」了一聲道：「鐵衣社一向視我們十二鐵機堡眼中刺、背上芒，這些早就知道，却沒有想到大名鼎鼎的魔霸冷雲飄，居然幹起黑吃黑的勾當來了，實在叫人齒冷！」

花惜春靜靜的道：「常兄，在這月黑風高之時，血腥遍地之際，本來不大適宜作口舌之爭，不過我願奉告閣下，今日之事並不是黑吃黑的勾當。」

「呵……不是黑吃黑是甚麼？」

「常兄，」花惜春道：「貴堡近日所作所爲，無一件不是傷天害理，神鬼難容，我們龍頭派小弟攔路誅殺，乃是爲除暴安良，申張正義。」

常志遠忽然大笑起來，說道：「好一個除暴安良，申張正義，二當家，我還沒有領教你的劍法，可你的詞鋒已叫我招架不住了。」

花惜春微笑道：「難道我說得不對？」

常志遠道：「我豈敢指斥二當家不對？何況二當家說的也是實情，我們鐵機堡近日所作所爲，確然有些事是傷天害理，情理難容，不過我們也是跟別人學的。」

花惜春笑道：「呵，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還有師承嗎？倒要請教。」

常志遠道：「等閒之輩，我們也不屑於學他，不過五龍山燕子崖冷大當家威名遠播，我們學學這位北地霸主，也不算低了名頭。」

花惜春臉色一沉，凜然道：「常志遠，你也是成名人物，言語之間，尚請略加檢點，燕子崖鐵衣社的人，那一個幹過擄人勒索的事，你給我指出來。」

常志遠道：「擄人勒索是你說的，我幾時說過？我是指你先前所說『傷天害理神鬼難容』這八字而言，我請教，燕子崖鐵衣社是不是黑道組合？」

花惜春道：「事實如此，不容否認。」

「那就好。」常志遠道：「冷雲飄和你二當家是鐵衣社的樑柱，綠林中的巨擘，江湖上的大盜，這沒冤枉你吧？」

花惜春點頭道：「說得是，不冤枉。」

常志遠道：「難道你們從來沒出過草，籌過糧？刀下從來沒傷過好人？申張正義，除暴安良，虧你說得出口？姓花的，我們十二鐵機堡是恃強凌弱，幹了些壞事，確實有的，我們是環境所逼，偶一爲之，好比良家婦女暗中勾搭野漢子，當然也算是不守婦道，你們鐵衣社是掛起招牌開窰子，敞開來賣，一個幹婊子的人，居然大談三貞九烈，二當家，我倒替你臉紅呀！」

那青衣女郎先前聽他們雙方唇槍舌劍，似乎很有興趣，一直粉面含笑，這時只笑得聲似銀鈴，有如花枝亂顫，說道：「常當家，你眞是好口才。」

「不敢！」常志遠拱手道：「賣弄唇舌，貽笑方家，常志遠出言粗鄙，還望姑娘不要見怪。」

「常當家不要客氣。」那女郎擺手道：「我也是跑江湖的，江湖好漢口沒遮攔的很多，聽慣了也不以爲奇，常當家這比喻雖然稍欠文雅，却很貼切。」

常志遠欠身道：「常志遠再多謝姑娘。」

「不用謝。」那女子搖頭道：「常當家，我可不是幫花惜春，冷雲飄的鐵衣社近年來聲譽極好，並不如常當家所說那樣。」

「這我知道。」常志遠道：「近年來鐵衣社以經營買賣爲主，有邪門生意，也有正經買賣，殺人越貨的事很少幹。」

花惜春道：「你知道就好。」

常志遠道：「我身在江湖，豈有不知之理？」轉對那女子道：「可是姑娘明鑒，正人君子誰都願意做，誰人不想子孫賢，那個不想爲豪富？鐵衣社勢力浩大，北六省的正邪買賣全給他們佔了，

要人有人，要錢有錢，不愁吃，不愁穿，樂得搏個好名聲，可是這樣一來，別的綠林朋友的生路也給他們斷絕完了，他們爲善就逼得別人只有爲惡。」

那女子點頭道：「這話也有道理。和莊子的道理頗多暗合之處。」

常志遠道：「姑娘蕙質蘭心，冰雪聰明，請想想連我們雄踞北地的十二鐵機堡也弄得無以維生，逼着要幹傷天害理的事，其它的人可想而知，他們吃麵，連湯汁也不留給別人一滴，推源禍始，頭一個罪魁該是冷雲飄。」

那女子聽得連連點頭，說道：「有道理，莊子說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照你這麼一說，冷雲飄可不是竊國大盜麼？常當家，你很不凡哪！」

常志遠重重抱拳，朗聲道：「過譽了。」

這時的花惜春只是面罩寒霜，冷冷的道：「這位姑娘，你到底幫那一邊？」

那女子「咦」了一聲道：「我在講道理，沒幫那一邊呀！」

花惜春道：「我在此和常志遠血刃相見，哪個聽你的莊子村子？姑娘，此間事與你無干，勸你還是置身事外的好！」

那女子仰天打了個哈哈，說道：「花惜春，你還眞的夠膽量夠氣魄，霸道着呢！普天之下，敢用這種口吻和我說話的，你還是頭一個，怎麼着，想和你家姑娘玩玩？」

常志遠忙道：「花惜春武功高強，心狠手辣，姑娘還是別招惹他的好。」

那女子道：「我曉得，毒心血刃嘛。」

花惜春怒道：「常志遠，你少使激將法，唆使無辜之人來替你挨刀送命。」

常志遠道：「我不是勸這位姑娘別插手麼？怎麼你反而替我扣帽子？我又不是蘇秦張儀，人家不是三歲娃娃。」

「好了好了。」那女子高聲道：「你們都別吵，常志遠使激將法，這我當然看得出來，不過花惜春也未免目中無人，你拿得準我會挨刀送命？」

花惜春忍住氣道：「姑娘，這裡的事我勸你不要插手，鐵機堡的人不是甚麼好玩意，太犯不上，我手底下也沒有甚麼輕重，傷了你的話，我也於心不忍。」

那女子笑笑，微微噓口氣，說道：「你說的開頭幾句倒還中聽，說到後來，這種自高自大的毛病又發作了，青骨門下的劍法是高明的，不過你還差點火候，還上不了天。」

花惜春大吃一驚，不禁退後兩步，問道：「你，你知道青骨門？」

那女子俏臉一板，厲聲道：「你和上官麗嬋怎麼稱呼？」

花惜春道：「是我恩師。」

「胡說！」那女子道：「上官姐姐門下沒有男徒，她三個女弟子我都很熟，你騙不了我，你的劍法是她們那一個丫頭親自傳授的？說！」

花惜春道：「你到底是誰？」

「我姓梅。」那女子道：「答我問話。」

花惜春道：「上官麗嬋是我表姐，我的劍法是她命大弟子徐芸仙傳授的，並非私相授受。」

「嗯！那還差不多。」

花惜春道：「請問梅……梅前輩和我表姐是……」

那位梅姑娘臉色一沉，說道：「你這算是盤道麼？」

花惜春道：「不敢。」

那女子道：「青骨門劍法極爲狠辣凶猛，所以擇徒極嚴，你爲人心性並不算惡，祇是這種劍法太過凌厲，出手就要傷人，正所謂平原走馬，易放難收，今夜你殺人也殺得夠了，可否看我薄面，就此住手呢？」

花惜春遲疑道：「這個……」

「怎麼着？我面子不夠！」那女子道：「非得請出上官麗嬋來才能叫你聽話？」

花惜春忙道：「不不，晚輩天膽也不敢輕視梅前輩，祇是我們龍頭吩咐要斬。」

「斬盡殺絕？」那女子截口道：「冷雲飄就這麼個狠法？」

花惜春不敢做聲，這時他已完全明白，對方年紀雖輕，顯然大有來頭，祇怕招惹不起，再說花惜春生平天不怕地不怕，對他這位上官表姐卻怕得要命，此女顯然和上官麗嬋大有淵源，他那裡敢得罪她？

那女子又道：「也罷，冷雲飄那裡我會去給他說，他不會怪你的。」

花惜春無可奈何的道：「那麼晚輩謹遵芳諭就是。」

常志遠道：「梅姑娘，我們死傷了這麼多弟兄，我們和花惜春這筆賬總不能一筆勾銷吧？」

那女子緩緩搖頭，說道：「常志遠，你是聰明人，別幹蠢事。先前你已經一腳踏入鬼門關了，走江湖總不免要碰釘子，何苦非把老命賠進去不可呢？聽我勸，這口氣不爭也罷。」

常志遠低下頭，重重嘆息一聲，說道：「梅姑娘說得很是，好，我們認栽了。」

「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花惜春，你的伙計一定已扣下了那兩輛篷車，別讓人家久等，你請吧。」

花惜春深施一禮，說道：「謹遵前輩芳諭。」身軀一騰，電射入林，緊接着響起一陣馬蹄聲，漸走漸遠。

常志遠正待說話，祇聽「吧吧」兩聲，兩個紙包落在他腳下，那女子道：「常當家，這是雲南斜陽莊秘製的療傷聖藥，你速速救治你那些受傷的弟兄吧，你我後會有期，告辭了。」

「姑娘且慢。」常志遠飛落在她馬前，重重抱拳，說道：「梅姑娘，承蒙解圍，又蒙恩賜刀創聖藥，大德不敢言謝，斗膽請示下芳名，常某當永銘於心。」

「常當家太執着了。」那女子道：「我此來本意是和花惜春一樣，想拿你們開刀，不想我來遲一步，後來又偶起一念之仁，如此而已，因此你不必謝我，我受之有愧。」

「話不能這麼說。」常志遠道：「總之，我常某和手下弟兄的性命皆姑娘所賜，我很明白我們都不是毒心血刃的對手，如果我們連救命恩人的名諱都不知道，那會令我終生不安。」

那女子默然半晌，方道：「好吧，我叫梅凌波。」

常志遠道：「歸元莊莊主，紅粉秀士。」

「不錯，歸元莊正是舍下。」梅凌波道：「常壯士，十二鐵機堡不是英雄豪傑安身立命之地，望你明辨是非，好自爲之。」說罷勒轉馬頭，飛馳而去。

常志遠呆呆的望着她逝去的方向，說道：「怎麼會是她？眞出人意料。」

徐魁道：「堂首，這梅凌波到底是甚麼人哪？」

常志遠微喟一聲，說道：「老徐，我看你這半輩子江湖算是白跑了，蜀中歸元莊在南七省大大有名。歸元莊莊主梅凌波的輕功、拳、劍、暗器享大名，號稱四絕，但是却很少在江湖上露面，誰想得到她竟會來到北方？我久聞其名，還以爲她是個男的呢！哎，我眞蠢，她外號紅粉秀士，當然該是女人才是。」

徐魁道：「照堂首這麼一說，這個妞兒還眞的了不起呢，眞看不出。」

「放肆！」常志遠叱道：「甚麼妞兒妞兒的？嘴巴放乾淨點。」

徐魁忙道：「我是說她年輕，可不敢稍存不敬之意，這位梅姑娘是我們的救命恩人啊，怎敢輕視她？」

常志遠道：「你明白就好。」

徐魁又道：「堂首，咱們這次陣前失風，買賣砸了不說，又死傷這麼多兄弟，回去如何向堡主交代？」

「那有甚麼法子？」常志遠道：「一個花惜春已足夠把咱們朱雀堂一網打盡。今天這位紅粉秀士如果要伸手的話，你我就祇有喊天了，祇管據實上報就是。」

章台弱柳　多情鐵判

北京眞不愧帝王之都，莊嚴、雄偉、豪華，卻又顯得樸實。

自從明成祖朱棣登上帝位，把大明朝的都城金陵遷到北京以後，便大興土木，把這座古都修造得莊嚴雄偉，氣象萬千。

滿州入關，小皇帝福臨在這裡登上帝位，代爲中國之主，以後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如今是嘉靖一年。

早上的北京城，顯得很寧靜，特別是靠近內城一帶，人們多半沒有起身，上早朝的大人老爺們下了朝要趕着回家歇息，因此份外寧靜。

這條面臨御河的長巷，有一間大宅，這並不是富家豪宅，卻是鐵衣社安在京師的分舵。

兩輛篷車轉過街口，緩緩行來，後面那輛車後還拴着兩匹駿馬。

那兩輛篷車來到這大宅門前停下，當先那輛車把式跳了下來，上前叩門。

宅門開啓，一個瘦高身量的漢子走了出來，一眼看見這車把式，忙急步上前，一把抱住，用力在他背上拍了幾下。

「老夏，你給老子輕點。」那車把式叫道：「你那金剛手會打死人的呀。」

這叫老夏的人鬆開手，親熱的拖住手大笑：「張富，我的好兒

子，今天才來看你老爹呀！後面那輛坐的是你的媳婦兒吧，還不叫他上前拜見麼？」

「扯你娘的蛋。」張富笑罵道：「老夏，你再他娘的胡說可是自討苦吃，媳婦兒？你順着老子的手兒瞧。」

那姓夏的抬頭看時，花惜春正坐在車座上，笑容滿面的向着他點頭呢。

此人正是鐵衣社派駐京師的副頭領，姓夏名雲，人稱金剛手。

夏雲一見花惜春，驚呼一聲：「我的老天，二當家，你怎麼幹起車把式來了，你大駕到來，也不先知會我們一聲，唉，這不是叫我們爲難麼？」

花惜春跳下車來，笑道：「老夏，這有甚麼好爲難的？」

「我和舒老大也好出城遠迎哪，這樣靜悄悄的來……哦，你看我這記性，竟然忘了參見行禮。」急趨兩步，便待跪下。

花惜春一把拉住，笑道：「你這是幹甚麼？自家哥兒，還鬧這種俗套子？」

張富笑道：「二當家，你沒聽見他罵你是媳婦兒麼，該給他幾個大耳括子，還攔住他磕頭麼？該罰他多叩幾個頭，反正他這顆狗頭也不値錢。」

夏雲回頭罵道：「你莫要挑撥離間，眞是狗嘴裡長不出象牙，回頭老子再收拾你。」

花惜春笑道：「狗嘴裡本是狗牙，那裡會長象牙呢？」

夏雲也笑了起來，這時門裡又走出幾個壯漢來，紛紛向花惜春行禮，又見過了張富。

夏雲道：「你們還不去告訴舒頭領？快叫他出來迎接。」

花惜春攔着道：「發甚麼神經病？快把車趕進去，不用叫舒胖子了。」

* * *

片刻之後，花惜春換了一身乾淨衣衫，手搖描金摺扇，踱進一間雅潔的小客廳裡。

客廳裡一個紅光滿面的小胖子，恭恭敬敬的立起身來，深施一禮，說道：「屬下舒棟樑見過二當家，不知二當家駕到，有失遠迎，還望二當家恕罪。」

花惜春背負着手，臉含笑意看着這位外號「笑面鐵判」的下屬，待他說完以後，才笑道：「胖子，你大概天天上戲園子吧？」

舒棟樑一怔，忙陪笑道：「不知二當家此言是何意思？尚請明示。」

花惜春笑道：「你一張口就唸戲詞兒，不是犯戲癮是甚麼，來，坐！」

舒棟樑道：「在二當家面前……」

花惜春接口道：「那有屬下的座位？是吧？來，坐下告訴我，你又迷上那一個坤旦了？」

舒棟樑道：「回二當家的話，屬下是喜愛戲曲，但自感責任非輕，所以很少逛戲園子，二當家明鑒。」

花惜春端起茶碗，呷了一口茶，說道：「好茶！」

舒棟樑忙道：「這是敬上用的貢茶，很不錯的。」

花惜春放下茶碗，說道：「這次我臨行之時，大當家很稱讚你，說你知道輕重分寸，要你好好的幹。」

「多謝大當家賞識，屬下自當努力不懈，盡心盡力，呵，二當家，你那篷車上的三萬兩白銀，屬下已交給悅豐錢莊，叫他們開出三十張一千兩的銀票，十足兌現的，少時張富兄弟便會取回來，請二當家放心。」

「嗯，辦得很好。」

舒棟樑又道：「二當家，屬下聽張富說，二當家宰了香老頭子手下不少硬把子，這個樑子一結下就很難解開了。」

花惜春淡然道：「結就結了吧，有甚麼法子，這些事有大當家操心，你就不用多慮了。」

「是，是屬下多慮。」

花惜春手搖摺扇，含笑問道：「胖子，你那位風塵知己還好吧？」

舒棟樑忙道：「二當家，此話從何說起呢？屬下自奉派入京，每日端正行止，正心誠意，從不涉足花街柳巷，何來風塵知己呢？」

花惜春大笑，說道：「我問的是小桂花？」

舒棟樑吃了一驚：「小桂花，那一個小桂花？」

「宜春院的小桂花，你這麼快就忘了嗎？」花惜春搖頭道：「嘖嘖！自古男兒多薄倖，胖子，想不到你也是王魁再世呀！」

舒棟樑頓時滿面通紅，吶吶的道：「這個，嗯，二當家是如何知道的呢？」

「你們這批王八蛋，那一件事瞞得了我？」花惜春笑道：「你和夏雲這兩個傢伙的德行，我還不知道嗎？只要不誤正經事，不犯

鐵衣社的戒律，我才懶得管你們這些事呢，小桂花人品還不錯吧？」

舒楝樑連連點頭：「還過得去，還算好，嗓子也好，人挺聰明的。」

「那當然，唱得不好，你也不會着迷了。」花惜春道：「可別錯待了人家，早些替人家贖身，你也該成家了。」

「是，是。」舒楝樑道：「多承二當家關懷，只是屬下也有爲難之處。」

花惜春「哦」了一聲道：「是你手上不方便？沒關係，差多少我給你好了。」

「不是，不是，」舒楝樑道：「她自己有些積蓄，倒不消我拿多少錢出來，只是屬下想來，我們幹的是刀頭喝血的生涯，有了家室，甚不相宜，再說娶一個烟花女子，也怕弟兄們恥笑。」

花惜春正色道：「老舒，這就是你想岔了，我問你，小桂花知不知道你眞實的身份？」

舒楝樑道：「不敢相瞞二當家，屬下不忍心騙她，她全知道。」

「這我不會怪你。」花惜春道：「男女相悅是該赤誠相見，這不同於逢場作戲，既是對方不怕受累，你又何必顧忌呢？照你這麼說，豈不是綠林好漢該絕子絕孫，打一輩子光棍兒才對？」

舒楝樑忙道：「是，是，二當家教訓得極是。」

花惜春又道：「致於說到烟花女子這一層，那你不只看低了你那位風塵知己，也把我們鐵衣社的弟兄瞧扁了，小桂花從良之後，就是你的妻室，鐵衣社打從冷大哥起，誰會看輕她？豈不聞貞婦老來失節，半生之清苦全非，尚聲色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只要心術正，人品好，青樓出身又有何傷，古來李師師、梁紅玉、楊四娘、蘇小小，以及李亞仙、柳如是、李香君，都是出身青樓，這又何妨呢？」

舒楝樑連連拱手：「聽二當家一席話，令屬下茅塞頓開，二當家是孫公說法，我這塊頑石也非點頭不可了。」

「你少吃我豆腐。」花惜春道：「當然，如若她染上了煙花習氣，朝秦暮楚，那自然又當別論。」

「不會不會。」舒楝樑道：「這一點屬下信得過，小桂花決計不是這種人。」

「那不就結了麼！」花惜春道：「你就在這一兩天給她贖身，擇個日子把這件事辦了，我還要擾你們一杯喜酒呢！」

「應該的，應該的，」舒楝樑道：「到時候屬下和小桂花一定恭敬二當家三百杯。」

「他娘的！」花惜春笑罵道：「你是想醉死我！」

兩人大笑。

這時張富和夏雲走了進來，行禮之後，夏雲把手中一個皮盒雙手交給花惜春。說道：「三萬兩銀子都換成了銀票，全是一千兩一張的，請二當家驗看一下。」

花惜春接過皮盒來順手放在桌上，說道：「不用看了。張富，這次你跑一趟，把銀票給原主送回去，形踪要隱密，別叫香浩然的人知道，替人家惹下殺身大禍。」

張富道：「我會加倍小心，決計誤不了事。」

花惜春道：「但願如此。」

舒楝樑身體傾前，低聲道：「不是全部送還原主吧？」

「當然不是。」花惜春道：「咱們又不是人家請的保鏢護院，幹嗎這麼寃哪，照老規矩，抽三成。」

他打開皮盒，取出九張銀票，抽出一張遞給張富，將其餘八張摺起來放進衣袋裡，關好皮盒，說道：「胖子，悅豐錢莊的銀票靠得住麼？」

「二當家放心。」舒楝樑道：「悅豐的底子厚，字號老，招牌硬，比我們鐵字銀號還殷實得多呢！」

夏雲也道：「我們頭兒說得是，三萬兩銀子在悅豐根本不算一回事，他們的銀票到那兒都十足兌現的。」

花惜春點頭道：「那就很好，張富，這兩萬一千兩銀票也不是小數目，乾脆夏雲也同走一遭，兩個人有伴。」

舒楝樑道：「二當家說得是，兩人一道，彼此有個照應也是好的。」

張富道：「二當家，舒大哥用不着與夏雲同去，這小子能耐有限，幫不上忙，屬下的本領，二當家是知道的，一雙肉掌一口刀，江湖上敢招惹我的也還不多呢。」

花惜春二目一睜，有如冷電一閃，張富忙低下了頭。

花惜春冷冷的道：「老毛病又發作了，是你聽我的，還是我聽

你的！我是想保住你這條狗命，狂妄自大的東西！」

罵得張富不敢做聲，夏雲忙道：「謹遵二當家之命，二當家，我二人何時動身？」

花惜春道：「昨日累了一夜，大家都乏了，你們明日一早動身吧，不必來辭行了。」

兩人齊聲答應，出門時夏雲推了張富一把，低聲罵道：「你小子是猪八戒照鏡子，自找難看，沒有老子保着你，你這條狗命就靠不住。」

張富道：「你這個東西！」

夏雲道：「是二當家說的，你罵我就是罵二當家，你敢！」

兩人出門以後，還聽張富嚷道：「你這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花惜春笑罵道：「這一雙活寶，我也拿他們沒有法子。」

舒楝樑陪笑道：「不過張富和夏雲都是赤膽忠心，可以同生死共患難的弟兄。」

「那是實情。」花惜春點頭道：「鐵衣社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全靠了張富、夏雲這種可以交心托命的好兄弟，否則斷斷不會如此興旺。」

舒楝樑道：「這只是原因之一，此外大當家領導有方，二當家武功超羣，更是功不可沒。」

花惜春笑罵道：「胖子，你少拍我馬屁！我平日多管山寨內務，少在外頭行走，流血流汗的事，那一個老弟兄也比我幹得多，我有甚麼功？」

「話不能這麼說。」舒楝樑道：「二當家威名在外，弟兄們才能夠馬到成功嘛，認眞說起來，二當家的功勞大得很呢！」

「我最大的功勞是主張你娶小桂花。」花惜春立起身來，伸了個懶腰：「昨兒折騰了一夜，如今眞個乏了，得睡一會，你還是去看看你的老相好吧！」

舒楝樑忙道：「我不急，倒是二當家身體要緊，多睡一會兒的好。」

* * *

花惜春一覺醒來，已是掌燈時候，他開了房門，一個青衣漢子叫道：「二當家起身了，快打水讓二當家梳洗。」

兩個小童忙端水進來又遞上毛巾、香皂。

花惜春梳洗已畢，那青衣漢子躬身道：「二當家，舒頭領已來過幾次了。」

花惜春「呵」了一聲：「有事麼？」

那漢子陪笑道：「舒頭領在客廳等候着二當家。」

花惜春略感詫異，來到客廳，舒楝樑忙起身，滿臉堆笑，說道：「二當家這一覺睡得眞沉，如今容光煥發，精神飽滿，有如玉樹臨風一般，呵呵！」

花惜春笑道：「你如今讚起人來，倒越發有板有眼了，怎麼？你沒到宜春院去麼？」

「去過了，去過了。」舒楝樑笑嘻嘻的道：「是這樣的，小桂花知道了二當家的美意，感激得不知怎樣才好，今夜他要作一個小東道，還望二當家賞面。」

花惜春皺眉道：「這又何必呢？」

舒楝樑忙道：「桂花兒知道宜春院那種地方，是不適合二當家去的，所以特地在惜花樓包了一桌酒席，那地方又幽雅，又乾淨，人客也不雜，務求二當家不要推辭。」

花惜春拍拍舒楝樑的肩頭，笑道：「老舒，你弄錯了，宜春院你都去得，我有甚麼去不得的，我是說怎麼還要桂花姑娘破費呢？」

舒楝樑道：「這是她的一片誠意嘛，她已經先去惜花樓，恭候二當家光臨了。」

花惜春道：「這麼說我想刀尺一下都來不及囉！」

「我的皇天！」舒楝樑叫道：「你這樣兒就是潘安重生，宋玉再世也不過如此，還用得着刀尺嗎？快走吧。」

北京的惜花樓近兩年頗爲有名，地方並不大，可是佈置雅潔，燭光幽暗，令人有一種似夢似幻之感。

花惜春和舒楝樑才上樓梯，便聽見簫笛之聲，歌聲婉轉，唱的是「……人何處，連天芳草，望斷歸來路。」

花惜春嘆息道：「好美的歌喉，此人不俗。」

「那當然。」舒楝樑道：「鼎鼎大名的惜花樓樓主，北京城頭一位名歌妓，自然不比一般。」

一位俏丫頭打起簾子，兩人進了樓房，第五張桌子旁邊的一位麗人早已站起身來。

舒楝樑忙領了花惜春過去，笑道：「這位就是花爺。」

那麗人盈盈萬福，花惜春急忙還禮，笑道：「是桂花姑娘吧？我還沒有來看望你，反而要你破費，眞叫我好生不安。」

小桂花落落大方，低聲道：「

花相公這麼說，才叫我不安了，相公請坐，樑哥，你也坐呀。」

三人入座，侍女先獻香茗，然後再上酒菜，小桂花殷勤佈菜照應，三人低斟淺酌。

花惜春注意樓上的食客，也不過一二十人，看來都是些富商巨賈，王孫公子之流。

東面靠窗的一桌是一位青衫相公，大約十八九歲年紀，人品極為清秀俊雅，神采飄逸，花惜春不由多看他兩眼。

小桂花道：「花相公看些甚麼？」

「沒有甚麼。」花惜春道：「那一位我好像有點面善。」

舒棟樑道：「這人我們從未見過，二當家，你背後第三桌的那一位，倒很有點來歷。」

花惜春略一回顧，低聲道：「這人該是位練家子，武功恐怕還相當硬紮。」

「二當家好眼力。」舒棟樑低聲道：「這人是大內侍衛裏的高手，姓盧名君義，據說暗器功夫十分了得。」

花惜春點點頭。

這時候，歌台上的繡幕徐徐捲起，祇剩一層粉紅色的輕紗。一位黃衣麗人輕移蓮步上了歌台。

小桂花便道：「花相公，這位就是此間歌壇的祭酒，惜花樓樓主薛靜柔姑娘了，大家都稱她柔娘，眞正是譽滿九城。」

花惜春道：「旣是名家，倒要好好的聽上一聽。」

此際簫笛齊奏，檀板輕敲，靜柔姑娘頓展歌喉，唱的是李清照的浪淘沙。

「素約小腰身，不耐傷春，疏梅影下晚粧新，嫋嫋婷婷何樣似，一縷輕雲。

「歌巧動朱唇，字字嬌嗔，桃花深滿一通津，悵望瑤台清夜月，還照歸輪。」

歌聲停歇，掌聲四起，柔娘頷首致謝，繡幕徐徐放下。

花惜春點頭讚道：「此曲祇應天上有，果然動聽得很。」

舒棟樑道：「是有幾分火候，從前北京有一位余美玉姑娘，比這位薛姑娘還要好，可惜被和中堂量珠聘去，金屋藏嬌，再聽不到那麼美妙的歌喉了。」

小桂花白了他一眼，說道：「樑哥，你不懂就別充內行，美玉比起柔娘來，可差遠了。」

「是麼？」舒棟樑道：「聽說美玉是薛姑娘的師傅，難道不是？」

「這倒不假。」小桂花道：「豈不聞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麼？柔娘的天份高，悟性强，嗓子又好，勝過老師何足為奇？」

「承教了，承教了。」舒棟樑舉起杯來，「桂花姑娘，我敬你一杯，說到歌曲我是甘拜下風。」

柔娘二次出場却穿了一身紅衣，窄腰長袖，與別不同，她打了一個手勢，簫笛止歇，却換了琵琶三弦，樂聲高亢，柔娘載歌載舞，唱的是：

「將軍奉命郎須行。

「塞外領强兵。

「聞道烽煙動。

「腰間寶劍匣中鳴。」

一曲方罷，四座掌聲雷動，久久不歇，有人道：「我來捧場兩年，今天是頭一次聽見此曲。」

「柔娘怎會唱這一曲？令人不解。」說話的正是那盧君義。

柔娘含笑道：「今日顧曲周郎之中有壯士在座，特此給諸君換了口味，怎麼，盧公子不喜歡麼？」

「不是，不是。」盧君義道：「祇是受寵若驚，當不起，當不起。」

他以為柔娘指的壯士是他自己。

這時那靠窗座頭的青衣少年便道：「可否令我們再飽耳福，再來一首雄壯的呢？」

「這個容易。」柔娘深注那少年，笑道：「我唱一首陸放翁的鵲橋仙吧。」

素手一揮，笛聲又起。

「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擧？酒徒一一取封侯，獨去作江邊漁父。」

小桂花低聲道：「這幾句好像借題發揮，罵那盧君義呢。」

花惜春點點頭，舒棟樑道：「怎麼我聽不出來？」

小桂花噓了一聲，說道：「往下聽。」

「輕舟八尺，低篷三扇，佔斷蘋洲煙雨，鏡湖原自屬閒人，又何必官家賜與？」

唱罷之後，自然又是滿堂喝采聲，花惜春搖頭嘆息：「眞是了不起，此女的胸襟意境非常人所能及，難怪是歌壇祭酒，實在受之無愧。」

正說話間，一個侍女打扮的少女走了過來，輕輕一福，低聲道：「我家主人命小婢傳話，可否請這位姑娘移玉步到後台相見，有事請教。」

小桂花道：「姑娘是靜柔姑娘

打發來的嗎？」

那侍女輕聲在小桂花耳邊說了幾句，小桂花看了花惜春一眼，立起身道：「花相公、樑哥，我暫且失陪一下。」說罷隨那侍女去了。

舒棟樑詫異道：「這是怎麼回事？」

花惜春道：「你問我，我問誰去？」

舒棟樑道：「據我所知，小桂花並不認得薛靜柔的呀。」

「這些事用不着費心思去猜。」花惜春道：「還有你以後別老叫小桂花，這個名字並不好聽，她本來叫甚麼？」

舒棟樑道：「她姓秦，叫玉珠。」

花惜春笑道：「那以後你就稱呼她的名字好了，如今人家就要從良，是你的娘子了，別老叫花名，這不像話。」

「二當家說得是。」舒棟樑道：「我這個人粗枝大葉，想不到這些。」

「那也不是。」花惜春道：「大當家一再稱道你心思細密，目光如炬，無人能夠取代呢，老舒，這薛靜柔能夠譽滿九城，固然由於她歌喉出衆，色藝雙絕，祇怕後台也很硬吧？」

「給你說着了，二當家。」舒棟樑道：「她是柳堤仙子余美玉的得意高足，余美玉如今是和中堂最寵愛的愛妾，和珅的姬妾很多，最寵愛的兩人一名吳憐卿，另一個就是余美玉。也是這惜花樓半個東家，如果這位薛姑娘受了欺負，祇要余美玉一撒嬌，九門提督的頂戴也保不住呵。」

這時，小桂花已經回來了，坐下之後，擧杯對花惜春道：「我賀花相公一杯。」

花惜春飲乾了酒，笑問道：「秦姑娘，我有甚麼值得賀的？」

秦玉珠道：「柔娘請你散席之後，移駕到她香閨一叙，她認識你，而且聽她話中之意，對你不止仰慕，好像你們還別有淵源呢。」

花惜春想了一下，說道：「她怎麼會認識我呢？不會弄錯吧？」

「決計不會。」秦玉珠道：「她先問我，你是否姓花，對你的名諱和外號都說得一字不差，她一眼就認出了你，還知道你有一口吹毛斷鐵的寶劍呢。」

花惜春道：「這更奇怪了，我已有四五年未來京師，這種地方就更是初次來，她怎會把我摸得這麼清楚？」

舒棟樑道：「是不是從前在甚麼場合見過！例如喜慶宴會之類，人多記不起也是有的。」

「斷然不會。」花惜春道：「這位薛姑娘很美貌動人，我看得清楚，根本不認識。」

秦玉珠道：「花相公，我看得出，靜柔姑娘對你確有眞情，她是名歌姬，又頗有身份，她約花相公相見，必有深意。」

花惜春點頭道：「你說得是，我也想弄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舒棟樑忽然道：「二當家，我看你還是小心點的好。」

惜花樓主　憑歌寄意

秦玉珠皺眉道：「小心甚麼，花相公一身武功，誰敢不利於他？」

「那可說不一定呀。」舒棟樑低聲道：「我們鐵衣社是北地綠林的一塊天，二當家是我們首領頭一號的臂助，有多少人想動他呀！我瞧今天晚上也不大對勁，那個盧君義，還有那個青衫少年，分明也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秦玉珠白了他一眼，說道：「你眞是神經病，我們今夜來此，事前有誰知道？人家明明是來聽歌捧場的，你偏要亂扯！就算他們有這種想頭吧，又怎會拉上個嬌滴滴的薛靜柔呢？」

「那可說不準。」舒棟樑道：「女人狠起來的時候，甚麼事都幹得出來。」

秦玉珠生氣道：「不和你說了。」

花惜春笑道：「二位不必爭論，薛靜柔姑娘溫柔和順，斷乎不是歹人，老舒，你祇管放心好了。」

這時歌台上的繡幕又徐徐捲起，簫笛聲裡，薛靜柔換了一襲白衣，長裙拖地，緩緩走到台邊，唱的是李清照的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簟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

「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花惜春一仰頭喝乾了杯中酒，說道：「好，眞正唱得好，難怪紅透京師！不但歌喉好，唱腔好，而且把詞中那一種哀怨，無可奈何之情都唱出來了，令人聞

之酸鼻。」

秦玉珠笑道：「我和樑哥都愛聽柔娘的歌，卻沒有花相公這種感受，可見知音是難覓的。」

接着薛靜柔又唱了一首歐陽修的采桑子。

「羣芳過後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欄杆盡日風。

「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

秦玉珠道：「這是最後一首了，薛靜柔每次唱這首詞就是送別，花相公也該走了。」

此時小婢又來請花惜春。

花惜春道：「我聽完再去。」

「我的花爺。」秦玉珠道：「你認識了她，要聽多少不行呀？何在乎這幾句呢？」

舒棟樑道：「着呀，這句話說得很是。」又對玉珠道：「看來你比我還急，倒像趕着替二當家做媒似的。」

秦玉珠啐了一口道：「甚麼話一到你嘴裡就變得不正經了。」

＊　＊　＊

片刻之後，花惜春已置身於暖閣的小客室裡。

這間小客室舖陳得極爲華麗，花惜春坐在椅上，靠着軟枕，啜着香茗，對那年約十五六歲的俏婢道：「姑娘，可容我請教芳名麼？」

那俏婢低頭道：「怎敢當花公子『請教』二字？婢子名叫桐香，梧桐之桐，香花之香。」

花惜春點頭道：「好名字！」

桐香道：「公子謬讚，俗名得很，哦，姑娘來了。」忙走到門邊，打起簾子。

進來的果然是薛靜柔，仍然穿着那一襲白衣。

此時近看，更加清楚，這薛靜柔果然稱得起人間絕色，尤以水汪汪一雙大眼睛，眞的是明眸善睞，就像會說話似的，氣度高貴大方，一頭青絲，如同墨洗一般。

花惜春急忙立起身來。

她立刻對花惜春盈盈一福，伸手道：「花公子，你請坐，在這裡不要客氣，就當是你自己家中一般。」

「這可不敢。」花惜春道：「適才恭聆妙音，已是福份，更辱蒙見召，越發榮寵已極，我這裡當面謝過。」

薛靜柔微微一笑，在花惜春對面椅上坐下，問道：「公子是幾時來京的？以往不常來吧？」

花惜春道：「今日剛到，算來我有四五年沒來過京師了。」

薛靜柔點頭道：「原來如此，怪不得多年來我打聽公子下落，遍尋不得，今日才得相見，也算不容易了。」

這時桐香便遞過一個小蓋盅來，說道：「姑娘，這是銀耳燕窩，再不吃就冷了。」

薛靜柔接過來祇呷了兩口便放下。

花惜春想了一陣，方道：「姑娘，我仍然不解，可否請姑娘明示？」

薛靜柔笑道：「公子是問我爲何遍尋公子一事？」

花惜春道：「不錯，我今日偶然來到這惜花樓，與姑娘乃是初見，你我素昧平生，姑娘尋我，必有緣故，莫非受朋友之託？」

薛靜柔搖頭道：「不是。」

花惜春道：「那是爲甚麼呢？」

薛靜柔溫柔的一笑，一對清澈的美眸盯着花惜春，說道：「公子眞的忘記了麼？」

花惜春道：「姑娘秀外慧中，美艷無雙，乃廣寒瑤池之絕色。若是見過，花某斷然沒有不記得的道理。」

薛靜柔笑道：「公子此言恐屬違心之論，我們曾相聚十餘日，公子居然忘得乾乾淨淨，可知公子心中根本沒有我這個人，還說甚麼美艷無雙，瑤池絕色呢？」

花惜春皺眉苦思。

薛靜柔長嘆一聲，說道：「我記得公子有一口吹毛斷鐵的軟劍，名叫星瑩，可是有的？」

花惜春道：「不錯，是有的。」以手探懷，一口白玉爲柄，長三尺二吋的黑色軟劍已在手中，那劍鞘乃罕見的烏鱗蛇皮所製。

薛靜柔雙目一亮，急促的道：「不錯，正是此劍，願借一觀。」

本來這口星瑩劍乃是花惜春心愛之物，片刻不離身的，但他毫不遲疑，雙手送過去，笑道：「姑娘是深閨弱質，怎會喜愛這種殺人的凶器呢？」

薛靜柔立起身來，笑道：「於我而言，星瑩劍不是凶器，卻是我交心託命的好朋友。」一面伸手來接。

花惜春又道：「姑娘，此劍甚是鋒利，可要小心一二。」

薛靜柔道：「妾身曾目睹此劍

的威勢，自然知道鋒利無比，公子放心。」

她雙手接過，左手握住劍鞘，右手反握劍柄，抽出半尺，祇見青光流動，窄窄的劍身似有無數寒星。

薛靜柔看視良久，脈脈含愁，似喜似悲，長嘆一聲道：「果然不愧星瑩劍，三尺青鋒秋水寒，唉，此劍——我已想念它好幾年了。」說罷忽然流下淚來。

花惜春忙道：「你怎麼了？」

這時那俏婢桐香忙送過羅帕來。

薛靜柔收劍入鞘，接過羅帕，拭乾眼淚，幽幽的道：「此劍爲我殺人飲血，救我性命，保我清白，你叫我怎不愛它，怎不想它？哎，今日重見星瑩劍，故而喜淚濕羅衫，一時失態，公子不要見笑。」

說罷雙手捧劍，恭恭敬敬的遞給花惜春。

花惜春接過寶劍，不由癡了。說道：「姑娘這麼一說，我又好像記起一點影子，莫非在五年之前？」

薛靜柔點頭道：「不錯，正是五年之前，保定城外的荒郊，我一家五口，三人喪命。」說到這裏，眼圈已經紅了。

花惜春「哎呀」一聲道：「啊，這就對了，那日我打從那裡經過，正碰見魯中五虎在那裡殺人擄掠，莫非你就是那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麼？」

薛靜柔雙手掩面，悲聲道：「你，你終於想起來了，那天你和那五個惡賊浴血死戰，左臂還帶了傷。」

「不止左臂。」花惜春道：「我背上也挨了一錐，總算將那五個惡漢斬盡殺絕，可是我再也想不到你是那個小女孩。」

薛靜柔又道：「當時你不顧身上帶傷，還將我母女二人護送回京，我們尋親不遇，你還慨贈黃金二十兩。」

花惜春道：「我贈過你們金銀麼，我倒記不起來了。」

薛靜柔索性痛哭失聲，說道：「可是，可是，我們相聚半月，你却從來沒有看過我一眼。」

花惜春跌腳道：「哎呀，我眞該死，可是，姑娘那時候你祇是小孩子呀。」

薛靜柔哭道：「不小了，那時我已經十四歲了，你根本沒有留意我。」

花惜春爲之啼笑皆非，勉強道：「我看過你好幾次，祇是你沒有察覺而已。」

「一派謊言。」薛靜柔斥道：「那你今夜見了我怎麼會認不出？」

花惜春感到這薛靜柔生氣起來也是不講理的，委實這五年來她變化太大，和當年的小姑娘根本是兩個人，但見她哭得梨花帶雨，不由手足無措，無言可答。

這時那俏丫鬟桐香便過去攬住她小姐：「小姐，妳天天想念花公子，如今好不容易盼來了花公子，妳不好好陪人家談談心，這麼哭哭啼啼的，豈不叫花公子難過麼？」

薛靜柔罵道：「死丫頭，你胡說些甚麼？誰想念他了。」

桐香笑道：「好好，算我多管閒事，不過小姐妳的身體也要緊啊！」

薛靜柔道：「我還不如早些死了乾淨。」

桐香忙向花惜春遞眼色，花惜春祇得長揖道：「柔娘，你且擦擦眼淚，聽我一言，等我說明之後，你再恨我罵我也還不遲。」

桐香插口道：「是呀，小姐你也該先聽花公子說說，他說得不是時你再怪他嘛。」

薛靜柔負氣道：「花公子是我們母女的救命恩人，我那裡敢怪他？我們也不配呀。」

花惜春苦笑道：「柔娘，你這是何苦？」

薛靜柔懶懶的坐下，說道：「誰知道呢？也許我自己犯賤。」

花惜春道：「越說越不成話了。柔娘，伯母呢？」

靜柔低下頭道：「早在前年去世了。」

花惜春道：「這眞是造化弄人，這些年你也夠苦的了。」

靜柔長嘆不語。

花惜春道：「那年我安頓好你母女之後，便趕回五龍山燕子崖，一來養傷，二來也有些別的事，過了一月，我打發張富去那家客棧尋找你母女，店家說你們跟着一位余姑娘走了，大概是找到了親眷，我才放了心。」

靜柔「呵」了一聲道：「這麼說來，你曾經找過我母女。」

「要不然我怎會知道你們的親眷姓余呢？」花惜春道：「我是想送佛送到西，救人須救徹，如果你們尋親不遇，便將你們接到燕子崖去，既然已經有了着落，我也放心了。」

靜柔道：「並不是甚麼親戚，是余美玉姑娘初來京師，剛好落

脚在那家客棧，當時她正想找一個使喚的丫頭，見我母女無依無靠，便叫我們跟着她。後來她見我性近音律，嘗試敎我歌舞，我們由主僕而成爲師徒，情若姊妹，我今生的兩個恩人，第一個是你，第二個便是美玉恩師。」

「這是緣份。」花惜春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眞是半點不錯，這位余姑娘始於一念之仁，後又能助你成名，實在也是一位風塵中的奇女子，只可惜被和中堂納爲愛寵，未免令人嘆息。」

「美玉姊確當得起『奇女子』三字。」靜柔道：「致於托身侯門也是無可奈何，以和珅的氣焰、權勢，一個風塵弱女如何反抗？」

花惜春點頭道：「這也是實情，柔娘，五年前我們偶然相遇，我殺了魯中五虎，救了你母女二人，你或者把我當成甚麼大俠之類，其實你想錯了。」

靜柔道：「何以見得呢？」

花惜春道：「鐵衣社是綠林組合，我是鐵衣社的人，也是爲王法所不容的强梁盜匪，和魯中五虎都是差不多的貨色，所不同的是我們還講一點艮心而已，我這種人那裡値得你這麼情深一往呢？」

靜柔道：「花公子，我不管你是甚麼人，總之你爲了救我們母女幾乎賠上性命，又代我們誅殺仇家，這樣的恩德，我怎能忘？」

花惜春道：「你要這樣鑽牛角尖，那就難了。柔娘，以後之事不必再提，我們重行訂交如何？」

靜柔道：「那你當年爲甚麼不理我？」

花惜春道：「柔娘，你也得講一點道理，那時你雖然很小，却也很美，如果我多和你親近，我救你們豈不是另有所貪圖？我和魯中五虎到底不是同一流人呀！」

靜柔笑道：「我說不過你，你此番來京，約莫很快又要離去吧？」

花惜春略一思忖，方道：「我還可以多留兩天，況且也想到伯母墳上拜祭一番，到底也是相識一場，只恨來去匆匆，僅僅相聚十餘日，伯母爲人慈祥仁厚，未能長依膝下，也是憾事。」

靜柔不禁淚下，桐香笑道：「請恕婢子無禮，望你們別再提傷心的事了，還是說點開心的事吧，花公子不能長留京中，我們小姐也可以去看望你呀！」

「桐香說得很是。」花惜春道：「如果柔娘願意，可以來燕子崖長住，或者小住數日，燕子崖風景不錯，山明水秀，令人心曠神怡，在雍正年間被焚毀的紅蓮寺就在燕子崖下。値得去看看。」

靜柔笑道：「這麼說來，我們去憑吊廢寺倒大可發思古之幽情呢。」

「不僅如此。」花惜春道：「我大哥冷雲飄的妹妹冷雲美天眞無邪，包你們一見就捨不得分離。」

桐香拍手道：「那敢情好，我們小姐眞正談得來的朋友也少，本來也寂寞得很的。」

這一夜剪燭夜話，直談到東方發白，花惜春才起身告辭。

＊　＊　＊

花惜春和舒棟樑吃罷早飯，舒棟樑道：「二當家徹夜未眠，最好休息一下，下午我陪二當家去巡視一下我們在京裡的買賣，雅寶居古玩舖、林記綢緞莊，鐵記錢莊，生意都不錯呢。」

「不必了，」花惜春道：「有你和夏雲經管，一定錯不了。你倒是趕緊辦替秦玉珠贖身的事，快些把這件事辦了。」

「是，二當家。我今天就去辦。」舒棟樑道：「聽二當家所言，那薛靜柔姑娘對二當家一往情深，依屬下看來……」

「我明白你的意思。」花惜春道：「這事我還要告知大當家和上官表姐，看看他們的意思。」

舒棟樑道：「我敢說他們二位都決無異議，你們兩位當年有這麼一段淵源，如今又得重逢，眞是天作之合。」

花惜春笑道：「說起來我還得謝謝秦姑娘，如果不是她在惜花樓設宴，我也碰不上薛靜柔呀。」

舒棟樑笑道：「這麼說來，她這個媒人是跑不了的了。」

「還有你。」花惜春道：「你也算是男方的大媒吧。」

「多謝二當家。」舒棟樑起身作揖，笑道：「我借一句俗話賀二當家，願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好好，胖子，你請坐。」花惜春道：「大當家要我轉告你，留意一下官府動靜，我們鐵衣社在開山立櫃，五龍山地處古北口以北，北控滿洲，南通直隸，地勢重要，如今白蓮敎王聰兒起兵造反，像我們這些江湖組合難免不受注意。」

舒棟樑大笑道：「二當家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吧，朝廷這批官員自和珅以下，都是醉生夢死，只知道要錢的。這次王聰兒起事，聚衆百萬，經略大臣勒保借剿匪

爲名大肆貪污，兩湖總督畢說，湖北巡撫福寧，藩司陳維，三人狼狽爲奸，大括地皮，大家都說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這三人都是和珅爪牙，嘉靖皇帝不是不知道，但弘曆護着和珅、顒琰也毫無辦法。二當家請想，連軍國大事他們都視同兒戲，還有誰來管咱們的事？」

＊　＊　＊

中午時分，紫鱗刀張富和金剛手夏雲趕了回來，說明銀票已經交回原主，又呈上收據。

花惜春道：「收據由張富收着，回山時繳交總堂。你們兩人都辛苦了，歇息去吧。」

兩人齊聲應是。

花惜春詫異道：「你們還不走，有甚麼事麼？」

兩人對望一眼，夏雲欠身道：「回二當家，屬下想領着張富四下逛逛，還望二當家恩准。」

「四下逛逛？」花惜春道：「你們剛趕回來，不覺得乏之嗎？」

坐在對面的舒棟樑便道：「二當家，張富初來這天子脚下，是該四下走走，也增些見識。張富和他交好，自然應盡地主之誼。」說罷一使眼色。

花惜春恍然大悟，大笑道：「我明白了。夏雲，你就帶張富走走吧，順便去瞧瞧小桂花秦姑娘，可得放尊重些，人家就快成爲你的舒大嫂了。」

夏雲驚喜道：「二當家此話當眞麼？」

花惜春笑道：「我幾時說過假話？」

夏雲忙重重抱拳，笑道：「恭喜舒大哥，有了新嫂子照應，兄弟們也少操些心。」

張富不知首尾，也跟着夏雲向舒棟樑道喜。

舒棟樑哈哈大笑，也抱拳道：「多謝兩位兄弟，這都是二當家玉成的。夏兄弟，你那口子怎麼樣了？不如也煩二當家一併玉成了吧，你意下如何？」

夏雲忙道：「不急不急，我還得多想想。」

花惜春大笑。

夏雲一拉張富道：「快隨我去向新嫂子道喜去。」

張富道：「新嫂子住那裡呀，我們去方便麼？」

夏雲拉着他飛跑，一面罵道：「蠢小子，隨着我走不就成了麼？去不得的地方我會讓你去，眞是腦筋缺少了紋路。」

夏雲、張富才走，便有一名手下匆匆進來，在舒棟樑耳邊低語幾句，舒棟樑一怔道：「有這等事，快把密雲的弟兄帶進來，向二當家回話。」

花惜春問：「怎麼了？」

舒棟樑道：「二當家，密雲出了事了，我們在密雲的酒樓被毀，綢緞莊和酒坊被劫，有不少弟兄死傷，一定是香浩然向我們報復。」

鐵衣社駐密雲的頭領是白勝神拳賈雲飛。他手下的生意被對頭突襲，事出意外，不及提防，事後馬上遣人向總壇報信，也遣人知會各地分壇。

那報信的弟兄口齒淸楚，倒也說得明白。

舒棟樑命他們退下，對花惜春道：「二當家，照這個小兄弟說，對方領頭動手的是鐵機堡所屬，金雕堂堂主，血手判巴明義，和悟生堂堂首兩世刀朱學揚，這兩個殺星手下才會那麼狠毒。」

俏婢桐香　弦外之音

「不怪人家。」花惜春道：「我宰了他們的人，砸了他們的買賣，對方要報復乃在情理之中，要怪祇怪賈雲飛，一早就帶信給他們，要他們加意提防，也不知道他提防了甚麼？」

「也難怪老賈。」舒棟樑道：「老賈在密雲的人手都不是練家子，多半是正經生意人，依我看有些地方還不如先收檔關門，等事情了結之後再說。」

花惜春點頭道：「這也不失爲一個辦法。」

這裏正說着話，外面飛步進來一個弟兄，單膝點地即起，說道：「稟二當家，總壇黃雲旗旗主辛青求見。」

花惜春「哦」了一聲道：「辛青到來必有急事，快請。」

緊接着一個全身黑衣，極其精悍的小伙子走了進來，躬身道：「辛青見過二當家。」

花惜春擺手道：「辛兄弟少禮，有甚麼急事麼？」

辛青道：「回二當家，二姑娘到長辛店探望舊時乳母，屬下奉令隨行保護，剛才接到龍頭大哥稟示，說此番開罪了十二鐵機堡，恐回山途中會出毛病，命屬下轉請二當家同行保護。」

花惜春道：「你們幾時動身回去？」

「回二當家，訂於明晨起

程。」

花惜春點頭道：「辛兄弟，你坐下。」

辛青道：「是。」又和舒楝樑見了禮，這才坐下。

花惜春想了一想，方道：「你稍歇一下再回長辛店，明日按時上路，不必等我，我自會趕來保護。」

辛青道：「既如此屬下也不必歇息了，屬下想立即趕去長辛店。」

花惜春關切的道：「你連茶也不喝一口麼？」

辛青道：「屬下斗膽，借二當家杯中殘茶潤潤喉也就夠了。」

花惜春含笑將茶杯遞給他，辛青接過來一口飲乾。

舒楝樑道：「辛兄弟，你這麼趕來趕去的，一點也不乏麼？」

辛青笑道：「倒也不覺得怎麼累，舒大哥，你不知道，我奉命保護二姑娘，時刻都不放心，萬一有甚麼失閃，我確實擔待不起，二當家，舒兄，辛青告辭了。」

說罷一拱手，轉身飛步而出，少時隱聞蹄聲，顯然辛青已經飛馬趕回去了。

花惜春笑道：「這小子是鐵打的，行動迅捷無比，他這個黑豹的外號倒是叫對了。」

舒楝樑道：「更難得的是他赤膽忠心，滿腔熱血，對兩位當家交代的事，看得比性命還重，這種人實在不可多得。」

花惜春道：「我鐵衣社中老弟兄皆是如此，祇是辛青更認眞些罷了。」

舒楝樑想了一想，方道：「長辛店是熱鬧他方，又有辛青保護，二姑娘必定平安無事，二當家馬快，明晨上路去追二姑娘也來得及，我想薛靜柔姑娘那裏也該去打一個招呼，斷不可不辭而別。」

花惜春點頭道：「你說得很是。」立起身來笑道：「如今我和你先到宜春院去看望秦姑娘，順便叫張富回來，要不然夏雲包管教唆他在宜春院過夜，明天睡到日上三竿就誤事了。」

舒楝樑笑道：「二當家說笑了，他二人何來如此天膽？我們先去宜春院，然後二當家去向薛姑娘辭行，早些回來，明天還得趕路，必須養足精神才行。」

兩人也不騎馬，一路閒談漫步，走走談談，不知不覺便來到宜春院。

宜春院的門口的打手們都認識舒楝樑，急忙過來請安問好。

舒楝樑順手遞過一錠銀子，衆人不斷道謝。

花惜春笑道：「你出手倒很闊綽呵。」

舒楝樑笑道：「來這種地方，不大方怎麼行？可憐我的月份銀子和年節的分紅都塡了這個無底洞了。小桂花……哦，玉珠兒總叫我省，可是到這種地方又怎麼能夠省呢？要麼乾脆別來。」

花惜春道：「所以我叫你早些給她贖身呀。」

那般打手們都陪着笑，彎着腰，直往裏頭讓。

這時候舒楝樑才注意到他們人人都是鼻青臉腫的，不由「咦」了一聲道：「這是怎麼回事？吃了誰的虧了？」

花惜春忙使眼色，低聲道：「八成是夏雲、張富這兩個傢伙幹的好事。兩個小子都是火爆脾氣，一翻臉就會揍人的嘛。」

「決計不是。」舒楝樑笑着搖頭：「夏雲是這裏的熟客，人家巴結他還來不及，怎會得罪他？再說夏雲的金剛掌有多霸道，眞要惹火了夏雲，這些人還有命嗎？」

花惜春點頭不語。

舒楝樑咳嗽一聲，端起架子問道：「夏二爺來過沒有？」

一個打手忙陪笑道：「夏爺和一位張爺早就來了，如今在桂花姑娘房中呢。」

舒楝樑花惜春先行，一面低聲道：「不是他們幹的。」

花惜春點點頭，也低聲道：「進去問玉珠就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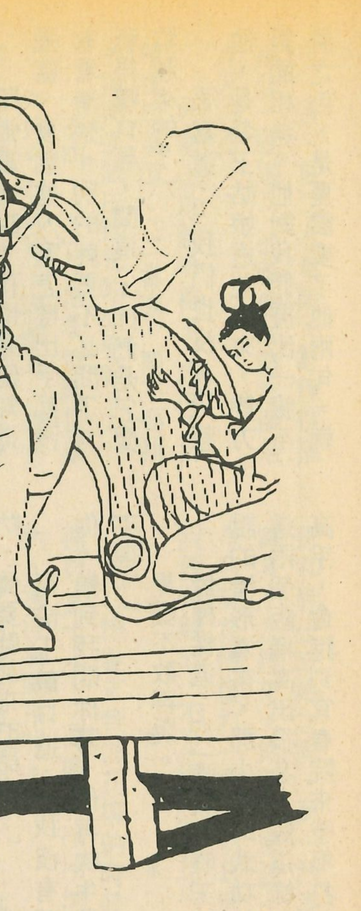
兩人才進二門，那鴇母岳媽媽已經滿面春風的帶着兩個丫鬟出來，笑道：「哎喲！我的舒大爺，你老怎麼這時候才來？我們桂花呀，不知唸了你多少回了呵。」

她轉臉對花惜春一揚手絹：「哈哈，這位公子好俊的人品，還沒有請教你老人家高姓呢！」

「不敢，」花惜春笑道：「我姓花，是舒爺的朋友。」

「那還用說嗎？」岳媽媽笑道：「像花公子這樣的相貌人品，一看就知道出身世家豪門，也除非是舒爺這樣的財主，才交得上花爺這樣的朋友呀，請請，快請裏頭坐。」

這位岳媽媽年紀不過三十出頭，長身玉立，長得十分俊美，如果不是滿身風塵味道，穿着俗不可耐之外，怎麼看也不像個開



花惜春喝乾杯中酒，道：「難怪紅透……」

妓院的，花惜春不由暗暗納罕。

岳媽媽殷殷勤勤的陪着二人，來到小桂花院落前，笑道：「我是個俗物，不敢阻了二位爺的雅興，要甚麼祇管吩咐桂花就得了。」

「有勞媽媽。」花惜春取出兩個小銀錠來，笑道：「勞煩媽媽賞給兩位大姐兒買花戴。」

「哎喲花爺，怎麼一見面就讓你老破費呢？」岳媽媽轉臉喝道：「還不上前領賞，磕頭謝賞。」

那兩個小丫鬟上前領賞道謝，跪下磕頭，起跪之間特別俐落，然後跟着岳媽媽走了。

花、舒二人一跨進桂花的房間，不由全怔住了。

祇見張富躺在床上，額上腫起老高，秦玉珠正拿清油給他揉擦。

夏雲則倚桌而坐，左臂包紮，用布吊在頸上，敢情兩人全受了傷。

花惜春皺眉道：「你們兩個怎麼成了這副樣子？」

夏雲苦着臉道：「二當家，說起來眞是丟人，我和張富全栽了。」

舒楝樑眼中出火，嘆道：「廢話，當然是你們栽了，若是對方栽了，你們會成這個樣子？對方是些甚麼人？」

夏雲道：「那小子不肯留名，不知他是那個窟窿裏鑽出來的，身子快得出奇。」

舒楝樑冒火道：「甚麼？一個人就把你們兩個擺平了？娘的，你們眞是好本事。」

「樑哥，你就平平氣吧。」秦玉珠忙道：「這也不能怪他二人，實在來人的身手太高了。」

「你給我住口！」舒楝樑道：「婦道人家，懂得甚麼？」

張富坐起身道：「舒大哥，秦姑娘說得不錯，一來怪我們太過大意輕敵，二來人家的武藝也實在高明，我和夏雲栽了以後，院裏的雜役打手們抄傢伙一擁而上，被人家赤手空拳的打了個落花流水。」

「好了好了。」舒楝樑懊惱的道：「已經夠露臉的了，不用找補了。他娘的，你們兩個都栽了觔斗，那干雜工打手還管個屁用！眞是豆腐渣腦筋。」

花惜春淡然一笑，上前一步，說道：「老舒，你先坐下來，這件事値不得生氣。」

舒楝樑怒冲冲的道：「二當家，你瞧這兩個廢物，居然一下

子就給人家擺平了，傳了出去我們鐵衣社的面子還往那裏放？」

花惜春搖頭道：「話不能這樣說，豈不聞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還有一山高，你自己也在道上跑了不少日子，怎麼這個道理還不明白？」

舒棟樑這才不做聲了，憒憒的拉了一張椅子來坐下。

花惜春想了一想，方道：「張富和夏雲的把式，我心裏有數，不能算高，却也過得去，能夠一下子就擺平他兩個的，江湖上也不會很多，說說看，張富，那人多大年紀，甚麼長像，用的甚麼功夫？」

秦玉珠正想說話，張富已搶着道：「那人是個很生嫩的小伙子，好像是讀書人，大約是秀才之類，像個大姑娘似的，出手却又快又狠，眞是邪門。」

聽張富一說，花惜春便知道張富、夏雲連人家怎樣出手都沒有看清楚。別的就更不必問了。祇得嘆口氣，問道：「你們是怎麼打起來的？」

張富道：「我們也沒有招惹他，是紫玉姑娘送他出來，雙方對面相遇，他對我們擺出一臉不屑之色，是夏雲衝了他兩句，就這麼動了手。」

夏雲道：「這小子八成是瞧我們受伙計們奉承，心裏泛酸。」

秦玉珠道：「花公子，那個人就是昨夜去惜花樓上聽歌的小伙子，穿青衫，很俊秀的，還要薛姑娘多唱一首的那個人。」

舒棟樑眼睛一瞪，說道：「你倒是說得很清楚呵。」

花惜春臉色一沉，說道：「胖子，別亂吃飛醋，我看這人很不簡單。」轉臉對秦玉珠道：「動手的情形你看見了麼？」

秦王珠道：「看見的。」

花惜春道：「他們打了多久？」

秦玉珠看了夏雲一眼，說道：「好像……對方一出手夏雲就躺下了，接着這位張爺也給打倒了。對方好像沒有怎麼費力。」

夏雲忙道：「那是我們沒有提防，眞要幹起來的話……」

花惜玉截口道：「我沒有問你，輪到我問你時，你再吹牛還不遲。」

夏雲不敢再說。

舒棟樑道：「二當家，照玉珠說的情形看來，那小子的武功比這兩個飯桶高出很多，像這樣的高手，會跑到宜春院來爭風打架麼？這不近情理。」

「你說得是，」花惜玉道：「而且這人並非眞正的對頭，可以斷言，你想想看，照他一招便制服夏雲、張富的身手而論，便活折了他二人也非難事，何致於只輕傷他們呢？」

舒棟樑點頭道：「二當家說得很是，那麼他來這宜春院幹甚麼呢？」

夏雲和張富都知道頭兒的脾氣，這時候說話多半會碰釘子，都閉着口裝聾作啞。

秦玉珠道：「花公子，樑哥，這宜春院是尋歡作樂的地方，王孫公子達官貴人，人人來得。那年輕小伙子縱使身懷絕技，到這種地方散心解悶也是平常事啊！」

「話是不錯。」花惜玉道：「秦姑娘，我想問問，你們的岳媽媽是甚麼人？」

秦玉珠不禁一怔，但很快就明白花惜春弦外之音，說道：「我明白二當家的意思，宜春院從前的老鴇姓林，這位岳媽媽是去年來的，花了大筆銀兩從林媽媽手上盤過這家妓院，聽說她從前是江南的名妓，曾經在金陵和蘇杭高張艷幟。」

花惜春「唔」了一聲，說道：「我瞧這岳媽媽不過三十左右，名妓收山本來不限年齡，但她仍然吃這口煙花飯，又不是年老色衰，怎麼會幹起媽媽來呢？」

舒棟樑笑道：「一個只會出賣色相的女人，除非從良，你叫她幹甚麼？」

花惜春道：「那也說得是。」

舒棟樑低聲道：「二當家看出了不妥？」

「有那麼一點。」花惜春道：「張富和夏雲先回去歇息，你們的傷勢不打緊吧？」

張富道：「二當家寬念，我和夏雲的傷都沒有甚麼，就是心頭這口惡氣難消。」

花惜春笑道：「藝不如人，那也沒有法子，看開點算了，回去收拾一下，咱們明天一早就得回山。」

夏雲道：「二當家剛來就要走？你不多玩兩天嗎？」

花惜春道：「大當家有諭令到來，要逛下次再來逛吧，再說張富剛吃了虧，大約也沒有甚麼勁頭了吧。」

張富低頭道：「是，我這就回去。」

「我和你一道走。」夏雲道：「他娘的，今天眞是日子不好。」

張、夏二人走後，舒棟樑搖搖頭，說道：「他兩個的情誼倒是深厚得很。」

趁着玉珠起身斟茶之際，舒棟樑低聲道：「二當家，要不要我去摸摸這個岳鴇兒的來歷呢？」

「不用了。」花惜春也低聲道：「你只今日就和玉珠贖身，儘快接她出去安置，以後這類地方還是少來的好。」

舒棟樑連聲應是。

花惜春又道：「怎麼今天夏雲受了傷，却沒見他的相好出來照應他呢？」

「二當家眞是細心。」舒棟樑笑道：「夏雲的相好海棠是在梨香院，不在這裡。」

「那就是了。」花惜春道：「如果他們兩情相悅，出於眞心，你也斟酌替他辦了，有了家也可以安心辦事，你要記住和咱們山寨無關的事盡量少理會。」

「二當家放心，屬下理會得。」

秦玉珠親手斟茶送給花惜春。

「生受姑娘了。」花惜春接過茶杯，放在桌上。又取了兩張一千兩的銀票，雙手遞過，笑道：「秦姑娘，些許薄儀，略表心意，你和胖子成婚之際，萬一我事務纏身不及趕來，你要多原諒，如今我到花惜樓打一轉，明日清晨我便要離去，不及向你辭行了。」

* * *

花惜春來到惜花樓的時候，還只是下午，酒樓上冷冷清清的，還沒有開市呢。

花惜春上樓的時候，正碰見一位少女匆匆下樓，花惜春抬頭一看，脫口道：「桐香姑娘。」

那少女正是薛靜柔的愛婢桐香。

桐香叫了一聲道：「花公子，你這麼早就來了。」

花惜春微笑道：「有一點事，所以提早了來。你家小姐在樓上麼？」

桐香笑道：「花公子，其實我們住在這惜花樓背後的石馬胡同，昨天你和我家小姐相見的地方，是我們小姐休息的靜室。」

「原來如此！」花惜春道：「那就勞煩姑娘指點我去石馬胡同的路程如何？」

「那又不必。」桐香道：「你今天來得很巧，我們小姐此時剛好在樓上。」

花惜春道：「既然如此，那就不須勞煩姑娘了，我自己上去就是。」

桐香橫身一攔，說道：「花公子慢點，我家小姐正陪着客人呢。」

「客人？」花惜春詫異道：「你家小姐還有客人麼？」

「怎麼會沒有？」桐香笑道：「我家小姐歌甜人美，仰慕者不計其數，一個半個客人總要應酬的呀。」

花惜春點頭道：「原本也是。」

桐香嘴邊現出狡猾的笑容，說道：「怎麼？花公子有點不高興了。」

「這是從何說起？」花惜春勉强笑道：「我怎會不高興呢？既是這樣，我就不上去了。煩你轉告你家小姐，我有要事明天一早就要離京，下次我來京師時再來拜候。」說罷轉身自下樓。

桐香忙奔下去，攔住道：「花公子，我是和你說笑，你怎麼當了眞了。」

花惜春道：「我是眞的有事，今天就是專門來辭行的，要不然我怎會來得這樣早呢？」

桐香道：「這是眞話？」

花惜春道：「當然是眞話，我騙你幹甚麼？」

桐香眼珠一轉，笑道：「公子，你是不是有兩個手下，一個姓張，一個姓夏。」

花惜春道：「不錯，是有的。」

桐香道：「先前他們在妓院裡吃了點虧，你可知道？」

花惜春目光一凝，說道：「我曉得，可是你怎麼知道呢？」

桐香道：「我更知道傷他們的那個人姓梅，是個年輕小伙子。」

花惜春「哼」了一聲：「我明白了，你們小姐此時陪伴的客人，就是那位梅公子。」

桐香拍手笑道：「果然是聰明人，一猜便着。」

花惜春想了一想，說道：「那麼我更不便上去了，萬一言語失和，動起手來，豈不令你家小姐爲難。」

桐香笑道：「只怕是你這位花公子自知敵不過那位梅公子吧？」

花惜春微笑道：「桐香姑娘，你好像唯恐天下不亂似的。」

桐香一對靈活的大眼睛就如會說話一般，她遲疑了一陣，方道：「花公子，你這個人心腸好，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說着登上一級樓梯，悄聲在他耳邊說了一陣。

花惜春不禁笑了，說道：「想

不到靜柔童心仍在。」

桐香道：「你可要記住，千萬別洩我的底呵。」

花惜春逗她道：「萬一不經意說了出來，你可得擔待一二。」

桐香佯嗔道：「你要敢賣了我，小心我和你搗蛋，日後夠你痳煩的。」

「不說不說。」花惜春道：「如果說了，豈不辜負你一番的好意麼？」

紅梅仙姬　凡間一遊

在薛靜柔房中，花惜春見到了這位極爲俊俏的「梅公子」。

梅公子斯文一派，當時正和薛靜柔飲酒，是桐香領着花惜春進房，兩人皆立起身來。薛靜柔替兩人引見，說那個梅公子姓梅名元，是西蜀人氏。

那梅元含笑拱手道：「久切瞻韓，無緣御李，今日在這惜花樓上得晤高賢，眞乃幸何如之？」

花惜春心中雪亮，也長揖道：「小弟山野庸材，質鈍智昏，過承獎掖，何敢直當？」

薛靜柔笑道：「你們二位不要客套了，花公子請入座同飲。」

三人同飲幾杯，桐香在旁侍候斟酒。薛靜柔時而和梅元悄聲低語，時而以目送情，花惜春暗道：「幸虧桐香事先和我道出原由，否則縱然不生氣，也就無趣得很了。」

他心中想着，禁不住目視桐香，桐香却揚起臉不理會。

他偶一掉頭，只見案頭瓷盤內用清水盛着一段短短的木頭，上面長出拳頭大兩朵紅花，形似牡丹，極其鮮艷。

梅元笑道：「花兄，這種花可曾見過？」

花惜春搖頭道：「不曾見過。」

梅元道：「此花產於北天山，極爲稀少，四時不謝。」

花惜春道：「四時不謝的花木倒是罕見得很，但不知叫甚麼名字？」

梅元道：「好叫花兄得知，這種樹名爲英雄樹，這種花也稱爲英雄花。」

「英雄花？」

「正是英雄花。」梅元道：「花兄可別小看了這種小花，此花摘下晒乾，其毒無比，能致人於死，關於此花有一個故事，故事太長，不說也罷，總之結局極是悲慘壯烈就是了。」

花惜春笑道：「這一類故事無非附合傳聞，不能當眞的。」

梅元道：「花兄知道這個故事？」

花惜春接道：「不曾聽過。」

梅元道：「既然花兄不曾聽過這個故事，你怎麼曉得是附合傳聞，不是眞話呢？」

花惜春無言可答，不覺笑了，說道：「小弟失言，認罰一杯。」說罷端起面前酒杯，一口飲乾，桐香忙過來斟上。

薛靜柔笑道：「梅元堪稱辯才無礙，我想起來了，戲台上的英雄們鬢邊總簪了一朵花，形式和這英雄花一模一樣，我常常納罕，一個雄糾糾的武士，怎麼戴一朵花呢，敢情就是英雄花呀。」

「柔妹說得對極了。」梅元湊攏去，親熱的道：「可知並非愚兄杜撰，前明的江湖人物，鬢插英雄花，含有獨往獨來，視死如歸之意。」

「梅兄博學，令人佩服。」花惜春擎杯道：「敬以此酒爲梅兄乾。」

梅元道：「不敢當。」

兩人飲乾了酒，花惜春道：「桐香姑娘，煩你將酒滿上，我還有話向梅兄請教，既然此花四時不謝，怎不叫長壽花呢？」

「花兄有所不知。」梅元道：「此花雖說四時不謝，但壽命最短，三兩年便樹枯花落，試問又怎能叫長壽花呢？」

花惜春道：「梅兄說得是，美人名將，那見白頭？英雄歲月如電光石火一般，唉，浮生若夢，令人浩嘆。」

梅元目視薛靜柔，笑道：「靜柔，這位花仁兄雖說劍出追魂，叫人害怕，想不到也是這樣的多愁善感呢！」

花惜春整了整衣帽，說道：「靜柔姑娘、梅兄，小弟有要事明晨就要離京，今日特來辭行的。」

薛靜柔「哦」了一聲，幽幽的道：「那麼你還會來麼？」

「當然會來，何消說呢？」花惜春道：「小弟臨行前有一事想請教梅兄，小弟手下有兩個不成器的小腳色，一個姓夏名雲，一名姓張名富，他二人……」

梅元攔着道：「你不必往下說了，不錯，這兩人是受了我一點教訓。」臉孔一板：「怎麼樣？」

「不怎麼樣。」花惜春淡然道：「他們驕狂自大，早該有人管教他們一下，梅兄出手懲戒了他們，小弟理當致謝。」

梅元深深注視花惜春一眼，笑道：「花兄，你倒厲害得很呀，不過說到驕狂自大，卻寃枉了貴屬。」

花惜春「啊」了一聲道：「這麼說來，錯不在他二人？」

梅元道：「他們舉止粗俗，面目可憎，一見就叫人討厭，所以我給了他們兩下子，不過是略爲教訓而已。」

「原來如此。」花惜春道：「或者鐵衣社的兒郎，言語風彩有欠斯文儒雅，模樣兒長得不俊俏，但他們明忠知孝，重禮尚義，待人坦誠，赤心鐵膽，這種人很難得，和那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僞君子相比，他們可强得太多了。」

「砰」的一聲，梅元拍了桌子，立起身來怒叱道：「花惜春，你敢以言語諷刺我，甚麼叫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誰是僞君子，你說。」

薛靜柔忙道：「梅……梅公子，你這是何必呢？」

梅元一甩袖子，怒道：「不行，我要他給我弄清楚。」

花惜春不慌不忙立起身來，微笑道：「僞君子指的是男人，梅姑娘又何必把這頂帽子硬朝自己頭上扣呢？」

梅元馬上紅生兩頰，含怒的雙目也漸轉柔和，忽然「噗嗤」一聲笑出聲來，笑罵道：「花惜春，你這個又奸又滑的東西，你是怎麼看出來的？」

這時桐香便有點心虛，花惜春笑道：「前夜我在鳳凰坡下和常志遠交手的時節，姑娘曾經現身答話，姑娘麗質天生……」

梅凌波嗔道：「別給我戴高帽子，甚麼麗質天生，肉痲死了。」

花惜春道：「我們找人評評理，靜柔妹子，桐香姑娘，妳們說梅姑娘難道不算是個大美人嗎？」

梅凌波手指二女喝道：「不准你們說話。」

桐香笑道：「梅姑娘眞霸道。」

「霸道就霸道嗎。」梅凌波道：「花惜春，你別和我胡扯，那天夜裡我掩面而來，我不信你看得清楚。」

花惜春道：「你那頭內祇掩住了下巴和嘴唇以及面頰而已，可是姑娘的眉毛、眼睛、鼻子都露在外面的呀。」

梅凌波道：「强辭奪理。」

薛靜柔笑道：「我信惜春的話，美人眉眼一見永難忘，當然記得。」

花惜春笑道：「靜柔妹說得對，王觀說過，水是眼波橫，山是眉峯聚，欲問行人去那邊，眉眼盈盈處，梅姑娘與衆不同。」

「我是紅眉毛，綠眼睛……」梅凌波道：「與衆不同？柔娘，你別一味幫着你的惜春哥哥，應當多管着他點，這傢伙不老實。」

薛靜柔頰上飛起兩朵紅雲，含羞道：「你這時候叫我管他，太早了點吧？」

「不早了。」梅凌波正色道：「你性格溫柔，臉皮又嫩，祇怕降不住這個混世魔星。」

薛靜柔偎到梅凌波懷裡，說道：「還是梅姐疼我知我，以後我受了委屈就告訴梅姐，要你替我作主。」

「那是當然。」梅凌波義形於色：「誰敢欺負你，我定不與他干休。」

「那就一言爲定了。」薛靜柔捧起梅凌波的手，吻了一下，笑道：「我好高興，我們兩人管他，諒他再不老實也變不出花樣。」

「你放心吧。」梅凌波道：「凡事有姐姐幫你，包你不會吃虧。」

「不，該妹子幫你管他。」薛靜柔道：「你是姐，我是妹，你是主，我是副才對。」

梅凌波猛然會過意來，一把推開她，笑罵道：「好丫頭，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一心幫你，你倒拿我取笑。」

薛靜柔搖頭道：「不是取笑，我說的是眞心話。」

「不准再說，否則我就惱了。」梅凌波轉臉對花惜春道：「惜春，說正經的，你回山去記得和冷雲飄說，那天是我阻攔你殺常志遠，也算是替他積點福，不過香浩然爲人狂傲，決不會善罷干休，異日有事，務必帶信給我，也叫香老頭子瞧瞧我的手段。」

花惜春道：「『紅粉秀士』四字擲地有聲，香浩然再狂再傲再狠，對姑娘你也不能不有幾分顧忌。」

梅凌波鳳眼一瞪，說道：「你少給我來這一套，我說的話你記住了沒有？」

花惜春忙道：「姑娘放心，記得牢牢的，我會一字不漏的說給冷大哥聽。」

「那就好。」梅凌波道：「還有我這妹妹對你一往情深，你可要知點好歹，你要是虧負了她，

哼！」

「決計不會。」花惜春實在有點怕這位姑奶奶，說道：「對於靜柔主僕，花某感激不盡，對於靜柔的一片深情，我不會相負，不忍相負，也不敢相負啊！」

梅凌波點頭道：「那還差不多，柔妹，惜春祇是暫別，你也不必悲苦，唱一首曲算是爲他餞別吧。」

薛靜柔取過琵琶，調了弦索，桐香取過一支洞簫吹奏，靜柔唱道：

「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

「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

梅凌波聽罷之後，嘆了一口氣，說道：「這是林君復的長相思，林和靖此人流傳下來的詞祇有這一首，虧妹妹還記得。」

花惜春道：「是隱於西湖孤山，梅喜鶴子的林和靖麼？」

梅凌波道：「正是此人。」又對桐香道：「好丫頭，眞個是强將手下無弱兵啊，眞想不到你吹得這麼好的洞簫呢。」

桐香含羞低頭：「婢子祇是胡亂吹奏罷了，怎敢當姑娘過譽？」

「那你就胡亂替我伴奏一次如何？」梅凌波道：「剛才妹妹唱的長相思雖好，羅帶同心結未成上句卻令人傷感，如今我唱一首秦少游的鵲橋仙，把這種傷感之情彌補起來吧。」說罷頓開歌喉，唱道：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渡，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梅凌波內外武功皆臻上乘，中氣異常充足，加以她嗓音甜潤，雖然運腔咬字，細微之處不及薛靜柔，但運氣及遠，大有行雲流水之勢，聽起來仍較靜柔更勝幾分。

一曲既罷，花惜春首先鼓掌，靜柔和桐香也情不自禁的鼓起掌來。

這裡掌聲停歇，似乎遠處也隱隱傳來掌聲，桐香跑去推開樓窗，卻見街上站滿了人。

原來這小樓後窗面臨街道，梅凌波歌聲送得遠，引來不少人佇聽。

桐香笑着和樓下問答幾句，關了窗回來，笑道：「他們都說，想不到還有一位和惜花樓樓主比肩的歌姬，令人一飽耳福，都想打聽姓名和登場日期。」

薛靜柔笑問：「你是怎麼回答的？」

桐香笑答：「我說這人是天上的紅梅仙姬駕臨凡間一遊，何時登場則遙遙無期，你們回去多拜菩薩，或者會感動仙姬也未可知。」

梅凌波笑罵道：「鬼丫頭的花樣眞多。」

花惜春笑道：「其實這個紅梅仙子的名字想得不錯，桐香，你是怎麼想到的？」

桐香笑道：「婢子也是人急智生，就是想梅姑娘外號紅粉秀士，她又姓梅，兩個字一凑就成了紅梅仙子了。」

三人大笑，這一來倒把薛靜柔滿腔離愁別緒冲淡了不少。

* * *

東方的魚肚色尚未消失，兩騎快馬馳出北京城。

當先那人正是名震江湖的毒心血刄郎君花惜春，背後緊跟着的騎士便是他的副手，紫鱗刀張富。

中午時分，來到一個小市集，兩人下馬吩咐店家給馬兒餵足了草料食水，自己也草草吃了些大餅油條，然後牽着馬出了市集，去曠野解了鞍，放了馬，讓馬兒徹底歇息一陣。且喜天陰，陽光並不猛，坐在草地上祇覺空氣清新，份外舒服。

張富道：「二當家，二姑娘和辛青哥跑得好快呵。」

花惜春道：「不要緊，這一帶地方都不會出毛病，一過了牛欄山就難說了。」

牛欄山是江湖上一個殺手組合——火騎會的老剿，火騎會人數不多，却個個勇悍無匹，會主銀旗封建成，在黑白兩道赫赫有名。

張富道：「二當家，火騎會那般殺才雖說天不怕地不怕，他們也未必敢動二姑娘吧？他們敢碰咱們麼？」

「論理是不會。」花惜春道：「雖然都在黑道，各人謀生路子不同，井水不犯河水，封建成犯不上找這種麻煩，不過香浩然和封建成有交情，火騎會肯不肯替十二鐵機堡出頭生事，那就難說了。」

張富又道：「二姑娘此去會經過孫河鎮，青柳鏢局局主柳若華不是家住孫河鎮麼？他和咱們大當家很有交情呵。」

花惜春懶懶的道：「可是你別忘了，這段交情是怎麼來的？那是柳老頭子在保定開設青柳鏢局，不能不和咱們攀交情，這種交情不一定靠得住。」

張富固執的道：「就算不怎麼靠得住，他柳家也得多派好手護送吧？」

花惜春冷笑道：「張富，闖江湖不要存心依賴別人，姓柳的得罪不起鐵衣社，他也同樣得罪不起鐵機堡和火騎會，這點你務必認清才好。」

張富罵道：「它奶奶的，這個老狐狸。」

「不要出口傷人。」花惜春緩緩搖頭：「人家不是鐵衣社的人，也不必替鐵衣社賣命，保鏢這口飯很不容易吃，各有各的難處。」

張富沉吟一陣，忽然道：「二當家，我想起來了，二姑娘不是和柳若華那個狗熊閨女挺要好的麼？經過孫河鎮時會不會去探望她？」

「嗯，有此可能。」花惜春道：「張富，你這張尊口眞該堵起來，人家嬌滴滴的大姑娘，甚麼狗熊閨女？」

張富笑道：「我這張嘴就是他媽的不大修飾，常常冒出些粗話，眞他媽的要不得。」

花惜春笑道：「馬兒也歇夠了，咱們趕路吧。」

兩人整鞍上馬，花惜春忽然大笑起來。

張富道：「二當家，想起甚麼開心事這麼好笑法？說來聽聽。」

花惜春忍住笑道：「張富，你可還記得在宜春院吃的苦頭麼？」

張富道：「怎麼會記不得？這口氣我早晚得出了才罷，眞他媽的不甘心。」

花惜春笑道：「難了，動手炮製你和夏雲的那個人是鼎鼎大名的紅粉秀士梅凌波，你們怎麼會是對手？」

張富驚呼道：「老天爺，是她呀？咳，眞是該死。」

花惜春笑着搖頭：「你想想看，連大當家也要讓她三分，你和夏雲居然去招惹她，豈不是自討苦吃？」

張富急急的道：「都是夏雲不好，他看見人家軟綿綿的，以爲好吃，這小子忘了他吃幾碗飯了。」

「那麼你呢？」花惜春問：「你說話是否很文雅，很有禮貌。」

張富道：「二當家，你明知我是個粗人，說話不會講究字眼的。其實我又沒說太難聽的話，祇是在姑娘家聽來就不大相宜了。」

花惜春氣也不是，笑也不是，祇得擺手道：「我也不耐煩問你說些甚麼，祇是你這類狗熊閨女之類的絕妙好辭，以後還是少冒出來的好，不明不白的挨揍可犯不上。」說罷一抖韁繩，馬兒騰空竄出，絕塵而去。

張富顧不得再申辯，叱喝一聲，加鞭急追，兩匹馬流星趕月一般向前疾馳。

* * *

天上陰霾四合，閃電如金蛇一般從雲層中直竄下來，兩騎快馬從孫河鎮奔了出來，馬上騎士正是花惜春和張富。

花惜春以爲冷雲美和辛青一行人會在孫河鎮停留，不料張富到柳府上一問，才知道冷雲美祇派人向她的好友柳青影招呼一聲，竟然過門不入。

依張富的意思想去孫河鎮時歇息，躲過了這場暴雨再走。

花惜春却不肯，他明白這些年鐵衣社結下的仇家太多，這些人盡是些狠貨，就以眼前而論，十二鐵機堡就很可能派出高手，攔路截擊，冷雲美帶的隨從雖然不少，眞正的好手却祇有黑豹辛青一人，花惜春豈能不憂心？

兩人正走之間，忽然一聲霹靂震，大雨傾盆而下。

這一陣暴雨來得好不猛烈，簡直是天昏地暗，日色無光，金蛇電閃，雷聲震耳。

張富在後大叫：「二當家，二當家，這樣子咱們沒法子走，我的馬兒死也不肯開步，打都沒有用處，非歇下來不行。」

「不能夠歇。」花惜春在雨中大叫：「先前有人看見辛青他們過去不過半個時辰，咱們緊趕一程就可趕上。」

張富道：「可是這時候簡直沒法子趕路呀！」

「沒法走也得走。」花惜春焦躁道：「這兒已經是鐵機堡的地盤了，萬一二姑娘出了事，是你擔待還是我擔待？」

「二當家，二姑娘他們也得避雨呀。」張富道：「難道他們會頂着大雨向前走？」

花惜春不禁失笑，說道：「你說得是，我居然沒想到。」

張富又道：「二姑娘坐的是轎子，再快也有限，我想雙方相距也不過六七里，鐵機堡還在二十里外，咱們等雨稍小一點，立即

疾馳緊趕，頓飯時間就可以趕上了。」

「那就歇歇吧。」花惜春道：「我也累得受不住了。」

兩人下了馬，將馬牽進樹林裏，雖然仍然擋不住風雨，總算稍好一點。

一直到天色將要黑盡，雨勢才漸漸小了。

花惜春不等雨停，便催張富上馬，兩人縱騎急行。

奈何大雨之後，路上泥濘難行，再怎麼緊趕，却也走不快。

正行之間，一乘轎子迎面而來。

那是一頂小轎，甚是簡陋殘舊，轎簾夠殘破不堪，轎裏坐着一個女子。

這條泥路苦不甚寬，花惜春祇得勒馬站在路邊，待那轎子過去之後，才縱馬前行。忽聽身後的張富喝道：「喂，那乘轎子給我站住。」

花惜春忙斥道：「張富，你要幹甚麼？」

張富道：「二當家，何不問問他們可曾碰見二姑娘呢？照理二姑娘有轎有馬，這裏又沒有岔道，應該碰得着的呀。」

花惜春點頭道：「你說得是，我倒忽略了。」

這時那乘小轎已經停了下來，張富道：「抬轎子的大哥，你們可曾經碰見一乘轎子和幾個騎馬的人麼？」

那轎內的女子便道：「這位大哥，問的可是燕子崖的冷二小姐麼？」

張富「咦」了一聲道：「這位大嫂，你怎麼知道那是我們二小姐呢？」

那婦人道：「剛才我們在前面的破廟避雨，碰見了冷二小姐。」

花惜春道：「張富，不用問了，那間破廟我知道，離此祇有兩里路，快走吧。」說罷加上一鞭，疾馳而去。

冷二小姐　贈送錦囊

張富向那婦人抱拳：「謝了，大嫂子，哦，還沒有請教大嫂貴姓呢。」

那婦人道：「我娘家姓白，夫家複姓歐陽，大爺還有甚麼要問的？」

「沒有甚麼。」張富道：「沒有甚麼，祇是隨便問問，大嫂子，再謝過了。」說罷也催馬趕了上去。

前面不遠之處，道旁果然有間破廟，花惜春轉往小路，直向廟門奔去。

忽然有人一聲冷喝：「來騎止步，幹甚麼的？」

花惜春道：「不幹甚麼，找人的。」

那人喝道：「朋友，你給我站住，不要亂闖。」緊接着刀劍亂響。

又有一條黑影竄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

花惜春道：「是辛旗主麼？」

那人「哦」了一聲道：「是二當家到了。」又罵衆人：「你們連二當家的聲音都聽不出來麼？」

花惜春跳下馬來，自有人上前接過坐騎，牽進廟去了。

花惜春問道：「沒出甚麼事吧？二姑娘呢？」

辛青道：「二當家寬念，一切平安，二姑娘在殿上歇着呢。」

這時張富已經趕到，也翻身下馬，說道：「謝天謝地，總算趕上了你們，先前眞把二當家給急壞了。」

辛青手下的幫衆燒了熱水，泡了熱茶，一個幫衆端來一盆熱騰騰的洗臉水。

花惜春一邊洗臉，一邊笑對張富道：「你也來擦一把臉，然後去歇着吧，方才一頓緊趕，你也夠累的了。」

張富道：「我們不累，用不着歇息，倒是我的馬兒辛苦了，喂，你們帶有馬糧沒有？」

一個幫衆道：「回稟護旗使，我們帶有滲酒的烏豆，很長力氣的，我們的馬兒都餵過了。」

「好極了。」張富道：「你們把我和二當家的馬都好好照料一下，餵料刷毛，別委屈了我們的寶馬。」

辛青陪着花惜春往裡走，一個十六七歲的俏丫鬟正在和人說話，見了花惜春，忙過來施禮：「見過二當家。」

這個俏丫鬟最令人注目的是她的身段，蜂腰梟臀，搖曳生姿，年紀雖小，却已經是個惹火人物了。

花惜春笑道：「小媚，你也來了？」

小媚笑道：「婢子侍候二小姐，二小姐到何處，婢子自然也在何處。」

花惜春見她腰間佩着短劍，點頭笑道：「有你陪着二妹，我也少擔一點心。」

小媚低頭一笑，接過那幫衆

遞過來的五彩蓋盅，快步走向後殿去了。

花惜春對辛青道：「總算老天爺幫忙，下了這場大雨，要不然只怕追不上你們，此地離十二鐵機堡不遠，我怕會出亂子。」

辛青道：「不會的，就算沒有這場大雨，屬下也決定在這廟裡歇息，等候二當家，香浩然手下那批殺才不好惹，別人不說，單是那無個神手黃采，屬下就不是他的對手。」

花惜春點頭道：「我知道你性子急，怕你逞勇誤事，早知道你這麼謹愼小心，我也少擔許多心事。」

辛青低聲道：「還有一件事我得稟告二當家，前面五里路的袁家灣有人打劫。」

花惜春止步轉身，問道：「你怎麼知道呢？」

辛青道：「先前我們入廟避雨不久，又來了一乘小轎，轎裡的婦人哭得好不可憐，人家遭了官非，那婦人回娘家賣了田地，替他的丈夫打點，不料被强人劫了。」

花惜春「呵了」一聲道：「有這種事？綠林朋友怎敢在鐵機堡地盤之內做案？這倒有些奇怪，傷了人沒有？

辛青道：「那伙毛賊只是劫財，倒沒有傷人，可是被劫去的銀子却不少，是價值九千兩的銀票呢！」

張富在旁插口道：「各大錢莊開出了十足兌現的銀票，雖說便利行號，却也替綠林朋友開了方便之門，接過手來往懷裡一端就完事了。」

花惜春擺擺手，對辛青道：「你把那婦人叫來，我要仔細問問她。」

「那婦人已經走了。」辛青道：「她要趕去縣城，雨一停就走了。」

花惜春嘆息一聲：「世亂年荒，官吏無良，無財無勢的善良百姓也就可憐得很了。」

「二當家說得是，」辛青道：「不過屬下倒不是為强人劫財一事稟報二當家，有些跑單幫的朋友，一時窮瘋了心，顧不得挑選地方就下手，這也是有的，糟糕的是二姑娘管了這件事。」

花惜春詫異道：「冷雲美管這件事，她怎麼管法？」

辛青苦笑道：「二姑娘問明那婦人被劫以後，心裡難過，她說這近萬的銀子，關係人家夫妻一生，簡直會害死兩條性命，所以非幫她不可。」

花惜春點頭道：「話是不錯，可是雲美身邊何來上萬金銀呢？」

辛青道：「二姑娘自己身邊只有兩個一兩重的金元寶，又向我們借，二當家請想，我們跟二姑娘出差，誰會帶大把金銀在身邊呢？湊來湊去，也不過湊出二百兩散碎銀子，二姑娘不開心呢。」

花惜春笑道：「她一向任性慣了，你不要理她就完了。」

辛青陪笑道：「屬下怎敢這樣想？當時湊不夠銀子，二姑娘竟把大當家給她的福字錦囊給了那婦人。」

花惜春一怔道：「一個小小的錦囊能值幾何？」

辛青道：「囊兒當然不值錢，但囊兒裡的東西可能值錢了，單是夜明珠就有三粒，赤金小佛，翡翠小觀音，星晶刻的墨菊，價值鉅萬呢。」

花惜春頓脚道：「你怎麼不攔阻她呢？」

辛青道：「屬下和小媚都再三勸阻，二姑娘反而生起氣來，罵我們兩人袖手旁觀，見死不救。我說別人所差者不過九千兩的銀票，單是那三粒明珠，價值已在萬兩以上，這些東西何止十數萬兩？根本用不着那許多。」

花惜春道：「說得是呀！」

辛青道：「二姑娘替人家打算得很週到，說是救人要救徹，送佛送到西，要幫忙就得幫到底，我和小媚那裡敢多口？」

花惜春生氣道：「你們全是些糊塗人，我不是說錢多錢少，這些東西是不能給人的，唉，你們這干飯桶！」

辛青不敢做聲，只好跟着花惜春來到佛殿上。

這間破廟荒廢已久，只有一個老僧和一個小和尚，小和尚取出燈火來，其實只是兩盞清油燈和半截蠟燭。

且喜辛青手下帶了四個氣死風燈，那可亮多了。

左邊禪房門打了開來，出來的是小媚，笑道：「二小姐打發婢子來請二當家，不想二當家已經來了。」

「二哥來了麼？」

隨着話聲，一個身材窈窕的女郎走了出來，這少女比小媚年長，大約十八九歲，長得秀美無倫，活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鮮花，這正是冷雲飄的妹妹冷雲美。

花惜春迎上去握着她的手：「

二妹，你好像瘦了些。」

「誰說的？」冷雲美道：「我還覺得胖了些呢。咦，二哥，好好的怎麼板起了臉。見了我反而不大高興嗎？」

花惜春道：「二妹，方才我聽辛青說，你把那個福字錦囊給了人了？」

「原來是爲這個。」冷雲美道：「二哥哥，你天生俠骨柔腸，視富貴如浮雲，視錢財如糞土，和辛青他們不同，二哥哥，你想想，這些東西雖說值錢，只不過是奇珍異寶而已，用來救人濟急，豈不是好事麼？」

花惜春又是好氣又是好笑，說道：「二妹，我眞拿你沒法子，我來問你，你那錦囊裡裝有夜明珠，赤金佛，碧玉如意，翡翠玉觀音，此外還有一朵星晶玉的墨菊，對不對？」

冷雲美道：「還有一個玉連環。」

「那不要緊。」花惜春道：「二妹，你可知道那翠玉觀音和星晶墨菊值多少銀子？」

冷雲美搖頭道：「不清楚，大約總值個七八千兩吧？」

花惜春道：「單是那星晶墨菊，世上就沒有第二朵，少說也值白銀十萬以上，翠玉觀音是西域巧匠雕刻而成，乃是貢物，價值不在星晶墨菊以下，單是這兩樣東西，起碼值二三十萬。」

冷雲美一伸舌頭，說道：「我倒不知道這麼值錢，也是那姓白的婦人命中該發財，才碰見了我，二哥哥，我還有好多玩意比這兩樣更貴重呢，單是我那一粒藍鑽……」

花惜春一甩袖子，說道：「我知道你那一粒藍鑽，二妹，我不是和你談論東西值不值錢，我又不開當舖。」

冷雲美溫柔一笑，說道：「二哥哥，你要是開當舖呀，我還未必會照顧你呢！」

說得辛青、張富、小娟都笑了起來。

花惜春搖頭道：「二妹，你不明白，這些東西是不能給人的。」

冷雲美道：「爲甚麼呢？」

「你聽下去就明白了，」花惜春道：「先說那一尊小小的翠玉觀音吧，那是愚兄五年前夜探禁宮，於皇后佛堂裡順手帶出來的，我回山以後就送給大哥，大哥也給了你，聽說弘曆知道此事以後頗爲震怒，下旨滿城搜尋，鬧開了一陣子，連九門提督也受了處分。」

冷雲美滿臉欽佩之色，輕輕靠過去，幽幽的道：「二哥哥，你眞是英雄蓋世，膽大包天哪。」

花惜春想推開他，又覺不忍，便輕輕攬住他，說道：「二妹，你倒是聽我說呀。」

冷雲美仰頭看着他：「二哥哥，我這不是在聽嗎？」

花惜春又道：「致於那星晶墨菊，也是大內之物，弘曆把此物賞給和珅，和珅給了他女兒，後來他女婿在江南爲官，府中被盜，他女婿被殺，此物被劫，下手的人是江南雙義，賈燕飛和陸雲亭。」

張富便插口道：「二當家，陸雲亭便是咱們怒江旗那個陸旗主嗎？」

花惜春點點頭，續道：「正是他，雲燕飛死後，陸雲亭來到此地，入了咱們鐵衣社，此物是陸雲亭送給大哥的禮物。」

冷雲美皺眉道：「原來這晶墨菊還牽涉到人命，我就更不想要它了。」

花惜春道：「二妹，你還沒有聽明白嗎？」

冷雲美睜大眼睛道：「明白甚麼？」

花惜春道：「你那些夜明珠、赤金佛、玉連環、玉如意，贈給人家可以令人致富，這就很夠了，再加上這兩樣東西，你不是救人，你是替人家惹下殺身大禍，你知不知道？」

冷雲美一聽也急了，說道：「這……這怎麼辦？都是大哥不好，他又不告訴我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

花惜春道：「他也想不到你會拿去胡亂送人嘛。」

冷雲美拉住花惜春道：「二哥，你得想個法子呀。」

花惜春道：「人家已經帶着東西走了，我有甚麼法子？」

冷雲美急得幾乎要哭，惶急的道：「那怎麼辦，怎麼辦？」

張富道：「二當家，二姑娘碰見的那個婦人也是姓白，一定是我們先前在路上碰見的那婦人無疑。」

花惜春點頭道：「一定是她。」

張富道：「此地往來祇有一條獨路，順着路追趕，一定追得上，把這兩樣東西取回來就行了嘛。」

花惜春取出一張一千兩的銀票，交給張富，說道：「你和辛青

兩人一齊去追，你騎我那一匹馬，單單取回星晶墨菊和翠玉觀音就行了，把這一張銀票給她，快去快回。」

辛青立即吩咐手下備馬，兩人轉身出外，騎上馬匆匆去了。

冷雲美湊過去拉着花惜春的手，笑道：「還是二哥有法子。」

花惜春道：「這都是你多管閒事，惹出來的麻煩。」

冷雲美道：「這是做好事，不是惹麻煩，我的二哥哥。」

花惜春笑了笑，說道：「時候不早，你和小娟快些安歇了吧，明天還要趕路。」

他命冷雲美和侍女小娟在禪房裏安歇，卻不要關門，自己在大殿上盤膝而坐，又命隨行諸人隨意歇息。

此番隨冷雲美同行的，除了三名轎伕而外，還有四名內堂執事，六名幫衆，武功都過得去，由辛青率領，冷雲美的侍女小娟，也有一身武功。

但花惜春仍然不放心，所以命小娟不要關門，以備一旦有變故時，好來得及救援。

* * *

初更時分，辛青和張富趕了回來。

花惜春埋怨道：「你們怎麼去了這麼久，沒有追上麼？」

辛青道：「二當家，這眞是怪事，我和張富追不多遠便看見那乘小轎棄置在路邊，轎伕和那婦人都縱跡不見。」

花惜春「呵」了一聲道：「這可怪了，他們到那裏去了呢？」

辛青道：「我和張富再往前進，始終沒有追上，後來我們向林邊一個酒店打聽，說是有一羣騎馬的，約莫一二十人，在二當家經過不久就趕了來，似乎是來接那婦人的，過了一陣，他們又從原路而去。」

花惜春道：「他們回去的時候，可是和那婦人一起的。」

辛青道：「這一層我也問過，奈何那時天太黑看不清楚，不過照情理想來，那羣人會合那婦人之後就轉頭而去。連轎子也不要了，當然是來接她的。」

花惜春道：「張富，去把禪房門輕輕帶過來關上，別吵醒了二姑娘。」

張富忙過去將門口帶上。

花惜春緩緩的道：「天雨路滑，又是在黑夜之間，會有一二十名騎士來接她，這個婦人的來歷就大堪玩味，祇怕未必是她自己說的那種普通民婦的身份吧？」

張富道：「莫非是官家眷屬？」

「也不像。」花惜春道：「我勒馬相避的時候，和轎子擦身而過，雖然匆匆一眼，却也看清了那婦人的面目，此女極爲美豔，而且眉宇間頗具英氣，不像尋常婦人。」

辛青道：「二當家說她是江湖人？」

「至少是練家子。」花惜春道：「而且武功還相當不俗，否則不會有那種眼神。」

辛青道：「這麼說來，那羣來接她的騎士，該是她的部下了。那麼她說在袁家灣碰見毛賊打劫，被搶去銀票的事，祇怕也是假而不眞了。」

花惜春道：「九成靠不住。」

辛青搖頭道：「我想不出道上同源那一個組合之中有這麼一位白娘子？」

「未必是道上同源。」張富道：「鏢局，豪門，甚致官眷都有可能。」

辛青道：「沒聽說那個婦人女子武功了得呀，當然我是指咱們這一帶而言。」

花惜春搖頭道：「天下之大，能人甚多，豈能盡知？」

張富想了一想，低聲道：「二當家，此事定有古怪，先前我向轎伕打聽的時候，那女子搶着問是不是燕子崖冷二小姐，贈寶解難之事却一字不提，這不近人情。」

辛青突然道：「還有她怎麼知道二姑娘就是燕子崖的冷二小姐呢？」

張富道：「難道你們沒有通名道姓？」

辛青道：「從頭至尾我都在二姑娘身邊。我對這種事最爲留心，連小娟我都關照過千萬別提燕子崖，不要說咱們姓冷，根本無人提過一個冷字？」

花惜春合攏摺扇，左掌心裏一擊，說道：「辛青，難道對方也沒有問起雲美的姓名麼？」

辛青道：「那婦人從二姑娘手中接過錦囊，說了無數感激的話，當眞是千恩萬謝，連那兩個轎伕都一再說二小姐是菩薩心腸，可是決計沒有問過二姑娘的姓氏。」

花惜春緩緩的道：「你沒有記錯？」

辛青道：「不會記錯的。」

花惜春莊容道：「辛青，如若

你在留難之時，忽然有人爲你解了困厄，就算你明知無法報答，難道連你恩人的姓名也不請教一聲麼？」

「那斷然不會的。」辛青道：「當然要問清楚，就算無法報答，至少也回去寫個長生祿位，好朝夕叩拜呀。咳，我怎麼會想不到呢？」

「這不足爲奇。」花惜春道：「在你而言，她不問最好，你彼時心中有事，對別的事難免會忽略，這是人之常情。」

張富道：「二當家，會不會是那個姓白的婦人喜極忘形，不記得動問恩人的姓名呢？」

花惜春搖頭道：「無此可能，這又不是從天上掉下財寶來，這種事感激多過喜悅，豈有不問恩人姓名的道理，分明是人家早就知道你們是誰了。」

辛青頓脚道：「二當家，咱們被人家騙了！」

張富道：「我的辛旗主，你是怎麼搞的嘛？你也是老江湖了，異日傳將出去，堂堂鐵衣社居然被人家騙去價值二三十萬的珠寶，豈不被道上同源笑死？」

辛青着急道：「這怎能怪我？我又攔不住二姑娘……」

花惜春「噓」了一聲道：「小聲點。」

辛青壓低聲音道：「二姑娘是主，我是僕，我有甚麼辦法。」

花惜春擺手道：「這不能怪辛青，他怎麼管得住冷雲美呢？明天見了二姑娘也不必多說，我說沒有追上好了。我擔心的是那姓白的婦人不像詐騙一流人物，她騙去冷雲美的珠寶，說不定有更大的陰謀詭計，那才叫人膽顫心驚呢。」

張富道：「或者是二當家過慮了吧？被人騙去幾十萬還不算大事麼。」

辛青道：「二當家以爲這更大的陰謀詭計是甚麼呢？」

「我又說不出來。」花惜春道：「我祇是感到不安。能令大批騎士冒雨趕來迎接，如非豪門主婦，便是王公大臣內眷，郡主福晉格格之流。這種人怎會詐騙珠寶？張富，你可曾聽過舒楝樑、夏雲談起京中甚麼女人權勢最大？」

張富皺眉搖頭：「沒有注意，舒大哥說過京中乃臥虎藏龍之地，甚麼人物都有，若是談到甚麼女人最有權勢，當然是和字號的人馬囉。」

辛青愕然道：「甚麼和字號人馬？」

「他是說和珅的姬妾，以及媳婦女兒，和珅有個媳婦是公主。不過那姓白的婦人決不是官眷。」

辛青忽然道：「二當家，有一件事或者該向二當家稟報一聲，昨天屬下趕回長辛店後碰見一位故人，此人姓李名紅雲。」

花惜春道：「飛雲刀李紅雲？」

辛青道：「二當家也知道此人？」

花惜春笑道：「北六省幾個跑單幫的年輕朋友，李紅雲也說得上是名人，我怎麼會不知道？」

辛青道：「李紅雲如今當了官了，是侍衛營十位領班之一，手下還管着幾十名弟兄，昨天聊起來，他告訴我，咱們大當家的聲名很不錯，朝中幾個重臣大佬，如劉墉、諾穆親、錢灃之流都說大當家是俠盜呢。」

花惜春「呵」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是眞的。」辛青道：「御史錢灃對人說，若是山東有冷雲飄這種人物，怎會出山東巡撫國泰這種貪官？早就掉了腦袋了。」

花惜春莊容道：「辛青，李紅雲的話非常重要，錢灃在湖南學政任上頗有清正之名，在劉墉休致之後，他繼任爲左都御史，甚有賢名，此公的好惡也直接牽連到我們鐵衣社千多人的生死禍福，豈能等閒視之？祇是我不明白，李紅雲出身綠林，怎能進侍衛營當差呢？」

夜半警兆　妙婢傷敵

辛青道：「二當家有所不知，李紅雲的師傅是冷月刀曹學，曹學不知道怎會和皇家拉上了關係，很說得了話。」

花惜春「唔」了一聲道：「這就是了，你和李紅雲有交情，難道他沒有勸你改邪歸正麼？」

「果然如二當家所料。」辛青笑道：「他也勸了我半天，我對他說，我如今跟着冷大當家，可並沒有打家劫舍，爲非作歹，我們這批人行法外之法，除暴安良，實在也是補朝廷之不足。」

花惜春笑着點頭：「你這番話說得很好，像李紅雲這種老朋友，你們以後該多些往來親近。」

辛青道：「二當家說得是。」

花惜春道：「時候不早，你們去歇着吧，明天兼程趕路，若是

闖得過鐵機堡這一關，那就不用說，否則就免不了以命搏命，大動干戈呢。」

張富道：「二當家，你是說香浩然一定會攔截咱們。」

花惜春重重點頭：「雖不敢打包單，多半會不幸而言重，香老頭子不是受得氣的人，我們踢了他的買賣，宰了他的手下，如果香浩然不找回這個場子，他十二鐵機堡等於在江湖上除名，誰受得了？」

張富道：「其實他該退後一步想想，從常志遠起，二當家已經算是劍下超生，饒了他們的性命，還要找甚麼場？多餘！」

花惜春笑一笑，說道：「祇怕香浩然不會像你這麼退後一步想呢？辛青、張富，明天咱們往東行繞過十二鐵機堡。」

「二當家，咱們不能這樣。」張富道：「繞道而行，那是示弱於人嘛！」

花惜春「哼」了一聲：「張富，你要明白，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要是我們再大搖大擺的從他們門前經過，那無異欺上門去，他們沒法子裝聾作啞。」

「張富哥，我們聽二當家的話。」辛青道：「一切以二小姐安全爲重。祇要能平安無事的送二小姐回燕子崖，叫我裝孫子我也幹。」

張富雖然滿心不願，但也不敢多說，祇得賭氣去睡了。

* * *

破曉前的天色特別黑暗。

花惜春睡覺一向警醒，這時似乎有了甚麼警兆，猛然醒來，順手將放在身邊的星瑩劍佩在腰間，側耳一聽，頭頂屋瓦微響，不禁暗暗點頭。

他一滑步便到張富身邊，一手捂他的口輕聲道：「張富，點子摸進來了。」

那邊和衣而臥的辛青不待招呼已經坐起身來。

花惜春指指頭頂，辛青輕輕點頭。花惜春在張富耳邊道：「去把弟兄們叫醒，準備廝殺，鎮定從事，不可亂了章法。」

「二當家放心。」張富輕聲道：「跟了你這麼久，莫非打一場小仗，宰掉幾個毛賊還會拖泥帶水麼？」

他立起身，往下一挫腰，如一縷輕烟向外摸去。

張富一動，花惜春也動了，就像一個影子似的「飄」進了禪房。

禪房裡靠牆的桌上放着一盞清油燈，照着冷雲美主僕並頭而臥，冷雲美面向裡牆，呼吸平穩，好夢正酣。

小媚却一頭青絲散亂枕上，粉臂盡裸，一床褥毯祇蓋着細腰以下。

花惜春正想上前，那離地甚高的窗洞已鑽進一個漢子來。

要知道山野間的房舍，由於曠野風大，以及要防備野獸，凡靠外間的房都不開窗，祇在牆壁高處近屋頂的地方，開出一個兩尺見方的窗洞，稱爲「氣窗」，那漢子就是從那「氣窗」鑽進來的。

這人年約二十七八，輕功也自不弱，他往下一落，半空中挺身湧勢，輕輕落在靠冷雲美一邊的床前。

他才落地，那氣窗洞又現出另一張臉，是個濃髯繞頰的大漢。

那大漢雖然身軀高大，却並不笨拙，他落下時從同伴頭上掠過，落在小媚的床邊。

一來是花惜春隱身在背光的陰暗角落，二來這兩人祇注意床上的兩個少女，竟忽略了房中還有人在。

那濃髯大漢輕聲問：「老五，這兩個丫頭那一個是冷雲美？」

「我也不知道。」那老五道：「反正這兩個雌兒全不能放過，去點他們的穴道，咱倆一人帶一個回去。」

那濃髯大漢道：「好，我弄這一個。」

他正伸出手去，猛然手腕一緊，「砰」的一聲，小腹上如遭錘擊，已重重挨了小媚一腳。

那小媚一動起手來就像一條滑溜的魚兒一般，她滾下床，一閃身便到那大漢背後，尺半短劍擱在他脖子上，叱道：「給我老實點，你一動姑娘就送你回姥姥家。」

那老五正要出手，猛覺寒氣襲人，花惜春劍鋒已到，那人避無可避，忙往地上一倒，花惜春飛身過來，一腳踏在他胸口上，低喝道：「要命的就別動。」

花惜春是有功夫的人，這一踏之力，重逾千斤，那人「哇」的一聲吐出口鮮血，已經昏暈過去。

花惜春喝道：「外面進來兩個人，幫小媚把來人綑上。」

那濃髯大漢心中大急，反臂一肘錘直搗小媚酥胸，小媚忙向後閃，那人便向門口衝去，小媚

手起一劍，削去那人半個耳朵，嬌叱道：「你敢跑，姑娘非宰了你不可。」

這時候外面已經乒乒乓乓打得不亦樂乎，大殿上，院子裡都有人廝殺。

那大漢跑到殿上，反手抽出一柄方頭折鐵刀來，罵道：「好一個丫頭片子，敢傷你佟大爺，丫頭，你叫甚麼名字？」

小媚呸了一聲道：「甚麼銅大爺鐵二爺的？狗屁！我是你曾祖姑奶奶。」

花惜春追出來喝道：「小媚退下。」

小媚不肯，說道：「二當家，我才割了他半隻耳朵，太便宜他了。」

「我叫你退下。」花惜春怒道：「一個姑娘家，光着兩條大腿和人交手，成甚麼樣子？快去照顧二小姐去，這人交給我了。」

小媚趕緊掉頭跑了。

那大漢凝神打量花惜春，說道：「敢情閣下就是人稱毒心血刃玉郎君的花二當家麼？」

「正是花某。」花惜春道：「你大概就是狠山五義之首，黑髯客佟化雨佟老大吧？你我應無過節，今日來此暗襲，是爲了甚麼呢？」

佟化雨道：「對不起，二當家，我們是受人所託，不想我弟兄二人時運低，我五弟失風被擒，我也掛了彩，二當家，你大敵當前，犯不上再和我拚命，告辭了。」

「閣下慢點。」花惜春道：「令弟朱玉吉受傷不輕，你把他帶走吧，省得我還要分人照顧他。」

佟化雨呆了一呆，收了刀抱拳道：「沒料到二當家如此寬宏大量，足見江湖傳言不可靠，佟某此來是來差了。」

他進屋扶起朱玉吉，這時小媚已穿着整齊正伴着冷雲美，見花惜春領了佟化雨進來，大不高興，不由蛾眉倒豎，杏眼圓睜，惡狠狠的瞪着佟化雨。

佟化雨甚是尷尬，勉強道：「姑娘，我看在花二當家份上，這割耳之仇，就此一筆勾銷了。」

小媚鼻子裡哼了一聲，說道：「我瞧你說得可憐，還你半隻耳朵，在桌子上呢，你趕快趁血未凝時粘上，或者可以還原，快走吧，別在這裡攪和啦。」

花惜春橫了她一眼，說道：「佟兄，殿左還有一間空房，你們暫時歇息一會，等外間事了再走也還不遲。小媚，你護着二小姐隨我出去。」

這時天色已經大亮，殿上和院落裡，倒臥着三具屍體和七八個負傷的人，打鬥也暫時停止，辛青和張富並肩而立，他們的手下分列兩邊，全神戒備着。

對方有將近二十個人，領頭的四五個都神情悍勇，一望而知是慣於流血搏命的好手。

張富見花惜春到來，便低聲道：「二當家，來的這干人全是生面孔，不像是十二鐵機堡的人。」

花惜春也低聲道：「此時此地，縱然是陌生人也必然和鐵機堡有牽連，你們交過手了，是否扎手？」

「不見得。」辛青道：「不過是仗着人多罷了。」

對方一見花惜春出面，神情之間便顯得大爲緊張，爲首的三人聚攏來急促的商議一陣，又散了開來。

花惜春道：「朋友，如今你我雙方都有死傷的人，且先分別救治傷者，然後再說下去如何？」

那使護手雙鈎的中年人點頭道：「理當如此。」吩咐他的手下：「伍老三、杜老四，馬上把死傷的弟兄送走。」

* * *

花惜春一聽他的口音，心下恍然大悟，說道：「敢情是遼東的好漢們，列位不辭勞苦，千里遠來，今天在此地相逢，還交刃濺血，應該不是巧合吧。」

那中年人哈哈一笑，說道：「我們雖然遠在關外，却也久聞貴組合的大名，致於冷大當家和花二爺的名頭，白山黑水間的道上同源更是久仰得很。當然沒有人冒冒失失的來招惹閣下，那兒來這麼多巧合呢？」

花惜春唔了一聲，笑道：「眞沒想到香浩然交情這麼寬，面子這麼大，連關外的豪傑也請得動，花某還不曾請教！」

「我姓聞，聞琪。」那人道：「青菜豆腐，上不了枱盤，二當家一定不識賤名，這是我兩位拜弟，伍威和杜耀光。」

花惜春道了一聲「久仰。」

「二當家。」聞琪道：「果然是盛名之下無虛士，今日一見便知道二當家是個明白人，香浩然老英雄是德高望重的前輩高人，我們弟兄極爲佩服，可是我們此次入關倒並非受香堡主邀約，二當家別想岔了。」

「承教了。」花惜春道：「可是我還要請教。」

「二當家別客氣。」聞琪道：「貴鐵衣社威揚四海，北地稱尊，可是二當家要明白，世上沒有萬年天子，江湖形勢也是風雲變幻，要想取而代之的也大有人在呀！」

花惜春哦了一聲，說道：「聞兄高論，發人深省，聽聞兄言，莫非想取代冷大哥和小弟？」

「二當家！」聞琪笑道：「我們只是跑龍套打小旗的，稱王稱霸那裡輪得到我們的？只不過是受人錢財，與人消災罷了！」

花惜春微笑道：「聞兄這麼說就好辦了，江湖一把傘，大家都遮擋，你我與其白刃相見，倒不如和氣生財的好。燕子崖上高懸寶座，竭誠歡迎，就看聞兄賞不賞臉了。」

「二當家眞是慷慨待人。」聞琪道：「兄弟佩服之極，可是二當家恐怕還不知道，趕來湊熱鬧的江湖朋友多得很，難道二當家一一收買不成？再說我們跑江湖混世面的，也不能夠朝秦暮楚，因此二當家來意，恕兄弟難以從命，不過二當家的一番心意，我會永銘於心。」

「那麼今日之事？」

「今日我們已經見過陣了。」聞琪道：「彼此都有傷亡，我們也盡了力，如今我們暫時退走，不過二當家此去還有層層阻礙，處處高招，或者我們還會相見也未可知呢。」

他一面說話，一面慢慢後退，張富正想發話，却被花惜春擋住。

聞琪率衆退走以後，佟化雨扶着朱玉吉走了出來，佟化雨右半邊臉孔都用白布包紮，小媚忍不住笑出聲來。

花惜春喝道：「不准笑，輕狂！」轉臉對佟化雨道：「她小孩子不懂事，佟兄幸勿介懷。」

「沒有甚麼，二當家。」佟化雨道：「這位小妹，身手敏捷，機警沉着，是練武的好材料，佟某栽得心服口服。」

這一來倒令小媚感到不好意思了，勉強道：「佟……佟老大，我不知道你原來是個好人，失手傷了你，眞是對不起，你的耳朵不會有大礙吧？」

「多承關懷，大概無妨。」佟化雨道：「山高水長，後會有期。」他扶着朱玉吉慢慢走了。

辛青道：「二當家怎不問，他們是受何人之託呢？」

「用不着問。」花惜春道：「狠山五義在江湖上聲譽不錯，定然是受了香浩然的煽惑。」

張富嘿了一聲道：「今天實是打了半天的糊塗仗，這個聞琪和佟化雨都是從天外飛來的。」

「不算是糊塗仗。」辛青道：「聞琪已經一再暗示我們，有一股勢力處心積慮的要對付咱們，這事的確令人震驚。」

張富道：「你就那麼信他！誰知他是不是信口開河呢？」

花惜春道：「張富，這些地方你就不如辛青了，這種事聞琪用不着信口開河，人家能夠從遼東邀請好手，當然也會從江南、河東、西蜀、滇南，甚至任何地方的人，那有甚麼稀奇？」

冷雲美道：「二哥哥，咱們是否儘快趕回去，把這消息告知大哥呢？」

「倒也勿須急在一時，」花惜春道：「聞琪暗示我們，此去步步危機，還有一兩場大廝殺等着我們，你們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千萬大意不得，咱們以寡敵衆，出手狠一點也說不得了，你們的暗青子都要準備好。」

「二當家放心，」張富道：「屬下的飛葉子，辛青的飛斧都不是吃素的。」

「還有小媚，」花惜春道：「今天是頭一次看見你出手，身手之俐落敏捷，當眞出我意料。」

經花惜春這一誇讚，小媚滿心高興，却又有點害羞，低頭道：「二當家誇獎了，婢子還生嫩得很。」

花惜春笑道：「尅敵制勝，除了武功經驗之外，最重要的是隨機應變，在拚鬥中找尋制勝良機，這種絕招往往爲電光石火，稍縱即逝。」

辛青道：「二當家這番話，非但小媚得益，便是屬下和張富哥也受益不淺。」

花惜春對小媚道：「你出手襲擊佟化雨之際，使用的擒拿手相當高明，而且同時出腿這兩招眞是神仙也難以逃避，可是你出劍制住他時，應該點他穴道，否則他一定會反擊的，你怎會想不到呢？」

小媚皺眉道：「我也想到他會反擊，奈何婢子不會點穴呵！」

「這個容易，回山以後我可以教你，」花惜春道：「陳思清也是點穴的名家，當然最好大當家教，他的制穴手法另成一家，總之你在燕子崖要想學武功，那是

太容易了。」

小媚高興得跳起來，但掉頭看見冷雲美的臉色，不由伸了伸舌頭，再不言語了。

* * *

冷雲美生性溫柔，最不善舞刀弄捧，她常說江湖爭鬥最是無聊，雖然她也敬愛乃兄冷雲飄和義兄花惜春，但他們一和她談論武學，雲美立即興趣索然。

花惜春也問過冷雲飄：「大哥身負絕世武功，二妹却弱不禁風，何以兄妹二人性情的差別如是之大呢！」

冷雲飄對他道：「二弟，你有所不知，其實我最不喜學武，奈何先人嚴命，不得不學，既然學了，就不能不發奮精進，我不想稱霸江湖，奈何爲勢所逼，不得不過這種刀頭舐血的生涯，我非我，雲美才是我。」

花惜春和冷雲飄雖然情同骨肉，但冷雲飄對自己的身世諱莫如深，花惜春只知他一身武功出自佛門絕學，他的啓蒙師傅是維摩上人，後來維摩又轉介他入華山的華巖神尼門下。

冷雲飄很少展示武功，但維摩上人和華巖神尼都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人，冷雲飄的功夫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花惜春幼遭孤零，少年時吃過許多苦頭，幸虧表姐上官麗嬋照料撫養，後來上官麗嬋被青骨門的紫衣鄭七娘選爲傳人，更進而接掌青骨劍門派，事務繁忙，無暇照顧他，便命大弟子徐芸仙斟酌傳授他的拳劍武功。

青骨劍收徒本來不限男女，可是傳到紫衣鄭七娘這一代，她的兩個師兄都不爭氣，終於搞出同門相殘的慘事，鄭七娘索性不收男徒，收了三個徒弟，以上官麗嬋天份最高，年紀輕輕便蜚聲武林。

青骨門自六朝以來便豐衣足食，頗有資財，門下弟子從不行走江湖，堪稱與世無爭，歷代掌門最重選拔人才，青骨門下除了武功劍術而外，天文地理，甚至醫卜星相，琴棋書畫皆無所不能！

江南名士徐逸，是鄭板橋的學生，文章經史堪稱入時之選，上官麗嬋重金禮聘，請到金陵來講學，徐逸年紀大了，行動不便，飲食起居皆需人照顧，幸有小女兒徐芸仙隨行侍奉。

上官麗嬋一見徐芸仙，便稱爲百世難遇的奇材，對她道：「經



香浩然望着快馬奔來，道：「我香某人還算……」

史文章，我得益於令尊，今願以青骨門劍術相授，若能得傳人如卿，必能使青骨一派發揚光大也。」

由於當年紫衣七娘誓言門下不收男徒，並在莊後修建一座大花園，取名青園，以門下女弟子比於青女素娥。

這樣一來，上官麗嬋自然不能將花惜春收列門牆，只得要徐芸仙代爲傳授一些爭鬥搏殺的劍法，還是「指點」而非授徒。

花惜春學得的劍法，不過青骨劍派十之二三，但已縱橫江湖，罕逢敵手，掙得了「毒心血刃玉郎君」的名號。

* * *

當下花惜春吩咐衆人收拾，準備動身。

方才一場斷殺，內堂四名執事之中兩人帶傷，且喜傷勢輕微，一個幫衆戰死。

辛青請示是否將屍體運回五龍山。

花惜春道：「王立是爲公捐軀，當然該運回總堂，隆重安葬，但此去多半還會遭受阻擋，難免要交鋒作戰，且先將王立葬在此間，以後再來起出安葬。」

於是在院落裡掘了個土坑，葬了王立，由冷雲美、花惜春主祭，雖無香燭祭品，但人人皆恭敬嚴肅，依次上前叩拜，臨行時辛青取出一錠銀子，雙手遞給那老和尚，再三道謝，然後上轎上馬，向南繞道而行。

張富滿肚子不高興，說道：「二當家，屬下有幾句話，不得不說！」

花惜春道：「我知道，你怪我不該繞道而行，示人以弱。」

張富忙道：「二當家這個『怪』字用得太重，屬下那裡敢怪二當家，只是我越想越不甘心，當初我們踢香浩然的買賣，宰他的手下，就該想到這是掃了人家面皮，人家也會用一切手段對付咱們，常言道：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張富，你是說我怕了香浩然？」

「二當家自然不會怕那糟老頭子。」張富道：「你是爲了二姑娘。」

花惜春搖頭道：「都不是。」

「都不是？」張富伸手抓後腦：「那我就不懂了。」

花惜春道：「我們踢他們買賣，宰他們的人，教訓他們，不可橫行霸道，至少在我們勢力範圍之內，不准他們無法無天。」

「這個我當然明白。」張富連連點頭。

花惜春道：「致於我們繞道而行，是尊重香浩然的江湖地位和他堡中的好漢英雄，這是兩碼事。」

張富嘿了一聲，苦笑道：「二當家這麼說，好像也說得通，可總能有點不是味道。」

「一切聽其自然吧。」花惜春笑一笑：「咱們吃的這一碗飯，那裡顧忌得許多。」

兵分三路　半路截殺

走了一程，已到中午，前面是林家屯。

花惜春道：「林家屯前後適宜埋伏狙擊，你們慢行，我親自去探一探。」

辛青道：「二當家，這種事該屬下効勞，何勞二當家親往呢？」

花惜春搖頭道：「連張富都不要去，一旦有事，要靠你們的飛斧飛刀保護二姑娘，兩名內堂執事隨我去就夠了。」

花惜春去後，張富東張西望，自言自語道：「天朗氣清，你看見這一片景色何等……何等……」

「何等甚麼？」小媚笑道：「張富哥，你是說何等美麗呢，還是何等寧靜呢？」

張富點點頭：「差不多是這意思，我是說要是在這兒動手斷殺，就太煞風景了。小媚，你說是不是？」

小媚道：「我瞧在那兒斷殺都是煞風景，今兒早晨我們住的是佛廟，雖然廟寺也是供菩薩的地方，還不是殺了人濺了血。他們動手才不管你甚麼地方呢？」

張富瞪了她一眼：「你的道理最多。」

這時辛青便下了馬，過去問冷雲美要不要喝水解渴。

冷雲美搖搖頭，說道：「既然停了下來，就大家都歇歇吧。」

轎伕放轎下地，辛青過去扶冷雲美出來，在一塊石頭上坐下。

小媚忙下了馬，趕過去侍候，冷雲美搖頭道：「你不用理我，去玩兒去吧。」

「這裏有甚麼好玩的。」小媚掏出一條絲巾遞過去：「小姐擦擦汗吧。」

冷雲美輕輕推開：「我又沒出汗，擦甚麼，張富好像想你過

去，你去吧。」

小媚笑道：「張富哥是一刻也閒不住的，他喜歡吹，還要人聽。」

冷雲美也忍不住笑：「那你就去聽聽吧，聽他吹些甚麼。」

小媚天眞活潑，鐵衣社從冷雲飄起，人人都喜歡她。

小媚笑嘻嘻的來到張富面前，笑問道：「張富哥，小姐說你想我過來，是不是呀？」

「沒錯，我是想你過來。」張富道：「可是我沒有出聲呀，二小姐怎會知道呢？」

小媚笑道：「張富哥，你是個沒有心機的人，心裏想甚麼全在臉上擺着呢，何況我們小姐那麼聰明的人，還會不知道嗎？說吧，想我過來聽你發牢騷不是？」

「那倒不是！」張富遠望辛青正彎腰和冷雲美說話，便問道：「小媚，我奇怪這次怎會派辛青侍候二小姐呢？」

「你錯了，張富哥。」小媚道：「不是要他侍候二小姐，二小姐有我侍候，用不着他，是派他保護二小姐。」

「還不是一回事嗎？」

「分別大着呢，怎麼能說是一回事？」

「好好，我說不過你。」張富道：「是二小姐指派的嗎？」

「不是，是大當家派的。」小媚斜着眼看他：「張富哥，是不是你想當這個差事呀？」

「當然不是。」張富道：「我是二當家的副手，內內外外，好多事都要我幫着他辦，那裏少得了我呢，我奇怪的是大當家怎不派顧全，或者是你的林榮哥哥隨行保護呢？」

顧全和林榮都是冷雲飄的護衛，林榮是小媚的義兄，所以張富說你的林榮哥哥。

小媚眼珠一轉，又掉頭看看冷雲美和辛青，轉過臉來微微嘆息：「張富哥，你比起辛青哥來差遠了，你該學學人家。」

張富愕然道：「學他甚麼？」

「學獻殷勤呀。」小媚滿臉嬌嗔：「你看辛青把二小姐扶下轎，便讓她坐着，還怕她坐得不舒服，又從轎裏搬出軟枕來。侍候得週週到到。我呢，你就讓我站在這兒聽你問話，我是丫頭不錯，可不是你的丫頭呀！」

這一下張富可慌了：「小媚，你怎麼這樣說呢，是我疏忽，是我大意，可我絕沒有拿你當丫頭，你是林大護衛的義妹，二小姐的愛婢，誰敢拿你當丫頭呢？」

「婢就是丫頭。」小媚氣呼呼的道：「愛婢不過是個得寵的丫頭罷了，我本來就是下人丫頭嘛，可我今年十七歲半了，也是個姑娘家，你們却都拿我當小孩子。」說着眼圈便紅了。

「沒有，決計沒有。」張富裝得很誠懇：「你的張富哥又不是瞎子，難道看不出來，我們小媚是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嗎？誰說你是小孩子，那人不是傻子便是白癡。」

這時蹄聲響震，花惜春趕了回來。

小媚掩着嘴低聲道：「張富哥，那個傻子兼白癡回來了。」

張富這才醒悟，原來今晨花惜春代她向佟化雨賠罪：「她小孩子不懂事，佟兄幸勿介懷。」這句話傷了小媚的心。

張富想笑又不敢笑，心想：整個鐵衣社上下千多兩千人，敢罵二當家是傻子和白癡的也祇有小媚一人吧？

花惜春一到，辛青和張富便迎了上去。花惜春道：「林家屯內外並無半點可疑之處，我留下了羅羣、李鐵，然後來召喚你們，咱們去林家屯打尖，祇要過了鐵門坎就離了十二鐵機堡的地頭，那就不要緊了。」

花惜春、冷雲美等一行人進了林家屯。李鐵迎了上來，說道：「稟二當家，羅羣已經在前面朱記飯鋪安排妥當了。」

「很好。」花惜春道：「盡快開飯，給馬匹飲水餵料，吃了飯就走。」

隨辛青出來的人都是挑選過的，個個精明幹練，行動迅速。冷雲美和花惜春、辛青、張富一桌，其餘十二人分坐兩桌，小媚在冷雲美身後侍候，每一道菜她都用銀簪試過，異常小心。

花惜春笑道：「小媚也坐下來吃飯，不要侍候了。」

張富笑道：「小媚過來和我同坐。」他用汗巾把長櫈擦了又擦。

小媚笑着說：「好了好了，張富哥，也不需這樣嘛。」

花惜春看了張富一眼，問道：「張富，你怎麼了？」

張富道：「這板櫈子有油漬，鄉下人總不愛乾淨。」

花惜春笑道：「張富今天也會關心別人，算是有長進了，快些用飯，吃完好上路。」

就在花惜春等人用飯的時候，離林家屯三四里土坡下，聚

集了一百多人，分兩排靜靜的等着。

這些人全是三十歲以下的精壯漢子，大多身着藍色勁裝，也有十多人是黃衣黃褲，這些人全是十二鐵機堡香浩然的手下。

十二鐵機堡共分五堂，其中以旋風堂爲尊，無相神手黃采爲首席堂主，其餘四堂乃是金雕、悟生、朱雀、天雷，爲首之人稱爲堂首，堂首以下是堂副，次於堂副的是前鋒將。

金雕堂堂首是血手判巴明義，悟生堂堂首是兩世刀朱學揚，朱雀堂堂首是玉面溫侯常志遠，天雷堂堂首名叫倪太白，是西淮一帶的獨行大盜，外號冷面天魔。

此番香浩然派出了金雕、悟生、天雷三堂，出動了一百八十名好手，分別在三條路上埋伏等候花惜春等人，打算攔路截殺。

對於香浩然這種做法，黃采很不以爲然，因爲人手太過分散，縱然能夠截住人家，自己人的傷亡也必然不小。

於是香浩然又派人送信給他的摯友，火騎會會主，銀旗封建成，請求幫忙。

火旗會是殺手組合，專替人誅殺仇家。最初打出的招牌是替善良百姓鳴不平，伸冤雪恨，的確也做了些除暴安良的事。

後來就不同了，價錢越訂越高，祇要「苦主」付錢，火騎會就保證把「仇人」幹掉。

例如兄弟爭家產，出錢的弟弟是「苦主」。哥哥就成了「仇家」，火騎會殺了哥哥，家產就歸弟弟所得。若是哥哥的遺孀找到火騎會，於是寡婦成了苦主，弟弟又成了仇家。

又如姦夫淫婦要謀害親夫，祇須找上火騎會，便可代勞。

封建成的理由是生意難做，不能太過執着。這麼一來，火騎會聲名狼藉，爲黑白兩道所不齒。

但火騎會的殺手全都悍勇無倫，搏鬥起來都是不要命的。所以兩道的豪傑固然不齒火騎會，却也不願招惹火騎會。

封建成接到香浩然求援的書信以後，和他的幾個心腹頭目計議。

他的副手追魂無影鍾克非便道：「自本會開壇以來，從沒有免費的買賣，不能爲香浩然破例，要殺花惜春，可以，要着老頭子先拿八十萬兩白銀出來，我們才替他辦。」

四頭領趙鴻便道：「鍾二哥開出的價錢太高了，這單生意怎能成交呢？」

「八十萬兩非但不高。」鍾克非道：「而且太低了，第一，單打獨鬥誰有把握能收拾花惜春？」

趙鴻道：「鍾二哥，這不是比武較技，我們火騎會做買賣也從來不講江湖規矩，一個好手拚不過他，十個八個甚至更多的人去拚他也在所不惜呵。」

「說得是。」鍾克非道：「就算能夠殺了花惜春，花惜春是甚麼人？他是鐵衣社的二當家，鐵衣社必定傾巢而出，大舉報復，咱們火騎會不難連根拔，難道整個火騎會的基業，全體弟兄的性命才值八十萬兩白銀不成？」

一直沒說話的封建成這時才開口：「鍾二爺之言極是，這筆生意做不過，但香浩然是我結義兄長，又不能置諸不理，這樣吧，陶五弟帶十個人去應付一下，就說近來生意搞得多，所有的好手都派出去了，實在抽不出人手，請他原諒。」

毒蜂子陶雄道：「令主請放寬心，我知道如何應付香浩然。」

香浩然見他的拜弟銀旗封建成祇派了十一名殺手前來，口裡不說，心裡却大爲氣惱，好在毒蜂子陶雄善於應付，一再說明最近生意太好，實在人手不夠，忙不過來。

「可是老堡主和我們會主何等交情？」陶雄道：「老堡主有命，我們豈敢不從，推了幾樁生意才湊齊這幾個人，趕來聽候堡主差遣。」

辰時剛過，聞琪領着手下回堡覆命。香浩然估計花惜春一行多半向南，繞道而行，中午會到達林家屯。

當下香浩然立即派人知會在中路伏擊的兩世刀朱學揚，立即帶人趕去和巴明義會合。

這時毒蜂子陶雄便道：「我們奉會主之命來爲堡主效力，既然花惜春等人要經過林家屯，我們也趕到林家屯去截擊如何？」

香浩然肚裡暗罵：你這廝帶十個人來，分明是存心敷衍，你們這幾個傢伙濟得甚事？但臉上却半點不露，說道：「陶老弟你們剛剛趕到，豈能立即上陣，等吃了飯再說吧。」

陶雄道：「大堡主明鑒，如果去遲了錯過這場廝殺，我們會中戒律甚嚴，小可擔待不起。」

香浩然再三道謝，親自和黃采送他們到堡外去，目送陶雄一干人離去。

黃采道：「到底封建成夠義氣，任怎麼缺少人手，還是抽了這幾個人出來幫忙，可謂難得。」

香浩然冷笑一聲，說道：「老弟台，你太忠厚了，他那裡是派不出人，是他在我這義兄處弄不到甚麼油水，所以派十來個人來走一趟圓場，算是應個景。火騎會中兩大高手，封建成和鍾克非一個也沒來，算是甚麼幫忙？」

正說着話，祇見遠處塵土飛揚，七八匹快馬奔來。

香浩然笑道：「我香某人也還算有點薄面，不知是那一路幫忙的朋友趕了來。」

這時那八騎快馬來到面前，爲首一人三十上下，面如冠玉，氣宇不凡。香浩然認識此人，乃是三等御前侍衛，雌雄鏢虞君義。

虞君義是和珅面前的紅人，也深得嘉靖喜愛，其實嘉靖是看乾隆喜惡行事，和珅喜歡的人，乾隆一定喜歡，那樣一來，嘉靖就不能不「喜歡」了。

香浩然把愛妾如君獻與和珅，詐稱是自己的義女，也經常出入和府，他每次都帶了不少古玩珠寶四處送人，和府內外都喜歡他。

而虞君義雖說是嘉靖駕前的侍衛，也不過三天兩頭入宮值班，却天天都泡在和府，香浩然和他混得很熟，他一見是虞君義，忙上前拉住馬，哈哈大笑：「我的老天，先前他們說是虞大人帶隊，我還不信，我想你是聖上面前的紅人，那裡抽得出工夫來看老哥哥呢？眞正想不到。」

香浩然這股熱絡勁兒，連黃采也吃了一驚。心想：人家說香浩然是老狐狸，果然不錯。

虞君義也是個交遊廣闊手段圓滑的人，兩人親親切切的拉手問好，虞君義道：「老哥，我來引見，這位是御前四等侍衛曹學曹大人，你們多多親近。」

香浩然忙道：「原來是冷月刀曹老哥，聞名久矣。」

「不敢當。」曹學道：「香堡主太客氣了。」

虞君義又道：「這位是侍衛營西隊大領班，無雙寶刀羅池大人，這兩位是羅大人手下兩位領班，飛雲刀李紅雲，離魂簫公孫平兩位大人。」

香浩然連道：「久仰。」又代爲引見了黃采。笑道：「今天虞老弟和諸位大人降臨，必有緣故，有甚麼事祇管吩咐就是。」

「老哥哥你怎麼這樣講呢？」虞君義道：「小弟此來半爲私事也半爲公事。」

香浩然笑道：「不論公事私事，這麼勞動老弟台，使我好生不安。」

「老大哥這麼說就見外了。」虞君義很親熱的道：「咱哥兒倆是甚麼交情，還談這些。」

香浩然肅客前行，低聲道：「老弟可曾見過小女麼？」

「我就知道你要問她。」虞君義大笑道：「我差不多天天都和令嬡見面，你知道和相也離不開我。」

「那是自然。」香浩然道：「老弟博學多才，謀高智遠，況且善解人意，和相怎離得開老弟呢？」

虞君義道：「說起來，我們中堂大人也可憐，國家大事要他操心，太上皇又每天都要找他談談講講，回府遲了一時三刻，那些嬌嬌滴滴的美人兒也會生氣，不是吳卿憐着惱，便是許美玉撒嬌，要不然就是令嬡香如君撒潑，和相對我說，他是奴才命，既是太上皇的奴才，萬歲的奴才，又是美人兒的奴才。」

香浩然聽得哈哈大笑，說道：「這總怪和相脾氣太好，太過憐香惜玉了。」

「我也這樣對他說。」虞君義道：「和相却說這三個美人都是瑤池仙品，能得一個已是福氣，何況三個？」

說話之間已來到大廳，香浩然要常志遠招呼衆人，自己却和虞君義竊竊私語。

香浩然低聲道：「這三個之中，是否小女最受和相寵愛呢？」

虞君義想了一想，說道：「也不能這麼說，吳卿憐是蘇州人，本是浙江巡撫王亶的愛妾，王亶被抄了家，家屬入宮，吳卿憐便被和相弄到手。許美玉是著名歌姬，色藝雙絕，這兩人都是和相的心頭肉，至於令嬡香如君，最是聰明伶俐，善解人意，也是和相片刻難離的，前幾日和相寫了一幅對聯送給令嬡，聯中嵌了她的小名『小如』二字。」

香浩然點頭道：「不錯，如君的小名喚做小如。」

虞君義低聲道：「老大哥，說起來令嬡也是我的姪女，不過和相贈令嬡的對聯，實在是香艷之極。」

香浩然道：「老哥快說，愚兄洗耳恭聽，快講快講。」

虞君義咳嗽一聲，說道：「上聯是小住爲佳，能小住且小住。」

香浩然唸了一遍，說道：「這一句也平常，何香艷之有？」

虞君義道：「這下聯是，如何是好，要如何便如何。」

香浩然唸了兩遍，點頭道：「果然香艷無比。」又壓低聲音道：「令人一看就想到床笫間事，逗人綺思，妙，妙！」

他兩人雖然壓低聲音說話，但黃采坐得近，却聽得清清楚楚，便在肚裡暗罵：這香浩然眞是無耻，就算如君是他女兒，一個做父親的人和外人議論女兒床笫間事，已是混帳，何況如君根本就是他的愛妾，爲了巴結權貴，不惜自己戴綠帽，還肆意談論愛妾與別人床笫間事，這老傢伙堪稱無耻之尤了。

但黃采轉念一想，又不能不佩服香浩然。先前他調兵遣將去截殺花惜春，如今還不知勝負如何，他居然有閒心和虞君義談這些不關緊要的閒話，這種鎮定功夫，眞非常人所能及。

虞君義又道：「我此來也是向老哥哥道喜，如君已替你求准了和相，先弄個戶部主事給老哥哥過過官癮，然後引老哥見太上皇，祇要太上皇一高興了，你要做多大的官也容易得多了。」

香浩然連連稱謝。

虞君義道：「謝我幹甚麼，是如君的功勞，跟我何干，還有另一件喜事呢，如君要和相與老哥搞錢莊，和相說祇要你拿出二十萬兩來，他出十倍，算是給如君的本錢，如君一口就說老哥出五十萬兩。」

香浩然咳了一聲道：「我一時那裡湊得出五十萬兩呀？嘿，這孩子眞是胡鬧。」

「才不胡鬧呢。」虞君義道：「如君要我帶信給你，或借或當，總要湊出五十萬兩，待和相的五百萬兩到手，這五十萬兩立即本利歸還。」

香浩然道：「和相何等精明，這種小手段豈能騙得過他。」

虞君義道：「老大哥，這個你就不懂了，幾百千把萬兩銀子，在和相不過九牛一毛，能逗愛妾開開心，比甚麼都值得呢。」

「老弟台說得是。」香浩然連連點頭：「還是老弟台高明，佩服，佩服。」

虞君義忽然臉色一整，說道：「老大哥，私事談定，喜也道過了，如今要和老大哥商量一件公事。」

「哦，對了。」香浩然道：「老哥先前說半爲私半爲公，我倒把公事給忘了。」

虞君義道：「我帶了曹、羅諸位大人來，當然是談公事。老大哥，我風聞你派遣人手，要攔路截殺花惜春，這不假吧？」

香浩然點頭道：「是眞的，冷雲飄、花惜春欺我太甚。」

虞君義攔住道：「老大哥不用多說，這一切我都知道，可是老大哥你有沒有想過，以你十二鐵機堡和冷雲飄的鐵衣社爲敵，强弱之勢懸殊，勝算並不大。」

香浩然嘆息一聲道：「我當然明白，但人家欺到頭上來，那也無可奈何呀。」

虞君義微微一笑，說道：「冷雲飄嘯聚山林，目無王法，無異朝廷叛逆，自然有人要對付他，愚弟以爲老大哥和冷雲飄互爲敵對，何不借官家勢力去對付鐵衣社呢？這樣上爲朝廷出力，下爲老大哥私怨雪恨，一舉數得，方爲智者。」

香浩然連連拱手，說道：「果能如此，當然求之不得，這是和

相的意思嗎？」

「那倒不是。」盧君義道：「和中堂那有精神理會江湖上的事。」

「莫非是老弟的意思？」

「也不是。」盧君義道：「我縱有此心也無此力呀。」

「這就把我搞糊塗了。」香浩然道：「冷雲飄在五龍山燕子崖創立鐵衣社，至今已有六七年。官府從來不聞不問，怎麼如今才想到要對付他？主事者又不是和中堂，到底誰有這種膽識？誰有這種本領呢？」

巴結貪官　暗通款曲

盧君義微微地笑，說道：「這一類的事，曹大人比我在行，念慈兄，勞煩你和香老哥講一講。」

曹學欠身道：「遵命。」轉臉對香浩然道：「香堡主明鑒，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朝中官員，太平糧吃久了，都抱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宗旨，冷雲飄雖說在江湖上橫行無忌，却沒有犯下打家劫舍，殺人越貨的大案，地方官也就一隻眼睜，一隻眼閉，誰也不想找麻煩，如今却不同了。」

香浩然道：「但不和有何不同呢？」

曹學道：「如今齊王氏聚衆作亂，於川陝一帶攻城掠地，而白蓮教徒於兩湖河南一帶地方結納綠林，散佈謠言，據聞也有大批細作潛來直隸山東一帶，冷雲飄爲北地綠林巨擘，齊王氏豈有不勾結他的道理？」

香浩然嗯了一聲道：「曹大人說的齊王氏就是王聰兒麼？」

曹學點頭道：「正是，王聰兒的丈夫姓齊，乃是白蓮教主，被官兵擒殺，王聰兒替夫報仇興兵作亂，官府文書上的齊王氏，齊寡婦，王聰兒都是一個人。」

香浩然道：「曹大人講得很清楚，請往下講。香某洗耳恭聽。」

曹學道：「自古有言，治亂世用重典，不管冷雲飄是否和齊寡婦有勾結，朝廷都放不過他。」

「有道理。」香浩然道：「理當如此。」

曹學又道：「和中堂日理萬機，自然無暇理會江湖上的事，但和相選賢擧能，將這件事交托一位才華出衆的高人，從今以後，綠林朋友的日子不會好過了。」

香浩然忙問：「曹大人，這位高人是誰？」

曹學笑道：「這得請盧大人作答，下官不敢亂說。」

盧君義笑道：「主其事者是一等侍衛歐陽雲從，不過老哥和我交情不同，我不忍騙你，歐陽雲從其實也是聽命行事，眞正發號施令的是他的夫人白氏。」

香浩然搖頭道：「這麼大的事會讓一個女流之輩來主持，實在出人意料。」

盧君義笑道：「香老哥你怎能小看了女人？古往今來，女人能幹的多着呢，你想和相是何等人物，他挑選出來的人還有錯嗎？」

「那是，那是。」香浩然道：「這位歐陽夫人令人佩服，幾時煩老弟代作曹邱，讓老哥哥拜識一下這位人間奇女子。」

盧君義笑道：「不瞞老哥說，小弟和諸位大人此來便是奉了歐陽夫人之命，夫人要小弟拜上老哥，鐵機堡的精英務須珍惜，夫人日後要仰仗老哥哥之處甚多，老哥手下健兒，也和夫人的子弟兵一樣。」說着摸出一個信封，雙手遞過去。笑道：「這是夫人要小弟轉交老哥的。」

香浩然接過手來，拆開信封一看，裏面是一張大額銀票。

盧君義道：「夫人說微儀萬兩，請香老哥代夫人賞給手下健兒，表示夫人一點心意。」

香浩然甚爲感動，說道：「夫人太看重我香浩然了。」

他把銀票交給常志遠，吩咐他到賬房換取白銀萬兩，按名册分派給堡中武士，又道：「你要和大家說清楚，這是歐陽夫人慰勞各位弟兄的，大伙兒要記住夫人的恩德。」

常志遠道：「堡主放心，我會公平分派，交代清楚。」

常志遠退下以後，香浩然道：「請盧老弟回覆夫人，香浩然得夫人看重，必有所報，從今以後，我這十二鐵機堡就是夫人的別業，十二鐵機堡的五堂弟兄就如夫人親兵一般，請夫人不要見外。」

盧君義道：「兄長放心，小弟定將此話帶到，那麼夫人盼望老哥不要截殺花惜春。」

「當然遵命辦理。」香浩然道：「黃采賢弟，你立即把鐵字令牌示給常志遠，要他趕去撤回巴明義和朱學揚兩堂的弟兄。」

盧君義一豎拇指，說道：「老哥眞是識時務的俊傑，有決斷，能收能放，叫人佩服。」

「老弟台過獎了。」香浩然道：「我這個人祇要一傾心服人，那就一定忠誠到底。」

盧君義低聲道：「老大哥，和相引你爲知己，如今又結交上了歐陽夫人，敢說前程似錦，無窮富貴從天而降，又何必在江湖上爭强鬥狠呢？這不是你我這種聰明人所爲。」

「對，對極了。」香浩然道：「愚兄我闖蕩江湖大半生，歷盡艱辛，才掙下這麼一點局面，細想起來眞是沒有意思，幸虧交上賢弟這樣的知己，眞是三生有幸。今天你們就別回去了，夜晚你我弟兄盡情一醉如何？」

香浩然以七六高齡，奔走權貴之門，雖由於他出手大方慷慨，衆人當着面都奉承他，其實在背後人人訕笑，罵他老而無恥。不知自量，可憐而又可憎。

但盧君義却眞正和他談得來。盧君義出身武林世家，一貌堂堂，仗着心機靈巧，手段圓滑，週旋於王公貴人之間，也頗有幾分名號。

盧君義看出和珅眞正喜歡香浩然。除了如君得寵之外，香浩然出身江湖，有一種江湖好漢的豪氣和爽直。

盧君義很明白，和珅是個老淫蟲，香浩然也是個老淫蟲，然而香浩然毫不掩飾，固然他也是奉承和珅，但不像別的人那樣卑躬屈節，因此和珅越來越喜歡他。

和府中僕役及婢僕，不下數千人，步兵、統領、衙門，幾乎都成了和珅的家奴，整個巡捕房，上自統帶起，全都是和府的家丁。

盧君義就對和珅說過：「這一班人祇能當差所用，却不足以護衛中堂大人，香浩然手下死士衆多，他又是中堂門下，中堂大人結以恩義，這些人都會替中堂效命，至死不渝。」

這一來和珅對香氏「父女」越發寵愛。

香浩然雖是小人，却很懂得待人用人，得了甚麼珍玩，會留給盧君義，每次留盧君義痛飲，必定命姬妾陪伴。因此盧君義也由衷感激，不顧一切地幫他。

＊　＊　＊

香浩然十五歲入江湖，投入大盜小尉遲吳奇手下，跟着吳奇打家劫舍，後來吳奇被官府斬殺。香浩然以吳奇門人弟子的身份繼統其衆。

直到他三十五歲那年，遇見了清涼山的年輕高僧無極禪師，無極禪師道：「施主殺孽太重，沉淪苦海，如何是了？」

經過無極禪師開導之後，香浩然的兇性收斂了許多，在他四十歲那年，遣散徒衆，建立十二鐵機堡，買田置業，想改邪歸正。

這以後香浩然娶了吳奇的小女兒爲妻，生了二子一女，他非常尊敬無極禪師，經常接他來十二鐵機堡「供養」。

無極禪師對他說：「陽光普及，不照陰遮之地，佛法無邊，不渡不信之人，施主雖然有心向善，奈何你不讀書，不信佛，無學養，無智慧，江湖習氣太重，好色貪財，如何會有好下場？兩公子小姐跟着你，耳濡目染，將來必定不是好人。」

香浩然對無極禪師是言聽計從的。

剛巧那時他的原配吳氏病故，香浩然便託無極禪師引介他長子香騰入武當門下，次子香飛入少林門下。

武當派收了香騰，但少林派却因香浩然出身綠林，不肯收香飛爲徒，令香浩然大爲氣惱。

無極禪師親自領着香飛到峨嵋山見明心上人，明心上人說：「此子骨格清奇，生具慧根，應是金馬玉堂人物，老衲以爲他應學文習武，雙管齊下，學文爲明理，習武爲防身，不必身入江湖了。」

明心上人引薦香飛認峨嵋縣李大戶爲義父，改名李香擧，數年之間入學中擧，作江油縣令，由於爲官清正廉明，頗得上憲器重，旋升任盧洲府知府。

但是，香騰和李香擧回十二鐵機堡探望老父時，都看不慣香浩然所作所爲，香浩然姬妾成羣，往來的多半是江湖人，粗魯不文，言不及義。武當是名門正派，香騰那裏看得慣這些叔叔伯伯呢？

李香擧就更不用說，他身爲朝廷命官，維護善良，與乃父往來的多半是惡霸土豪，不法之徒。兩弟兄都勸香浩然疏遠這批人。李香擧道：「這些人如在孩兒治下，決計不能姑息，爹爹和他們往來，久後必受其果。」

香浩然認爲這兩個小子負義忘本，混賬已極，拍着桌子大嚷：「香騰，你這個小王八蛋，我要去找你的師傅問問，武當派是怎麼教徒弟的，回來打老子的翻天

印？李香舉，要不是老子託無極禪師引你到峨嵋派，你能夠讀書識字，改姓歸宗？你能夠做官？如今居然看不起老子？異日便會看不起皇上，兩個小混蛋都給我滾！沒有你這兩個畜牲，老子會活得自在多了。」

香騰道：「爹爹，孩兒們是替你老人家設想，你已是七旬高齡，姬妾內寵達二十餘人之多，紅顏白髮，將來會出毛病的，於你老人家聲譽也不好嘛。」

「放你的狗屁！」香浩然怒衝牛斗：「姬妾內寵是你們該說的嗎？她們個個都陪老子睡過覺，人人都是你們的娘，都是你們的長輩，老子當年幹土匪强盜的時候，也知道長幼有分，上下有序，你們兩個臭小子居然管起老子和你娘床笫的事來了，簡直豈有此理，莫名其妙。」

李香舉道：「爹爹息怒，大哥是替你身體擔心，我們的二十三個姨媽之中，有的人比三妹還年幼，你老人家七十多了，且且而伐，身體如何吃得消。」

香浩然哈哈大笑：「這個你們就不用替老子操心了，莫非你們以爲老子不行，要找你們代勞嗎？」

他的三女香夜來在旁，忙道：「爹爹，你瞧你說些甚麼嘛？」

香浩然一拍胸膛：「好叫你兩個小畜牲得知，你爹爹人老心不老，幹起那件事來，敢說是老當益壯，不信你問你們的這些姨娘們，有那一次老子不是搞得她們嬌嗔婉轉，求饒乞憐叫爹叫娘的！」

香夜來忙推兩個哥哥：「快走快走，再勸下去，還不知道老頭子會說些甚麼出來。」

正因爲這兩位公子「逼」他，香浩然決意要做點出色露臉的事給兒子看看。

拜師學藝是來不及了，要弄個比知府更大的官來過過癮是有可能的，也好叫兒子看看：「老子做官也比你做得大」。這才進京花錢找門路才巴結上和珅。

由於他慷慨豪爽，不但令和珅刮目相看，更和盧君義結成知己。如今又結交上歐陽夫人，雖然還沒有做成官，可是心頭那股惡氣已經消除了一半多了。

＊　＊　＊

且說花惜春、冷雲美等一行人，在林家屯匆匆吃過了午飯，花惜春便催促上路。

辛青道：「二當家，此去離鐵門坎不遠，說不定鐵機堡的人會在前面埋伏，是否先派人探路好些呢？」

花惜春道：「也好，但探路的人不宜太遠了。」

「是，二當家。」辛青道：「唐藩、曾浩，你們兩個走前面，不要超過十五丈，還有，要步步留心，多半會有點子等着咱們。」

「旗主放心。」唐藩道：「誤不了事。」

兩人策馬先行。

辛青又道：「趙章、彭玉，你二人分左右護轎，我和二當家去轎前，小媚和張護旗在轎後，其餘弟兄隨在張護旗身後，一有變故，各人奮力拒敵，係以護轎爲第一要事。」

一行人緩緩出了屯，唐藩和曾浩這兩位內堂執事，眞的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片刻也不敢鬆懈。

約莫走了兩三里，看看來到一座樹林。

花惜春道：「辛青，要出毛病就在此處，你信不信？」

「二當家說得是。」辛青道：「這是一處最適宜打埋伏的好地方，二當家，咱們還是遇林莫入呢，還是闖進去？」

花惜春道：「在樹林裡動手，雙方都可以藉樹木掩護，否則對方人多，使用暗青子招呼，我們在林外反而吃虧，辛青，我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走吧！」

這座樹林不小，樹木枝葉茂密，小轎進入林中頓感蔭涼。

正走之間，弓弦響處，幾支羽箭釘在樹上，前行的唐藩坐騎中箭，那馬匹負痛騰躍，將唐藩顚下馬來。

曾浩大叫：「二當家，有埋伏。」

花惜春喝道：「辛青、張富、小媚，先搜附近的樹上，全體下馬。」

花惜春口裡說着話，人已騰空而起，星瑩劍灑出點點寒星，早有兩人從樹枝上跌下來。

張富、辛青一人殺一個，小媚殺一人傷一人，遠處樹枝上隱伏的人也紛紛跳下樹來。

辛青喝道：「不要追殺，護轎要緊。」

這時前面的唐藩、曾浩也退了下來，拔刀出鞘，分列兩旁。

前面人影幢幢，在這陰暗光線之下，看來有如鬼魅一般。

來到近前，才看清現身的二

十餘人。當先兩人都是一身黃衣黃褲，黃腰帶，黃帕包頭，鬢簪英雄花，胸前用紅線繡一隻手掌，背後有七八人是黃上衣，黑頭巾，黑褲黑靴，其他的都是一身藍色勁裝。

花惜春笑道：「在下花惜春，向列位大哥請安問好。」

「不敢當。」左邊那個中等身材，目露精光的中年人抱拳道：「我們一直在這裡恭候二當家，總算等到了，兄弟巴明義，這位是我的伙伴朱學揚，我們代表手下兄弟向二當家請安致意。」

「不敢當。」花惜春道：「原來是十二鐵機堡的兩位堂首，血手判巴堂首，兩世刀朱堂首，我們一向少會，不過二位堂首威名遠播，花某倒是久仰了。」

朱學揚身材高瘦，面孔冷冰冰的，一直沒說話，這時才抱拳道：「二當家客氣。」

花惜春笑道：「二位堂首，花某急於回山，所以沒向貴堡主投帖拜候，請問香老堡主和黃采黃堂主還好麼？」

「多承掛懷。」巴明義道：「我們老堡主和黃堂主都託福，而且也很想念二當家。」

「是麼？」花惜春道：「我這個後生晚輩承兩位前輩掛念，眞是受寵若驚了。」

朱學揚冷冷的道：「二當家，你怎麼不問問我們弟兄的來意呢？」

花惜春笑一笑，說道：「朱老哥，你們在這林中八面埋伏，開弓發箭，這來意還用得着問麼？不是想我花惜春項上首級，難道還想請我們吃喝一頓不成？」

巴明義仰天大笑，但聲音裡却全無笑意。

他「笑」罷之後，方道：「二當家言重了，我弟兄再怎麼自不量力，也不會狂妄到如此地步，二當家的首級豈是那麼容易做的？再說衝着你這毒心血刃的外號，江湖上要做二當家首級的人多不勝數，又何必我二人自告奮勇呢？」

花惜春點點頭，說道：「巴老哥的話未嘗無理，只不過你這麼一說，又把我給搞糊塗了，二位擺出這般陣仗，不是要我的性命，又是爲了甚麼呢？」

巴明義道：「二當家，貴我雙方，本來各行其道，互不侵犯，你們鐵衣社在燕子崖替天行道，威震長城內外，我們十二鐵機堡自限一隅，不敢和貴社爭短論長，在江湖上混日子，像我們這樣，我不說是窩囊吧，也就算很知道進退了，二當家，你說是不是？」

花惜春點頭道：「巴老哥太謙，請往下講。」

這時在花惜春背後的辛青便向轎夫暗使眼色，示意他們放下轎子，因爲辛青估計一旦要突圍時，冷雲美決不能再乘坐小轎，必須以一人背負，自己和張富、小媚以及四位內堂執事捨命保護，或者可以突圍而出。

他趁花惜春和對方對答之際，便悄沒聲息的退了下來，把自己的打算向張富和小媚說了，並命他二人悄悄告訴其他人。

那邊巴明義朗聲道：「前幾日我們朱雀堂常堂首做了一票買賣，被二當家伸手攔了，護堂弟兄傷亡在二當家劍下的有好幾人，三萬兩銀子被二當家攔路越去，這事不假吧？」

花惜春點頭道：「千眞萬確，半點不假。原來巴老哥今天是爲找場而來。」

巴明義笑笑，說道：「二當家，找場我們不敢，我二人和常志遠一樣是鐵機堡的堂首身份。常志遠招惹不起二當家，我們又怎敢朝二當家劍鋒上碰，不過人要臉，樹要皮，二當家不給我們台階下，就算我們提着腦袋和二當家週旋，那也說不得了。」

花惜春想了一想，說道：「我明白巴兄的意思，但不知要如何能令巴兄不提腦袋和我週旋呢？」

巴明義道：「第一，每個傷亡的弟兄，酌量賠償，合共一萬八千兩白銀。」

花惜春道：「那天張富傷一人殺一人，我殺了幾人却記不起了，才賠償一萬八千兩，倒也不算貴，第二呢？」

巴明義道：「當時那趟買賣是三萬兩銀子，盼望二當家能吐出來，以表誠意，合共四萬八千兩，化除一場干戈，二當家以爲如何？兄弟則以爲並不過份。」

花惜春點頭道：「合情合理，的確不過份。」

巴明義和朱學揚對望一眼，兩人心裡都有點不相信，花惜春豈是那麼容易說話的人嗎。

朱學揚道：「難得二當家體恤下情，但不知銀子幾時交割？」

花惜春道：「銀子隨時皆可交割，鐵衣社一向不會賴賬，只是一件，剛才巴兄說人要臉，樹要皮，是與不是？」

巴明義道：「不錯，是我說的。」

花惜春道：「巴老哥或者沒有想到，你提的條款非但不苛刻，而且十分寬大，可是你用的方式却錯了。」

朱學揚對巴明義道：「老巴，如何，花二當家豈是那麼容易說話的？」

「不是這意思。」花惜春道：「巴兄這一番話，應該派人到燕子崖鐵衣社總堂，和我們冷大哥說，那麼貴堡就佔住道理了，更好的方式是託另一位夠份量的江湖前輩，或者和冷大哥有交情的朋友出面講和，冷大哥一定會答應，那才是化干戈爲玉帛的好方法。如今二位率領人包圍了我們，這時候提出任何條款都是迫我作城下之盟，只要我一點頭，貴堡的面子是撐回來了，我們鐵衣社的面子又往那裡放呢？」

巴明義道：「這麼說來，二當家是拒絕了？」

花惜春閉一閉眼，心平氣和的道：「巴兄，我對付貴堡朱雀堂之舉，是奉命行事，姑不論此舉對不對，但因此一來，貴我雙方已經有了仇恨，如果今日我們再來一場爭鬥，日後就更難化解，這對你我雙方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吧！」

朱學揚低聲道：「老巴，他說的也有道理。」

巴明義也低聲道：「如果就此撤兵，咱們又輸了一個回合，老堡主不跳起來才怪。」

朱學揚道：「這一幹了起來，正如他所說，咱們和鐵衣社的樑子就解不開了。」

「這個……」巴明義皺起眉頭，也着實委決不下，猶豫半晌，方道：「老朱，叫弟兄們準備衝殺，咱們幹了。」

朱學揚道：「老巴，這樣做合適麼？」

「你想想看。」巴明義道：「咱們這樣的灰溜溜的回去，別的三堂會怎麼看咱倆？虎頭蛇尾的事咱們不能做，乾脆轟轟烈烈的幹上一場。强存弱亡，各安天命好了。」

懲戒殺手　罷兵息戰

朱學揚比巴明義想得長遠些。而且他也看出花惜春態度誠懇，心想：回去和香浩然商量，找人和冷雪飄交涉，日後各限疆界，和平共處，也不失爲一個辦法。

朱、巴二人平素頗有交情，巴明義多半聽朱學揚的，但此時巴明義一心要戰，朱學揚却攔阻不住。

朱學揚靠近一步，低聲道：「老巴，你聽我說，此時一交了手，日後就難以善後了，還是忍一忍的好。」

「不行。」巴明義橫性發作，說道：「花惜春已經令常志遠臉上無光，抬不起頭，如今又把你我二人踩在腳下，日後咱們十二鐵機堡還能在北六省道字號報山門嗎？老弟，咱們幹，是好是歹，我認了。」

這時對面的花惜春已察覺巴明義躍躍欲試，心知難以善罷，便道：「巴、朱二兄，我花某一番苦心，不蒙二位接納，那也無可奈何，二位想單挑，還是羣戰，敬請示下。」

朱學揚忙上前一步，說道：「二當家，我來領教二當家的絕世劍法。」

朱學揚不想雙方殺傷人命，以致日後無法收拾，所以想單獨和花惜春一決高下，縱然落敗，也比大家混戰，傷及無辜要好得多。

不料巴明義却道：「老朱，你要和二當家單打獨鬥，未免自不量力，若是你輸了，豈不挫了銳氣？弟兄們，隨我衝殺，上！」拔出插在後腰上的判官筆，直取花惜春。

他手下的幫衆見堂首拚命，也都吶喊一聲，一擁而上。

這時候朱學揚再怎麼不想動手也不成了，祇得鋼刀一指，喝道：「霍剛、雷同、陳淮久、龍離，你們率衆進攻那乘小轎，杜遠、安伯陽，隨我去助巴堂首。」

傾刻之間，樹林裡殺聲震天，這座古木參天，風景優美、鳥聲悅耳的樹林，便成了一片修羅場。

巴明義使一支特大的精鋼判官筆，配合他二十年苦練而成的血刃掌，却也頗具威力，判官筆挑、點、劃、壓，從筆影中飛出一片掌影，還眞不容易對付。

巴明義本來的綽號叫「銀筆判官」，後來大家發現他眞正奪命傷人的秘密武器原來是他的血刃掌，這才把他的外號改爲血手判。

血刃掌是一種怪異的功夫，練成後整隻手掌尤如精鋼，足可洞穿牛腹。

花惜春自恃劍法凌厲，滿以爲幾招之內便可將對方收拾下來。

誰知巴明義一擺上來，探掌出筆，幾招之後，便一味近身貼靠，右掌突轉赤紅，一掌劈下，花惜春揮劍一擋，「叮」的一响，竟發出金石之聲。

巴明義手掌一翻，便來抓他的劍鋒。

花惜春的星瑩劍雖非寶刃神兵，却也是百煉精鋼鑄造，堪稱吹毛斷髮，鋒利無比，巴明義的肉掌和劍鋒相擋，居然安然無事，花惜春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心想道：血手判巴明義在十二鐵機堡祇不過是個普通的「堂首」，不料他一身武功如此之精湛。

花惜春被巴明義一輪搶攻，雖然未露敗象，却也騰不出手去照料別人。

朱學揚和他手下的左右鋒將杜遠、安伯陽，本來衝上來想幫巴明義戰花惜春，這時見巴明義和花惜春戰成平手，便轉而進攻張富，這時鐵衣社方面的兩名內堂執事趙章、彭玉也衝了過來，趙章接過杜遠，彭玉接過安伯陽，六個人分成三對，奮勇拚殺，誰也顧不得誰。

這時霍剛、雷同、陳淮久、龍離早已和辛青殺成一團。

那一百多鐵機堡幫衆如潮水似的直衝小轎，小媚拔出短劍，和唐藩、曾浩拚命抵擋，這時候那五名鐵衣社的幫衆和三個轎伕都拔出短刀，拚死保護冷雲美，奈何鐵機堡的人殺不勝殺，唐藩、曾浩等人漸漸落了下風。

花惜春本來以爲三五招便可擺平巴明義，其餘的十幾個鐵機堡硬手，辛青、張富足可抵擋得住，那時候自己一劍縱橫，祇要殺傷十餘人，對方自然氣餒，事情就好辦了。

他却不知道巴明義在十二鐵機堡中名氣雖然不大，却是數一數二的好手，武功和無相神手黃采不相伯仲。他更沒有想到巴明義的血刃掌堅愈精鐵，一時之間，花惜春幾乎應付不來。

就在這短短的盞茶工夫裡，張富已被朱學揚逼得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

朱學揚外號「兩世刀」，他在這柄短刀上的造詣要較紫鱗刀張富高出許多，張富平時隨着花惜春，與人爭鬥盡是花惜春去對付厲害的對手，剩下的才由張富料理，眞眞正正避重就輕，今次遇上朱學揚這樣的好手，出手又狠又快，五六招下來，張富就幾乎喊了天。

辛青的武功比張富高，一柄短柄月牙斧盡走短路子拚殺，加以他身形靈活，果然似一條凶猛的黑豹。

奈何圍攻他的四個人也不是省油的燈，霍剛是巴明義的堂副，雷同是巴明義的前鋒將，陳淮久是朱學揚的堂副，龍離是朱學揚的前鋒將，全是慣於浴血拚殺的硬漢。

若是單打獨鬥，辛青可以尅住任何一人。以一敵二就吃力得很了，以一敵三，祇能勉强支持，以一敵四那就祇有挨刀的份。

這一仗下來，辛青已受了幾處刀傷，換了別人早就倒下來了。

可是黑豹辛青爲人堅毅無比，他祇要剩一口氣也決不退縮。

反而小媚拚鬥得十分出色，小媚的武功祇比一般執事之流略高，但她機靈聰敏，臨敵應變非一般人所能及，她會的殺着並不多，却能充份應用，一口短劍上下翻飛，再加上她身形靈活巧快，能刺傷一些人。

再拚下去，花惜春漸漸佔了上風，但辛青已萬般危急。

忽然聽得小媚一聲高叫：「辛青，我來助你。」

她一滑步便到了雷同身後，一劍橫削，雷同急步躍開，她反手一肘搥打在龍離胸前，跟着一腿踢在陳淮久腰上，辛青趁勢隔開霍剛的單刀，一個踩子腳，踢在霍剛腰間。四人紛紛退開，辛青總算緩過一口氣來。

這時候十一條人影撲入林中，清一色紅巾紅褲。

龍離叫道：「來者是火騎會的哥們麼？」

那領頭的人道：「十二鐵機堡的弟兄們穩着點，兄弟是火騎會的毒蜂子陶五，奉命前來助陣。」

巴明義道：「陶五哥來得正好，你們隨意挑選對手，能宰誰就宰誰，讓我們見識一下火騎會的厲害。」

陶五哈哈一笑，說道：「這位不是辛青辛當家麼？怎麼落得如此狼狽？哈哈，還有一個美人去幫着你拚殺，這是怎麼回事呀？」

辛青哼了一聲道：「姓陶的，

三年前我們有過一掌之仇，不過改日我們另講另算，今天你不要在這裡插上一腳。」

陶五獰笑道：「辛青，我本不是衝着你來的，不過既然碰上了，我不打落水狗，豈不成了傻子，辛青，你就認命吧，叫這個女的走開，別在這裡碍手碍腳。」

小媚呸了一聲：「你是甚麼東西？敢在這裡耀武揚威？和我們鐵衣社結樑子，你是嫌命長了吧。」

陶五和他手下十名殺手都忍不住大笑起來。

小媚怒喝道：「叫你們笑去，你們哭的日子在後頭呢。」

陶五笑得打跌，說道：「我的小美人，你有沒有十五歲呀？倒不如你站過來，待你的陶五哥把這位辛大頭領擺平之後，你跟我回去，做我的小星。」

「呸呸呸！」小媚向地上連吐口水：「小星？還有大月亮呢，眞是不知死活。」

「大月亮也行呀。」陶五嘻皮笑臉的道：「小妹，你確實是幹殺手的好材料，等你陶哥哥夾磨你一段日子，包管你今後爲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女殺手，哦，小妹妹，快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呀？」

由於陶五這十一名火騎會殺手來臨，鐵機堡的人都住了手，祇剩花惜春對巴明義、朱學揚和張富這兩對還在廝殺。

朱學揚發覺大家停了手，不覺大怒，喝道：「霍剛、陳淮久，你們看甚麼熱鬧？」

霍剛忙道：「是，我們就動手。」對陶五道：「五哥，你請歇着，等我們來。」

陶五伸臂一攔：「慌甚麼嘛？他們是砧板上的肉，橫切順切由得我們，煮熟的鴨子還飛得上天不成？」

朱學揚想騰出身去指揮，刀法一緊，「推窗望月」、「鐵牛耕地」、「闖平獻印」，一派進手招式，張富跟蹌後退，眼見就要喪命。

突然之間，寒光閃耀，一劍似從天外飛來，「叮」的一聲挑開對手的彎刀，劍光再一閃，朱學揚「哎喲」一聲，左手捂肩，跳到一邊。

張富搖搖欲倒，忽然身後伸出一隻手來扶住他。

這隻手如霜之白，如玉之潤，是一隻非常美麗的手。

張富轉臉看時，扶住他這人是一位年輕道姑，高挑身材，削肩細腰，桃腮粉臉，柳眉星目，極其美貌，張富幾疑身在夢中，忙咬一咬舌頭，痛得「哎呀」一聲，可知並非做夢。

他身旁响起個銀鈴的聲音：「張富，還記得我麼？」

張富掉頭一看，驚叫道：「你！你是梅姑娘，你怎會在此？」

梅凌波笑道：「在北京我打了你，在此地我救了你，咱們算扯平了吧。」

這時巴明義和花惜春也停了手。

花惜春見了那年輕道姑，忙過來施禮：「見過師叔。」

那道姑含笑道：「你認得我？」

花惜春道：「晚輩見過你和師父在一起，祇不知你是二師叔呢還是三師叔？」

那邊陶五見這兩個女的突然出現，而且梅凌波一出手就傷了朱學揚，情知來了勁敵，煮熟的鴨子眼見就要飛掉，不消說對面這個「小美人」也帶不回去了，不禁怒火上衝，喝道：「朋友，火騎會和鐵機堡在此交手，不相干的人最好別插手，免得後悔。」

這時巴明義正在替朱學揚包紮肩上創傷，聞言便低聲罵道：「他媽的，簡直是喧賓奪主，自高自大。」

朱學揚也低聲道：「還該加一句，不知死活，如果我沒看走眼，來的是紅粉秀士梅凌波，那個年輕道姑雖然不知她是誰，但花惜春稱她爲師叔，咱們還惹得起嗎，火騎會凡事認第一，就讓他們認去吧。」

這時霍剛、陳淮久都跑了過來，陳淮久道：「堂首的傷不礙事麼？」

「輕傷而已。」朱學揚道：「梅凌波劍下也算留了情了。」

霍剛道：「二位堂首，咱們該怎麼辦？請示下。」

朱學揚搶着道：「剛才陶五不是叫你們不要慌麼？火騎會的哥們既然要露臉逞威，咱們何必阻人高興呢？」

陶五見巴明義站在一旁不做聲，也明知他們想看自己的笑話，越發火起，便道：「這位姑娘，與火騎會結怨實屬不智，望你明哲保身，還有這位女道士，你是出家人就更不要趟這渾水，我是爲你好。」

梅凌波笑對那道姑道：「二妹子，你怎麼說？」

那道姑臉上笑容始終未減，輕聲道：「你知道我不慣與人耍嘴皮子，更不慣和人爭吵，你出手打發了吧。」

「那還不容易麼？」梅凌波笑道：「我祇怕宰了這十一個人，你又會埋怨我心狠手辣，囉嗦幾天，我可受不了，還是你動手吧。」

那道姑打了個稽首，朗聲道：「列位施主蝸牛角上爭雄論强，何殊於蟲蟻相爭？須知乖氣致異，和氣致祥，列位施主就此罷戰如何？」

陶五冷笑一聲：「說得好輕鬆話兒。」他暗中以手探懷，極快的取出一個黑漆圓筒，叫道：「伙計們上，把這兩個雌兒給我亂刄分屍。」

那十名殺手暴應一聲，祇見紅影閃動，寒光耀目，分兩翼衝殺上來。

但見那道姑嬌叱一聲：「施主，你想使陰毒暗器未免太狠毒了。」

祇覺白光一閃，陶五便坐倒在地，那毒蜂針筒也扔得老遠，叫道：「我把你個臭道姑，敢傷陶五爺，哎喲，哎喲，哎喲！」

他才「哎喲」三聲，那十個紅衣大漢已躺了一地，人人都身中兩劍，一劍傷右腕，一劍傷左腿，沒有人看清那道姑如何出的手。

就連花惜春、巴明義這樣的高手，也祇看是她身形閃了幾閃，她那白憓綠柄的長劍依然好端端的背在背上，好像根本未拔過劍一樣。

巴明義一呶嘴，雷同、龍離過去扶起陶五，雷同道：「陶五哥，你忍着點，馬上給你上藥包紮。」

陶五淚流滿臉：「哎喲，痛死我了，是好的留下姓名來，哎喲，哎喲。」

就在這時，鸞鈴聲響，三匹馬馳近樹林，當先那人正是玉面溫侯常志遠，背後跟着徐魁、包松，常志遠跳下馬來，擧目一望，跌脚道：「哎！都怪我來遲一步，怎會搞成這個樣子，哦，梅姑娘也在此，還有花二當家。」

梅凌波道：「常志遠，你是來助戰的吧？」

「那怎麼會呢？」常志遠擧起手中鐵牌，說道：「明義、學揚，堡主的鐵牌令在此，堡主聽了盧君義相勸，下令釋兵罷戰，和鐵衣社化除敵意。」

巴明義生氣道：「既有此意，怎麼此時才趕來，你們早在幹甚麼去了？」

常志遠咳了一聲道：「都怪盧君義說話不爽快，繞山繞水繞了半天才說到正題，眞他娘的害人不淺。」

這時那年輕道姑便插口道：「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貴堡主肯罷兵息戰總是好事，別的也就不必計較了。」

花惜春道：「師叔說得是。」

「甚麼，師叔？」常志遠這一驚不小，這個道姑既然比花惜春還小幾歲，怎會是他師叔？

梅凌波笑着搖頭：「花惜春，你二師叔一雙纖纖玉手，天下聞名，你怎麼見了面也認不出來呢？」

那道姑横了她一眼：「又嚼舌頭了。」掉頭對花惜春道：「我姓燕，叫明珠，道號玉繩子。徐芸仙是我大師姐。」

梅凌波笑道：「你二師叔美號素手飛霜，還有玉繩是星辰的名字，並不是玉石做的繩子。」

衆人聽說這年輕道姑是當代劍術名家燕明珠，都是既驚訝，又欽佩，而且燕明珠笑語盈盈，看來脾氣甚好，都想親近。

巴明義命霍剛、陳淮久率領部衆將死傷弟兄運回堡去，然後上前賠話。

花惜春道：「事已過去不必再提，你我身在江湖，都是身不由己。誰也怪不得誰。」

這一次除了冷雲美、花惜春、張富、小媚四人而外，人人都帶了傷，好在沒有一人喪命。

花惜春邀約梅凌波、燕明珠同去燕子崖。

梅凌波道：「我來京師，其實是找明珠，是你那個薛靜柔和桐香丫頭怕你有危險，我瞧她們主僕愁眉不展的，十分可憐，才拉了你二師叔趕來，致於去不去五龍山燕子崖，我無所謂，你問你二師叔吧。」

燕明珠搖頭道：「不去了，大師姊再三囑咐，今年師傅的壽辰要大大熱鬧一番，我得先趕回去。」

梅凌波哎了一聲道：「麗嬋姐的生日還早呢，你急甚麼嘛？」

「不是那樣。」燕明珠道：「下個月是隨團主人袁先生八十一歲壽辰，嚴蕊珠大姐特地來青園和師傅與大師姐商量宴壽，到時我們都得去，我怎能不早點回去呢？」

梅凌波道：「就是那個喜歡收女徒弟的袁子才嗎？你們怎麼和他往來呢？」

燕明珠微笑道：「你說話小心點。」

梅凌波道：「江湖傳言，都說袁子才老尚風流，他的朋友寫信罵他，有兩句是結納當道權要，虎將威稱詩伯，勾引良家婦女，蛾眉盡拜門生，你們和他往來，豈不壞了青園四鳳的名頭。」

燕明珠搖頭道：「你積點口德吧，袁先生才高學廣，俗人蜚短流長，他那會放在心上？大師姐未學劍之前，老早便是隨園弟子，對子才先生知之甚深，她和嚴蕊珠號稱袁門仙珠。梅姐，你是俗人之見，不足與高士共語。」

燕明珠說到末兩句時，故意搖頭擺腦，作老學究狀，惹得眾人都笑了起來。

燕明珠剛才以極快的身手傷了火騎會十一人，除了常志遠和徐魁、包松以外，人人親眼見到，心中都是既敬且畏，此時見她平易近人，而且天真爛漫，童心尤存，都想親近她，連巴明義、朱學揚二人也執意要相送。

於是一行人拴了韁、馬，緩緩而行，一路隨意談笑。

梅凌波非常喜愛小媚，一路上攜着她的手問長問短，問她喜歡甚麼，愛吃甚麼，又借小媚的短劍來看，搖頭道：「這口劍太平常，我去找一柄好的送給你。」

小媚說自己未拜名師，武功不濟，梅凌波馬上說：「我教你好了。」

眾人在鐵門坎尋了間店房打尖用飯，花惜春等人要護送冷雲美回山，梅凌波道：「今天我和明珠一早趕路，也真個乏了，我們在此住一夜，明天再動身南下。」

* * *

侍花惜春等人動身後，巴明義便來相請：「梅姑娘、燕仙子，上房已經收拾妥當，茶水也準備好了，二位早些歇息吧。」

燕明珠道：「巴當家，這怎麼敢當呢？」

巴明義陪笑道：「姑娘們出門在外，總有不方便的地方，我輩理當效勞。」

梅凌波道：「三位當家是回十二鐵機堡麼？」

巴明義笑道：「我們三個先趕回去，留下徐魁、包松在此聽候使喚。」

梅凌波笑道：「這不必了吧？」

常志遠道：「應該的，應該的。姑娘是他們的恩人，他們能為二位跑跑腿，辦點事，非但心甘情願，也唯恐你們不接受呢。」

這時包松跑了過來，說道：「梅姑娘、燕仙子，你們的坐騎已經洗刷乾淨，餵過了料，又換了新蹄鐵，請二位放心。」

燕明珠很是過意不去，梅凌波雙手一攤，笑道：「沒有法子，他們要對你好，你推也推不開呀。」

朱學揚笑道：「時候不早，我們告辭了。」

三人立起身來，重重抱拳。

巴明義道：「常兄弟和梅姑娘是第二次見面，我和朱學揚卻是初次拜識燕仙子和梅姑娘，我們在無意中結識高人，可謂終身之榮。」

燕明珠忙道：「巴當家太言重了。」

朱學揚道：「我們巴大哥說的是實話，像二位這樣的身份，如非機緣巧合，我們弟兄三人平時想巴結也巴結不上呀。」

「這更不像話了。」燕明珠道：「你我同是江湖一介，這等推崇，反而使我汗顏，今後切不可如此。」

「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巴明義道：「梅姑娘、燕仙子，此去金陵盼多多保重，山高水長，後會有期，我們弟兄拜別了。」三人出門上馬漸去漸遠。

梅凌波和燕明珠站在店房門口相送。

燕明珠道：「血手判的名號，我也彷彿聽到過，以為他是一個窮兇極惡的殺人魔王，想不到會如此熱心謙和。」

梅凌波笑道：「那得看對甚麼人，江湖中人最敬重真才實學的好手，你有十分本事，便贏得人家十分的敬重，雖說江湖上腥風血雨，但卻很少口是心非之徒，江湖豪士自有其可愛可敬之處。」

暮色四合，燕明珠和梅凌波並肩立在門前默默無言，似有無限感觸。

欲知故事發展，請待下篇分解。

（本篇完）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

紅衣女郎

沈西城・文　洛文・圖

秦林發現紅衣女郎原來是胡海倫所扮……

上文提要： 秦林是區先聲報的記者，因區議員席明強的元配逝世，何老總派他前去吊唁，奠禮堂上，秦林發現了一個紅衣女郎……秦林驚艷於紅衣女郎的背影，跟踪不放，竟追蹤到「西醫洪瑞蓮」的診所……秦林為了從瑞蓮的護士胡海倫口中打聽有關於席明強與洪瑞蓮的消息，邀約胡海倫在九龍塘公園相見……

夜幕低垂，正是情侶出沒的好時光。我揀了一張長椅坐下不久，便見到有三三兩兩的情侶，肩偎肩，走進了附近的樹叢。

「你看甚麼呀？」一個女人的聲音飄進了我的耳朵。

抬頭一看胡海倫已笑盈盈站在我面前。我連忙站了起來。

「我們這邊走！」胡海倫伸出手，捉住我的胳膊，朝樹叢那裏走去。

今天晚上，她穿一襲湖水綠的套裙，胸口開得頗低，露出了一截白肉，在幽暗的光綫裏，格外炫目。我側過身子去看胡海倫的背後。

出乎意料之外地，她的小腿十分修長，沒穿絲襪，雪白的腿耀得我一陣暈眩。比起琳玲，胡海倫又是一番風味，我慶幸自己約得及時。

到了樹叢裏，我才發現這是另一個世界，一個跟外界完全隔離的世界。

四邊的高樹，不知是巧合，還是出自人工修整，正好遮擋了過路人的視綫，藏身這裏，只要聲音不大，你可以為所欲為。

資助學費　關係曖昧

胡海倫皮包裏取出一塊大手絹，朝地上一鋪，一屁股的坐下。

然後，她拍了拍手絹的另一邊：「坐呀！」

我才坐了下去。她就靠了過來。

一陣香氣直襲進我鼻子裏。

「唉！」胡海倫幽幽地呼了口氣。

暖暖的氣拂在我臉上，令我全身一顫。

「吻我！」胡海倫如泣如訴地說。

我望着她，雙目微閉，下顎

上翹，一副期盼的模樣，你能相信她是第一趟到九龍塘公園嗎？

我這個人對女人，永遠是老實不客氣的。胡海倫要我吻，那會不吻。

其實，今天晚上，眞的是不懷好意，有備而來，所以才到桑拿浴室去焗了個桑拿，一則消除疲勞，二則是要把琳玲身上的香水味洗掉。

女人對這種異味是很敏感的，如果讓她知道我有第二個女人，套她口裏的話，就不會那樣順利了。

我是情場聖手，懂得如何運用自己的機謀和條件，美男計，無往而不利。

我一口吻了下去。

出乎我意料之外地，胡海倫是「老馬」，我的嘴唇才沾到她嘴邊，她就把那條丁香小舌鑽進了我口腔裏，而且還不停地用舌尖撩撥我的牙齒。

在同一時候，津液流進了我的嘴裏。

這一下的吻，大約吻了有一分多鐘，吻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

我輕輕推開胡海倫。

嗯，胡海倫吁了口氣，雙眼仍閉着，看來十分享受剛才那記長吻。

我用手背擦了擦嘴角：「有一件事想問問你。」

「說……」聲音拖得長長的，充滿了慷慨。

女人就是這樣，一分鐘前，還在裝矜持，一分鐘後，就有可能變成了淫娃蕩婦。

「是關於洪醫生的。」我說了一句，看反應。

「說……」仍然是剛才那句話，胡海倫把頭靠在我肩上，陣陣幽香鑽進了我的鼻子。

「洪醫生是席明强的情婦，對嗎？」我試探地。

「你早知道，還問甚麼？」她打我一下手背。

我緊緊地擁着胡海倫：「我想知道詳細一點。」

「為甚麼？」胡海倫用手打了我臉孔一下。

「我要寫一點東西。」我撒謊：「資料對我很重要。」

「這個嘛……」胡海倫膩着聲音，看來有點不願意在這時候作答。

我輕輕地拍了一下胡海倫那纖幼的腰肢：「拿到了稿費，我請你吃飯，還加一套便裝。」

「不！我要晚裝！」胡海倫說。

「行！晚裝就晚裝，不過，你要原原本本地說出來。」我正經地說。

「好！」胡海倫正了正身子：「現在洪醫生的醫務所，業主是席明强。洪醫生還在唸大學醫科時，爸爸得病死了，為了家計，洪醫生只好停學。正當洪醫生决定這樣做時，席明强卻表示可以資助學費，於是洪醫生就唸完了醫科，做了醫生。」

我點點頭：「原來如此！」

「也許是這個原因吧，洪醫生跟席明强的關係十分曖昧。」胡海倫叙述着：「席明强的年紀遠比洪醫生大，不過長得年輕，加上風度翩翩，兩人站在一起，也不太礙眼。」

「哦！原來是這樣的。」我有點弄明白了：「是不是由於兩人的關係，洪醫生就成為了席太太的主診醫生？」

「這個……」胡海倫搖搖頭：「我不大清楚。」

「好了！說一說當天的情形吧！」

「當天的情形？」胡海倫有點兒不明白地。

我提示。

「就是席太太死的那一天。」

胡海倫說：「那天早上，洪醫生還去看過席太太，我也一起去的。」

「當時的情形怎麼樣？」我感興趣地：「我的意思是當時席太太的神色是怎麼樣？」

「沒甚麼特別，席太太看來精神不錯，沒躺在床上，她坐在一張安樂椅上，輕輕地搖。」胡海倫回憶着。「洪醫生替席太太診治後，留下了應用的藥物，就跟我一起離去。」胡海倫說到這裏，神情有點兒緊張：「告別到了下午，席家打電話來，說席太太不對勁了，於是洪醫生就一個人趕了過去。」

「呀！你為甚麼不跟着去？」我問。

「我……我是想去的。但洪醫生不讓我去，我說有我去，好歹有個照應，但洪醫生一味地拒絕，叫我留守醫務所，我沒法子，只好沒跟着去。」胡海倫解釋着。

「這是說，你沒見到當時的情形？」

「沒有，完全沒有。」

「死亡證是洪醫生簽的嗎？」

「是！」胡海倫點點頭：「她是主診醫生，二十四小時內才看過病人，在法律上有權簽署死亡證。」

「死因是甚麼？」我問。

「是心臟痙攣。」胡海倫說：「我看過那張死亡證。」

「謝謝你。」我滿心高興。

「怎麼謝我？」胡海倫又偎了過來：「你……說呀！」

我自然知道用甚麼法子去酬答胡海倫對我的隆情厚意。我默聲不響，把她慢慢地推倒地上，然後自己壓了上去。於是我們就變得跟別的情侶一樣，浸淫於慾海中了。

我並沒有失約。我這個人就是那麼丁點兒優點，從不失約於女人。

凌晨三點四十五分，我帶着幾分醉意，來到琳玲的家，準備享用宵夜。

用鑰匙開了門，裏面是一片漆黑。我隱約看到床上的被窩稍稍隆起，耳畔聽到輕輕的呼吸起伏聲音，我自然知道琳玲等得倦了，酣然入睡。

我慢慢地脫了鞋襪衣服，鑽進被窩去。

「哎喲！救命！」琳玲突然大叫起來。

「幹嗎？」我愕然地。

「好冷好冷！」琳玲瑟縮着。

這時我才知道剛從外邊回來的我，雙手雙脚仍處於「冷凍」狀態。

「對不起！」我歉意地。

「怎麼這麼晚？」琳玲扭亮燈，望着我：「怎麼！又風流快活了？」

「亂說，忙得喘不過氣來呢！」我撒謊。

「鬼才信呢！」琳玲啐了口：「有膽來嗎？」

「好！我們來重溫鴛鴦夢！」我膽搏膽子。

「看呀！怕成這個樣子！」琳玲笑了起來：「算了算了！若一試出眞相來，我可不好受呢？眼不見為乾淨！」

「不要這樣不相信我好不好！」我打了琳玲一記屁股：「睡吧！明天我可忙呢！」

「忙甚麼？」琳玲好奇地問。

「忙賺錢，買戒子。」

「放屁！」琳玲躺了下來，關了燈：「讓我做個美夢吧！」

「好！」我笑了：「眞的買了，你不看看！」

「買了又怎樣！我戴得上嗎？」琳玲懊惱地。

第二天，我一早爬起來。

琳玲睡得像一頭猪。

我匆匆地梳洗，跑到附近的快餐店吃早飯，然後就再乘巴士趕到報館。

雖然我已比平日早了十五分鐘回去，但何老總和社長比我更早。

謀求策略　杜撰緋聞

當我走進何老總室時，他們已在談論一些有關先聲報的一些內務問題。一看到我走進來，何老總就仰起頭：「呀！小徐！你幹的好事呀！」

我一聽，猛地嚇了一跳，莫非我吞沒「奠儀」的事給拆穿了？

「甚麼事呀？」我强作鎮定。

「媽的！昨天叫你去殯儀館，你就去了一日一夜，連電話都沒有一個，那怎成話？」何老總帶點責備地。

我一聽，心就寬了下來，原來西洋鏡還沒被拆穿。

「我四處找你呢！」在社長面前，何老總總是表現得一派盡忠職守的模樣。

「找我幹甚麼？我那麼重要嗎？」我打趣地。

「誰有心情跟你講笑！」何老總一正臉色：「你有看見那張傳單嗎？」

「有！」我一聽，就知道是甚麼事兒了：「老總，你是指席明强那段啟事嗎？」

「還有別的嗎？」何老總氣呼呼地：「告訴你！小徐，老闆看到那段啟事，好不開心。」

「老闆？」我怔了怔，望着胖嘟嘟的社長：「社長！你不開心嗎？」

「混帳！不是社長！是大老闆！」何老總糾正地。

「不是社長？」我怔了怔，隨即明白了，何老總的意思，我們的先聲報，有一個不大出面的大老闆，這個大老闆一向對政治和經濟很有興趣，因此出資資助與社長和何老總辦一張區報，以求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

「明白了嗎？」何老總照例證着他的大眼睛。

「明白！」我點點頭：「大老闆一向不喜歡席明强。」

「對！」何老總終於綻開了笑容。

「我想……」我頓了頓：「大老闆看到那則啟事，一定氣炸了

肺。」

「你知道就好了。」何老總帶着笑容：「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想辦法補救呢！」

「應該！」我忙不迭地。

「小徐！你一向有辦法，腦筋又靈活，你可有甚麼好提議？」何老總問。

「我！」我指了指自己。

「朝廷不差餓兵，社長他想得出，辦得妥，獎金十萬元。」

我呆住了。十萬大元！哈哈！又可風流快活了。

何老總見我不作聲，又往下說：「如果想不出辦法，那就糟糕了。席明强的名譽越來越響，他名下的股票一定會上升，大老闆一定不高興，一不高興，自不會再資助我們的報館，那時候我們都沒飯吃了。」

何老總越講越可憐，看模樣，幾乎想跪下來，向我叩頭似的。

「眞有那麼嚴重？」我有點狐疑地。

「誰騙你！大老闆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何老總說。

「唉！」我不由得嘆了口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古龍這句話，眞是對極矣。

我兀自盤算：十萬塊，並不是我一個人下口袋，連何老總在內，四個人分，我祇有兩萬五千塊，看來並不太划算。不過，轉念一想，以我目前搜集的資料去跟席明强談，怕連兩萬五千塊也拿不到。

還有，如果我拒絕了何老總的提議，利用手邊資料一個人去發財，不但沒把握，報館因而垮台，那麼我就少了一個「記者」頭衡，覓食就沒那麼方便了。

「怎麼啦？小徐！」這回輪到社長開口了：「你有甚麼好提議？」

我想了想：「要打擊席明强，最好的方法莫如一提他的往事。」

「怎個提法？」社長感興趣地。

「我們製造他的緋聞。」我說。

「不行！不行！」何老總第一個反對。

「爲甚麼不行？」我反問，製造緋聞，我是第一把高手，三個月前，我爲一個小生製造了一宗緋聞，結果小生的影片遭了滑鐵盧，終於買我怕，給了我五萬元。

「第一，我們的報紙是區報性質，比較正派，」何老總分析着：「第二，即使製造緋聞，讀者也會當故事來看，不會太相信，還有……」何老總吞了口口水：「席明强剛死了太太，許多人對他寄與同情，我們發表這些毫無事實根據的緋聞報道，不但會引起讀者的反感，反過來會對席明强更有利，所以我反對。」

「對！有道理。」我完全同意何老總的見解：「不過，如果改個方式又如何呢？」

「甚麼方式？」社長問。

「我想辦法引起其他報紙和警方的注意，那又如何？」我提出了新的方案。

「甚麼？引起警方的注意？」社長半信半疑地：「你能嗎？小徐！」

「當然行！」我洋洋得意地：「不過我要活動費。」

「多少？」社長問。

「兩萬。」我豎高兩根指頭。

「那麼多！」何老總大叫。

「我要買綫，請人吃飯，又要……」

還未講完，社長已叫了起來：「行行！祇求成功，不計支出，兩萬就兩萬，不過，小徐！你得有成績呀！」

「好！」聽到有兩萬塊可拿，我忙不迭地應承。

其實，你們都知道，那兩萬塊是全進了我的口袋裏，我祇消伏案兩小時，就可以功德圓滿。

我將從胡海倫那裏聽來的資料，用生花妙筆，寫成了一篇港聞報道。

在報道中，我採用了一貫的傳統形式，將主角姑諱其名，代以假名。

標題十分聳人聽聞：「陰謀殺人事件將被揭發，警方全力緝兇。」

內容是：「最近有某區議員之夫人因心臟病急逝，表面看來，乃是意外事件，惟據本報所得消息，則是事有蹊蹺，區議員外表正氣，實則早有婚外情。夫人之死因並不簡單，目前警方已開始插手調查，傳召有關人等到警署接受盤問。」

這則報道，用意明顯，就是將席明强的妻子之死，說成是一樁謀殺案，而兇手則是席明强本人和洪瑞蓮醫生兩個人。雖然這純是我的杜撰，想得仔細一點，則並非沒有事實可據。先說席明强，在妻子和情人之間作選擇，自然是選擇情人。如果萬一入了

立法局，那麼有一個醫生妻子，地位自然大大提高。還有，在大選之前喪妻，則更能引起投票人的同情，對選舉大大有利。

至於洪瑞蓮，當然不甘心長期作「二號」，不見天日，還有，如果能成爲立法局議員夫人，那就更是牡丹綠葉，相得益彰。

因此，席明强和洪瑞蓮，都有殺死席夫人的動機。再看洪瑞蓮，她是醫生，可以自由地支配毒藥。她是席夫人的主診醫生，照胡海倫所說，席夫人每天要吃三趟藥，假定在藥丸中加進慢性毒藥，那麼，席夫人的毒性就會加深，終致死亡。

如果是平常事件，席夫人的屍體會被解剖，研究死因，但洪瑞蓮是主診醫生，有她的簽發死亡證，就不用剖屍，除非是席家的人向當局提出。於是一切都可以瞞過去，手法天衣無縫。我的推論，看來確有可成立之處，我越想越興奮，幾乎已肯定席明强和洪瑞蓮是兇手了。在報導中，我還舉出了有力的人證，那自然是胡海倫，爲了保護證人，我把胡海倫稱爲A女士。

「根據A女士的口供，事發當日，她原來要跟着一起去，却爲女醫生所拒，而當時女醫生的神情十分慌張，身體發抖。」

從這句話看來，你能說洪瑞蓮能沒有嫌疑嗎？

報道的結尾，我這樣寫：

「據本報記者的深入調查，發覺疑點重重，爲了伸張正義，本報已組成特別採訪組，進行徹底調查，一俟有更進一步的消息，當詳爲讀者報道。」

社長看到了這篇報道，登時笑逐顏開。

「寫得好！好極了！你這樣一寫，其他的報紙就不敢太掉以輕心了。」

何老總也帶點讚美的口脗說：「香港的報紙就是這樣，最怕走漏消息，必然不會坐視不理。」

「對！依我看，警方也會留意呢！」社長滿懷信心地。

我聽了，十分興奮，那證明社長覺得那兩萬塊並沒有白花。我用了那兩萬塊去買了一隻價值五千多一點的戒指送給琳玲。其餘的，有兩千塊送給了常爲我按摩的桑拿女郎。

剩下的一萬兩千多塊，自然用在夜總會裏。難得有這麼多錢花，我樂死了。

不過，寫出這樣的報道，也得面對一些問題。

對方可能會告以影射罪名，要求賠償。如果罪名成立，可要罰二、三十萬，那時候，「先聲」就得倒閉。

不過，這可不關我的事，賠錢是大老闆的責任。

在這段報道刋出後，我的確動用了一些人力，把報紙送到各大報館的編緝部。

老實說，像「先聲」那樣的區報，還眞不在大報編緝老爺的眼裏，如果不親自送上去，怕還不會看一眼呢！

報紙送出了後，我靜待回音。

醫生自殺　角逐失敗

「南方」日報的記者小馬給了我一個電話。

「小徐！消息可靠嗎？」他問。

「你說呢？」我反問。

「我怎知道，報道是你寫的嗎？」

「是呀！」我承認。

「消息哪裏弄來的？」小馬緊張地問。

「這個你不用管。」我說：「總之你相信，我就會繼續提供消息，不過……」

「不過甚麼？」小馬問：「呀！要費用，對了！要費用，你這個人呀！」

「你叫甚麼，費用又不用你付。」我啐了一口：「人家拍了搶劫的錄影帶，還不是向報館收取費用，這有甚麼出奇！」

「但人家是眞材實料呀！」

「我們也是。」我傲然地。

「有甚麼證據？」小馬苦苦追問。

「告訴了你，豈不是便宜了你，總之相信就給錢，不相信，那就算。」

我語氣一硬，小馬立刻變軟。

「好好好！我先付五千，好不好？」

「一萬！」我拒絕：「鐵價不二。」

「好吧！一有消息就給我電話，錢明天存進你戶口。」小馬終於投降。

我立刻報上了戶口號碼，哈哈！這樣又多了一萬塊。

之後，又有其他報館的記者打電話來問，但都是問上幾句，就作罷。

我除了等待報紙的記者打電話來之外，還期待警局的探長給我來電話。這樣，事情就會擴大了。

如果警方向我查問，我一定這樣回答。

「對不起！消息來源，基於新聞自由的精神，我不能告訴你，不過，我會對自己所報導的負責，請你們在盤問我之前，先召報道中涉及的人物，進行盤問。」

警方在這個情況底下，避無可避，一定會傳召席明强、洪瑞蓮，於是就進入了正式查案的程序，換言之，就是中了我的圈套。於是，很快我就能寫第二篇「內幕」報道。

在先聲報的編緝部裏，充滿了一片生氣。

這樣等到下午，警局的電話沒有來，正感納悶的當兒，枱上的電話響了。

是胡海倫的聲音：「喂！是小徐嗎？」

我漫應了一聲，正想開口拒絕她的邀約，豈料，聽到的是令我整個人幾乎從椅子滑落地上的消息。

「不得了！小徐！出了大禍事。」胡海倫氣急敗壞地。

「大禍事？」我猛地一怔：「甚麼事？黑社會上門勒索保護費嗎？」

「不是！洪……洪醫生自……自殺了。」胡海倫的聲音有點抖。

「爲甚麼自殺？」我問。

「不知道。」胡海倫說：「今天下午，洪醫生說不爲病人看病了，獨自關在診所裏，過了一會，我聽到了一陣呻吟的聲音，推門進去，看見洪醫生伏在枱面上。」

「嗯！」我應了一聲。

「枱面上放了一瓶毒藥，還有你……你的先聲報。」胡海倫說。

「你們也看先聲報？」我奇怪地問。

「我們沒看先聲報。」胡海倫回答：「不過，今天早上，郵差却送來了。」

「嗯！」我應了一聲。

「先聲報上寫了有關女醫生的隱事，我一看就知道是寫洪醫生。」胡海倫說。

「現在情形怎麼啦？報警了沒有？」

「還沒有……我先打電話給你，小徐，你說怎麼辦？」胡海倫問：「你現在能來嗎？」

我想了想，敷衍地：「好吧！」不過，放下電話後，立刻報警。

掛上電話，我呼了口氣。在這種情形底下，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去的。警方查案，最怕有記者在場，尤其是像我這種區報記者，更加不受歡迎。

我走進社長室。

「社長！」我低低地叫了一聲，不知怎地，眼前浮現起那洪瑞蓮動人的背影。

「甚麼事？」社長正在看文件。

「我接到胡海倫的電話，說洪瑞蓮自殺了。」我說。

「自殺？」社長放下文件，抬起頭，望着我。

「胡海倫說她的面前，放了我們的先聲報。」我說：「大抵是看了我們的報導，內心激動吧！」

「唔！這不是證明了我們不是胡謅嗎！」社長反過來有一種欣喜。

「對！洪瑞蓮自殺死了，大小報章自然詳加報導，那麼最糟糕的，自然是席明强，看他今回怎樣脫身！」我幸災樂禍地。

「哈哈哈！」社長仰天大笑。

中國古語有句說話「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洪瑞蓮的死，多少給了我這樣的感覺，不過，待喝了兩杯拔蘭地後，這種悔意的感覺就煙消雲散，我祇覺得完成了一樁任務，目前正期待着收穫。還有，我有了一種驕傲的感覺，因爲報道，洪瑞蓮自殺死，許多平日不大看得起我的同行，紛紛打電話來給我，請吃飯，請我喝酒，熟絡得不得了。

如果不是洪瑞蓮，我小徐至今仍然是個癩蛤蟆。

這兩天，所有的報紙都環繞着洪瑞蓮的自殺大做文章。像南方報，社會新聞版的頭條是這樣寫的：

「女醫生之死，疑與政要有關，警方追查發覺黑幕重重。」

雖然沒有明言政要是誰，敏感的讀者自然一猜就知這是席明强。有一些中型報紙寫得更大膽：

「警方現已向某政要盤查，努力徹查本案眞相。」

那麼最笨的人，也知道傳媒已把洪瑞蓮的死，跟席明强拉上了關係。看到這些報導，不獨我高興，何老總、社長更是樂不可支，因爲老闆的路，今後也不會斷了。這天早上，我從醉鄉醒過來，頭有點兒痛，掙扎爬了起

來，到洗手間抹了個冷水臉，抖擻一下精神，走回客廳，無意中，看到門縫塞進了當天的早報。我拿起一看，第一版刋登了洪瑞蓮的遺照。

出乎我意料之外，洪瑞蓮並不是我預計的那樣美，照片裏的她，彷彿帶着點神經兮兮的表情。

我拿着報紙，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一直以來，都沒看清楚洪瑞蓮的樣子。在殯儀館時，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襲紅裙子上，同時由於洪瑞蓮一直垂着頭，我祇是匆匆地瞥了幾眼。

直覺上，她是美麗的。

但匆匆的一瞥，往往會帶來錯覺，何況，有許多女人是不耐看的，一眼看去好漂亮，仔細看，就會不是那回事了。

其實，我最清楚的，反而是洪瑞蓮的背影，跟了好幾條馬路，我一直陶醉在她的背影裏。

看照片，洪瑞蓮其實好平凡。這樣平凡的女人，怎會令席明强刻骨銘心呢？又怎會令席明强殺妻呢？我記起了前輩花花公子施雨的一句話：「女人不一定要漂亮，那件事行，就行了。」

難道果眞如此！

第二天，報上又刋出了席明强答辯的消息。

原來爲了醜聞事件，區議會開了一趟會，讓席明强公開作出解釋。

席明强的解釋如下：

「我對賤內死亡而引起的種種猜測，並不太清楚，在我而言，祇能理解爲惡意中傷。對這種無意義，又無實質根據的中傷，我將會採取法律行動來證明我的清白以答謝各位對我的同情和愛護。賤內的病的而且確由洪瑞蓮醫生負責治療，死後，洪醫生也發了正式的死亡證，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至於我跟洪醫生，祇是朋友，並沒有任何親密的關係，這一點，我可以對天發誓。還有，我從來不會想過要殺死賤內，這對我毫無好處，請各位相信我。」

席明强雖然說得聲嘶力竭，與會的人，仍舊要秉公辦理，投票決定一切。

經過一個小時的討論和投票，有了結果。

大會以十五對三的大比例票數，通過罷免席明强區議員的職位。

換言之，從此席明强已不再是甚麼區議員，更遑論角逐甚麼立法局議員了。

席明强聽到了這個消息，幾乎暈了過去，由朋友攙扶，哭着離去。

恍然大悟　被人利用

區議會的主席，結果由錢國榮出任，錢國榮就是先聲報的後台大老闆，今年五十三歲，胖胖的身形，臉上永遠堆着微笑。

過了六天，何老總把我叫進總編輯室，把一張現金支票交給了我。

一看，是十萬港元。

我吃了一驚：「老總！怎麼這麼多？」

何老總瞟了我一眼：「收下吧！大老闆說你這回幹得好，特別多給一點。」

「呀！謝謝！」我喜出望外，拿了支票，跑去銀行兌現，跟着就買了一隻一萬多元的戒指，送給琳玲。

出乎我意料之外，琳玲沒有特別興奮，她祇笑了一下：「好！我收着，到你沒錢時，可以拿去押。」

我打了她一下屁股：「女人眞煩！不買，吵！買，又要吵！」

琳玲說：「我是這樣的了，改不了，不高興，可以不要我。」

我哪能，祇能乖乖就範。

第二天的下午，我有事到中區去。

中區人潮如流，我辦完了事，沒地方可去，就沿着皇后大道中慢慢地踱着。我的眼光像利箭一樣，貫穿着每個走過我面前的美女。香港的美女眞多，尤其是中區，燕瘦環肥，任君欣賞。一會走過面前的是身材豐滿的性感尤物，一會卻變成了婀娜多姿的青春少女。我索性停下腳來，倚在欄杆，假裝看報紙，其實是目不轉睛地細賞走過的美女。

陡地，我的視綫被一個女人吸引住了。

那女人穿着紅色的套裙，踏着紅色的高踭鞋子，在我一百公呎以外的地方，慢慢地走着。

我的心跳了起來。

熟悉的紅色，熟悉的背影，熟悉的步姿。

呀！是那個紅衣女郎，是洪瑞蓮！

不不不！不會是洪瑞蓮，洪

瑞蓮早死了。

人有相似哩！我這樣想，但我腳步已灑開了，跟在那紅衣女郎的背後。

才跟了十來步，我就肯定那個女人，就是我在殯儀館所見過的女人，絕對不會錯，我相信自己的判斷力。

女人轉進德忌笠街，朝雲咸街走去。

縱然是白天，雲咸街的斜路上，行人也不多。機不可失，我加快腳步追上去。

走過紅衣女郎的前頭陡地停下腳，猛地回頭一看。

呀呀！我呆住了。

「你……是你……」我驚愕得連嘴巴也閤不攏了：「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許久不見，你好！」女人鎮定地招呼着。

那個女人，居然是胡海倫。

我這一驚，自是非同小可。怎會是胡海倫？任憑我怎樣聰明，也想不出所以然。

「你怎麼啦？這麼吃驚！」胡海倫笑了笑：「我樣子很難看，是不是？」

「不不不！」我搖搖頭：「很好看，很好看！」我口吃地：「近來好嗎？」

「沒甚麼？現在我做了錢國榮的秘書。」胡海倫輕描淡寫地說着，我卻大大地吃了一驚。

「錢……錢國榮的秘……秘書？」

「對呀！有甚麼出奇？」胡海倫說：「早在當洪醫生的護士之前，我已幫錢先生做事了。」

胡海倫瞇着眼睛，望着我，那原是很媚的眼神，但此刻看在我眼裏，卻成了一種嘲諷。

「那天出席席明强太太喪禮的那個紅衣女人是妳吧！」我這樣問。

「好說！你很聰明。」胡海倫說：「呀！對了！站在斜路上不好說話，我們找個地方聊聊吧！」

胡海倫提起右腳，彎身用右手揉了幾下。

露在高踭鞋頭後的白肉，讓我有了一種衝動。我想到了那夜跟胡海倫溫存的情景。

我跟胡海倫肩並肩地慢慢地走着。她把左手圍進了我的右臂彎，一陣幽香飄進了我的鼻管裏。我立刻想起了，這是那個紅衣女郎的幽香。

到了這時候，我已無懷疑胡海倫跟那紅衣女郎，就是完全相同的一個人。

我們走進了一家印度人開的咖啡室，一坐下，我就打開了話匣子。

我要了杯意大利咖啡。

胡海倫要了一杯地中海果汁。

才啜了一口，我便急不及待地追問：「這是一個騙局，對嗎？」

胡海倫笑了笑，反問：「你說呢？」

我點點頭。

胡海倫穿了紅色的套裙，婀娜多姿地出現在殯儀館，目的是引我的注意。

當然，她是受命於錢國榮，故意引起我的注意力。這一點，毋庸懷疑。

在報館裡，我以「好奇」出名，錢國榮自然估計到我會釘梢。

眞的，我入了彀。

我苦笑了一下，再啜意大利咖啡，不知怎的，覺得它特別的苦。

「有一件事，我想問。」我握住了胡海倫的手。

經過刻意打扮的胡海倫，予人以一種嫵媚的感覺。

「問呀！」胡海倫嬌聲嬌氣地，瞟了我一眼。

「我覺得洪瑞蓮的自殺有點怪，你……」我望着胡海倫：「是不是給她服……服慢性毒藥？」

「唉！你問這個幹嗎！你那十萬塊不是袋袋平安了嗎？」胡海倫嬉笑地。

我嚇了一跳，問：「那麼是誰殺席夫人的？」

「沒有人殺，席夫人眞的是心臟病發死的。」胡海倫喝了口果汁：「至於席明强跟洪醫生之間，有沒有關係，沒有人知道。」

我笑了一下：「那麼，海倫！我們的關係可不可以再繼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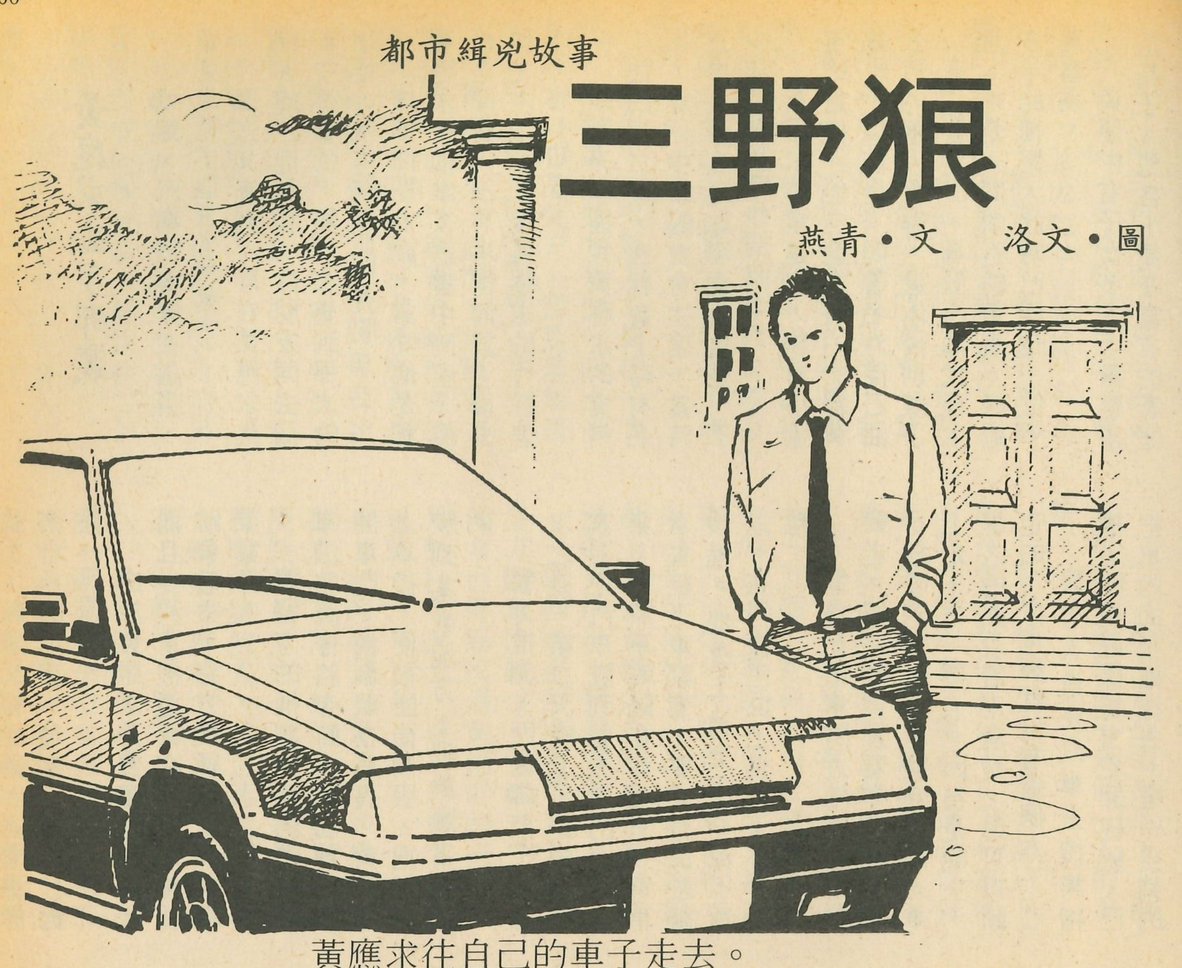
胡海倫白了我一眼：「你說呢！」

（完）

都市緝兇故事

三野狼

燕青・文　洛文・圖



黃應求往自己的車子走去。

凌晨一點四十五分，黃應求從灣仔六國飯店二樓的仙掌夜總會中獨個兒出來。因爲這家夜總會開到兩點便打烊了。

這晚，可能因爲天氣熱，他沒有穿外衣，祇穿白恤衫，草青長褲，卻打上領帶，嘴邊啣着根香煙。

他自己駕駛的獲素牌綠色私家車，就停在六國飯店門前不遠的路邊。這輛私家車雖已用了六年，由於平時保養很好，外表還是很光鮮。

他上車之後，把汽車向中環那邊駛去。他住在北角永興街，照道理說，他該把汽車向東行駛才對。

黃應求平日頗喜歡去夜總會飲酒聽歌，但最遲也會在兩點多便回到家門，從來就沒有在外面過夜。

但這晚，黃太等了整個晚上，都不見丈夫回家，也沒接過他的電話。

第二天早上，黃太急不及待的打電話到寫字樓查問，回答是黃先生今天沒有來。再打個電話給慣常來往的朋友，都說沒有見到他。

由於黃應求時常去仙掌夜總會飲酒聽歌，黃太便派人去夜總會查問。黃應求是熟客，經理和夥記都認得他。他們都說，黃先生昨晚曾經來過，喝了一杯酒，吃了一碗翅。

由於黃應求是仙掌夜總會的熟客，門僮也都認得他。

門僮說：「黃先生昨晚出門時，態度瀟洒，步伐輕鬆，不像是喝醉了酒。」既然沒有喝醉酒，黃應求便不可能醉酒駕車出事。

尋找了一天，還沒有黃應求的下落，他的家人祇好報警。第二天凌晨四時許，警方接到報告，黃應求自己駕駛的獲素牌汽車，在西環朝光街海邊的沙地上被發現。

警方馬上派人去查驗，看到車頭向着海邊，前邊右輪陷在沙堆之內，以致停止下來，不能再前進。

使到警方查驗人員感到困惑的卻是駕駛座位上有一堆沙，旁邊座位也有沙泥。究竟是黃應求自己下車察看，在沙地沾上沙泥，再走回駕駛座位，以致座位有沙泥；抑或是另外有人在沙地上等候，身上沾上沙泥，衝上車上綁架黃應求，以致把沙泥留在座位上？看來這兩種推測都有可

能。

黃應求去了那裏

可是，汽車被棄置在這裏，黃應求呢？他去了那裏？

警方又查到，即在黃應求失踪那晚，他是和一位朋友同去仙掌夜總會的。便設法查到那人的地址，派出探員前往查問。

據那位朋友說，當晚他是和黃應求在仙掌夜總會中同座，但祇是閒聊，沒有事情商談。後來他先走了，及後黃應求的行踪怎樣，他不知道。

據警方掌握到黃應求的資料：他四十二歲，在社會上略有名氣，曾任中華體育會主席，當時正擔任華人足球聯會副會長，不少球員都稱呼他為波士。

黃應求時常請客，頗有小孟嘗的氣概。他有個富有的父親黃錫彬，以前是一間著名外商石油公司的華人買辦，退休後創辦了一家「新英行」，專做汽油代理生意，也是一間銀行的董事。經過多年的積聚，此時已經是一位千萬富翁。

黃錫彬有子女多人，黃應求是長子。他自小便在富有的家庭長大，藉着父親餘蔭，過着很優游自在的生活，也在「新英行」擔任一份職務。

由於黃應求是個富家子弟，而且從汽車被遺棄在海邊的種種跡象看來，警方懷疑這是一宗綁架案件。

據警方的推測，黃應求的汽車泊在灣仔路旁時，早已被人撬開車門，偷偷藏在車裏。黃應求上車後，便被匪徒制服，把汽車駛到某處地方，把黃應求藏起來。

警方推測，匪徒綁架了黃應求之後，第二天晚上，便由一名黨羽把汽車駛到朝光街的海灘丟棄。由於車輪陷在沙堆上，駕車者曾經下車察看，並想辦法駛離沙堆。他身上沾上了沙泥，所以，在司機座位上也留下不少沙粒。

警員在棄車附近地區訪尋目擊者。據一個貨倉看守員說，他曾經看到那輛汽車駛到沙灘，車上走下來一個人。因為是晚上，那人的面貌看不清楚，但可以斷定的，汽車裏就祇有這個人。

警方人員在汽車上搜集指模，匪徒好像很有犯罪經驗，已把車內的指模抹去。唯一得到的一個指模，却是沒有大拇指的。難道是其中一個匪徒是缺少了大拇指？抑或是狡點的匪徒故弄玄虛？警方也出動警犬，在車廂內聞嗅，仍然沒有收穫。

警方暫時把研究棄車放在一旁，推測黃應求被綁架後會被送到那裏去。由於他的汽車在西環發現，而西環最多大陸貨船停泊。會不會是匪徒用汽車把黃應求送來這裏之後，再由大陸貨船運往內地某處收藏起來呢？

若匪徒眞的這樣做，牽涉到內地有人包庇，案件就更複雜了。

警方繼續研究，黃應求在社會上，不算得是個很活躍的人，祇是在足球圈偶然有些活動而已。他為人謙和，不會結下仇家，又不是政治人物，他為何會被綁票？眞是個莫測高深的謎。

事有湊巧，在黃應求失踪第二天，九龍茶菓嶺海面發現了一具男性浮屍。這具浮屍的年齡和身上衣服，與黃應求很接近。於是，警方急召他的家人前往辨認。辨認結果，這具屍體不是黃應求。

再過一天，調景嶺海面也撈獲一具浮屍。但這個屍體已開始腐爛，顯然浸在水裏已有十多天，當然不會是黃應求。

後來，警方把視綫注視在一個和黃應求很熟的舞女身上。這個舞女在灣仔一間舞廳上班，由於她有個姘頭是黑社會人物，警方懷疑此人可能對黃應求不利。這個黑人物消息很靈通，突然消聲匿跡，不知所踪，這就越發增加警方的懷疑。而那個舞女亦被警方多次相召問話，但她也說不出那個姘頭躲在那裏。

是不是這個黑人物因爭風吃醋而把黃應求綁架起來呢？那個在車上留下四個指模的人又是誰呢？警方人員被弄得頭暈眼花了。

到了六月廿三日，也就是黃應求失後的第四天，黃家接到一個由澳門寄來的小包裹。

黃應求的父親黃錫彬親自打開這個包裹，裏面有一包東西和一封信。黃錫彬先看信，信內文字不多，祇是說黃應求在他們手上，要求贖款五十萬元。為了証明黃應求確實被他們綁架，隨函附上黃應求的一截耳朵，和他的車匙圈。信中說明交款日期和地點，到時不付款，黃應求便有生命危險。

再打開那包東西，車匙圈確是黃應求的。至於那右耳的半截耳珠肉，黃太似乎認得是丈夫的，但又不敢肯定。再看那個包裹的郵戳，確實是從澳門寄來。

黃家立即把這包裹交給警方。由於包裹是由澳門寄來，警方懷疑當日黃應求被綁架後，就在灣仔海旁被推落機動木船運往澳門藏匿。而且，勒索信指定收款地點是澳門，警方當然有理由相信匪徒和黃應求都已去了澳門。

於是，大批警方人員趕往澳門，得到當地警方合作，四出偵查探索。忙了幾天，卻是毫無頭緒，甚至連一點跡象都沒有。

黃太也去了澳門，依照警方的指示，把一包鈔票依時放在勒索信中指定的地點。大批警員在附近埋伏，等待匪徒現身取款時，便把他們一網成擒。可是，警員等候了大半天，卻沒有人來取走這包鈔票。

過了兩天，黃錫彬又收到另一封勒索信。信中完全沒有提及曾經寄來包裹的事，祇說收二十萬便放人。

這封信當然立刻送往警方。看郵戳，卻是從香港寄出的。

警方研究前後兩封信，字跡專家認為兩封信不是同一人的手筆。

警方發覺不少疑點：第一，為甚麼這封信完全不提寄包裹和澳門付款的事？第二，這封信祇要求二十萬，而前信卻要求五十萬，匪徒為甚麼會自動減價？第三，前後兩封信都寄來黃錫彬家中，怎麼不寄到北角永興街黃應求的家中？第四，這封信不提前事，亦無信物，索價亦和前信不同，是不是另有一批人，看到報紙上登出黃應求失踪的消息，乘機混水摸魚，騙取贖款？

這些謎都不容易得到答案。

警方因案情嚴重，懸紅五千元。黃太也得到家翁黃錫彬的同意，另懸紅五萬元，請求知情者通風報訊。

在此期間，警方急欲找尋黃應求的下落，曾先後出動軍裝與便裝探員達三千人，在新界各處展開逐屋搜查，甚至連大帽山和大嶼山一帶的山洞岩穴，也不放過，但都沒有收穫。

最奇怪的，却是在這十多天內，匪徒完全沒有再傳來任何訊息，好像是警方着急，他們不急似的。一直到七月中旬，黃家才再收到匪徒的函件。

這封信和以往有所不同，前兩信都是寄到黃錫彬家中，但這封信却是寄來永興街黃應求的住宅。

信末署名「野狼」，要求贖款祇是五萬元。並指示黃家將贖款放在半山區寶雲道姻緣石下，一個有粉筆繪畫箭嘴的岩洞裏。

由於黃應求失踪已有四個星期，猶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黃家對於警方難免感到失望。也由於太過關切黃應求的安危，於是，這次黃家接到匪徒函件，便不再通知警方，暗地裏派人把款項悄悄地送去。那人去到寶雲道姻緣石下，果然看到其中一個岩洞前面，有粉筆劃成一個長約尺許的箭嘴，便把鈔票紙包放進去。大半天後，仍不見有人來收取，那人祇好把鈔票帶回來。

「野狼」沒有派人來取款，事後也沒有再寄信來。黃家懷疑是有人惡作劇，以「野狼」的名義來和黃家開玩笑。

警方事後也獲知黃家曾私自行動，但念在他們是救人心切，沒有追究。

黃家看到懸紅的方法沒有作用，便取消了。相反的，警方的懸紅却由五千元增至三萬元，並附帶一個條件，就是警方得到通風報訊者的情報，能尋回活生生的黃應求，這項賞格才有效；若是祇能尋回屍體，這項懸紅便不會發給。

懸紅的限期到八月廿二日為止，但在期滿時，仍然得不到訊息，警方把限期延長多兩個星期。

轉眼間便過了一個月，黃應求就好像突然在人間消失了。報紙上每天都以大標題追問：「黃應求去了那裡？」當然，壓力最大的却是警方，負責部門的人員眞被弄得寢食不安。而社會人士談論紛紜，甚麼樣怪誕的傳說都有人相信。

其中一項傳說，似乎言之鑿鑿。說黃錫彬曾收到匪徒寄來的一封信，還附來一張黃應求的近照。照片是正面的，眼睛貼着膠布。

從這張照片看來，黃應求比以前瘦了許多，前額光禿，下頷尖削。而且，右耳缺了一塊。

除了寄來照片，還有一封信。信中要求黃家備款五萬元，用貨船送到港外某處海面。船上桅杆掛一套黑衫褲作為記號，到

時就有小艇駛近貨船，收取款項。

不過，這個消息祇是傳說而已。事實上，黃家却沒有收過附有黃應求照片的勒索信。

以後，黃家再也沒有接到匪徒勒索函件，黃應求也沒有被釋回。

轉眼間，黃應求失踪已三個月。在這段期間，警方雖然繼續在本港和澳門偵查，但都毫無頭緒。

警方的三萬元賞格，因歷久不能破案而收回，但最初的懸賞五千元仍然有效。幾經延期，仍無效果，最後連這五千元的賞格也收回了。

經過一年多，黃應求仍然踪影不見，好像已經在人間蒸發了。報紙新聞也不再提起，連警方也都把這宗案件列入懸案的檔案裏。

一波未平一波起

在黃應求失踪的十九個月後，報紙新聞版突然用頭條位置排上黃應求的名字。不過，這次的新聞主角不是黃應求，而是他的父親黃錫彬。

黃錫彬的寓所在渣甸山白建時道。這天是一九六一年二月十日，就像平日一樣，由司機譚志堅駕駛車牌AB一八一六號的黑色平治私家車載他返工。

汽車由白建時道十五號至十七號中間的一條小路駛出，經畢喇山石礦場道轉斜坡，這是每天固定的行車路綫，附近街坊都認得這輛汽車。

住在谷柏道的一位街坊，這天早上突然聽到一聲很尖銳的煞車聲響，便好奇的從樓上望下去。他看到兩輛汽車碰在一起，被壓在山邊的汽車，他認得是黃錫彬的平治汽車。

這個街坊再看下去，見到從另一架汽車中，走下幾個人來，擠上了黃錫彬的汽車便開走了。

他不知道發生甚麼事，便致電警方，說在谷柏道發生交通意外，請派員來處理。

交通警員來到現場，祇看到一架車牌HK一八一〇獲素汽車停在路邊，車裏沒有人。由於那位目擊者說，獲素汽車裏的幾個人都上了黃錫彬的汽車，並且開走了。於是，那位交通警員打電話將情形向總部報告。總部沒有發覺事態的嚴重，祇是循例通電馬路上的巡邏車，如果遇到車牌AB一八一六的黑色平治車，便向總部報告。

沒有多久，有人打電話來黃錫彬開設的「新英行」，由黃錫彬的姪兒接聽，電話中有個男人的聲音說：「你們老闆的汽車在政府大球場。」說完這句話便收線了。

此時，黃錫彬的姪兒還不知道發生了事故，他看一下牆上的掛鐘，若在平日，黃錫彬已經來到公司，但今天却還沒到來，又接到這樣的怪電話，覺得事有蹊蹺，便打電話到白建時道黃宅去詢問。

黃應求的太太此時也在黃錫彬家裡，當她聽說公司接到怪電話，便即致電向警方報告，並約定警方前往政府大球場，查看黃錫彬的汽車是否在那裡。

黃太和警探先後抵達大球場，果然看見黃錫彬的汽車被棄置在停車場的一角，汽車右邊車身被擦去一片油漆。

警探正在查驗車廂內的指紋，忽然聽到車尾行李箱內咯咯聲響，警探連忙打開車尾箱，却發現有個人手腳被綁，蜷縮在車尾箱內。大家合力把此人拖出來，黃太認得是司機譚志堅。

譚志堅不但手足被綁，還被人用手帕塞住嘴巴。他被鎖在車尾箱內已經兩小時，若不是及時被發覺，把他救出，差點兒會窒息死呢！

譚志堅的呼吸略為暢順之後，便忙不迭向探員講述事情經過。

這天早上，譚志堅照例接載黃錫彬去上班。當他的汽車沿着斜坡向下駛時，後面突然有輛汽車，超速越過他們的汽車。譚志堅略為扭軚向左，好讓那輛汽車經過。怎料那輛汽車也向左邊靠過來，車身碰撞。譚志堅連忙把車停下，正想和對方理論。不料對方走下三個青年，其中一個持槍，槍口對着譚志堅，喝他不要動。

在手槍指嚇下，譚志堅不敢有所行動。兩個青年拉開車門，跳上後座與黃錫彬同坐。持槍那人就坐在司機旁邊，喝令譚志堅開車。而他們坐來的汽車，便遺棄在現場路邊。

汽車走了一段路，這裏比較僻靜。持槍匪徒叫譚志堅停車，他們三人合力把他綁起來，用一塊手帕塞着他的嘴巴，把他抬進車尾行李廂去。

譚志堅雖然被困在行李箱，但他對這一帶的路形很熟悉，覺得匪徒把車沿着大坑道向下駛，經過法國醫院那個路口，轉入東院道，來到掃桿埔政府大球場停下來。

譚志堅聽到開車門聲，以後便靜寂起來。他估量匪徒已經離去，便拚命掙扎，想掙開繩子縛束。

可是，繩子縛得很緊，譚志堅無法掙開。之後，過了很久很久，才聽到人聲和開車門聲，譚志堅便在行李廂裏翻滾，製造出一些聲音來，引起探員的注意，終於把他救出來。

探員請譚志堅描述三個匪徒的樣貌。譚志堅說：「這三名匪徒，看來都很年輕。其中兩個穿飛機恤、長褲。一個穿西裝，但沒有打呔。三人的頭髮都很長，那是當時年輕人流行的髮型，但身材却不很高大。」

黃應求被綁架還未破案，而他的父親黃錫彬又被匪徒擄去。況且，黃錫彬是個富翁，在社會上也有相當地位。這眞使到警方手忙腳亂起來，立即動用海陸空所有警力，到處搜查。不但在新界公路設崗查車，連碼頭和海灘都派警員把守，注意來往人等。港內有四艘警用快艇巡邏，出海船隻都須嚴密檢查。

警方雖盡全力搜索，但黃錫彬的踪跡却如大海撈針。

午後，香港仔的一名警探，聽到來自鴨脷洲的一名陳姓小童說，在當日上午，他看到四個人匆忙地在永遠墳場走過，其中一人是老翁。警方聞訊，便即召集大隊來搜查。

大隊警員前往小童所說的地點嚴密搜索，搜到山上的一個小岩洞，發現洞內有些空白紙張，和一幅簡陋的手寫地圖。這幅地圖沒有註解，大家都看不懂，感到出奇的便是地圖上有個黃字。

警方勞師動衆來搜查鴨脷洲，是很有理由的。因為這裏可以通往大白沙、小白沙和南丫島，擔桿山也相距不遠。平時這裏有不少蝦艇、漁船出海作業，不少走私客都利用這些蝦艇和漁船運載私貨。若要收藏一個人在蝦艇或漁船中，運往別處，那不是很困難的事。

警方又查到，那輛用來截停黃家私家車的HK一八一〇號獲素牌汽車，日前已由車主報失。車主是天樂里一間建築公司的老闆，汽車平時停放在摩利臣山道或雲西街的路邊。前一晚，司機把汽車停泊在雲西街的路邊一棵大樹下，翌晨八時去取車，却發覺汽車不見了。據在附近一個抹車佬說，他看見有個男人，在早上七時許把那輛汽車開走。

還有一部失車，是摩利士牌黑色的小房車，被人發現棄置在花園道山頂纜車站附近。但警方沒有証據証明綁架黃錫彬的匪徒，有沒有利用過這輛汽車？

事隔兩天，黃家收到一封署名「野狼」的勒索信。說明黃錫彬落在他們手中，要索取贖金五十萬元。

這封信署名為「野狼」，很顯然的，黃家兩父子都落在同一幫匪徒手裏。由於黃應求在這一年多來，毫無消息，生死不明。於是，大家都很替黃錫彬的安危擔心。

黃錫彬的家人接到勒索信後，便即交給警方處理。由於白建時道的寓所位於偏僻地帶，易受匪徒襲擊。於是，黃錫彬的家人都搬到永興街黃應求家裏居住。因為這裏是市區，警方的保護較為週密。

黃錫彬有子女十一人，部分已去世，現存三男三女。黃應求居長，八弟應康及十一弟應士都在美國。黃錫彬被擄後，黃應士從美國趕回來。

由於黃家父子都被擄去，警方恐匪徒將不利於黃應士。在他返抵香港時，不從一般旅客入境處出來，警方安排了直昇機，把他載到土瓜灣一處海邊，乘小汽船過海返回北角黃應求家中，沿途由警員嚴密保護。

警方自黃錫彬被擄後，即懸賞一萬元。到了懸賞期滿，仍然無人通風報訊，警方再把懸賞延期了一段時日。

在黃錫彬失踪後的第十五天下午，時間約是五時半左右，九龍城警署突然接到一個女人打來的電話，說她看見黃錫彬在紅磡海心廟附近，請警方立即派人來救他。

但這個女人沒有說出自己的姓名和地址。

警方祇好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立即派出大隊警員，並動用四艘警輪，一艘雷達快艇，在紅磡海心廟附近作水陸大搜索，但却找不到可疑人物，祇好快快收隊。

後來，警方查出這個怪電話

是從紅磡榮光街一間藥材店打來。據藥材店的夥記說，每天來借用電話的街坊，數以百計，他們不知道是誰打過電話給警署。

再過兩天，奇蹟突然出現，黃錫彬竟然平安地回到北角永與街黃應求的家裡。

黃錫彬進屋以後，便由他的家人打電話告訴警方。

警方立刻派員來見黃錫彬，詢問被擄的經過。黃錫彬說，他被擄劫後，一直被關在港島一間不知道地址的房屋。因爲他被押往這間房屋時，眼睛被蒙着，無法知道自己身在何處，祇聽到匪徒說是在港島。

接着，黃錫彬對警方憶述當日被綁架的經過。他說，當天，他坐着由司機譚志堅駕駛的私家汽車，由石礦場道開下來時，有一輛汽車從後面趕上來，還把他的汽車迫停在山邊。

司機譚志堅下車與對方理論，指責他們行車不合交通規例。對方也下車來，向譚志堅叱罵。黃錫彬忍不住，亦下車來想罵對方。他才開口罵了一句三字經，却發覺自己腰部被一件硬物頂着了。

那件硬物是一枝手槍，持槍的人沉聲喝令黃錫彬返上自己的汽車。此時，司機譚志堅也被兩名匪徒制服。因爲這兩名匪徒手上都有利器，一個持刀，一個持三角銼。譚志堅被他們喝令登上自己汽車的後座。

黃錫彬又被綁架

匪徒喝令黃錫彬和譚志堅在後座蹲低，不許抬頭，還要閉上眼睛。若是睜開眼睛，便會用胡椒粉洒瞎他們雙眼。

一名匪徒在前座開車，兩名匪徒在後座監視着黃錫彬和譚志堅。行車時，黃錫彬不敢反抗，乖乖地蹲着和閉上眼睛。譚志堅情有不甘，偸張眼睛窺看窗外環境，却被那個持槍匪徒發覺了，一拳打過來，使到譚志堅的眼睛腫了一大塊。

黃錫彬看到自己的司機被匪徒毆打，心中很是不忍，便對他們說：「你們的目的，祇不過是求財罷了！他是個打工仔，事情與他無關，你們何必要爲難他呢？」

持槍的匪徒說道：「你知道就好了！爲甚麼我們把你的寶貝兒子捉去時，你不爽快付錢，還要報警呢？」

匪徒們把大帆布袋搬去另一部車去。

黃錫彬聽到這匪徒自認曾綁架黃應求，便着急問道：「阿求也在你們手中？他如今怎麼了？」

匪徒道：「我不能告訴你。總之，你們這種有錢佬，視財如命，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黃錫彬想再問下去，汽車却在此時停下來。黃錫彬偸看了窗外一眼，好像是淺水灣。前座那匪徒把繩索和布條丟過來。後座兩個匪徒便用布條綁住黃錫彬和譚志堅的眼睛，又用繩子把兩人綑綁得像糭子似的。

汽車又再開行。黃錫彬便祇聽聞車聲，窗外景物完全看不見了。

好一會，黃錫彬覺得汽車停下來，有人開了車門，把他拉出車外。黃錫彬以爲到了賊巢，可以解除束縛。不料他却想錯了，有個大布袋迎頭向他罩下來。

這時候，黃錫彬手腳上的繩索沒有解開，眼睛也被綁着，再加上一個大帆布袋迎頭罩下來，眞是苦不堪言。

可是，更大的苦頭還在後面呢！他突然覺得天旋地轉起來，原來他被裝進帆布袋之後，那幾個匪徒合力把帆布袋倒轉，用繩子綑紮袋口。此時，黃錫彬變成頭向地腳朝天。

在倒轉的時候，黃錫彬的頭部撞向地上，當堂腫了一塊。直到獲釋之後，他額頭上還有一塊很顯眼的瘀黑痕跡。

匪徒把袋口紮好後，便把黃錫彬搬到另一輛汽車。黃錫彬憑着感覺，他是被放置在車後的行李箱中。而且，因爲剛才沒有汽車駛來的聲響，黃錫彬料想，如今置身其中的汽車，早就已停放在這裏的了。

後來，黃錫彬聽到另一輛汽車開走的聲音。因爲這種聲音已經聽得慣熟了，他知道匪徒是把他的平治汽車駕走。釋放之後，才知道譚志堅被鎖在平治汽車的行李箱裏。

接着，黃錫彬也感覺到自己置身其中的汽車已開動了。他在帆布袋中，又被鎖在行李箱內，迷迷糊糊的，連汽車行走了多少時間，也都不知道了。直到汽車停下來，他的頭腦才有點清醒過來。

汽車的行李箱被打開，黃錫彬在帆布袋裏，覺得自己被人抬着走。大約走了幾分鐘，才被放下來。不過，黃錫彬很清楚地知道，一路上沒有上過樓梯或乘搭過電梯。

當他從帆布袋裏被放出來時，遮眼的布帶也被解開，但黃錫彬無法看到身邊的事物，祇知道自己是在一個房間裏。黃錫彬回憶說：「這個房間很黑暗，伸手不見五指。」

房間的一角，有個面積約七呎乘四呎，高約六呎的木格，黃錫彬便被關進這個木格裏。

黃錫彬回憶說：「這個木格好像一副棺材，祇不過是豎着而不是打横放着。」

遮眼布雖然打開，但黃錫彬的手腳，仍被繩子綁着。第一天還加上一條鐵鏈。黃錫彬回憶說：「當時，我像隻被鎖在籠子裏的野獸。」

黃錫彬又說：「最難過便是頭一晚，我覺得自己好像生病了。」

翌日，黃錫彬對看守他的匪徒訴說不舒服，要求那匪徒解開手腳上的繩子，那匪徒說：「我不能拿主意，要去問大佬。」結果，黃錫彬手腳的繩子和鎖鏈都除掉。

黃錫彬又回憶說：在那個木格裏，有一顆像神櫃用的紅色小燈泡。平時匪徒把黑房的門關了，才開木格的門。有人進來，先要敲門。聽到敲門聲，在房裏守衛的匪徒，便把囚着黃錫彬的木格關上，才去開門，小心得很。

木格裏沒有床，地面上鋪着木板，黃錫彬便睡在木板上，但有一毡一被給他禦寒。

黃錫彬十七天來都被囚在木格裏，大小便由匪徒遞給他一個痰罐來解決，也由匪徒拿到外面清倒。每日三餐都由匪徒遞進木格給黃錫彬吃。

早餐有牛奶和麵包，兩餐飯的飯菜，似乎都是從外邊的飯店叫來，味道還不錯。

由於黃錫彬說自己血壓高，匪徒便替他叫了個西芹炒豬腰的菜。還對黃錫彬說，西芹可以降血壓高。

黃錫彬又說：「在被囚禁的第三天，有兩個人來看我，還走進木格裏和我談話。我覺得，這兩人中的一人，可能是這個綁匪集團的首領。這首領年紀不會很大，頭髮梳西裝，穿件藍色乾濕褸、絨西褲、薄底皮鞋，腕上帶着一隻名貴手錶。最特別的，就是此人戴着一個狠頭面具，一直沒有除下來。」

不但這個人戴着狠頭面具，

連跟隨着他進來的那人，和看守着黃錫彬的匪徒，也都戴着同一款式的面具。

「黃老先生，你認不認得我？」狼頭首領先開口說話，說的是純正的廣州話。

「我們素昧平生，而你老哥又戴着面具，就算是熟人，我也認不出來呀！」黃錫彬回答。

「是的，雖然我認識黃老先生，黃老先生又怎會認識我這個小人物呢？不過，我和令郎阿求，却是老朋友。」狼頭說完，還哈哈笑了一下。

黃錫彬聽到他提及愛兒，心情頓時緊張起來，連忙問道：「現在阿求怎樣了？是不是你們把他綁去的？」

那狼頭坦然承認：「你的兒子失踪，也是我們這夥人幹的。」

黃錫彬畢竟是個飽經風浪、見過世面的人，這時反而鎮定下來，說道：「既然我們父子都落在你們手裏，好吧，你們乾脆一起開個價錢來。」

那狼頭搖搖頭道：「現在祇能談黃老先生的事了。」

他這麼說，不由得黃錫彬不緊張，問道：「你們把阿求怎麼樣了？」

「他已經死了！」

黃錫彬突然覺得耳邊「嗡」的一聲，眼前發黑，幾乎暈倒過去。

黃錫彬總算是老當益壯，雖然聽到愛兒的噩耗，却還勉强支持住。這時候，又聽到狼頭說：「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一方面，你們把這事情報了警，在收款的地方佈局，使到我們不能收到贖款，收不到錢，自然不能放人啦；另一方面，你的兒子也很不合作，竟然說服了我們一名手下，陪着他逃走。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沒法選擇，祇好把他做掉了。」

接着，這個狼頭又說怎樣把黃應求的耳朶割下來，怎樣寄出郵包，怎樣和黃應求的家人接觸。這些內幕，不但外人不知道；就是警方，也知道得沒那麼詳細。這時候，黃錫彬不能不相信，自己的愛子已被這班匪徒殺掉了。

黃錫彬很想知道愛子被害的過程，但當他發問時，那個狼頭說道：「人都死了，還說來作甚麼？還是談談你本人的問題吧！」

狼頭開口向黃錫彬索取二百萬元贖金。他還說：「爲了這件事，我們一班兄弟花了一年多的功夫。二百萬拿來大家分，每人也得不到多少呀！」

黃錫彬說這個數目太大，家裏不可能有那麼多的現金，如果要籌集起來，非由他親自向銀行商量不可。

黃錫彬提起勇氣對狼頭表示：他們爲這件事忙了一年多，如果沒有一些收穫，當然不會罷手。但要求不能太高，因爲數目大了，家裏的人拿不出那麼多的現款，一切都是白說。

狼頭把贖款減到一百萬，黃錫彬說家人不可能籌得那麼多的現款，除非是先行把他釋放，再由他去籌措這筆款項。

狼頭當然不會那麼傻，先放人後收贖款。他問黃錫彬：「你的家人能夠籌得多少？」黃錫彬表示：大約祇能籌得二十萬。狼頭不滿意，這次談判也就沒有結果。

狼頭前後來木格和黃錫彬談判過十多次，終於肯把贖款數目減到五十萬。他叫黃錫彬寫信回家，依照指示交款。款到之日，便即放人。

由於匪徒曾經殺死黃應求，這羣人顯然很凶殘冷血。黃錫彬恐怕他們要求不遂時，自己也會遭毒手，便祇好依照狼頭的吩咐，寫信給家人，叫他們交付五十萬贖款。而且叮囑他們，千萬別通知警方，否則自己便會性命不保。

家人接到黃應求的親筆信，眞的不敢報警，暗地裏照匪徒的指示交款。這次匪徒却也言而有信，收到贖款後，便把黃錫彬釋放了。

在一個深夜，匪徒把黃錫彬從木格裏放出來。先用布條將他雙眼縛住，再把他裝進帆布袋裏，仍然放置在車尾行李箱中。黃錫彬估計汽車行了半個鐘頭，先後停了十次八次，推想是經過紅綠燈位，。

人裝在帆布袋內

到了一個地方，汽車停下來，匪徒下車把帆布袋扛出來，放出黃錫彬，但沒有把他眼上的布條解開。黃錫彬恐怕在這最後關頭激怒匪徒，功虧一簣，便不敢扯下縛眼的布條。

等到車聲去遠，黃錫彬才敢把蒙眼的布條解下。此時，匪徒已駕車去遠，別說車牌號碼瞧不見，連是甚麼牌子的汽車，也都

無法辨認。

黃錫彬察看四週環境，認得是在鰂魚涌，走了一小段路，看見路牌是華蘭路。

自被擄到獲釋。匪徒都沒有拿走黃錫彬身上的財物，恰巧有的士經過，他坐的士到干諾道西的「新英行」。

黃錫彬按門鈴，他的姪兒晚上留宿在寫字樓裏，開門時看見是黃錫彬，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黃錫彬在「新英行」打電話到永興街黃應求家裏，黃應求太太立即趕來，把他送回家裏，並打電話通知銅鑼灣警署。

也許是黃錫彬恐怕匪徒報復，再生事端，因此，無論對警方或對親友，他都一口咬定，沒有付過半文錢贖款。匪徒冒那麼大的危險，忙碌了一年多，竟然一文錢也不要，就乖乖地把黃錫彬放回來，即使是三歲孩童，也不相信他這番說話。

黃錫彬雖然安然無恙，但黃應求始終影跡杳然。所以，警方認爲這宗案情還未了結，將原來的賞格由一萬元增加到五萬元，這是當時警方有史以來最高的賞格。

在這段期間，警方曾拘捕過十三名嫌疑人物，但都因爲証據不足，無法起訴。匪徒仍然逍遙法外，黃應求仍舊是生死不明。

黃錫彬被囚禁時，雖然狼頭曾對他說，黃應求已遭殺害。但這祇是一面之辭，在未曾發現黃應求的屍首之前，黃家的人仍抱着一綫希望，始終不肯替黃應求舉行喪禮。

事隔七個月之後，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下旬，傳媒接到一項驚人消息，說黃錫彬又接到狼頭的信，再勒索五十萬元。信中恐嚇說，若不交款，將會對黃錫彬和他的家人不利。

消息如何得來，沒有人知道，但警方不能不提高警惕。

雖然消息來源十分含糊，但警方在「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原則下，必須加强對黃錫彬和他的家人的保護。無論是白建時道黃錫彬的住宅，或永興街黃應求的寓所，都派出警探加以保護。黃錫彬每天到「新英行」上班，也有警探跟隨。

幾個月來，黃錫彬沒有付款，也不見匪徒有甚麼行動。逐漸的，就連傳媒也都把這宗案件淡忘了。

十二月十日那天，是中午十二時十分左右，九龍警察交通部二八四四號警目李世豪，騎着電單車在龍翔道巡邏。他看到一輛貨車犯了交通規例，便在大埔道與龍翔道交界的地方，把這輛貨車截停下來。

李世豪吩咐司機把駕駛執照拿來抄錄。就在這時候，忽然聽到有個男人聲音，連續幾聲高叫救命。

聲音是從路旁山坡傳下來。李世豪大感驚奇，連忙抄下駕駛執照號碼，便把車牌交還給司機。他和同行的三九零七號警員李偉清，趕快循聲走上山坡，察看發生了甚麼事。

兩名警員走到山坡上，却看到有兩個男子把另一個男子推倒地上猛揍，救命的呼聲便是由那名被揍的男子叫喊出來的。

李世豪警目看見只是打架事件，剛才緊張的情緒便放鬆了，上前喝道：「停手！不要打架！」

那被揍的男子從地上爬起來，便從斜坡走下來。其中一個揍人的男子，却不理會李警目的警告，仍然追在那人後面，而另一個男子却逃走了。

被揍的男人剛好跑到另一警員李偉清身邊，後面那人已追到了，又是一拳打向那個被揍的人。

警員李偉清連忙喝止，並捉着那人的手臂，喝問道：「你爲甚麼要打人？」

那人道：「他欠我的錢不還，所以我要教訓他！」

「我沒有欠他的錢，他冤枉我！」那被揍的男人躲在李偉清後面。這時候，警目李世豪也走過來了。

被揍的男人指着追打他的人叫道：「他是野狼！他是野狼！」

李世豪和李偉清都覺得「野狼」這個名字很熟，但一時想不起在甚麼地方甚麼時間聽過。

那被揍的男人說：「他就是綁架姓黃富翁的那個野狼！」

李世豪和李偉清此時已想起來了，野狼綁票案，警方曾經懸賞過五萬元，五萬元可不是個小數目。

那個被稱爲「野狼」的男人，看到形勢不對，便想走開。李世豪一把抓住他，說道：「你站着，我們有些話要問。」

那男人不敢反抗，向李世豪問道：「你想問些甚麼？」

李世豪却不理會他，反而向

那被揍的人問道：「他們爲甚麼要打你？」

這人說：「他們想把我打死，殺人滅口！」

那被稱爲野狠的人說道：「沙展，你別聽他亂說，他是黐線的。」

那被揍的人叫起來，「沙展，小心呀！這傢伙身上有槍！」

李世豪的警覺性很靈敏，聽說對方有槍，便立即把自己的佩槍拔出來，指着那個野狠，並吩咐警員李偉清上前搜身。

李偉清在這男人身上，不但搜不出槍來，連一把小刀也沒有。

「沙展，」那野狠說道：「你信了吧！這傢伙確實是黐綫的。」

李世豪想了一下，這件事還是愼重些處理的好。便吩咐李偉清把這兩人帶返警署查問。

被揍的男人很合作，便即跟隨李偉清走下山坡。

那個揍人的男子不肯被帶走，和李世豪警目糾纏起來。李偉清警員轉身走回來，協助警目把這男子制服。

李世豪警目截停了一輛客貨兩用車，請司機幫忙，把他們載往深水埗警署。

兩人以當街打架被落案，當值警官寫簿時，照例詢問被控者的姓名住址。

那被揍者自稱是鄧偉明，二十一歲；那揍人的男子名叫李渭，卅一歲。

當值警官問他們爲甚麼當街打架？鄧偉明說：「他們兩人想殺死我，所以我大聲呼救。」

當值警官再問：「他們爲甚麼要殺死你？有甚麼深仇大恨？」

鄧偉明道：「還不是爲了綁架黃錫彬的那件案！」

這時候，當值警官的耳朵當堂「嗡」的一聲，甚麼？黃錫彬那件綁架案？

鄧偉明指着李渭說：「這件案就是他們做的。」

李渭插嘴道：「你不要聽他說，他是黐綫的。」

當值警官覺得事有蹺蹊，便吩咐警員把李渭帶開，然後再向鄧偉明問話。

「再說一次，他們爲甚麼要殺死你？」

鄧偉明說：「他們綁架黃錫彬，恐怕我向警方告密，便約我到龍翔道去，說有重要的事商量。怎料我去到龍翔道，他們便打我，想殺人滅口。」

當值警官再查問李渭，李渭却一口咬定鄧偉明是黐綫的。

當值警官不敢大意，立即向上司報告。上司指示他，把兩人送交偵探部偵訊。

偵探部根據鄧偉明的口供，當晚九時，由深水埗偵緝主任摩根帶領警探多人，前往九龍城福老村道五十四號地下搜查。

緝捕的對象是住在這裏頭房的男子，也就是有份在龍翔道山坡上毆打鄧偉明而逃脫了那個人。他名叫馬廣燦。

馬廣燦是影片化粧師，綽號叫做「黐鬚燦」。

「黐鬚燦」的大名，娛樂圈中無人不識。並不是他交遊廣闊，而是這個綽號有一段頗爲滑稽的來歷。

有一個時期，三不管地帶的九龍城寨，色情販子在裏面開設脫衣舞台。表演者在台上亂跳，都是渾身一絲不掛。這種色情玩意吸引了不少好此道者前來觀看，生意鼎盛。整個晚上，城寨外面都停滿載客的的士。

但有些跳脫衣舞的女郎，陰毛稀疏，甚至是光脫脫的。下層社會有個迷信的觀念，遇到白虎星是不吉利的，這便會影響生意。

經營脫衣舞的人還想出到一個讓觀衆大樂的綽頭。每逢脫衣舞女跳完一隻舞，將快入場之時，便伸手往下邊一摸。其實，這個舞女的手上，早已拿着一把毛髮。她把手掌平攤着在嘴邊向前一吹，加上旁邊電風扇的風力，這些毛髮便會落在觀衆的頭上和身上。有些觀衆恐怕被毛髮沾着，連忙倒身躲避；但有些觀衆却喜歡這種調調兒，反而伸手在空氣中抓這些毛髮，主持人便藉此製造出嘻哈大笑的歡樂氣氛來。

若是這個脫衣舞女下面是牛山濯濯的，又怎能摸出一把毛髮吹向觀衆呢？不知是誰竟然想到電影明星扮老角時，由化裝師替他們黐鬚。馬廣燦是電影化粧師，黐鬚是他的拿手好戲，於是，幹脫衣舞生意的人便把他請來，專門替牛山濯濯的脫衣舞女，把下邊化粧成一個于思滿臉的大鬍子。

黐鬚燦黐乜嘢鬚

在這期間，馬廣燦確實很忙碌，因爲他每晚都要面對着十多

個光脫脫的東西，替它們逐個化粧成大鬍子。這麼一來，「黐鬚燦」的大名也就不脛而走了。

馬廣燦未被稱爲「黐鬚燦」之前，他已有一個綽號叫做「順手燦」。這個綽號也是大有來頭的。

以前本港的居住環境十分擠迫，一家八口一張床和一層樓住上五六伙人家，那是很平常的事。

馬廣燦住的地方，也是一層樓住上好幾伙人家。其中一個人家的女兒，雖然十七八歲了，由於房間裏住不下，每晚都只好在廣東人所說的「冷巷」(是屋裏的通道)睡帆布床。天時暑熱，又沒有風扇，睡覺時只好穿薄衣短褲。

半夜裏，烏燈黑火，這少女發覺有人撫摸她的身體。這少女捉着那人的手，大喊起來。同居的人聞聲開燈出視，少女拉着的竟然是馬廣燦，便纏到警察局去。

上法庭受審時，法官問他，爲甚麼要非禮那個少女？馬廣燦的回答，眞是妙不可言。他說：「順手啫！」

自此以後，馬廣燦便有了一個綽號，叫做「順手燦」。他被人家這樣叫，不明白的人當然會追問這個綽號的來源，於是，馬廣燦的糗事在電影圈裏，簡直是無人不知。別人叫他做「順手燦」，他也照樣答應，不以爲忤。直到他替九龍城寨脫衣舞女製造毛髮時，「黐鬚燦」這個新綽號，才把那個「順手燦」的綽號取代了。

其實，當時馬廣燦不能算是化粧師，只是化粧師的助手。

他是化粧師謝澤源的助手，也可以算是徒弟。依照片場的規矩，主角演員由化裝師親自動手替他們化粧，至於那些茄哩啡，便由助手搞掂。

主角化好粧之後，化粧師便功德圓滿，可以回家休息，只在化粧室中留下一個助手。遇到演員甩鬚或者要補裝，便由助手處理。

以前粵語片多數是在晚上拍攝，一來許多主角演員是廣東大戲老倌，他們要在戲院散場後才來片場拍戲；二來當時拍粵語片是即時收音的，不像現在的影片，拍好之後才另找人配上聲音。白天嘈雜聲音多，所以許多公司都喜歡拍夜戲，工作進度較快。

馬廣燦是化粧助手，師父走了之後，便把他留下來「跟戲」。如果演員的化粧不須添補，獨個兒留在化粧室裏，長夜漫漫，確實是很無聊的。

馬廣燦却有個好的打發無聊時光的方法，就是織冷衫。織冷衫本來是女人的手藝，馬廣燦是個男人，却會織冷衫，不但會，而且手藝很好，有些女演員或者女工作人員也向他請教。師父謝澤源看到他織冷衫時，不以爲然的說：「男人學女工，唔死一世窮！」以後，馬廣燦便等師父走開之後才織冷衫。

馬廣燦平時不多說話，說起話來也不流利。像這樣一個沉默寡言，平時靜靜地獨坐在化粧室裏織冷衫的的化粧師助手，竟然是轟動一時「三狠案」的綁架大盜。報紙刊登出來，電影圈的人都說大跌眼鏡，眞的是「會捉老鼠的貓不叫。」

那時候，本港還未廢除死刑，後來馬廣燦因謀殺黃應求被判絞刑。有人作事後孔明說他不近視而凸眼，這種相貌註定要死於非命。

回說到當日警方憑着鄧偉明的口供，出動大隊警探前往九龍城一個住宅搜捕馬廣燦。

馬廣燦住在屋中頭房，房內只有一名中年女子，是馬廣燦的妻子。警探在衣櫥中搜出現款三千五百元，又再在一隻跑馬仔玩具的肚裏搜出用報紙包着四千元。當時的幣值是怎樣呢？童星馮寶寶那時候紅透半邊天，拍一部戲的片酬才是一千元而已。

警探到來時，馬廣燦不在家，警探只好把他的妻子帶返警署問話。

第二晚九點，警方接到綫報，綁架匪徒之一的倪秉堅，匿藏在香港大坑東徙置區F座三樓一個單位內。警員立即前往搜捕，果然手到拿來，倪秉堅是一名教車師傅。

倪秉堅外表斯文，因爲是教車師傅，認識他的人很多。誰都想不到像他那樣和藹可親的人，竟會是個殺人兇手和綁架大盜。

由於倪秉堅是教車師傅，駕駛汽車技術當然了得。警方懷疑在綁票案進行時，和事後棄車，都由他擔任司機工作。

黃家父子綁架案的三名匪徒，鄧偉明、李渭和倪秉堅都先後落網，就只有馬廣燦一人在逃，警方當然不會放鬆，反而更加緊對他緝捕的工作。

可是，人海茫茫，到那裏去找尋馬廣燦呢？警方正在大傷腦

筋的時候，突然接到電話，說是馬廣燦潛回家中。

接到這樣的綫報，警方當然不敢怠慢，此時是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時許，九龍城警署偵探幫辦哥連，立即率隊再前往福佬村道搜查馬家。

警探們進屋後，發覺馬廣燦居住的頭房，裏面下了鎖。既然是門內下了鎖，也就表示房間裏有人。馬妻此時還被拘留着，沒有回來，房間裏的人，不用說當然是馬廣燦了。

警探們拍門，拍了許久，都沒有應。他們便合幾個人的力量，把房門撞開。房間不大，一眼便可看得清楚。警探們都愕然了，因爲房間裏沒有人。可是，房裏既然沒有人，房門的鎖又是誰下的呢？

警探們檢查床底和衣櫃，只有這兩個地方可以藏下一個人，但却空空如也。有個警探比較細心，把床上的被蓆拿開，發覺床的高度和床底到地的距離不成比例，把這個疑團告訴帶隊的哥連幫辦。

哥連幫辦覺得這位探員的懷疑有道理，可能是床板下面有暗格。他們恐怕藏匿在暗格裏的人藏有武器，便由各探員持槍掩護，由哥連走過去，把床板拿起來。

那位探員沒有猜錯，床內果然有暗格，而且暗格裏還躺着一個人。這個人看到事機敗露，一躍而起，便想逃跑。房間裏站滿探員，那人當然沒法逃脫。大家把此人捉住，用手銬扣起來，果然是馬廣燦。

原來在警探第一次前來搜捕時，馬廣燦恰巧到外面去買東西。當他回到附近時，看到大批警車停放在自己家門口，便知道東窗事發，立即轉身走開，一連兩天都不敢回來。

這兩天，馬廣燦到處流浪，晚上便到拍片廠躲在佈景板後面睡覺。因爲片場時常在晚上開工，有些員工因爲住得太遠，晚上不方便回家，便在佈景板後面席地而睡，那是很平常的事。所以，馬廣燦在片場裏睡覺，也沒有引起別人的注意。

馬廣燦因爲離家時沒有帶衣服和金錢，必須回家走一轉，拿些東西應用。可是，他回到家門附近，發覺有陌生人往來巡邏，甚至他買來的那架二手私家車，停泊在馬路邊，亦有人在監視。於是，他須另行設法，才能進入家中。

福佬村道五十四號地下，是間租賃筵席用具的商店，店名叫做深記。前舖後居，頭房便租給馬廣燦夫婦居住。當警探第一次來搜查時，深記的老闆才知道自己的房客，竟然是個綁架大盜。警探把馬妻帶走後，還請深記老闆幫忙，如果發現馬廣燦回來，便即打電話報警，可以獲得獎金。

深記老闆也恐怕自己被牽連在內，便時常注意馬廣燦有沒有回來。這天下午，他突然聽到頭房裏面有響聲，却也奇怪起來，因爲自己一直在舖面，沒有見過馬廣燦回來。繼而一想，明白了。因爲頭房裏有個大窗，馬廣燦一定是爬窗進入房內。

他當下不敢怠慢，便即跑到隔壁店舖，借電話打給警局。他自己店裏也有電話，但不敢用，恐怕馬廣燦聽到，便變成打草驚蛇了。

由於深記老闆報警，馬廣燦也就像甕中之鼈，被九龍城警探手到拿來了。

當鄧偉明和李渭因打架而自動爆出是綁架案匪徒時，警方便將他們扣留起來，並立即邀事主黃錫彬到警署認人。

第一次認人，是在下午十點半，地點是深水埗警署。因爲當時鄧、李兩人是在龍翔道被拘捕，該處屬於深水埗警署管轄範圍。

參加被認的人，除了鄧偉明之外，還有七名「臨記」，全部都穿上黑色衣服，敞開領口，沒有領帶，年齡和身材都差不多，並排站立着由黃錫彬辨認。黃錫彬逐個辨認之後，突然走到鄧偉明的面前。

黃錫彬要鄧偉明說出「黃錫彬」三個字，鄧偉明最初不肯開口，警官命令他依從黃錫彬的要求。鄧偉明只好開口，說出「黃錫彬」三個字。

黃錫彬回頭來問主持這次認人手續的主管保域警司，如果認出了人，該怎樣辦？保域警司告訴他，可以伸手放在此人的肩膊上。黃錫彬點頭，表示明白。他轉過身來，毫不猶疑的便伸手放在鄧偉明的肩上。

認出了鄧偉明之後，稍事休息。到了下午一點多，再在原地又再辦理認人手續，這次是由李渭登場。

這次參加被認行列的也是八個人，仍然是同一服裝，年齡和身材也差不多。

當時李渭站在最旁邊的位置，黃錫彬略加審視後，便指着李渭對保域警司說：「我想聽聽這人的聲音。」

保域警司便隨便問了李渭幾句話，要他回答。李渭說話之後，黃錫彬便指着他說：「這是二哥！」

憑聲音認出二哥

認人手續完成，鄧偉明和李渭都被落案，控以禁錮黃錫彬意圖勒索的罪名。

及至馬廣燦和倪秉堅被捕後，黃錫彬亦被召往警署認人，這次却是認不出來

黃錫彬認不出馬廣燦和倪秉堅，可能是他們較少到黃錫彬被囚禁的木格裏，即使去到也很少說話。事實上，馬廣燦和倪秉堅在日常生活時，也都是沉默寡言的。

黃錫彬被囚禁時，是被蒙上雙眼的。當他被解下蒙眼布帶時，匪徒便戴上了狠頭面具。所以，黃錫彬能夠辨認出鄧偉明和李渭，完全是憑着說話的聲音把他們認出來。黃錫彬很少聽到馬廣燦和倪秉堅說話，所以便認不出來了。

回說到馬廣燦被捕之後，押回警署，被帶進羅路幫辦的辦公室。羅路幫辦對他很客氣，以三文治和咖啡招待。羅路幫辦略加詢問後，便把馬廣燦帶進警司史格勒的辦公室。

史格勒警司把馬廣燦落案，準備控訴他以武力羈留黃錫彬的罪名，後來又加控多一條罪名，是謀殺黃應求。手續完畢，羅路幫辦把馬廣燦帶出來。這時，馬廣燦要求喝一杯奶茶，羅路幫辦亦如其所願。

鄧偉明被問話時，態度很合作，將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訴警方。他說自己沒有參加綁架黃應求的行動，但從幾個同黨口中，黃應求已被李渭等人殺死了。

既然黃應求已經被殺死了，那麼，他的屍體被埋在甚麼地方呢？

據李渭和倪秉堅的口供，說是在淺水灣的一處山坡。警方立即知會農林署人員協助，由李、倪兩人帶路去挖掘屍體，因爲這時候，馬廣燦還未落網。

發掘工作是在十二月十三日下午進行，地點是在淺水灣道第十一號變壓房附近，面對着深水灣。這裏野草蔓生，還夾雜着一些矮樹，平日是人跡罕到。

當數名工人把泥土掘了幾寸時，李、倪兩人突然面色大變，說是自己記錯了，不是這個地方。負責監督挖掘工作的警官覺得李、倪的態度可疑，便不理會他們的說話，吩咐工人繼續發掘下去，終於在一處矮樹叢生的地方，掘出了一具屍骸來。

這具屍骸的肌肉已經腐化，但身上穿着的一件毛線背心還未化盡，還有恤衫袖口鈕。當時天色已晚，發掘工作留待第二天繼續進行。

第二天，挖掘工人又再掘出另一具屍體來，大家都大感詫異。死了一個黃應求，怎麼會有兩具屍骸？究竟哪一具屍骸是黃應求？另一具屍骸又是誰呢？

由於鄧偉明的態度比較合作，警方便從他口中找尋答案。

鄧偉明說，後來發掘出來的那具屍骸，才是黃應求。由於時間隔了一年多，李渭和倪秉堅也搞錯了兩具骸的埋葬地點，到了件工開始發掘時，他們才發覺自己搞錯了，急忙想掩飾，卻也來不及了，因此便掘多了一具屍骸出來。

也許這就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吧！如果李渭和倪秉堅當時沒有弄錯，這一具屍骸便再難以重見天日了。

那麼，這一具屍骸又是誰呢？他和黃應求這宗綁架兇殺案，又有甚麼關連呢？於是，警方又要從鄧偉明口中找尋答案。

據鄧偉明說，這具屍骸是新界屏山鄉人鄧添福。這個人是市井無賴，有個混名叫做「鬼仔福」，爲人十分刁鑽古怪。

鄧添福和鄧偉明是同村兄弟。據一位姓鄧的鄉民說，最後一次見鄧添福，是一九六一年三月，地點是在屏山鄉鄧氏宗祠門前，當時他看見「鬼仔福」和鄧偉明一同上了一輛私家車，車上還有兩個人，汽車接着便開走了。

這位鄉民說，自從鄧添福坐上了那輛私家車以後，便沒有再見過他在屏山出現了。

從時間上來推算，鄧添福是在黃應求死了一年多後才失踪的。

（未完・一）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董飄香窮途末路，想到大戶人家「借」點盤纏，正遇到大戶人家追「賊」，被她追上，幸虧她三師姐張靈芸出現，李遇吉才免被周起蛟與陸文帶走……一行人回到青女宮，卡宛青也來了，李遇吉說出被困原因：他陪梅歸尋找早年聘得的卡家小姐不獲，因見蒼鷹搏擊，發現鷹主人腰帶上扣的鐵鷹爪與徐全白屍身上的一樣，對方有見及此竟欲殺人滅口……

卡宛青在旁接口道：「據我想來，倒是首先該弄明白這批放鷹少年是甚麼來歷？以及他們落腳之所，祇要找到了他們，貴友便自然有了下落。」

李遇吉連聲讚道：「有理，這些人似乎是從關外來的，口音雖然相差很微，但穿着打扮都和普通武林人士大不相同，皮膚顏色也略有差異，是極易分別的，據在下想來，他們或者是蒙古人。」

百渡笑道：「既是這樣，那就更易找尋啦，穿着打扮尚易改變，皮膚顏色却是變不過來的，況且他們有鷹與馬，人數又不少，極惹人注目的，祇要肯用心訪查，包管不出兩日便有端倪。」

她說話之時，卡宛青却坐一旁，低頭沉思，時而微微頷首，似乎在想着甚麼心事。這時便抬頭對張靈芸道：「三師姐，我想這次師父傳信，要青靈觀第二代弟子在江陵聚會，說不定便與此事有關，聽說武當派也有人來，岷山六狸也有人在江南出現，我想這批人……就算蒙古人吧，他們跑到這江陵來，說不定正關係武林中一件大事呢。」

剛說到這裏，李遇吉忽然想起一事，不禁叫起來，道：「嘿，我幾乎忘了一事！」接着便將路過巫山神峯，如何遇見徐全白慘死，如何在他屍體上發現鐵鷹一一說了。眾人越發驚訝不已。

張靈芸嘆息道：「李施主，你倒遇見不少奇事，怎麼貧尼偏偏就遇不上呢？」

李遇吉苦笑道：「其實我寧願遇不見這些奇事好些，偏生怕鬼的偏遇見鬼，這也是沒有辦法。」

百渡嘆息道：「巫山俠隱的名頭，貧尼也曾聽到過，但他退出江湖已久，為何這些蒙古人會千里迢迢的趕進關來，尋到神女峯去殺死他？這樣看來，這當中恐怕包藏着甚麼陰謀，眞令人有些不寒而慄！」

眾人議論一陣，張靈芸仍然堅持要去問問那位徐公子，看看他是否會匿藏强盜？百渡雖然力言徐公子祇是愛結交武林人物，但到底是世家公子，斷然不會匿藏大盜，但當不得張靈芸執意不信，也祇好由她。

這時天色已經放曉，張靈芸對李遇吉道：「李施主且請回尊寓歇息去吧，準定在正午時，於徐府相見好了，貴友之事，盡在貧尼身上。」

李遇吉見四女臉上都似有倦容，便起身道：「明日在下在這青女宮外轉角處相候如何？」

張靈芸點頭道好，李遇吉反說了些多謝感恩之類的話，這才仍舊從房上回到自己所住客店不提。

＊　＊　＊

這裏張靈芸再迫問董飄香因何落得如此狼狽？寶劍、行李、外衣、青玉珮等物那裏去了，黑夜裏跑到徐府去幹甚麼？

董飄香本來便已心虛，方才眾人議論之時，她在一旁早已坐立不安。這時見張靈芸一問，不免有些支支吾吾，答不上來。

張靈芸原本性急，這一來更添了幾分氣，辭色頓轉嚴厲，董飄香心裏一急，兩顆淚珠早已滾了下來。

張靈芸尚待追問她時，却被卡宛青、百渡二人勸住。後來董飄香雖然支支吾吾說了個大概，但總把責任推在別人身上。大凡女孩兒家多半如此，在外闖了禍怕受責罪，總愛說錯在別人。

當時張靈芸雖然氣憤，心裏也軟了下來。祇恨恨的道：「你可知道這青玉珮和靈蛇劍全是師門信物，失掉一樣，已經不得了，偏你把兩樣全都失掉，待師父到來時不將你逐出門牆才怪。」

倒是卡宛青安慰了她一番，答應將來替她設法。

＊　＊　＊

且說李遇吉次日來了青女宮前，却見前面走來兩人，李遇吉定睛一看，不由大喜，正待招呼，那邊一人已搶先跑來，緊緊握住李遇吉的手道：「不圖在此地相見。」說着連忙替那白鬚老者引見了。

原來這人正是徐春山，那白鬚老者便是金臂羅漢周英。

李遇吉問道：「賢弟和周老英雄來江陵作甚？」

徐春山道：「說來話長，刻下小弟和周老伯準備上武當山去探訪一位道長，也是爲了先父仇家一事。大哥一人在這裏做甚麼？梅二哥呢？」

李遇吉長嘆一聲道：「梅二弟已被人綁架去了。」

徐春山大吃一驚，怔怔的說不出話來，旁邊的周英怒道：「清平世界，甚麼人如此大膽？」

李遇吉道：「老前輩，在這不幸之中，却有一件幸事，徐賢弟的仇家已經略有眉目，梅二弟便是落在那批人手中。」

徐春山着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李遇吉便將前日郊遊遇險一節，詳述一遍，周英如有所悟，待李遇吉說完之後，方道：「怪不得你們不知這些人來歷，便是老漢也猜不到是他們，照這樣看來，全白老哥定然死在他們之手無疑了。」

李遇吉忙問道：「老前輩知道這批人麼？」

周英點頭道：「略知一二。」

徐春山道：「周老伯既然知道，就請快說出來吧，你老人家不知我心裏多着急。」

周英道：「其實我也祇是聽人所說，也不知道詳情，但照情形推想，大約不會是別的人。」

徐春山心裏暗暗埋怨他這麼慢吞吞的，周英也看出了他的心意，便道：「賢侄可聽過南蟲北鷹這一句話麼？」

徐春山、李遇吉兩人都思索了一下，却是俱沒聽人說過。

周英道：「這兩人在二十年前，皆名動江湖，但近年來已極少有人談起，我還以爲他們死了呢。」

李遇吉道：「他們叫甚麼名字？」

周英道：「二十年前，武林盛傳六雄之名，公推他們武功最高，這六人便是岷山的謝超凡、川南嘉定烏兀寺的秋月上人、華山派的赤靈羽士、武當派的神英道長、蒙古阿拉善旗的紅鷹林士霸、雲南苗區的通天教主吳文鳳。其中林士霸便是北鷹，南蟲指的是通天教主吳文鳳。」

徐春山道：「那麼，據老伯想來，這紅鷹林士霸莫非便是先父仇人？」

周英未及答言，忽然聽見身後有人驚叫一聲。

三人掉頭一看，原來是百渡張靈芸等人剛走出門來，剛才那一聲叫，乃是董飄香所發，她見了周英、徐春山二人也在此，不免驚異。

李遇吉忙替雙方引見了。徐春山定了定神，對董飄香一揖道：「前兒冒犯姑娘，在下這兒賠禮。」

張靈芸、卡宛青兩人都臉露驚異之色，望着董飄香，她心裏暗暗埋怨這姓徐的不懂事，祇得勉强道：「那沒有甚麼。」

張靈芸道：「你們見過面麼？」

周英笑道：「豈止見過面，董

姑娘還和我動過招來，姑娘劍法端的了得，果不愧青靈觀門下。」

張靈芸狠狠的看了她一眼，卻不言語。

董飄香見了徐春山，本想問他拾着青玉珮沒有，但礙着張靈芸，又不便問得，在衆人去徐府途中，董飄香故意落後一步，問徐春山道：「喂！我失了一樣東西，不知你拾着沒有？」

徐春山道：「敢是那塊玉珮？」

董飄香喜道：「快還給我。」

徐春山道：「本該還給姑娘，但我不曾帶在身上。」

董飄香頓感失望，祇得問道：「你放在那裏了？」

徐春山道：「我放在包裹裏，如今在客店內，我本沒想到今兒會碰見姑娘。」

董飄香急忙道：「你不必說了，你住在那兒？我回頭上你那兒去拿。」

徐春山道：「好的，我和周老伯刻下住在這後街上一家客店，名叫宏發。」

董飄香緊緊記住了。說話之間，已經來到徐府，祇見黑漆大門大開，門口站了四五個健僕，見了百渡，便有一個僕人跑上來施禮道：「百渡大師父，你老人家是來瞧老太太的麼，怎的不坐轎來？」

奉命中原會高手

原來百渡主持青女宮，在此名氣十分响亮，各府內眷都有往來，所以這些下人們都不敢輕慢。

那僕人道：「我家公子正在演武廳上宴請客人哩。諸位請在廳上稍待，小的即刻去通報。」說着便側着身子在前面帶路。

衆人在廳上坐了，下人獻上茶來。少時一陣靴子响，進來一人，年約二十七八，衣着華麗，一望便知是此間主人。

那人見李遇吉也在，不覺呆了一呆，見到百渡却滿臉堆下笑來，搶前一揖道：「不知大師駕到，不會迎接，恕罪則個。」

百渡含笑起身道：「徐公子，貧道給你引見幾位武林著名的朋友。」

徐公子一聽，來的竟是青靈觀的人物，以及江湖馳名的金臂羅漢等人，好生敬佩。急忙笑道：「諸位來得正巧，舍下也剛好來了幾位高人，務請各位移玉一叙。」說着便擧手肅客。

張靈芸有意要看他是否藏有江湖歹人，首先點頭道好。

衆人穿過院子，走出月洞門，便已來到演武場上，前面廳上正排開宴席，坐了七八人，正在高聲談笑，下面十餘個小厮端菜遞酒，正在鬧嚷嚷的。

一到場子裏，張靈芸目光接觸到場上豎着的一張木板上，首先便是一驚。

後面跟隨的徐春山更如觸電一般，臉色慘白，額上滿佈冷汗。還是周英在耳邊提醒他道：「賢侄，鎮靜一點，且看張、卡二位如何行事，千萬不可魯莽。」

徐春山微微點頭，低聲應道：「小侄知道。」

原來那木板上牢牢釘着五枚鐵鷹爪，佈成梅花形，十分齊整。這鷹爪和徐全白屍體上的一般無異。

廳上衆人見徐公子領着幾位道姑進來，都臉露驚訝之色，談話聲漸漸靜止下來。

徐公子尚未開言，座上一個女子首先笑道：「喲！這位不是周老英雄麼？眞是幸會。」

周英一看，不覺大驚，祇得勉强拱手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陳四姑。」

徐公子詫異道：「原來你們是熟人。」

周英笑道：「五年之前，我和一位故人上岷山拜候謝老前輩，與四姑曾有一面之緣。」

那女子笑道：「是呀，一別五年，周老英雄還是健壯如昔，眞是可喜可賀。」

衆人都久聞陳四姑名頭，除了周英之外，都沒見過，這時見她嘴角含笑，體態風騷，水靈靈一雙杏眼十分嫵媚，和江湖上一些傳聞簡直不像。這時陳四姑也在打量張靈芸，四目相投，却彼此都不理會。

除了陳四姑而外，座中尚有一位裝束奇異的少女，穿一件紫色長衣，眉眼長得頗爲清秀。此外便全是些勁裝漢子，這裏徐公子一一替雙方引見，原來全都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

那緊靠陳四姑肩下坐着的，便是夜遊神趙妙峯。此外還有金陵揚武鏢局的總鏢頭朱莫敵，江陵雄威鏢局的總鏢頭黃伯威，這兩人在江湖上頗享盛名，全都是五十開外年紀。反而坐在陳四姑、趙妙峯的肩下，其餘五個少年，有三個是武當弟子，乃是胡

震、耿明光、何潮。兩個是華山派赤靈羽士的徒孫，一名曹劍峯，一名石岡，算來倒是張、卡等人的晚輩，這時一聽來的是青靈三女，都慌忙過來見禮。

下人急忙添了一桌酒席，衆人分別落座，董飄香低聲對卡宛青道：「四師姐，那姓趙的不是好人。他還有個兄弟，比他更壞。」

卡宛青低聲斥道：「這關你甚麼事？」

董飄香道：「你替我打他一頓出氣。」

卡宛青瞪她一眼道：「你又胡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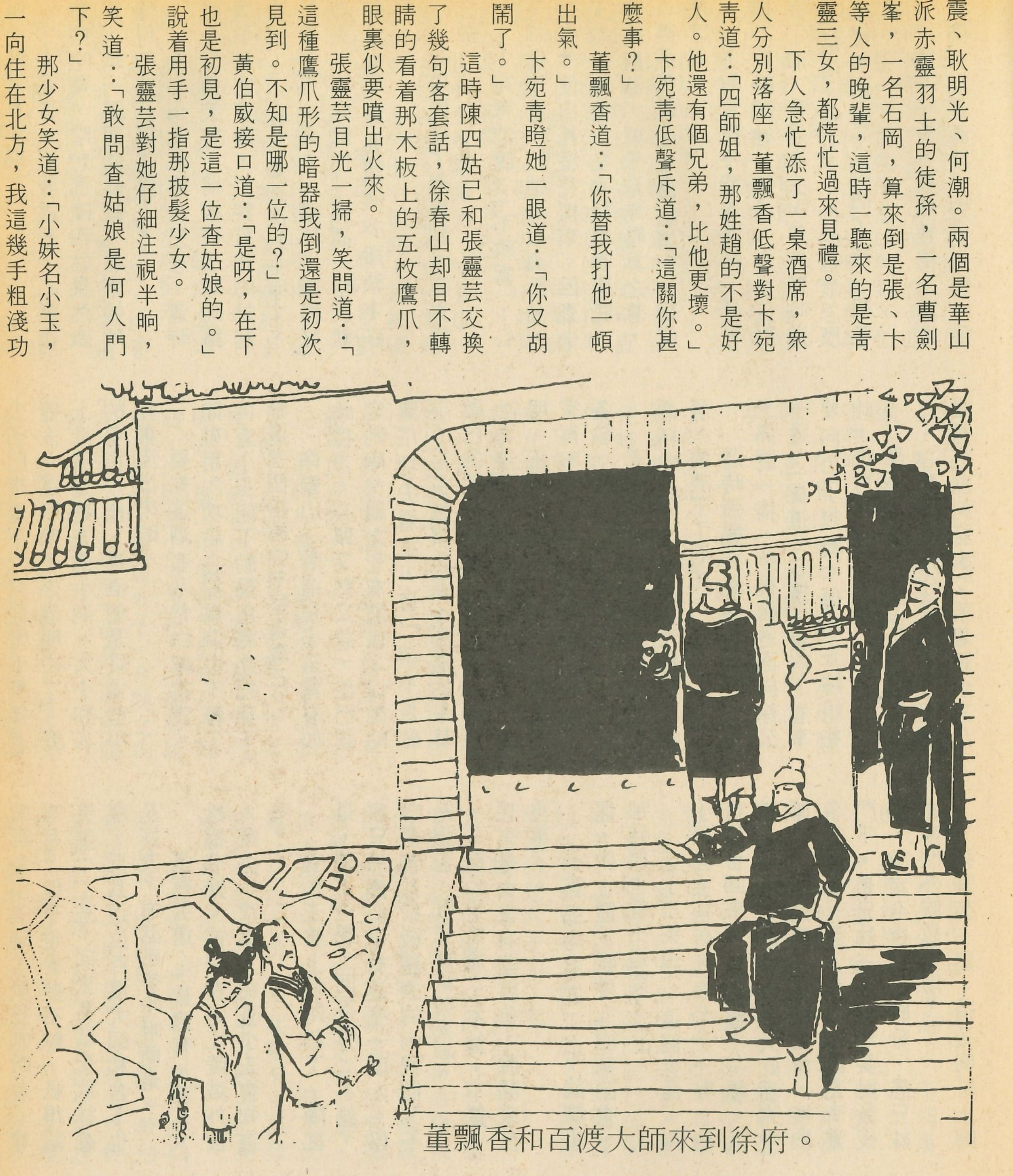
這時陳四姑已和張靈芸交換了幾句客套話，徐春山却目不轉睛的看着那木板上的五枚鷹爪，眼裏似要噴出火來。

張靈芸目光一掃，笑問道：「這種鷹爪形的暗器我倒還是初次見到。不知是哪一位的？」

黃伯威接口道：「是呀，在下也是初見，是這一位查姑娘的。」說着用手一指那披髮少女。

張靈芸對她仔細注視半晌，笑道：「敢問查姑娘是何人門下？」

那少女笑道：「小妹名小玉，一向住在北方，我這幾手粗淺功



董飄香和百渡大師來到徐府。

夫不足掛齒，沒的替家師丟人，還是不說罷。」

張靈芸一聽，心裏已明白了幾分，便笑道：「既是姑娘不肯說，貧道也不敢勉强，何不再露幾手功夫，令我們開一開眼界？」

衆人都哄然道好，查小玉却祇是笑着搖頭。卡宛青偶一回顧，見徐春山臉含殺氣，目注查小玉，似乎已不能忍耐，心裏略一轉念，便起身緩步走到那木板前，手裏雲帚輕拂，搭在那鐵鷹爪上一提一抖，「答」的一聲，一枚鷹爪已起了出來。

她用此法將五枚鐵鷹爪一一取下，捏在掌裏，緩步走到查小玉席前，笑道：「這五枚鐵鷹爪還給姑娘罷，還請姑娘施展兩手別的功夫如何？」說罷仍然嘴含微笑，緩步走回自己席上坐下。

查小玉俯頭一看，臉色大變，原來那五枚鐵鷹爪已被卡宛青潛運內力捏成五個小圓球。

陳四姑看得明白，心裏也暗讚西園八美名不虛傳。但雙方初次見面便將別人兵器弄壞，此擧顯然含有示威之意，便笑道：「久聞貴派混元一炁，隔紙劈石的功夫天下獨步，看這位卡仙子的功力，分明已到熔金化石的地步，

叫小妹着實欽佩。」

卡宛青口裏謙遜着，心裏也有些吃驚，暗想那陳四姑果然識貨，祇一眼便能叫破，看來她所懂得的武功似乎還不少。

查小玉先前臉含怒意，這時臉上又換笑容，將捏成小球的鐵鷹爪收在懷裏，笑容可掬的站起來道：「小妹此番初次到中原來，見着了不少高人，這位卡姐姐好功夫，小妹敬你一杯酒，略表欽佩之意，還要請你多指敎才好呢。」

說着便提了酒壺到卡宛青席上來。

卡宛青忙說：「不敢當」，心下卻留了意，怕她借敬酒爲名，又突然使出甚麼花樣來。但查小玉右手執壺，左手托着酒壺底，緩緩斟酒，似乎毫無暗算之意，口裏還笑說：「卡姐姐請坐，別這麼客氣。」

卡宛青雙手擎着酒杯，目光卻不敢離開她一雙手。查小玉斟完了酒，背過身去，忽然驚叫道：「哎呀！徐公子，你的酒壺怎麼這樣不牢實？倒酒了我一裙子酒。」

衆人一看，果然她裙上淋淋漓漓，全是酒漬，方覺奇怪，徐公子已趕着下位來從她手裏接過壺去。這時衆人才看明白了。壺上清清楚楚五個小洞，大小和人的手指一樣，那酒便是從這些小孔裏流出來的。

要知這酒壺乃是白銀打就，如果用內功將它捏扁倒也不難，但查小玉能不動聲色將之捏穿，她這五個指頭怕不堅逾鐵石？

徐春山一看這查小玉竟有如此功力，心頭又愁又急，他已認定她與父親之死有關係，以她的鷹爪功夫看來，自己絕不是敵手。正在愁煩之際，那邊的朱莫敵已站起身笑道：「散花仙子固然功力深厚，查姑娘身手也十分高明，正所謂是各有千秋，我看兩家再不必比了，老朽借花獻佛，各敬一杯。」

查小玉哈哈一笑，端起面前酒杯喝乾了，卡宛青祇略一沾唇，便放下了酒杯。

這時張靈芸便站起身來，目光滿廳一掃，然後轉過面向徐公子道：「貧道今日擅造貴府，有事要向公子討敎。偏巧查姑娘在此，也可算是巧合。」

徐公子見李遇吉也隨着來此，心裏原有幾分明白，但不懂張靈芸爲何話裏又帶着查小玉？看那查小玉時，祇見她瞪着一雙秀目，似乎也有些不解，祇得陪笑道：「在下向來喜結交武林豪傑，況且這位百渡大師和舍下也是好友，有話祇管吩咐便是。」

張靈芸道：「貧道有一友人，姓梅名歸，前兒在這江陵城外被人綁去，這事大約查小玉會知道吧？」

查小玉臉上頓時起了一陣紅暈，想了一想，回答道：「不錯，家兄那裏似乎有這麼一個人。但卻是恭恭敬敬請去的，我們又不是强盜，哪兒會綁架人呢？」

徐公子忙道：「不錯，不錯，想來是大家有些誤會，說開來就沒事了。」

張靈芸冷笑道：「不論請也罷，綁也罷，祇要人能夠回來，那我們也就不追究了。」

查小玉笑道：「這個容易，待小妹回去告訴那梅公子一聲，他自然會回來，」說罷頓了一頓，又道：「不過小妹兄妹三人此番到中原來，原是奉了家師之命，接納各派高手，張、卡二位既是青靈門下，愚兄妹三人自然要討敎幾招，准定今夜三更時分，愚兄妹在南門外候敎如何？」

張靈芸一聽，這分明叫上陣了。她自來性情剛硬，哪肯示弱，當下道：「那很好，今兒夜裏准定領敎便是。」回頭對百渡道：「我們走吧。」

遇見仇人突發難

陳四姑忽道：「且慢！」

她擎杯對張靈芸笑道：「自來久仰屠龍仙子大名，好容易在這兒會見，怎麼就要走了呢？再說我和周英老英雄多年不見，也有事相求，多坐一會兒不行麼？」

周英捻鬚笑道：「好好，相請不如偶遇，我也正有幾樁事要請敎四姑的。」

陳四姑笑道：「說得是，咱們就借徐公子這席酒作個了斷吧。」

衆人都不知道這兩人之間有甚麼過節，都感詫異。

周英向徐春山要過從徐全白屍體上取下的那枚鐵鷹爪來，對陳四姑笑道：「四姑，咱們的事且稍停再說，這個鐵鷹爪查姑娘認得麼？」說着隔席遞了過去。

查小玉接過來反覆看了半晌，臉上倏然變色，問道：「周老英雄從哪裏得來的？」

周英道：「姑娘且別問，先說這物件是不是姑娘之物？」

查小玉點頭道：「不錯，這是我們會裡的。」話猶未完，忽然眼前一晃，一股勁風當頭劈到，忙抬頭一看，卻是適才坐在周英肩下的那個少年。

查小玉先前見他一直怒目注視自己，本來已覺詫異，如今見他沒頭沒腦的打來，忙伸左手一擋，趁勢變擒拿手去扣他脈門。

徐春山明知對方武功勝過自己許多，所以突然發難，不料查小玉仍能擋住。這時見她已採取攻勢，不敢硬接，急忙沉掌縮肩，右掌收回，跟着左手五指彎曲如鈎，向對方胸前抓去。

查小玉身體微側，徐春山一抓抓在椅背上。夜遊神趙妙峯縱起身來，正想出手相助，卻被陳四姑拉住，笑道：「他不是對手。」趙妙峯祇得坐下。

查小玉看着徐春山笑道：「這位公子是喝醉了嗎？怎麼動起手來了？」

徐春山大怒，右臂彎成半圓，連抓帶打，向她左肩抓去。

查小玉身體向後一縮，徐春山這一抓擦胸而過，查小玉笑道：「你也會鷹爪功？」

徐春山喝道：「不錯，你再接這一招。」雙臂一合，左右手同時抓去。

查小玉一縱身從他頭上越過，嘴裏笑道：「你再打我可要對不住啦！」

徐春山也不答話，左足微提，滴溜溜一個轉身，劈面一抓。

查小玉右手陡然伸出，以陽手向他這一招逼去，磕的一聲，雙掌相扣。衆人祇見徐春山一聲狂叫，查小玉抓住他的手朝後一帶，笑道：「去吧！」

徐春山跟跟蹌蹌直向張靈芸席上撞去。忽然人影一閃，身子卻被甚麼擋住。

定了一定神，才看清楚是百渡站在身邊，用手裏雲帚擋住自己。

百渡笑道：「徐施主請坐，有話可以好說。」

這時徐春山祇覺得右手痛如刀割，低頭一看，手掌又青又黑，指痕宛然，不由大驚。忽然啪的一聲，兩個紙包扔在自己面前，祇聽查小玉笑道：「這藥是給你治傷的，屠龍仙子，今晚之約不要忘了。」說罷一縱身，已出廳外，跳上房走了。

董飄香恨恨的罵道：「眞是妖女！」一面拿過藥來替徐春山敷傷包紮，低聲問道：「疼麼？」

徐春山搖搖頭道：「不妨事的，謝謝姑娘。」

身爲主人的徐公子，見張、卡等人將好好一場宴會搞得劍拔弩張，心中本已極爲不快，後來見查、徐二人再一交手，他更是又驚、又怒，又糊塗。但懾於青靈四女威名，又不好怎樣，周英冷眼旁觀，已看出他的心意，正想拿話解釋，那邊陳四姑已先開口道：「周老英雄，貴友難道和查姑娘還有甚麼過節不成？怎麼好端端的動起手來了呢？」

周英拱手道：「四姑不知道，這位徐世兄便是已故巫山老俠徐全白老哥的公子。徐老哥命喪荒山，屍體上便留下有這種鐵鷹爪，因此徐世兄懷疑這一位查姑娘便是凶手，姑不論是與不是，但古語有云：兄弟之仇，義不反兵；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以致筵前失態，還望賢主人和各位英雄多多包涵。」

座中衆人大都聽到過徐全白的名頭，陳四姑、朱莫敵、黃伯威和他有一面之緣，這時突然聽到他的死訊，都不免有幾分驚訝惋惜，便是陳四姑也止不住嘆息，勸慰了徐春山幾句，唯獨夜遊神趙妙峯臉含冷笑，似有幸災樂禍之意。

董飄香看得明白，心中忿怒，正想找個題目來發作。周英已冷冷地道：「在下在荊門山之時，聽說紅心套三霸都每日盼望趙兄回去，不想趙兄卻在此處逍遙。」

夜遊神趙妙峯冷笑道：「周老英雄，你老倒像校場霸的土地，管的事倒不少，連我回去與否也管起來了，我可是不明尊意。」他與周英向有心病，此時以爲他故意譏刺，所以也反刺他幾句。

誰知周英卻毫不生氣，祇微笑道：「令弟和三霸的事，趙兄想來都已知道的了？」

趙妙峯本來乖覺，一聽他話裏有話，心中大爲狐疑。勉强問道：「舍弟有甚麼事？」語氣也溫和了許多。

周英道：「這事我本也不大清楚，祇知道有人來紅心套生事，鐵棍錘牛勝被人一掌擊斃，令弟負傷逃走，難道趙兄還不知道？這倒奇了。」

這番話不但趙妙峯一聽大驚，連陳四姑也聳然動容，忙問道：「周老英雄可知道這人姓名麼？」

周英道：「去的人似乎不祇一人，先去的那人姓盛，後去的姓龍，是否還有別的人去，就不得而知了。」其實周英完全知道，故意如此說來嚇他。周英心裏好笑，也不點破她。

陳四姑呆了半晌，懶懶的站起身對趙妙峯道：「咱們走吧。」

徐公子還待挽留，陳四姑道：「承公子青睞，我們不是不識抬舉。但我此時自身尚且難保，那裏還能替公子分憂？」

徐公子祇得唯唯答應，陳四姑又道：「公子也不必憂慮，待我將自己的事料理明白之後，那時不待公子呼喚，也會自來投到的。」

說罷和趙妙峯一同告辭，徐公子親自送出門去。

百渡見徐公子應酬之間，臉色頗爲勉强，和張靈芸打個眼色，起身告辭，徐公子假意挽留幾句，也就送客出門。這裏曹劍鋒過來一揖道：「請問三位師叔刻下住在何處。弟子等好隨時趨謁。」

張靈芸、卡宛青等人雖然同屬華山門下，但早年青靈師太和赤靈羽士因一事鬧翻，後來向不往來，所以青靈觀與華山派隱然各分門戶，有分庭抗禮之勢。張靈芸一聽，昂然道：「不必了，我們住在青女宮，那兒也不是你們來的地方。」

曹劍鋒呆了一呆，石崗心裏却佛然不悅，張靈芸忽然想起一事，向兩人招手道：「過來，我有話問你們，你們兩人是何人門下？」

曹劍鋒恭身答道：「弟子恩師姓甘，名季英，這位石師弟是夏師伯門下。」

張靈芸一聽便知他們是華山三劍的門人，赤靈羽士共收了三個徒弟，大弟子是寒蟾子夏靈風、二弟子是靜一子岳定一，三弟子却是俗家人，便是江湖著名的黃巾力士甘秀英。這三人共稱爲華山三劍，三人中倒以甘季英最著名，混元功已練到九成火候，確能隔紙劈石，端的非同小可。

張靈芸點頭道：「這就是了，你們到江陵來，是閒遊？還是有事？」

曹劍鋒道：「弟子等乃是奉命來江陵聚齊，一同南下，倒並不是閒遊。」

張靈芸追問道：「南下做甚麼？」

（未完・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文東玉挺身而出替鏢局出面，可惜他不懂得武功，張李兩鏢師祇好硬着頭皮應付許申二人，岌岌可危之際，幸虧「五月花」夏紅雲看在文東玉的面上……文東玉又去居易酒樓，聽到武林人議論「三奇」；金谷草圖少了四分之一繪不成；雲鶴山莊莊主暴斃等消息……一老者反問孫老大消息從何而來，原來他就是三奇之一的「寶痴」……

雙獅鏢局有個好事的伙計，不知打那兒也去繕來一份副樣，文東玉過來一看，發覺圖上欠缺的右下角，概觀全圖似是一座山峯之寫景，淡淡幾筆，僅勾出一個簡單的輪廓，其間虛綫交錯，像是指示入谷之途徑，但是，所有的虛綫均於右下方邊沿一起中斷，顯然失去的那一角才是全圖中最重要的一部份。

圖旁左上角書有「金谷指迷」數字，左下角的具名則爲「九全老人」。

文東玉對其它部份不甚留意，但對這個具名却發生很大興趣。他一再加以玩味，心想：一般讀詞，都是說「十全十美」，如說「九全九美」，或者「八全八美」，不但失去讚揚意義，反有予人缺憾之嫌，現在，此人自稱「老人」，很顯然是在刻薄自己，說得更明白一點，此處之「九全」，無異表示：「老夫生平別無憾事，唯有……」那麼，這位「九全」老人所恨的是「一件」甚麼事呢？

將這幅殘圖抄回來的那個伙計在一旁不住嘖嘖嘆息着：「唉，眞可惜！」

文東玉抬頭笑道：「可惜甚麼？」

那個伙計嘆了口氣道：「可惜缺了一角。」

文東玉又是微微一笑道：「是的，可惜缺了一角，不過，它假如完整無缺的話，它會落到你的手中？」

那個伙計臉孔通紅。

文東玉接下去笑道：「再說，試問天下共有山幾許？一山有峯又幾許？假如沒有註脚，你能僅憑圖形便可以指出它是某山某峯麼？就算你將『山』『峯』『谷』都找對了，然而，誰能擔保那座『金谷』之中定有『寶藏』？誰又能擔保，事隔多年的今天，它們仍等在那裏而沒有被人捷足先得？」

那個伙計一呆道：「這樣說……」

文東玉深深一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即此之謂也！」

那個伙計楞了一下，期期地道：「文相公的意思是不是說，這幅寶圖即使落在你手裏，你也不打算去找尋那座金谷的所在？」

文東玉搖搖頭道：「話不是這麼樣說，假如確定了眞有寶藏，如任其與草木同朽，也是令人感到可惜的。」

那個伙計眨着眼皮，有點不

解道：「那麼……」

文東玉又笑了一下道：「老馮，你是不是覺得我這話有點前後矛盾，愈聽愈糊塗？好，現在我來明明白白的告訴你：第一，它是別人的東西，我們根本就不該生出非份之念。第二，如說持有者誠意相贈，或者其人爲十惡不赦之徒，持之適足以濟其惡，那麼，我們就必須首先弄清兩點，對方這幅圖從那兒來的？他自己何以至今還沒有動手去尋找？」

老馮失聲道：「是呀！」接着忙問道：「這道理說起來非常簡淺，怎麼那些人都沒有想到呢？」

文東玉點點頭，忍住笑答道：「說起來確很『簡淺』，那些人爲甚麼沒有一個會想到這一點，就非外人所知了！」

親兒中掌倒地上

雙獅鏢局的人手一向就很有限，加上另有兩位鏢師押鏢未歸。所以，現在雙獅兄弟這一走，局中便只剩得文東玉、鄭師爺，以及老馮、老陳等幾個派不上正用的雜役。因爲無事可做，閒着也是閒着，所以，文東玉準備向鄭師爺交代一下，趁這段空檔到洛陽去玩幾天。

沒有想到，當夜却發生一件大事。

中元將至，明月漸圓，文東玉貪戀着大好月色，在後院中徘徊直至深夜，猶自不肯返屋就寢，忽然間，一聲輕咳起自身後，文東玉轉身抬頭之下，目光一直，整個人呆住了！

迎面，月色下，一名青衫中年儒士正在靜靜地凝望着自己——父親，他終於來了！

在文東玉這一刹那，是迷茫的，也是空白的。如在夢中；不，如在夢中的一片浮雲之上；冉冉然，蕩蕩然，身心飄忽，不着邊際，擔心摔落；希望掙脫這片幻境，同時矛盾地又希望永遠浸緬於這片幻境之中。

漸漸他有點清醒了，他沒有去思忖父親怎樣進入後院，以及何時來到自己身後的；他只感覺到二年不見，父親又老了一些了，比二年中該老的程度超出太多太多了。

雙頰瘦陷，鬢角也出現點點斑星，這些，是二年前所沒有的。唯一與二年前相同的只有那雙清亮有神的眼光，它們仍像二年前那樣深邃，那樣充滿無言的威嚴——充滿關切和慈愛，但又在它的外面張起一道帳幕。

文東玉在內心已經準備了將近二年，他將疑問和勇氣層層堆集，以便留待今日盡情發洩，然而，情感有如沙塔，難築易散，這一天到來了，可是，疑問，勇氣，却溜得無影無踪，如今，他這才明白，過去的那麼多年中，每次，他都唯唯而諾，並非全是他過份懦弱所致。

是的，他明白了，這就是父子……

文東玉盡力控制着，他不能聽令情感崩潰，否則他就不配爲他父親的兒子——至少，在表面上，他得保持與父親同樣的冷靜。

沉默了一會兒後，老人開始問道：「老文福近來好？」

「還好。」

「你呢？」

「我……玉兒也還好。」

至此，老人即未再問下去，父子間又一度相對緘默起來。

老人緩緩抬起臉，像在欣賞月邊那道暈圈，也好像正在凝思一項重大的決定，之後，老人伸手入懷，彷彿要從懷中取出甚麼東西來交給兒子，但是，老人一隻手並未立即自懷中拔出來。

老人神色一動，有如突然記起甚麼似的，迅速望向愛兒道：「去年文福有否交你一部文集？」

文東玉點點頭，提起那部裝在木盒中的詩詞選集，文東玉心底不期而然生出一股怨恨之意，他僅點點頭，沒有說話，但於心底却在抗議着：「你給的，並非我所想要的，一個父親除了這些，他可以帶給他兒子更多的東西——至少也該親手交給我！」

但老人却甚安心的點了一下頭，又道：「那麼，你都看了沒有？」

文東玉點點頭，心底下暗說道：「不過它是另外一部。」

老人想了片刻，抬頭又道：「都能領會嗎？」

文東玉點了點頭，老人接着又問道：「經得起考驗嗎？」

文東玉稍作猶豫，最後還是點了一下頭。年來別無消遣，他爲甚麼不敢答應下來？

老人雙目微微而一亮，頷首道：「好，你準備。」

文東玉沒有表示，只拿眼睛望去他父親臉上，因爲詩文方面

的學問是沒有甚麼臨時可以準備的；現在，他全神貫注只等父親問難。

老人緩緩抽出懷中之右手，沉聲道：「注意，氣穩丹田，神守左右商曲！」

文東玉微微一楞，因爲他一下並沒有聽懂父親在說些甚麼，正想啓口問個清楚時，老人右掌一晃，突然閃電般一掌向自己心腹之間印按而來！

老人一掌亮出，勁風颯然，文東玉但覺胸口一緊，一個立足不穩，全身後倒，張口噴出一道血箭！

文東玉昏厥過去，老人也呆了！老人瞠目立着，既驚且疑，幾乎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老人呆了片刻，忽然仰天一聲長嘆道：「罷了，罷了，遠景幻滅，期望成空，十餘年苦心孤詣，有如春夢一場，唉，有子如此，夫復何言……」

老人悲語至此，熱淚滾滾而落，身軀一轉便待離去。

臨去之前猶豫着，忽又停步回過頭來，目光所及，心中一酸，復自懷中取出一隻細頸玉瓶，走過去在人事不省的愛子口中納入三顆黃色藥丸，方才黯然含淚，蹣跚着轉身走開。從老人微弓的背影望上去，在離去的這一刹那，老人似乎又較來時衰老不少。

* * *

約莫過去頓飯光景，藥丸溶化，藥力透達，文東玉一聲輕咳，悠悠然甦醒過來。

文東玉睜開眼皮，勉力欠身坐起。這時月影西斜，約爲三四更之交，月色較先前更爲清亮，地面上也有着濕潤的露意。文東玉只感覺到身上很涼，頭部微暈，四肢乏力，他定了一會兒神，掙扎着站起身來，搖晃着摸入書房中。

房中油燈已滅，白濛濛的月色自窗櫺中透進來，靜靜的，柔和的，像紗，像霧，亦像一片迷失了記憶……

文東玉和衣倒在床上，閉目苦思，他必須追索出今夜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去年文福有否交你一部文集？你都看了沒有？都能領會嗎？經得起考驗嗎？注意，氣穩丹田，神守左右商曲，啊啊……」

文東玉不知打那兒突然生出來的力氣，一聲「啊」，猛自床上一躍而起，由於用勁過疾，喉頭

父親把藥丸納入文東玉口中。

一甜，張口又是一口鮮血，但是，文東玉再也不去計及這些了，他爬去書架頂上取下那隻木盒，點上燈將木盒打開，匆匆取出那部詩詞選集，急急翻開一看，文東玉瞧得呆了。

只見文東玉怔怔地捧着那部詩詞選集，半晌無法動彈，最後，眼中一潤，淚水盈眶，不住喃喃道：「爹，求您原諒，玉兒錯了……」

書生捨文參絕學

第二天，文東玉病倒了。

由於文東玉的病來得異常突兀，鏢局中同人們在關心之餘，竟然誰也沒有留意院中那片剷掉一層土皮的地面。而文東玉的病正與這塊地面有關，在天亮之前他勉強支撐着將那灘血漬收拾乾淨，因勞動過度他倒下了。

鏢局上下人人都來看望他，文東玉除了表示感激之外，堅決拒絕請大夫調理，他推說這次只是偶染風寒，睡上幾天自然會痊癒的，用不着週張費事，其實他實在是躭怕大夫會從脈象中窺悉秘密。

不過因爲心情平靜的關係，三四天過去，文東玉病況果然大有起色。

橫豎鏢局中這段時期清閒無事，於是，文東玉藉着養病爲名，鎮日關上房門在書房中開始參究那部「詩詞選集」。

它眞是一部「詩詞選集」嗎？當然不是！

打開扉頁，裏面寫着：

「孩子：這是一套武學秘笈，也是爲父的半生心血的結晶。它包括一套劍法、一套掌法以及一套輕身術。三套武學中以劍法爲主，也最重要。不過另外那套掌法和輕身術亦不可等閒視之，它們在這部秘笈中雖佔次要地位，然於當今武林中，它們却無一不是一般人夢寐以求的獨門絕學。爲了不使你分心起見，三種武功都沒有列出它們的名稱，這一點，一年之後，我們父子再度相見時，只要你已稍具基礎，爲父自然連同另外幾件事一併告訴你。記住：這是一部珍貴的武笈，修習時首重靈性之培養，要能做到『形拙於外，質慧於中』，令人從表面上誰也無法看出你是身負絕頂武功之人方屬上乘。笈中字字均爲爾父這十數年來面壁省悟、創化、擬正所得，然後執筆手錄者，吾兒勉之！」

繼續翻下去果然全係墨筆書寫，而墨迹則新陳不一。最前面幾頁墨迹已由濃黑而呈淺灰，其文顯係成之十數年前。字體方面也不甚劃一，時正時草，從這上面，正可想見著書人執筆之不同心情。

文東玉再度流淚了，他暗暗禱着：「父親，您不必灰心，您等着瞧吧！玉兒是您的好孩子，乖孩子，總有一天，您一定會爲您有這麼一個兒子感到驕傲的！」

＊　＊　＊

轉眼之間，三個月過去了。

在短短的三個月之中，文東玉體健逾常，武功大有進境。但是非常不幸的，這期間却另外發生兩件令人悲痛的大事。

第一件是老家人文福的去世。老家人文福，年事已屆七旬有零，其去世本來不算甚麼意外，但是，他與文東玉的關係不同。文東玉生背慈母，父親又因揣摩三套武功，以便傳授愛兒的原故，一年只能返家一次，故所以文東玉一直與這名老家人文福相依爲命；他從來也沒有將老文福當做一名家人看待過，雖然主僕有別，但在文東玉心目中，他幾乎一直將這名老家人文福當做老祖父一般尊敬着。

所以，老文福的去世，文東玉的難過是不難想像。

沒想到「福無雙至，禍不單行」，老文福去世不到十天，第二件噩耗跟着傳來：「雙獅」與「八達」兩家鏢局合保一批鏢貨在蘇魯交界的徐州地面失了事！

「八達」鏢局三名鏢師喪命，歐陽局主重傷。「雙獅」鏢局方面情形也差不多，張、李兩鏢師喪命，雙獅兄弟重傷。

在這種情況之下鏢貨之下落，自然問也用不着多問了！

消息傳來，整個長安城爲之震動，而「雙獅」和「八達」兩家鏢局，破產也就算破定了！

因爲這一行的規矩，鏢貨如在交割之前遭遇意外，不論護鏢人手傷亡情形如何，那都是鏢局自己的事，但損失的鏢貨却不能不照貨賠償！

兩家鏢局於消息到達後，全都陷入一片驚惶駭亂之中，文東玉更是暗暗跌足不已。他原有力勸兩位局主放棄承保之意，只可惜前脚與後脚剛剛差了那麼一步。當天他如能及時趕回來，兩位局主對他的建議雖不一定採

納，但會因而提高警覺，甚至另外再請助手以策萬全，却屬極爲可能。

如今，別人是驚惶駭亂，文東玉却多添一層深深的內疚，他覺得他那天實在不應該再去居易酒樓。

經過一夜思考，第二天文東玉走去跟鄭師爺說道：「鄭師爺，您留在局中，將局中財產稍爲清理一下，有多少算多少，等兩位局主返局後，好對事主立即有個交代，小弟則準備帶着老陳和老馮兩個趕去徐州護迎兩位局主回來。」

鄭師爺大感意外道：「文相公……」

文東玉意甚堅決的攔着道：「鄭師爺，您不必再說甚麼了，局中人手全部這麼多，俗云養兵千日，用兵一朝，這二年來，蒙兩位局主隆遇有加，而小弟在局中却一直無所事事，等於一名置閒人員，此去並非動刀動槍，師爺無須多慮。」

鄭師爺拗他不過，只好聽其自然。

文東玉僅帶着那部武學秘笈，以及幾件隨身應用的物品，當天就偕同老陳、老馮兩名局丁登程出發。

＊　＊　＊

文東玉、老陳、老馮三人三騎出長安東門，擬取道洛陽，經鄭州、開封、商丘、碭山等地奔赴徐州。

老陳、老馮兩名局丁雖然年過五旬，但因二人年輕時也曾練過幾年把式，身手還算矯健。

馬行甚速，傍晚時分便已到達潼關。

到達之後，陳、馮二人見他們這位文相公平常弱不禁風，這會兒經過一整天揮鞭疾馳，居然毫無半點倦累之態，均不禁暗暗爲之稱奇不已。

倒是文東玉擔心陳、馮二人受不了，主動提議在潼關歇宿一宵，養足精神以便次日繼續上路。

第二天，三騎再自潼關向東進發。

這時已是天寒地凍的仲冬十一月下旬，馬蹄敲在黃土路上，聲響都較平常清脆，中午，三人於閿鄉下馬打尖時，天空中若有若無的雪花星兒忽然變爲羽片般紛紛傾降而下……

文東玉匆匆食用完畢，首先跳上馬背，向陳、馮二人叫道：「酒囊裝滿，戴上風帽，走！」

陳、馮二人見文弱的文相公如此勇敢，不由豪氣頓生，當下吩咐店家灌足兩革袋好酒，將風帽兩邊護耳往下一拉，也跟着跳上馬背。

天黑到達函谷關，文東玉向陳、馮二人問道：「陳老頭兒和馮老頭兒累不累？」

老陳喘着氣笑道：「還好。」

老馮搶着笑問道：「文相公之意思，是不是想趕夜路？」

文東玉向二人一笑點頭道：「正是如此。」

老馮遲疑了一下道：「咱跟老陳兩個倒是無所謂，只是……文相公……還有我們這三匹牲口，牠們不知道是否吃得消……」

文東玉見二人不反對，立即答道：「牲口沒有關係，到前面棧市上貼銀子掉上三匹就得了，至於小弟，這一向健康情形良好，試一試應無問題，聽人說，雪花能迷馬眼，萬一在到達洛陽之前，道路給積雪阻塞，那時前不巴村，後不夠店豈不大糟？」

於是三人在函谷關換馬，飽餐一頓，將革囊中燒酒補滿，連夜冒雪上路，揮鞭直馳洛陽。

沿途小憩數次，第三天近午時分，北邙山已然遙遙在望。

又加數鞭進入洛陽城，這一下，馬累了，人也累了，而外面雪花也跟着愈降愈密。

文東玉叫店家好好照顧馬匹，然後與陳、馮二人盡情暢飲，飲畢，分別入房蒙被大睡。

陳、馮二人一睡如死，而文東玉因爲內功已具相當火候，睡下去不過一二個時辰便已爽然清醒過來。

文東玉一覺醒來，天已微黑，他見陳、馮二人仍然熟睡正酣，天空中飛雪亦無少停之象，於是信步出棧，冒雪向城中繁華地區閒眺着走去。

雪中漫步別具風味，文東玉久慕洛陽風光，停留短暫，機會不多，是以想趁此各處瀏覽一番。

由於雪層已將整個大地覆蓋，此刻雖是昏暮時分，却像黎明左右的迷濛。大街兩邊，店門十九均已關上，僅有腰門在虛掩着，閃動的燈光，隱約的人聲笑語，不時自兩街樓窗中送下來。

文東玉不難從那些燈光人語中想像到一幅幅歡樂融洽的畫面，有些地方也許正在闔家圍爐，有些地方也許正聚集三五友

好，在室中把杯縱論着上下古今，或者在計劃着如何過年，甚至計劃着如何在開年後邀飲春酒……

文東玉雖然從小便未領會到天倫聚叙之樂，但品嘗客處異地的滋味，這尚是第一次深深感受到。

終於他打消選個酒肆小酌一番的念頭，轉頭重又回到落脚的棧房。

他想：自己活得好好的，此刻都會生出這感受，那麼刻下因困滯徐州，英名與家當均於一夕之間盡化灰燼的雙獅兄弟又是何等心情呢？

還有那可憐的張、李兩鏢師——想及張、李兩鏢師日常之爲人，以及二鏢師對他的愛護，文東玉心酸如蝕，雙眼模糊，這座洛陽城的風光再好，他這時再也沒有心情去賞玩了。

暗地跟踪文東玉

同一時候，大街右首的一座小樓上，三名少女正在燈下作雁行魚陣之戲。

兩名少女分持黑白，隔案對弈，另一名則在打橫支頤觀戰。

三名少女，一衣紫、一衣白、一衣紅，正是「芙蓉三徒」：「雙劍貴妃」楊芬芬、「冰姬」白玉梅、「五月花」夏紅雲！

對弈的是「雙劍貴妃」楊芬芬和「冰姬」白玉梅二女。這時，「雙劍貴妃」楊芬芬之局由優轉劣，正拈着一枚白子沉吟難決，觀戰的夏紅雲不耐久等，眉峯緊皺，厭惡地轉身走去臨街窗前，同時伸手將窗扇輕輕拉開一道縫隙。

「雙劍貴妃」楊芬芬頸脖一縮，叫道：「雲丫頭，你要死啦？」

「五月花」夏紅雲順口答道：「透透氣不好麼？」

「冰姬」白玉梅也跟着叫道：「雲丫頭，把窗子關上，風雪這麼大，寒氣直往脖子裏面攢，你丫頭不怕冷，也得顧顧別人……」

「五月花」夏紅雲並沒有依言將窗子關上，也沒有回答甚麼，她「五月花」夏紅雲的一雙秀目，這時正隨着下面街心雪地上一條人影緩緩移動。

「雙劍貴妃」楊芬芬再度叫道：「是不是要我起來擰你？丫頭。」

「五月花」夏紅雲輕輕「噢」了一聲，紅着雙頰扭過臉去笑道：「

輸了棋的人，咳，應該不怕冷才對呀！」

「雙劍貴妃」楊芬芬恨恨罵得一聲：「好丫頭……」棋子往棋盤內一扔，作勢欲起。

「五月花」夏紅雲忙嚷道：「噢，不，好大姊，我來關，我來關！」

窗子關上，「雙劍貴妃」楊芬芬和「冰姬」白玉梅繼續未竟之局，「五月花」夏紅雲繞案兜了一圈，忽然自言自語地道：「我下去瞧瞧小翠那丫頭睡着沒有，肚子餓了，叫她蒸碗百合蓮子。」說着走向樓梯口，匆匆下樓而去。

「雙劍貴妃」楊芬芬與「冰姬」白玉梅因爲神貫棋局，全都沒有去留意。

不過眨眼工夫，「五月花」夏紅雲復又登樓，過了一會兒，棋戰結束，輸的一方是大師姐「雙劍貴妃」楊芬芬！

「五月花」夏紅雲眸珠轉了轉，忽然搖搖頭嘆道：「大姊這盤棋輸得實在太冤枉了！」

「雙劍貴妃」楊芬芬以爲這位師妹在風凉她，輸了棋正感無處出氣，聞言不禁杏眼一瞪道：「甚麼地方冤枉？」

「五月花」夏紅雲視若無睹，以手指着棋盤，認眞地批評道：「剛才在這兒有個『劫』，假如大姊主動投子撲入，將劫打贏了，二姊就勢必要全軍覆沒，唉唉，不是小妹放肆，這正是大姊處世爲人的一大弱點，大姊似乎輸得太慘，以致最後終因一念之慈……」底下深深一嘆，表現出無限惋惜的樣子。

其實懂得棋的人，只要稍稍加以推敲，便不難指出「五月花」夏紅雲所批評的可說全是一派廢話！

棋盤上「打劫」，敵我雙方之機會永屬五五之分，「假如」打贏了，當然不會輸，可是「假如」打不贏呢？

「雙劍貴妃」楊芬芬又不傻，如有穩贏的劫她會不打嗎？

不過，人總是這樣子的，輸了棋的人縱然人人認爲輸得公允，輸的一方都往往會强找藉口，以證明那是「非戰之罪」，若有旁觀者「沉痛」的指出其中冤枉之處，試問輸的一方會不領情嗎？

所以，「雙劍貴妃」楊芬芬聽了小師妹這番評論之後，難看的臉色一下子緩和過來，連連點頭表示同意道：「是的，愚姐就是這種弱點不能克服……」

「冰姬」白玉梅一向城府深沉，喜怒不形於色，此刻她心裏雖然在好笑，表面上却無任何表示。

「五月花」夏紅雲偸偸溜了大姐姐一眼，忽然苦着臉色道：「大師姐，明天小妹不去行嗎？」

「雙劍貴妃」楊芬芬甚爲訝然道：「你，你不去？」

「冰姬」白玉梅有點意外道：「這是你惹下來的事，去洞庭向血屠夫師徒打招呼，自認不是，都該由你出面，我跟大姐兩個，嚴格說來也不過是兩名陪客而已，你不去，我跟大姐去做甚麼？敢不聽師父的話，不去你就不去好了！」

「五月花」夏紅雲又轉向「冰姬」白玉梅苦着臉道：「二姐，你又跟小妹爲難了，二姐，你想想看，『芙蓉仙子』雖然不願開罪『血屠夫』，但是，『血屠夫』難道就敢招惹咱們師父『芙蓉仙子』不成？所以說這次洞庭之行，不過是一種禮節而已，人到等於禮到，血屠夫師徒見到二位姐姐可說面子十足，小妹留下，他們師徒以爲小妹畏罪，只有更高興，反過來說如果小妹也去了，『快刀』辛立那廝在看見小妹之後，也許會愈看愈起火，而小妹的脾氣又壞，到時候萬一兩下裏一個彼此不順眼……」

「冰姬」白玉梅堅持道：「不行！你丫頭無論如何非去不可，你不去，大家都別去，簡單得很！你丫頭倒想得好，哼！可惜世上沒有這等便宜事！」

「五月花」夏紅雲見二師姐這邊已經是此路不通，乃又轉向大師姐道：「大姊，小妹還是求您的好，二姊心腸太硬了。」

「五月花」夏紅雲預先所下的那支「伏兵」，現在開始發揮它的微妙力量了。

剛才，她說：大師姐，您的棋本來可以贏的，可惜最後却因一念之慈反勝爲敗。而今，她意思則是說，二師姐心腸太硬，還是您大師姐的心腸軟些——您，大師姐剛才不是已經承認過這一點嗎？

所以，現在的「雙劍貴妃」楊芬芬就不得不以事實來證明自己心腸確是軟些了，「雙劍貴妃」楊芬芬先故裝出一副左右爲難的神氣，然後深深嘆了口氣道：「二丫頭說得不錯，師父之意的確是要我們三個一起前去，但是，現在

聽你丫頭這麼一說，却又似乎不無道理，唉唉……」

語畢，搖搖頭又是深深一嘆，接着抬起了臉來，皺眉向「冰姬」白玉梅無可奈何地道：「玉梅，我看就依了她。」

「冰姬」白玉梅一向都很依順她這位大師姐，現見大師姐如此主張，自然無話可說。

「五月花」夏紅雲見所求已遂，笑吟吟的站起來道：「你們繼續下棋，我下去替你們準備宵夜。」

她不待兩位師姐有何表示，雀躍着下樓而去，人至樓下，輕輕喊道：「小翠，你回來沒有？」

黑暗的耳房中有個聲音低答道：「回來了，三姑娘，小翠在這裏。」

「噓！輕點。查清了沒有？」

「查清了，歇在平安老棧。」

「一個人？」

「三個。」

「嗯？」

「另外二人似是鏢局裏的伙計。」

「來了洛陽幾天了？」

「今天下午剛到。」

「你……你看他們會不會馬上趕去別的地方？」

「這……很難說，不過據婢子的看法，外面雪下得這麼大，他們如有急事，應該不會歇下來，假如沒有急事在身，就該不會馬上離去才對。」

「唔，是的，有道理。」

「三姑娘還有吩咐嗎？」

「沒有了，小翠，謝謝你！噢，對了。去把小屏、小黛她們搖醒，就說我叫她們做三份點心送上樓去……」

次日，風雪如故，一輛篷車將「雙劍貴妃」楊芬芬和「冰姬」白玉梅師姐妹載出南城門，跟後，西街平安老棧中出現一對年輕的主僕。

主人是一名年約十七八的俊秀書生，身穿紫狐裘，頭戴四方巾，明眸皓齒，風度翩翩。

紫裘書生帶着那名青衣書僮入棧後，眼光四下一掃，隨後走去櫃上向掌櫃的含笑問道：「後院三號上房那位年輕的客人起床沒有？」

掌櫃的呆了呆道：「起床？」

紫裘書生點頭道：「是的，他是本公子的朋友，敢煩着人通報一下，就說有位夏公子來拜訪他。」

掌櫃的張目期期地道：「早……早就走啦！」

紫裘書生也是一呆道：「幾時走的？」

掌櫃的眨着眼皮道：「昨夜就走啦！那位公子去外面轉了一圈，回來就催着他兩名伙計整裝上路，那兩名伙計似乎不大願意，後來那位公子不知對他們說了幾句甚麼話，兩名伙計不住點頭，三人說完話就這麼走……」

紫裘書生傻了片刻，吶吶地道：「知不知道他們走的那個方向呢？」

掌櫃的歪着脖子想了片刻，緩緩搖頭道：「唔，弄不清楚，只好像聽他們似乎提過到『鄭州』『開封』這二處地名。」

是的，洛陽平安老棧掌櫃說的這些話時，文束玉和陳、馮兩名局丁的確是向鄭州進發，而且已經離鄭州不遠。

雪地馳馬，行程是艱巨的。好不容易，三人三騎到達鄭州，鄭州休息半天，再度冒雪前進。開封二次換馬，並為每匹馬餵上參酒槽豆，休息後繼續登程。馬上三人人人臉色凝重，彼此間不交一言，大家都在一股無名的力量支持下，集中精神眼望前路，一鞭又一鞭向前，向前，再向前……

文束玉和陳、馮二人受着道義之驅使，以無比之勇氣與無情風雪搏鬥了四天四夜，終於騎着顛蹶的牲口，拖着疲憊的身軀進入徐州城。

進城之後，依陳、馮二人之意打算掙扎着馬上去西城「鐵掌」蕭道成那兒會見兩位局主，但是，文束玉力表反對。

他向陳、馮二人道：「我們拚命趕，目的只在早日到達這兒，到達之後我們却不妨稍稍躭擱一下，我們可以想想：兩位局主身負重傷寄居朋友家中，心情之劣不問可知，如再讓他們看到我們三個這副狼狽樣子，豈不更加傷心難過？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梳洗整頓一下，從容而煥發的走上門去！」

陳、馮二人點頭稱是，於是三人先在一個地方歇下來飽餐一頓，略事休息，然後分別換上一身乾淨衣服向西城走去。

（未完・三）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雷庫驚魂

魏力・文
洛文・圖

上文提要： 馬里坦正欲强迫高翔和穆秀珍加入「紅衫俱樂部」時，潛水隊人員正好爬上「雷庫號」報告木蘭花已死的消息，其中一個隊員走向馬里坦……木蘭花在飛機爆炸前藏身海底昆布間，並殺死其一潛水員，成功的强迫馬里坦拿出變節警察的名單……方局長接見一胖子，此人前來報告木蘭花三人死訊，並威脅他加入「紅衫俱樂部」……

那兩個警員不知道何以方局長在剎那間改變了主意，他們自然沒有理由不服從局長的命令，是以他們放開了胖子又走了出去。

那胖子安詳地整理着衣衫。

「甚麼條件，交換他們三個人回來。」方局長臉色蒼白，厲聲問。他的聲音，在不由自主間，有些微微地發抖，那是由於他心中激動之故。

那胖子拾起了被方局長弄皺了紙頭來，道：「雖然皺了，但還是一樣有用的，你簽八個字，一小時後，他們三人就可以和你相會了。」

「甚麼？」方局長大聲吼着。

「簽八個字。」那胖子狡猾地笑着，「或者將我逮捕，那麼，你將再也沒有機會見到他們三個人了，他們可以說是死在你手中的。」

方局長的呼吸急促了起來，他眼前的景象，也變得模糊起來，數十年來警務工作，使他養成了剛正不阿的性格。

而眼前這個胖子却在威逼他，更要他參加匪黨。

他當然不能簽字，一簽了字，他一生的清白就完結了，他數十年苦心建立起來的聲譽、地位，也毀於一旦，蕩然無存了。

如果，受到生命威脅的是他自己的話，他將毫不猶豫地拒絕簽字，但如今受到生命威脅的却並不是他，而是三個年輕人！

那三個年輕人……方局長的眼前，浮起了他們的影子來，高翔本來是不務正業的人，自名俠盜，却幹着違法的勾當，但是他自從參加了警務工作之後，他的聰明有了正當的出路，在短短的時間中，他為警方立下了多麼大的功勳！

這樣的一個有為年輕人，能看着他死去麼？

方局長又想到了木蘭花，那是罕見的年輕人，智、仁、勇俱全的完人。穆秀珍是那樣地天眞爛漫，那樣地可愛。

這些年輕人，能讓他們死去麼？

不能，不能，當然不能。但，要救他們的話，自己就得在文件中簽字！自己就得參加「紅衫俱樂部」，作為這個匪徒組織的一員！

他沉思着，心中猶如有絞盤在絞動一樣。

他額上的汗珠不斷滴下，令

得他的視線更加模糊。

「怎麼樣了？局長閣下，男爵給我的時間並不是太多啊！」那胖子將那些紙，一張一張地攤平，放到了方局長的面前，「而且，你可以放心，這件事除了我，男爵和你三個人之外，只要你一直保持着忠誠的態度，是絕不會有第四個人知道的。」

那胖子的話，方局長根本沒有聽進去，他只是心想：「怎麼樣，我應該是怎樣，是不是應該犧牲自己來救他們三人呢？」

「我要求保證。」方局長陡地抬起頭來。

「你的意思是……」

「我要他們三人先回來。」方局長堅定地說。

「局長閣下，這不是開玩笑麼？」

「一點也不，你說他們三人在你們手中，有甚麼證據？就算他們眞的在你手中，你又怎樣能保證我簽了字之後他們便可安全？」

「紅衫俱樂部的名譽，便可保證，如果你不簽字的話，那麼事情的發展，就令人十分遺憾了，他們三個是令人可愛的年輕人！」那胖子仍在整理着那些紙，「看來我的任務失敗了。」

「慢，」方局長的聲音在發抖，「你說，我簽了字之後，他們一定能回來？」

「當然，那時，我們全是自己人了。」

「好，」方局長的聲音聽來十分悲慘：「我……簽！」

那胖子將一疊紙，慢慢地向方局長推過去……

＊　＊　＊

「雷庫號」離快艇越來越近了，三十碼……二十碼……十碼……快艇已經急促地起伏着。由於「雷庫號」的來勢實在太快了，快艇上的三個人，連應變的念頭都未曾起。等到「雷庫號」來到了十碼左右之際，木蘭花高叫道：「跳到海中去！」穆秀珍和高翔兩人却一動也不動！

在那樣的情形下，跳下海去的生存機會更微！

事實證明，他們是不是跳下海去，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雷庫號」在突然之際停了下來，一張金屬絲的大網，發出「錚錚」聲，疾罩了下來，將整個小艇，一齊罩在網中。

「雷庫號」在撒出了那金屬網之後，仍然向前滑來，「轟」地一聲響，將快艇撞碎，三人被震了起來，恰好被那張網兜住，拖到了甲板上。

一張網，只用極細極細的金屬絲編成的，十分堅韌，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三人在網中連掙扎，但結果還是被拖到了甲板上。

穆秀珍在網中大聲喝罵，高翔鐵青着臉，木蘭花則沉聲道：「鎮定些，別出聲，儘量維持鎮定。」木蘭花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可是這時候，她的臉色也變得極其蒼白，她從來未曾遇到過這樣狡猾，這樣難以對付的敵人過！

好幾次，她在失敗的邊緣中，反敗爲勝，但是也是好幾次，她又從勝利的寶座上，跌進了失敗的漩渦之中，如今這樣的情形，她又遭到了徹底的失敗，她還能夠再反敗爲勝麼？木蘭花並未喪失勝利的信心，但是她却也可以知道那希望是微乎其微的了。

他們三人被金屬網罩着，在甲板上拖行了幾碼便停了下來。他們在網中，可以淸楚地看到匪徒們在他們的身邊指點。

他們也可以聽到匪徒們在譏笑他們。

穆秀珍好幾次要破口大罵，但却被木蘭花硬按了下來，過了極其難堪的十五分鐘，在甲板上圍住了他們的匪徒突然靜了下來。

一個穿着鮮紅色外套的胖子向前走來。

那胖子正是馬里坦。

看來他已換過了所有的衣服，半禿的頭已經過小心的梳理，可能還喝了一點酒，因爲當他落在木蘭花等三人手中的時候，他的臉色難看得就和木乃伊一樣，但此際居然紅光滿臉，他一直來到了離木蘭花等三人不到兩三碼，才停了下來。

他輕輕地彈了彈雪茄，道：「兩位小姐，一位先生，我認爲我們之間的遊戲已經結束了，你們三人認爲怎樣？」

木蘭花的回答十分簡單，她冷冷地道：「奇怪，你看不到我們仍在呼吸麼？」

「小姐，你的意思是，只要你不死，那我們之間的鬥爭便沒有完，是不是？」馬里坦突然「格格」地怪笑了起來，笑聲十分可怖。

「不錯。」木蘭花堅定的回答。

馬里坦聳了聳肩，已有人替

他搬來了帆布躺椅，他舒服地坐了下來，道：「小姐，我可以告訴你，我的計劃是如何進行的麼？」

「哼！」在網中傳來的只是冷笑聲。

「現在，我的代表已經在警局總部，晤見可敬的方局長了，」馬里坦又噴下了一口濃濃的白烟：「方局長爲了不想你們三人喪生，他將會簽署一項文件……」

「你這隻卑鄙的肥老鼠！」穆秀珍尖聲罵了起來。

「這項文件，」馬里坦却無動於衷：「表示方局長他志願加入紅衫俱樂部，並且接受了紅衫俱樂部的巨額津貼。」

「你以爲他肯簽麼？」高翔冷笑地問。

「我想他肯的，而且他大概也知道他是上當了……」馬里坦怪笑了起來：「因爲，他簽了這項文件的時候，也就是你們喪生之際了！」

他陡地一揮手，八名漢子，各自携着手提機槍，將那張網團團圍住，木蘭花以爲馬里坦是要命令槍手將自己擊斃了。

但是却又不是。

只見兩名漢子，推來了一輛如同嬰兒座車也似的車子，車子上是一隻很大型的變壓器，有一條相當粗的電綫，連在那輛車子上，通到甲板下的一個艙房之中，另有一條電綫，從變壓器中通出來，立即有一名漢子將電綫纏在網上。

木蘭花望着連結在金屬網上的電綫，黃澄澄的銅綫，使人怵目觸心，接着，她又聽到了「啪」地一聲響，變壓器上的一盞紅燈着了。

同時，她也聽得變壓器發生了「嗡嗡」的聲音來。

穆秀珍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住了木蘭花的手。

木蘭花覺出她的手比冰還冷！

而當木蘭花勉强轉頭，向高翔望去時，只見高翔的臉色，比一塊冰也好不了多少，他們都已經知道馬里坦準備怎樣了！

馬里坦是想電死他們！

馬里坦的手慢慢地按到了一個掣上，但是他却不向下按去，只說道：「一等到方局長已簽字的消息傳來，三位，一千六百伏特的高壓電，將會使你們回老家去，我可以保證不會有痛苦的，你們三人的臉色，大可不必如此難看。」

木蘭花深深地吸着氣，她知道馬里坦所說的全是實話，她心中唯一的希望，便是希冀方局長不受威脅，不肯簽字！

方局長是一個極好的警務工作人員，要威脅他在那樣的文件上簽字，這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情，但是木蘭花却又了解方局長，她知道方局長外表嚴肅，但是心地却十分仁厚，事關他們三人的性命，方局長可能會犧牲自己而簽字的！

木蘭花只覺得胸前似乎有一塊極大的大石壓着，而那塊大石的壓力，也越來越重，壓得她幾乎連呼吸也感到困難了。

甲板上十分寂靜，一點聲音也沒有。

又過了三分鐘，那寂靜的三分鐘，長得就像三個世紀一樣，這才聽得馬里坦問道：「屈萊如今可還在警局中？怎麼還沒有信息？」

「他在警局中。」立即有人回答。

那人並還推過了一輛車子來，車子是箱形的，上面有一幅螢光屏，在螢光屏上隱隱可以看到本市的地圖，而在整幅螢光屏上只有一小點亮綠色。那點亮綠色的位置，恰好是在本市警察總部。

木蘭花等三人，透過網孔也可以看到那螢光屏。

他們知道，馬里坦派出去和方局長相晤的代表屈萊，身上是帶着可以發射無線電波的示蹤儀的。而這具裝有捕捉微弱的無線電波雷達設備的儀器，便顯示了屈萊所在的地點，屈萊只要移十呎，在螢光屏上的亮綫點，就會移動一小格，比例是五萬之一。

「他到了已有多久了？」馬里坦又問。

「有近十分鐘了，」那掌管儀器的漢子回答，他並且討好地道：「只怕他就可以有成功的消息傳來了，首領，這一次你是一定可以成功的！」

馬里坦哈哈大笑了起來。

捕捉神色下決定

而木蘭花等三人在這樣情形下，除了祈求上帝的幫助之外，似乎沒有別的辦法可想了，木蘭花當然是不信上帝的，她還在絞盡腦汁思忖對策……

在警察總部的會客室中，方局長的額上佈滿了汗珠。「我

方局長正在考慮是否在文件上簽字。

簽，」他一再啞聲地道：「你先去通知馬里坦，釋放他們三人。」

胖子屈萊(他是馬里坦的表兄弟，也是馬里坦最得力的助手，馬里坦時時當衆誇耀他的膽識，而他如果能取得方局長簽署的話，他就可以昇高一級，代替已死的副主席勃列斯登的位置)奸詐地笑着道：「我看，還是等簽好了再說罷！」

他一面說，一面將已經攤平了幾張文件，慢慢地推到了方局長的面前，並且還取下了自己的筆，拔下了筆套，將筆放在紙上。

「簽吧，簽幾個字，不消一分鐘。」

方局長抓起了筆，那枝純金筆桿的筆，本就是相當重的，但是却也不應該重到令方局長手兒發抖的地步，然而此際，他的手的確是在發抖。

他知道自己一簽下字去，那就一切都完了。

他自然是無法在紅衫俱樂部的挾制下生存下去的，他已經下定了決心：一等木蘭花等三人出險之後，自己就立即自殺。

以一個人的生命去交換三個人那還是合算的。

他想到了這裏，慘笑了一下，筆尖已按到了紙上。

那時，胖子屈萊的手指在他皮帶的金扣之上輕輕按了一下，一個小小的按鈕便陷下去了。他自然知道，在這個按鈕陷下去之後，「雷庫號」的收發報機上的一盞小燈，就會亮起來，通訊人員也就開始準備收聽他發出的捷報了。

方局長不去看第一份文件的內容，用力地在應該簽字的地方寫去，可是他才點了一點，寫了一橫，心中便暗地一動，停了下來。

他在那一瞬間，突然想到，只要他一簽字，紅衫俱樂部方面，一得到了那份文件，就算他們不放木蘭花等三人，自己又有甚麼辦法？

因爲他們掌握了這份文件，便可以完全控制自己了！

方局長開始覺得事情十分不對頭，他停下筆來，又細細地想了一想，大約只化了兩分鐘光景，然後，他陡地抬起頭來。

他抬頭向屈萊望去，目的只不過想要得到屈萊切實可靠的保證，可是他一抬頭，却看到屈萊的臉上，閃過一絲焦急的神色，

眼中的神情也顯得他相當慌亂。

方局長心中陡地一動。

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他知道這一切全是陰謀！那就是說，就算他簽了字，匪徒也不會放過木蘭花等三個人，而且，爲甚麼對方在自己不經意的時候，會有焦急慌亂的神情，而當自己注視他的時候，他却又若無其事呢？

他的若無其事是裝出來的！

他的心中其實十分害怕。

那是爲了甚麼？方局長心想：對方已完全佔了上風，他何必害怕？方局長放下了筆來。

「你……不簽字，望着我做甚麼？」屈萊還想笑，可是這時候，他臉上的肌肉却因爲緊張而僵硬，所以他的笑容看來十分古怪。

方局長則和屈萊相反，他捕捉到了對方的弱點，因之他從慌亂中漸漸地鎮定了下來，他道：「我可以知道你的姓名麼？」

「不必客套了。」屈萊拒絕說出姓名來。

方局長自然仍不知道對方是誰，但是他却可以知道，對方是不想表露身份，爲甚麼不想表露身份呢？當然是因爲表露身份之後，會對他有危險，那又是甚麼呢？當然他是一個重要人物，而且可能對馬里坦來說，有重要的意義。

一層一層推斷下來，方局長更鎮定了。

胖子屈萊在方局長漸趨鎮定的目光注視下，額上則冒出了細小的汗珠，這是一場極其激烈的鬥爭，兩人的身子雖然坐着不動，但却是在進行不折不扣的生死之鬥！

「我如果簽了這份文件，我們就是同路人了！」方局長笑着說：「你對一個同路人，還要隱瞞自己的姓名，不肯相告麼？」

「可是你還未簽字啊！」

「如果我不知道你是誰，我就不簽，我怎知道你在紅衫俱樂部中，是否有足夠的地位來拉我入會呢？是不是？」

「當然有，我是首領的表……」

他的話並沒有講完，方局長的腦中，已陡地閃過了屈萊的名字，他已經完全知道對方的身份了。他站了起來，將手中的筆遞還給屈萊。

「你……這是甚麼意思？」

「將筆還給你。」

「你不簽字了麼？」

「不簽了。」方局長回答得十分乾脆。

「好，你可以將我逮捕，可是木蘭花姐妹和高翔却要受到最嚴酷的懲罰，然後死去，這是你爲了愛惜自己而害了他們的。」

方局長的心中又猶豫了一下，但是他終於堅定地道：「我想你是有辦法和馬里坦直接通訊的，是不是？我要你告訴他，你被逮捕了，如果他們三人有任何不幸的遭遇，同樣的遭遇便將發生在你的身上。我想，你如何去要求馬里坦不要苛待他們三人這是你的事情，當然不用我再作指點了。」

突然之間，事情會變化到這一地步，那是狡猾多智的胖子屈萊所絕未料到的，他的弱點已完全被方局長抓住了！

他還想力持鎮定，但是手兒却已禁不住發起抖來。方局長來回走了幾步，道：「馬里坦可能等急了，你快些和他聯絡吧！」

胖子屈萊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 * *

在「雷庫號」上，電訊生從艙中探頭出來，叫道：「首領，屈萊的報告開始發來了，我們正在收聽，兩分鐘後可以給你他的報告全文！」

電報生一叫完，頭又縮了回去。

「哈哈，」馬里坦笑了起來：「兩分鐘，三位，在聽到我獲得巨大勝利的消息之際，你們却魂歸天國了，你們有甚麼感想？」

穆秀珍低聲說道：「蘭花姐，怎麼辦？」

這是在這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中，木蘭花心中問了十佰萬遍的問題了，怎麼辦？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們有甚麼辦法抵抗高壓電流？

「高翔，」木蘭花知道只有兩分鐘的時間了，在這樣緊急的情形下不得不採取救急的辦法，她附耳向高翔低聲說道：「你表示願意和方局長一起，替紅衫俱樂部工作，別說不，你說過聽我話的。」

高翔臉上的神情難看到了極點。

他既不搖頭，也不點頭，連木蘭花和他相知如此之深，也不知道他心中在想些甚麼，然而木蘭花知道，高翔會照自己的話去做的。

「秀珍，」她又低聲吩咐，「準備烟幕彈。」

「蘭花姐，那有用麼？你看這八個機槍手。」

「總比由得他通電的好，濃烟一起，你就向外滾開去，最好能滾落船舷，落到海中。」木蘭花低聲而沉着的吩咐着。

「你自己呢？」

「我？」木蘭花苦笑了一下，不再說下去。

「我知道，」穆秀珍的聲音哽咽，「我知道，你一定是從濃烟中躍起，好吸引機槍手的目標，給我逃生的機會，是不是？」

木蘭花並不回答，因爲她的確是這樣想的。

穆秀珍居然能猜中她的心思，可知穆秀珍已進步了不少，然而却是在這樣的情形下進步，眞不知叫人高興還是難過。

兩分鐘的時間，快得難以言喻，只講了幾句話，那電訊員便拿着一張紙，從艙中鑽了上來，奔到了馬里坦的面前。

馬里坦接過了他手中的紙，先向網中的三人笑了一下，然後才去看，他的臉上一直帶着笑容，那是一種驕傲到難以形容的笑容。

但是，當他的目光接觸到那張紙上的文字之後，他臉上的那笑容便突然僵硬了，以致看來變得十分之滑稽。

情況起變有轉機

果然，馬里坦看完了紙上的文字，狠狠地將那紙揉成了一團，霍地站了起來，轉身蹬蹬地向前走了出去，回到船艙中去了。穆秀珍眨着大眼睛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是局長不受他們的威脅。」高翔回答。

「難道方局長竟不將我們三人放在心上麼？」

「秀珍，其中一定還另有曲折，烟幕彈準備好了沒有？」木蘭花低聲問：「我敢說他們一定會將我們從網中放出來的。」

「準備好了，只要我用力搖頭，烟幕彈便會落下來。」穆秀珍回答着，眼看着幾個人來到了他們的面前，解開了金屬網上的扣子。

他們三個人站了起來。

穆秀珍望着木蘭花等候她的指示。

但是木蘭花却沒有任何要穆秀珍施放烟幕彈的表示。他們如今仍在八名機槍手的包圍之下，但是情形却不像剛才那樣危險了。

剛才，木蘭花的計劃是：高翔首先表示投降，馬里坦自然會放他出來，而當放高翔之際，她們兩人便一齊竄出施放烟幕彈，穆秀珍自甲板上滾向船舷，由海逃生，她則起身撲向馬里坦。當然，她撲向馬里坦是幾乎沒有成功希望的。

但是至少可以起到掩護穆秀珍的作用。

只要穆秀珍能夠逃出生天，她雖然死了也是甘心的。

只不過這一個計劃，如今完全沒有必要行使了。馬里坦剛才坐在躺椅上的時候，那具控制電流的變壓器，離他的手只不過幾吋。

他只要一按手，立時可以取三人性命的。

而他居然不下手，怒氣勃發的走了，那是甚麼原因，木蘭花不知道，然而木蘭花却可以肯定，他們三人暫時不會有危險了。

所以，儘管穆秀珍躍躍欲試，木蘭花却是絕無表示。

他們三人在機槍的指押之下，到了一個船艙之中，那船艙中空無一物，根本就像是一隻大箱子，他們一被驅進了艙中，厚厚的艙蓋，便「啪」地蓋上。

船艙上漆黑一片，穆秀珍叫道：「蘭花姐，你剛才爲甚麼不動手？」

「剛才？」木蘭花冷靜地道：「我們動手的話，死的機會多而逃生的機會少，如今，我們不是還毫無損傷地活着麼？」

「可是我們却被關在漆黑的艙中。」

「那比罩在網中總好得多了！」高翔勉强地笑着。

「唉，」木蘭花突然嘆了一口氣，「我得了一個教訓，我們如果有機會再佔上風的話……」

「先打馬里坦兩個大耳刮子！」穆秀珍氣虎虎地說。

「絕不能再讓他逃脫了！」高翔沉聲道。

「是，我們現在先來研究一下，我們怎樣可以再佔上風？」木蘭花道：「別看我們還被囚禁着，但馬里坦不殺我們，這表示我們至少還佔有一點優勢。」

「衝出去！」穆秀珍用力地搥着艙壁。

船艙的四周圍全是鋼板，就算有乙烷吹管，只怕也燒不熔，穆秀珍的拳頭固然大力，但是又有甚麼用處？

「我想，」木蘭花沉思了片刻，才道：「馬里坦派出去的胖子屈萊，一定被方局長逮捕了，方局長明白了制住屈萊，那就有了人質。」

「你是說，馬里坦可能提出交換俘虜？」高翔疑惑地問：「你想，他好不容易捉住了我們，肯輕易放我們回去麼？」

「你料錯了，直到目前爲止，我們和馬里坦的鬥爭，是我們屈居下風的時候多，馬里坦是個狂妄自大之極的人，他不信有人鬥得過他，他也並不將制住我們三人，當作甚麼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我想他一定會以我們去換回屈萊的。」

「唉，」穆秀珍嘆了一口氣：「被人家當作交換的俘虜，多差勁！」

「在交換俘虜中，馬里坦極可能玩花樣，」木蘭花並不理會穆秀珍的感嘆，她改用手指在兩人的手上敲打摩斯電碼：「我們必需先發制人，你們明白麼？」

高翔和穆秀珍立即知道木蘭花有新的計劃了。

他們在黑暗之中，興奮地點頭。

木蘭花繼續用電碼長短不同的訊號，將她的計劃告訴兩人，她還預料了幾種不同的情形，和不同的應付方法。

穆秀珍興奮得站起來又坐下，被人當作俘虜，這的確十分、差勁，但如果木蘭花的計劃可以實施的話，那就大不相同了！

果然不出木蘭花的所料，在方局長和馬里坦兩人通過無線電話，直接交談之後，馬里坦同意了用三人來交換屈萊。

雙方只用了十分鐘的時間，便議定了以下的幾點：

一、雙方親自監押俘虜在公海交換。

二、一發現對方有過强的武力裝備，立時傷害俘虜。

三、雙方監押俘虜的武裝人員不得超過八人。

四、俘虜交換之後，警方不能趁機追踪「雷庫號」的下落。

方局長和馬里坦都同意了這四點條件，於是，在暮色蒼茫中，平靜的海面之上，有兩艘快艇迅速地接近着。

那兩艘中型快艇，相互接近的勢子十分快，從各自在海平線上出現起，直到雙方相距二十碼，各自停了下來爲止，只不過是二十分鐘的時間。

在北面駛來的快艇上，馬里坦坐在艇尾的一張椅子上，他的臉色十分難看。在他的身邊，是四個機槍手，在他的身前，還有四個機槍手。

而那四個機槍手的槍口，則是對準了木蘭花、高翔和穆秀珍三個人的。他們三人正背負着手，站在艇上，態度十分安詳。

從南面飛駛來的快艇上，有八名穿着制服的警官。

胖子屈萊就站在方局長身旁。

當方局長在暮色朦朧之中，看到由對面駛來的快艇上，高翔和木蘭花姐妹正站立着，他的眼中突然感到了一陣潤濕！

兩艘快艇停了下來，方局長首先大聲道：「馬里坦，如果你想玩甚麼花樣的話，那麼我敢斷定，吃虧的將是你。」

「我何必玩弄花樣？」馬里坦自負地笑着：「我絕未失敗，就算你們不死心，還要以卵擊石的話，失敗的也一定是你們而不是我。」

「好了，你將他們三人放下快艇來。」

「屈萊呢？我們同時進行，他們將游泳回到自己這方面，是不是？」

方局長沉聲道：「是，一！二！」

當方局長叫到「二」的時候，木蘭花等三人，和屈萊已一齊站到了快艇的邊上，方局長緊接着便叫出了三個「三」字！

四個人一起躍向海中！

就在他們四個人躍向海中之際，只聽得馬里坦的快艇之上，響起了「砰」地一聲，一根繩索，連着一具水中推進機，射了出去，落在屈萊的身邊。

屈萊一個翻身便伏在那具水中推進機之上，以極快的速度向外駛了開去，看來他簡直如同是在水面上掠過的一枝箭一樣。

而在此同時，馬里坦的座位前面，突然伸起了一片銅板，八個機槍手在銅板之後，開始向方局長的快艇猛烈掃射！

這個變化來得太突然了！

方局長的快艇之上，自然也有着掩蔽設備的，但是木蘭花等三人，落入海中之後，結果如何呢？

（未完・六）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沙成山見花滿天說死人不是她的門下，知道找錯了，但花滿天不放過他，她也一樣要他的項上人頭，沙成山詢問誰是幕後主使人，也一樣得不到答案，於是雙方又展開搏鬥……關天水與張長江專程找沙成山替他們找秦紅，因懷疑秦紅被「黑龍堡」的人擄去，沙成山本不答應，張長江願意提供丘蘭兒母子的消息作爲交換……

秦紅全身一哆嗦，心中立刻想到，眼前自己勢單力孤，難以相抗衡！

又是被該死的哈玉抱住，空有力量使不出來，如果掙扎下去，徒然吃這種莫名其妙的眼前虧！一念之間，秦紅道：「你放手，我跟你們去！」

哈玉聞言，笑道：「妳早這樣，豈非皆大歡喜，偏就敬酒不吃吃罰酒！」

顏如玉已捋鬍笑道：「秦姑娘，祇妳一去，便知道黑龍堡不比妳住的虎躍山莊稍差！」

白了顏如玉一眼，秦紅未開口！

李長泰已含笑道：「原是喜事一件，秦姑娘一己之偏見，幾乎不歡而散，這下好了，姑娘跟我們去黑龍堡，當知哈賢姪對妳如何仰慕傾心了！」

小心的鬆開手，哈玉道：「紅姑娘，妳上馬吧！」

秦紅立刻走向顏如玉，道：「顏伯伯，我騎你的馬！」

顏如玉立刻把韁繩交在秦紅手上，笑道：「我同哈賢姪共騎！」

那秦紅躍上馬背，立刻雙腿一挾馬腹，右掌猛拍那匹關外大紅馬，口中連連喝叫：「哈……哈……」

怒馬揚起鐵蹄，雷一般的便往反方向奔去！

哈玉見秦紅欺騙自己，不由大怒，又見李長泰躍馬欲追，立刻沉聲道：「二位且在此稍後，我追賤人回來！」

哈玉騰上坐騎，唰尾如飛的追去！

要知哈玉自小就在關外馳騁怒馬，馬上功夫高絕！

祇見他雙腿挾在馬脖子上，上身幾已貼在馬頭，那馬是一匹褐色艮駒，四蹄白色，奔馳起來，宛如踩着一片白雲！

秦紅沿着山道往深山疾馳，不時的往身後看，一連繞過三個彎道，順着一片斜坡，前面，忽見一騎沿着山坡衝下來！

山陡樹多，那騎者幾已站在馬背之上，一路滑下山坡來，敢情正是哈玉抄山上近路衝下來，剛好攔住秦紅去路！

秦紅一見，十分驚訝，張口尖聲道：「你！」

眞夠快，哈玉的馬已自秦紅一邊錯過！

那哈玉果然露了一手馬上絕招——「飛雲掠峯」！

一閃之間，他張開右臂，已把秦紅拖離雕鞍，一路挾着秦紅，哈哈大笑着往回奔馳！

關外的馬都是受過訓練的艮駒，秦紅的馬就在秦紅離鞍之後，也立刻調頭馳回來！

這次，哈玉眞夠狠的，那怒馬一路狂奔，他却以掌猛打秦紅的屁股，且怒叱道：「叫妳知道厲害！」

秦紅被打得哇哇大叫，祇是怒馬飛馳，眞擔心會被打落馬下！

哈玉以英雄姿態，把秦紅按在馬上，一路奔回來！

哈玉剛見兒子這般樣，立刻狂笑，道：「好，好，果然虎父無犬子！」

哈玉並未停馬，他在馬上大叫，道：「爹，我們回黑龍堡，兒子要好生調教這賤人，如何才能做個賢妻艮母，免得她以後發野性！」

於是，秦紅被擄了！

秦紅也哭了！

是的，「武林老爺」秦百年的女兒，「虎躍山莊」的千金大小姐，幾曾受過這種虐待？

秦紅在這種情況之下，她並未想到她爹！

因爲她知道，老爹正自策劃着一件震動江湖的大事，一定沒有太多的時間照顧自己，更何況老爹絕對不相信，他的女兒會有人敢欺侮！

秦紅却想到了沙成山，如果沙成山在，他是不會坐視不管的！

啊！沙成山，你現在如何了？

關大哥、張總管，你們爲何一定要找沙大哥的麻煩？如果你們同我一起，哈家父子怎敢這樣胡亂來？

現在……

遠處一片大草原，便在一道青翠的山邊，好高大的一座城堡展現在眼前！

是的，那便是獨霸遼北半邊天的「黑龍堡」了！

一道山坡，遙遙望過去，宛似一條蒼龍爬臥在大地之上！

便在這道山邊，先是兩座高大的堡樓子聳立在兩邊，正中央一道堡門樓，反倒沒有兩邊的堡樓子高大！

有一條山溪，繞過城堡，哈克剛一馬當先馳過一條大石橋，遠處已傳來呼叫聲：「堡主回來了！」

「少堡主也回來了，還有，嗤……」

不少大漢匆匆的奔過來，他們對於少堡主馬上挾持的俏女子，皆露出驚奇的目光！

城堡內的大廣場上，黑衫大漢們接過韁繩！

哈玉已把疲累的秦紅推向兩個迎來的大漢，道：「鐵總管，把這賤人關入東堡牢內去！」

黑龍堡總管「熊頭」鐵成剛是個高大壯漢，滿臉繞腮大鬍子，雙唇厚實泛血紅，一顆頭上尖下粗，宛似灰熊，他雙手抓住秦紅，令秦紅「啊」的一聲，道：「哈玉，你請我來做客，怎麼這樣對我？」

哈克剛也覺過份，正想開口，兒子哈玉沉聲道：「爹，你別管，對付女人，尤其是她這種目中無人，自高自大的賤女人，我自有辦法！」

哈克剛點點頭，道：「好，看你的吧！」

秦紅立刻高聲對顏如玉道：「顏伯伯，你難道不顧與我爹的交情了？」

不料，顏如玉哈哈笑道：「等妳成了本堡少夫人之後，我自會向妳爹請罪，哈……」

鐵成剛聞得此女將成黑龍堡少夫人，也不敢過份令秦紅吃苦頭！

又聞得哈玉吼道：「把她關進右面堡樓最下一層去，除了送三餐之外，鐵門緊鎖，不准任何人接近！」

秦紅突然尖聲道：「哈玉，你狠吧，我會叫你後悔的，不信，我們走着瞧！」

不料哈玉粗獷的走近秦紅，一把揪住她的衣衫，咬牙冷冷的道：「三天之後我們進洞房，妳給我小心了！」

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來！

秦紅無法反抗，被鐵總管雙臂一托高舉起來，口中虎吼道：「秦大小姐，能得我家少堡主垂愛，那是多少少女夢寐難求的，妳知道多少姑娘想都不敢想，妳却不把我家少堡主放在心上，那就對不住了！」

鐵總管一路奔得快，順着石階一路上到右面的堡牆石梯上，秦紅被舉得高高的，便掙扎也是枉然，祇得破口大罵，道：「你們眞是一羣可惡的東西，我爹知道，絕不會與你們干休……」

鐵總管祇是哈哈大笑，笑得

不允婚事困地牢

秦紅罵得無力，身子已被鐵總管擧到右面堡樓門邊，她低頭望下面堡內，祇見華厦連雲，屋簷櫛比，中央那片亭台樓閣突出。

秦紅覺得這裏不比虎躍山莊一進七道大院稍遜，不時的還傳過來一陣宏聲狂放的大笑聲，表現出關外人的粗獷豪放性格來……

鐵總管擧着秦紅，在五個大漢的前面引導下，穿進那扇粗木大門，又順着石梯往下面盤旋，上百石階繞向下面，秦紅已聞得下面的狗叫聲！

鐵總管把秦紅拋在一層乾草堆上，雙手叉腰哈哈笑道：「委屈妳了，秦姑娘！」

秦紅翻身站起來，道：「這就是你們待客之道？」

鐵總管道：「我是奉命行事，不過嘛……」

「不過怎樣？」

「如果秦姑娘答應我家少堡主，錦壺玉液，豪華樓閣，立刻等妳去享用，百名僕婦，無數侍從，任你呼喚，否則的話……」

「否則你們就把我囚在這兒一輩子？」

鐵總管哈哈笑道：「如果妳一輩子不答應，大概就會囚妳一輩子吧！哈……」

秦紅憤怒的咬着貝齒，道：「眞是可惡，哈玉同他爹眞不是東西，我……」

她話未說完，那鐵總管伸手一揮，旁邊忽然出現一個閘門，裏面十二隻狠似的巨犬，爭先恐後的要衝出來咬人，嚇得秦紅一哆嗦！

巨犬的狂吠聲不絕於耳，秦紅的臉色更加難看，她尖聲對鐵總管吼道：「快把牠們關起來！」

鐵總管笑道：「人被關在這兒，自有狠狗四處警戒，姑娘，妳是逃不了的，好生在此想想吧！」

鐵總管與五個彪形大漢又登上石階走了，與秦紅隔着鐵栅對望的，却是十幾頭討厭的大狠犬！

於是，秦紅眞的痛哭起來了！

哭聲加上狗叫，不知多久，她已倒在草堆上睡着了！

痛苦的時候過得慢，秦紅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天將黑了，從二丈高下的堡牆小窗洞看向外面，一片灰濛濛的，甚麼也看不清楚！

便在這時候，上面叮鈴響的又有人開門了，祇見哈玉在上面出現，五丈高的上面望下來，哈玉走得眞輕鬆。

他的手上正拿着一隻烤得香噴噴的山雞，就在距離尚有三丈高的階梯上，哈玉站住了！

秦紅抬頭望過去，尖聲道：「哈玉，你放我走！」

哈玉哈哈笑着向身後把手一揮，道：「拿去給她，我們不能把秦大小姐餓壞了！」

祇見一個壯漢雙手托着個木盤便匆忙的走下台階，木盤中正在冒熱氣，那壯漢輕輕把木盤放下來，道：「秦大小姐，妳請吃吧！」

秦紅低頭看，不由憤怒的道：「好個哈玉，你叫我吃這種東西呀！」

原來盤子裏裝的是一個窩窩頭，一碗小米粥，芝蔴葉晒乾的酸菜一小盤，三樣東西別說是吃，看了就叫人胃發酸，而且吃下去刮腸子，秦紅幾曾吃過？

抬頭，祇見哈玉正撕吃着山雞腿，油膩膩的手尚在嘴巴上舐着，那股子香又可口的情形，光景全被這位粗豪的少堡主表現無遺！

「咯咯」一咬牙，秦紅低頭端起地上木盤，憤怒的尖聲厲叫道：「哈玉，拿走你這餵狗吃的東西！」

雙手猛的往哈玉身上砸去！

哈玉閃身避過，哈哈笑着手一揮，帶着人立刻又走出堡樓！

秦紅氣得尖聲嚎叫，道：「哈玉，我爹絕不會饒過你，你可要給我記住了！」

已經走到堡樓門口，哈玉猛的回身怒道：「等到妳爹知道，我們已經走出洞房了，他知道了也奈何不了我！」

秦紅尖聲道：「你休想！」

搖着頭，哈玉十分篤定的道：「如果妳堅持不答應，秦紅，妳祇有老死在這兒了！」

秦紅尖吼起來，道：「哈玉，我爹對你父子不薄，你們到我們的獅頭山下，我爹大宴小宴的請你們吃喝，還叫你們住最好的地方，你爲甚麼要這樣對付我？」

「哦呸！」哈玉一副大男人作風的道：「秦紅，你給我聽清楚，誰稀罕你們的優渥招待。祇妳一

哈玉把秦紅按在馬上，一路奔來。

走了之的對待我爹，就叫人無法忍受，在妳的眼裏還有我們嗎？」

秦紅怒道：「我本不喜歡你，你爲何三番兩次的找上門去求親？」

哈玉冷笑道：「我是個永不服輸的人，遼北有的是美女，可我就是喜歡妳，今天老實對你說，此生非妳不娶，直到妳頑石點頭，妳才能走出此堡樓！」

秦紅尖聲仰笑道：「哈玉，祇要我爹知道，必率門人踏平你們這座黑龍堡！」

一聲哈哈，哈玉道：「如果你爹眞的找來，我們就給他來個一問三不知，他能奈何誰？」

秦紅氣得直跺脚，哈玉已狂笑着走了！

這一夜秦紅過得眞辛苦，高處一盞油燈，下面一片灰暗，附近的鐵栅內不時傳過來狠狗的尖叫聲，令她全身不自在……

於是，她想起了一個人——沙成山！

是的，「二閻王」沙成山如果知道，應該會設法援助自己的，可惜……

就在天將亮的時候，秦紅望着微微發光的三丈高處的小窗口，她騰身而起，雙手剛剛攀住窗戶上的兩隻鐵栅，立刻伸頭引頭往外面瞧去！

祇見堡外面是個斜坡，前面一道小河，岸與堡之間一條羊腸小道，那面尚有一條寬道直通向石橋！

秦紅正自細看，洞中的狠狗紛紛尖聲大叫，不旋踵間，上面堡門啓開，一個大漢伸進頭來。

他見秦紅雙手攀住小窗格，不由粗聲大笑，道：「秦姑娘，別妄想逃出去了，此地曾闖過『關東大盜小黑虎』，妳可能沒聽說過，小黑虎可是有名的凶殘，他還不是活活被囚死在這兒？」

秦紅落下地，氣憤的道：「叫哈玉快來放我！」

搖搖頭，那大漢又把門關了起來！

日上三竿，哈玉果然來了！

秦紅見哈玉又站在上面不下來，立刻叫道：「哈玉，叫你爹來！」

哈玉搖搖頭，道：「除非妳答應同我攜手進洞房，我爹是不會來見妳的！」說着，三斤重的一塊醬牛肉在口中啃起來！

於是，又見一個壯漢雙手托着個大木盤走下去，那壯漢把木盤放在地上，道：「吃吧，姑

娘！」

秦紅見又是昨晚上的東西——一個窩窩頭、一碗小米粥、一碟芝蔴葉酸菜，不由氣得伸手端起來便往狗洞中砸過去！

嘩啦一聲，洞中十幾隻狠狗大聲狂叫起來！

秦紅發現，連狗也不吃地上的窩窩頭，嗅了嗅立刻紛紛走開！

便在這時候，哈玉抖手抛下手中的一塊醬牛肉，一羣狠狗立刻爭食啃咬不休，引得哈玉哈哈一聲大笑！

秦紅氣得臉色鐵青的道：「哈玉，你等着吧，等我變成厲鬼再找你！」

哈玉回頭笑道：「厲鬼我也要了，哈……」

上面的半尺厚包鐵木門又關了起來！

秦紅跺着脚，氣得又是一陣大哭……

她現在才明白，自己的千金大小姐身份祇能在獅頭山與鳳凰嶺上才吃得開，兜得轉，在此黑龍堡却吃癟！

這一天又是個漫長的一天，秦紅萎坐在草堆上面，愁腸百結，心中所想的祇有幾個人！

爹爹秦百年，他難道不痛心女兒的失踪？

娘怎麼辦，怕不哭壞眼睛！

哥哥同表哥……

當然，沙成山是不會來的！

因爲沙成山正急於尋找丘蘭兒母子二人，他比自己更加痛苦，又如何能在此時來伸援手？

秦紅想着，便疲倦的又睡了！

於是，又是一陣狗叫，堡樓上的厚木門呀然而啓開來，當先走進來的，仍是哈玉！

跟在哈玉身後的，仍然是那個送飯的壯漢！

祇見哈玉笑嘻嘻的站在上面，道：「秦紅，這次妳應該吃了吧，妳看！」

秦紅見壯漢匆匆走下來，手中托着個較大木盤，不由得怔怔的望着！

那壯漢到了下面，立刻放下木盤，笑道：「姑娘，羊羹山雞兔子肉，尚有一壺葡萄酒，妳可以嚐嚐黑龍堡大廚師的手藝，是多麼的高明了！」

秦紅已兩天未吃東西，見到如此香噴噴的東西，立刻食慾大增，口流唾涎！

上面，哈玉笑道：「前兩次知道妳生氣，便送來再好的妳也不吃，沒得倒糟蹋了東西，這次送來的才是要妳吃的，我的心肝寶貝，我怎能忍心把妳餓壞？」

秦紅冷目上望，又看看盤中吃的，心中暗自思忖：好個哈玉，你想要我上當？哼！

一邊，那壯漢款款笑指木盤，道：「快兩天沒吃東西了，快吃吧，吃完了我好拿走！」

秦紅怒叱道：「出去，我不要你們看我吃相！」

上面，哈玉一反過去，立刻叫道：「上來，我們出去，免得她看了我們倒胃口，說不定又把一盤吃的摔掉，那多可惜！」

下面的壯漢立刻走上石階，笑道：「也好，我一會再下來收東西！」

秦紅常在江湖上跑，甚麼樣的花招不知道？就算沒經歷過，也聽得不少！

此刻，她先是冷冷一笑，把盤中的東西每樣取下一些，立刻抛了狗洞中，祇見十幾隻巨犬立刻搶食起來！

秦紅看得仔細，直到狠犬紛紛搶吃光地上的東西！

直到……

秦紅看得清楚，十幾頭巨犬已露出倦怠之態，紛紛無力的倒臥在地，犬齒外露，下巴貼在地面上！

於是，她冷冷的笑了……

秦紅嘴角牽動的仰視上面，心中暗忖：好個奸詐的哈玉，竟然眞的想用迷藥害我了！

便在這時候，上面傳來開門聲，秦紅立刻倒在草堆上面裝昏的一動也不動了！

厚重的包鐵木門啓開了！

上面立刻傳來那壯漢的歡叫聲，道：「成了，成了，少堡主，秦姑娘果然中計，恭喜少堡主，今晚可以入洞房了，哈……」

上面傳來哈玉的愉快聲音，道：「快下去，說眞個的，這兩天她不吃飯，我心裏還眞發毛，今夜先同其燕好，明日管叫她服服貼貼！」

那壯漢匆忙的跳下地牢內，雙手一伸便去抱起地上的秦紅，口中笑道：「少夫人，對不起了……」

就在壯漢的話聲甫落，秦紅雙目暴睜，右肘疾撞壯漢的肋骨，左足暴蹴，「彭」的一聲踢中壯漢的下檔！

秦紅含怒出招，端的辛辣無比，祇聽大漢一聲怪嘷，立刻翻

滾在地上，他全身扭曲，滿頭冷汗，被踢的地方最是脆弱，天大的本事，這時也祇有慘叫了！

上面，哈玉一聲怒叱，立刻從五丈高處躍下來，他人尚在空中，雙拳已交互打出十七拳，呼轟着罩上屹立地上的秦紅！

秦紅錯步側旋，雙腿連環踢出二十一腿，人已貼在堡牆邊，怒目而視！

哈玉拳拳落空，立刻沉靜下來，一步步的往秦紅逼近，口中冷冷的道：「秦紅，爲妳，我已用盡心機，妳仍然一副不賣賬，是嗎？」

秦紅憤怒的道：「哈玉，你果然卑鄙無耻，想用迷藥害我失身，妄想來個生米煮成熟飯，可惡！」

哈玉筆直的站在秦紅面前，冷冷沉聲道：「秦紅，妳是如此的鄙視我，已令我忍無可忍，眞要逼我下狠心使辣手，哈玉照樣拿得出來！」

秦紅叱道：「你想怎樣？」

哈玉道：「兩個字……『用强』！」

秦紅怒道：「你最好少打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我是不會答應的！」

哈玉冷兮兮的道：「爲了達到妳做我老婆的目的，一切就由不得妳了！」

他了字出口，左手前抓疾撩，秦紅右手力拍，足下飛快的上蹴！

不料這哈玉是關外摔跤名手，他此時的左手完全是虛招，跟在後面的右手才是實着！

便聽他一聲冷笑，右掌快得出奇的下探，一把撈住秦紅的足踝，橫身一甩，秦紅的身子立刻橫在空中，「咚」的一聲便趴在草堆上！

眞快，就在秦紅尚未彎腰爬起，哈玉那粗壯的身子平飛而起，一招「烏雲遮月」，已壓在秦紅的身上！

秦紅「啊」的一聲，雙手已分別被哈玉握住！

哈玉的雙足已把秦紅的雙腿分開，如今雙手又握住秦紅雙腕！

立刻篤定的哈哈笑道：「秦紅，妳是軟硬不吃，我就給妳來個不軟也不硬，洞房就設在這堡樓下的地牢內吧，哈……」

秦紅一急，雙淚迸流，她咬着牙道：「爲了保我貞操，守住名節，哈玉，我會叫你大吃一驚！」

哈玉全身一震，道：「秦紅，妳有甚麼手段儘管使出來，等我們行事完畢，我就看妳還能怎麼狠！」

冷冷的，秦紅已不再掙扎，她淡淡的道：「哈玉，我死之後，你一定要把我的屍體送回獅頭山去，你敢嗎？」

哈玉又是一震，道：「秦紅，妳寧願死？」

猛的回頭，秦紅已滿嘴鮮血的道：「我寧可嚼舌而死，你……你得不到我的……」

哈玉立刻跳起來，搖着雙手，道：「好，好，妳厲害，我不逼妳，千萬別把舌頭咬斷……我……我走！」

哈玉彈身落在石階上，回頭又道：「我着人給妳再送吃的，絕對不滲迷藥，妳可別把自己餓壞喲！」

望着哈玉走去，秦紅冷冷一笑，張口吐出幾口血水！

又伸手撫着口角內，自言自語道：「狗東西，你也會上我的當，我豈會輕易死在這裏？」

原來秦紅一急，牙齒立刻咬破嘴角裏面的皮，鮮血立刻流了一嘴巴，這才嚇走哈玉！

果然，再送來的東西已沒有滲迷藥！

但哈玉不來，「長白老人」顏如玉却一天來個兩三回，每次都是勸說秦紅，嫁給哈玉，他保證秦紅往後的日子快樂無比。

然而，秦紅就是不答應，且要顏如玉設法放人！

於是，雙方就這麼僵持不下，哈玉一連三天不見面，便顏如玉也不來了！

事情演變是出人意料的，哈玉設想的計謀難以實現，祇好放棄「先斬後奏」的手段！

哈克剛也不敢放走秦紅，怕的是與獅頭山變成仇家！

顏如玉以爲暫時囚人，等到時機來臨，再設法促成秦哈兩家成親家！

鏢客夜探黑龍堡

沙成山趕着篷車來到遼北，幾經打聽，他找到了遼北黑龍堡！

沙成山遙望着這座大城堡，但見堡牆如城垣，左右兩邊各建着一座大堡樓，那堡樓足有八丈高，端的宏偉無匹！

篷車沿着一條小河過了石橋，沙成山以巾遮臉，揮着長鞭

趕着車，回頭望西天，夕陽已快落山！

沿着城堡與小河之間的那條小道，沙成山口中呼喝着拉車的兩匹健馬：「得！哈！得！哈！」

聲音不大，但令囚在堡樓內的秦紅却精神一振，立刻掏出一方絲巾打着結，隔着窗子拋出堡樓外！

絲巾上面有血，一經拋出，正好落在篷車左側，沙成山探手一把撈在手中，口中一聲「吁！啊！」

篷車停住了，沙成山抬頭往上面看，只見鐵窗口尚伸出一隻女人手臂在揮舞！

於是，沙成山笑了……

點點頭，沙成山把馬車調回頭，又從原路過了石橋，迎面，有個大漢已攔住他的車頭，道：「朋友，幹甚麼的？」

沙成山見這人一副狗熊模樣，先是笑笑，道：「我是收購烏拉草的，走岔路了，這是回頭走冤枉路，請問這兒是甚麼地方？」

有個壯漢道：「鐵爺，這副瘦兮兮樣子，成不了精的！」

姓鐵的瞪了壯漢一眼，這才對沙成山道：「聽口音你不像遼人，我告訴你，這兒是黑龍堡，往北是北塔山，這時候怕晚了，你快走吧！」

沙成山點頭稱謝，立刻揮鞭趕車，拉車的雙馬長嘶一聲便絕塵而去！

城堡內的秦紅，怔怔的暗自思忖：明明是沙成山的聲音，爲何拋了絲巾，更伸手揮舞，車輪聲反而走了？難道自己想沙成山想迷了？

原來那城堡甚厚，上面窗子又小，要想看到堡牆外面近處的人，是無法看得到的！

秦紅聞得車聲漸去漸遠，便不由得又躍下地面，怔怔的跌坐在草堆上面！

如今隔着鐵柵的狗洞內，幾天下來，秦紅每餐都是先叫狠狗先吃，見東西沒有問題，這才把剩下的吃掉，漸漸的，狗也變得友善了，幾乎都成了她的朋友！

抬頭，遙望着小窗，秦紅自言自語道：「要是沙成山能來，該有多好！」

此刻，堡樓上面的小窗已無光線透進來，送吃的壯漢在走的時候，又把壁上的油燈燃上，他回頭笑對秦紅，道：「秦姑娘，可否聽在下一句話？」

眨着疲憊不堪的眸子，秦紅道：「有甚麼話你說！」

壯漢站在石階上，低聲道：「上回妳差一點沒有一足踢死我，但我並不恨妳，也不敢恨妳，不過……」

秦紅不耐的道：「有話說！」

壯漢道：「這件事情妳應該想得通，姑娘，妳深一層的仔細想，如果妳抵死不從我們少堡主，只怕妳永遠走不出這座堡樓了！」

秦紅道：「難道你們要永遠這樣把我關在此地？」

點點頭，壯漢道：「除非妳答應下嫁我們少堡主，成爲黑龍堡少夫人，否則……」

秦紅怒道：「你也要想做說客？」

壯漢道：「不是，小子是就事論事，姑娘妳想，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們堡主絕不會輕言放妳走，那將會給我們帶來一場搏鬥，黑龍堡不能因爲妳一人，而弄得同虎躍山莊兩敗俱傷，就只有委屈妳住在這兒了！」

秦紅咬牙怒道：「哈家父子眞可惡！」

壯漢搖搖頭，道：「少堡主誓言非妳不娶，我們堡主抱孫心切，對妳也就無可厚非了！」

秦紅大怒，戟指木門，叱道：「好一個無可厚非，你給我滾出去！」

壯漢搖搖頭，走了！

秦紅却「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此刻，外面的河上傳來陣陣蛙鳴，遠處一條人影箭一般的飛奔過來，那黑影，嗯，果然是沙成山！

一身黑色衣衫，連頭巾也是黑的，就在他剛剛快到河岸邊，只見石橋上面兩個人影晃閃！

是的，黑龍堡一到夜晚便把警戒人員派在石橋上，此橋距離堡門半里地，夜深人稀，只要一聲大喊，堡門那面便會聞得見！

沙成山絕不能打草驚蛇，他已經覺得夠幸運了，自己一到黑龍堡，就發現了秦紅被囚的地方，敢情就在那大堡樓下面！

繞過小河彎，沙成山看看小河——河寬十丈餘，不知河水有多深，他立即找到一根樹枝！

那是一隻似扁擔般的枯樹枝！

沙成山並不把樹枝拋入河心當踩腳借力用，他却雙手托起樹枝拋向河心上方五丈高處，就在樹枝尚未下落的刹那間，突然拔

空而起，怪異而又反力道的雙手抓住落下的樹枝往空中托起來！

天爺，沙成山竟然施出「龍馭雲」絕技，空中一個轆鞦架式，借着樹枝上沖而未下墜之勢，斜着身子，雙脚已落在河對岸！

放下樹枝，沙成山立刻伏在地上不動，他雙目烱烱的四週看了一下，先是認清方向，這才緩緩的蛇行鼠伏摸向堡樓下面！

沙成山背貼堡樓往上看，那窗口距離地面少說也有八丈高！

是的，這堡樓是沿着一片岩石峭壁接建的，從裡面看，由下面到窗口只有五丈高，但從外面看，就高得多了！

由於地勢高，此處的防守便相當鬆懈！

沙成山背貼堡牆，提着一口眞氣，使展出壁虎功，雙肩左右閃晃的往上面移動，直到他接近窗口，直到他雙手攀住鐵柵，裡面仍沒有聽出聲音來！

隔着鐵窗往裡面看去，沙成山也是看不到下面，只見一盞油燈發着暗紅的光綫，偶爾一聲狗叫！

於是，沙成山細聲細氣的道：「裡面有人嗎？」

堡樓內的草堆上，秦紅剛疲乏的閉上眼睛，忽聞上面聲音傳來，初時不敢相信，細聽之下……

「裡面有人嗎？」

「誰？」秦紅驚喜的應着！

「我！沙成山！」

「啊！是你，沙大哥救我！」

沙成山引頸往裡面看，忽見面前一暗，秦紅已雙手握住鐵柵，她只往窗外看了一眼，便立刻叫起來：「沙大哥，你果然來了，快救救我！」

沙成山雙手用力扭動着鐵柵，不由得搖搖頭，道：「這鐵柵足有兒臂粗，窗口又小，看來妳是被囚在這兒的！」

忙點點頭，秦紅帶淚的道：「沙大哥，我幾乎自戕而死，哈家父子可惡，他們逼我嫁給哈玉，我死也不從，沙大哥，你要救我出去！」

點點頭，沙成山道：「忍着點，我就是專爲救妳，才來到遼北！」

秦紅隔着鐵柵拉住沙成山的手，道：「沙大哥，我寧願跟着你過那漂泊不定的日子，也不願做黑龍堡少夫人，你一定要救我！」

沙成山道：「妳也別跟我過那餐風宿露的苦日子，救妳，是因爲妳爹找上我，這是生意，妳放心，我會設法救妳的！」

秦紅道：「我爹知道我被哈家父子擄來了？」

點點頭，沙成山道：「妳爹他們的推測，果然被他們料中了！」

秦紅忿忿的道：「就爲了他的大計，連女兒的事也不管了，眞是的！」

「大計？」沙成山驚問，道：「妳爹還有甚麼大計？」

秦紅自知說溜了嘴，忙催着沙成山道：「先救我出去再說嘛！沙大哥！」

點點頭，沙成山道：「好吧，妳且忍耐着！」

不料沙成山話甫說完，下面洞中的狠狗忽然狂叫不休，一時間叫得堡樓上面的人叫起來，道：「開門看看，狗子們發現甚麼了？」

沙成山立刻順着堡牆滑下來，伸手摸出一把石子，人已往小河邊退走！

就在他拋起樹枝過了河，身子剛剛隱在暗處，河對岸已見十幾頭巨大狠犬往這面撲過來。

四名大漢緊緊的跟在羣狗後面呼喝叱罵不已！

十幾頭狗已聚在河邊，一個個伸頭怪叫的看向河對岸，其中一個大漢道：「準是有貂子往這面跑了！」

另一大漢道：「二更過了，回去睡吧，這時候誰會往我們這兒來？」

「來也是找死，走，回去！」

順着堡牆，四個大漢還抬頭往上面查看，那離地八丈高的小窗子，宛似開在雲端，高不可攀！

* * *

沙成山知道，只有飛身過河，方能逃過羣狗的追踪，現在，他弄明白了黑龍堡的前哨防衛並不强，幾隻狗好打發得很！

於是，他找了個地方坐下來，仔細盤算着救人的步驟！

遙望向對岸，沙成山見那面又是一片寧靜，立刻又換了個地方！

沙成山繞向黑龍堡的後山上！

他找了個荒草矮樹林密集的地方，而且又是緊臨着黑龍堡的後堡牆處，伸手入懷，便取出個火摺子，迎風一吹，立刻湊近荒草地方，放起一把火來！

（未完・卅七）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劉偉生•圖

荊山毒叟大戰司無忌。

上文提要：南振岳制住青衣女，一把搶過娘親，宮如玉却傳音入密叫他往後山退，南振岳念及衆人安危，反迫青衣女放下所有人。荊山毒叟與火千里激戰，一使毒，一使火……宮如玉爲自己擅闖地室編了一大套理由，游說荊山毒叟加入「太陰宮」，但荊山毒叟不願同流合污……司空忌強借「毒經」，毒叟不答應，宮如玉偷了他的「毒草綱目」，令他憤而出手……

荊山毒叟和司無忌硬拚！

兩招硬接，雙方已各自察覺這三十年來，彼此武功全都精進了許多，但還是銖兩悉稱，誰也無法勝得過誰？

荊山毒叟長笑聲中，掌擊足踢，倏忽間連攻五招。

司無忌只覺對方每一劈掌飛腳，均帶着强勁潛力，心中暗嘿一聲：「任你荊山老兒武功再强，今天也休想逃得出去。」

心念轉動，一面揮掌還擊，刹那間，湧起一片掌影，排山般還擊過去。

荊山毒叟一輪急攻，被司無忌硬拚硬接擋了回來，心中既驚又怒，大喝一聲，重又揮掌攻了上去。

司無忌也不再相讓，雙掌揮掃，奮力迎戰。

這兩位江湖上久負盛名的用毒高手，此刻却是各憑眞實功夫，放手搶攻。

這番攻勢，當眞直似波翻浪湧，威猛無匹，雙方掌風勁力愈來愈强，招式也愈打愈奇！

激戰中，忽聽荊山毒叟大聲喝道：「司無忌，再接荊某一招！」

突然雙手一揚，兩隻烏黑有光的手掌，右掌如刀，劈削而出，左手五指如鈎，閃電抓出！

司無忌只覺他這一擊之勢中，不但「黑煞手」已練到十二成火候，而且還暗藏了甚多詭奇變化，一時間無法破他，不敢硬接，縱身向一側閃去。

荊山毒叟嘿然道：「司無忌，你爲何不敢硬接？」

司無忌一個轉身，雙手色呈深灰，左腕高舉，中指齊屈，右手五指並攏，微向前昂，狀如蛇頭，直向荊山毒叟啄來。

荊山毒叟瞧得一呆！

只覺他右手蛇頭一昂一啄，招式怪異，尤其他左手箕張五指，暗藏着極其歹毒的殺招，一時也不敢和他硬接，雙足一點，向後飄退了三尺。

司無忌微微一笑道：「荊兄怎麼也不敢接我這一招『龜蛇交擊』？」

荊山毒叟道：「有何不敢？」右手一立，突然揚掌朝他右手蛇頭上斫去！

司無忌冷笑一聲，右手蛇頭一沉，高舉過頂的左手疾如電落，一縷指風從他中指發射而出。

荊山毒叟右掌跟着疾沉，左手鋼鈎般的五指，奇快無比朝司無忌擊落的左手背上橫抓過去！

兩人這一式，由出手到接實，中間雙手各有三次變化，而每一次變化之中，却暗藏了歹毒無比的殺招！

兩條人影一合即分。

荊山毒叟和司無忌同時哼了一聲，齊齊向後退回去。

這一招，既無方才猛力拚鬥的凌厲風聲，也聽不到蓬然震響；但兩人退開之後，却各自凝立不動，似是都受了傷！

不！敢情是雙方全都在一接之際，中了對方的毒！

琚山五毒眼看師傅閉目調息，立即圍了上去，凝神守護。

宮如玉趁勢閃出，一下搶到荊山毒叟背後，一掌按上後心，嬌聲道：「荊老前輩，你『毒經』放在甚麼地方？」

荊山毒叟緊閉的雙目微一啟動，哼道：「妳待怎的？」

宮如玉嬌笑道：「你老總該知道我的手按在甚麼部位吧？」

荊山毒叟緩緩閉上眼睛，冷嘿道：「你認爲一定傷得了老夫麼？」

宮如玉道：「我只是問你『毒經』放在這裡？並無傷害你老之意。」

站在荊山毒叟後面的六個青衣童子驟覩宮如玉一手按在師傅後背，全都大吃一驚，正待挺劍衝上！

宮如玉回頭喝道：「你們誰敢過來？」

六個青衣童子被她這一喝，果然投鼠忌器，一齊止步，各人面面相覷，誰也不敢貿然出手！

就在此時，只覺身側疾風颯然，耳中聽到南振岳的喝聲：「你們還不快去守住門口？」

一條人影，疾如閃電，落到了宮如玉的身後！

那正是南振岳，只見他右掌

一揚，迅速按在宮如玉背上，冷冷說道：「宮姑娘快請放手。」

宮如玉道：「要是我不放呢？」

南振岳道：「妳敢對荊老暗施手脚，莫怪我掌下無情。」

宮如玉突然轉過頭，輕輕的道：「你眞會對我下手麼？」

她這一回過頭來，和南振岳幾乎臉對着臉！

南振岳只覺她眉目之間隱含情意，櫻唇輕吐，一縷淡淡脂香，吹氣如蘭，心頭不覺一怔！

「小子，還不放手？」

一股勁風，急撞而來！

南振岳身子迅疾斜轉，右手不動，左掌一記「龍尾揮風」，朝身後劈去！

潛力應手而出，正和襲到身後的掌風撞在一起！

兩股掌力一接之下，捲起一陣旋風，南振岳站在原地，連頭也不回，却把襲來的掌風撞了開去！

那偷襲之人正是火千里，他方才瞧到南振岳閃出時的身形迅快，雖已看出他武功不弱，但却沒有料到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竟有這般深厚的功夫。

心頭暗自一凜，疾退一步，大喝道：「好小子，你是找死！」

雙掌齊揚，猛向南振岳撲擊過去。

南振岳劍眉陡剔，朗笑道：「火千里，你當南某只有一隻手，就擋不住了？」

左掌劃了半個弧形，忽然幻起片片掌影，朝撲來的火千里洒去！

火千里疾撲而上，只覺南振岳劃出的這片掌影，竟然暗勁如潮，絲毫不帶風聲，逼得他橫跨了兩步。

宮如玉嬌軀一扭，輕聲道：「快放開我……」

南振岳突覺抵在她後心的手掌突然一滑，宮如玉已像蛇一般滑了開去。

但她只奔出四五步之遙，忽然間，身子搖了兩搖，脚下一個跟蹌，似要跌倒，早有兩個使女迅速把她扶住。

千毒谷谷主司無忌倏然睜目，徐徐說道：「荊兄滿身是毒，宮大姑一時大意，中了他衣上奇毒，你們快替她服上一顆『攻毒丹』，讓她養息一會就好。」

金蜈蚣常今人應了聲「是」，立即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傾出一粒丹藥，交給青衣使女，給宮如玉餵下。

火千里一連兩次襲擊，均被南振岳逼退，心中又氣又怒，此刻眼看宮如玉脫出南振岳手掌，立時大聲喝道：「小子過來，老夫伸量伸量你究竟有多少道行？」

話聲方落，只聽千毒谷谷主司無忌大笑一聲，道：「荊兄如何了？」

荊山毒叟應聲道：「荊某很好。」

司無忌目光一掃，含笑道：「今日之局，看來荊兄是不肯聽兄弟相勸的了？」

荊山毒叟道：「正是如此。」

司無忌點點頭道：「很好！」

他「好」字出口，突然笑容一斂，揮手喝道：「火護法、申護法只管動手，這位荊兄就交給老夫了！」

荊山毒叟聞言大怒，厲聲道：「司無忌，你敢大言不慚！」

欺身直進，掄手一掌擊去！

司無忌見他身形一晃，倏地欺近過來，立即旋身發掌，雙掌開闔之間，已還擊過來，一面大笑道：「兄弟實言相告，你不肯投效桃花源，就是桃花源的敵人。」

兩人才一動手，申公豹突然向火千里使了一個眼色，身形一撲，疾如鷹隼，朝石屋中衝去！

火千里雙脚一頓，人似離弦之弩，去勢奇快！

南振岳覩狀一驚，身發如風，急忙朝兩人撲去，口中喝道：「你們還不給我站住！」

申公豹霍地轉身，雙掌平推，陰笑道：「回去！」

南振岳情急之下，單掌朝前格去！

雙方掌力接實，南振岳倉猝應敵，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這一躭擱，申公豹早已飛出老遠！

南振岳還待跟踪撲去，但覺風聲颯然，耳中聽到「郎」「郎」清響，眼前人影一晃，金蜈蚣常今人手執鋼叉，擋住了去路！

這時火千里業已快速無比掠近石屋門口，守護石屋的六個童子立時移步換位，劃起一片藍汪汪的劍光，封住大門。

火千里原想以快速身法闖進屋去，那知道六個童子舉劍一揮，劃出凌厲劍風，竟然把自己疾撲之勢擋住。

尤其他們手上劍鋒，色呈深藍，分明淬有劇毒，一時倒也不敢輕攖其鋒。

他功力深厚，去勢雖快，但

一覺不對，立時凌空一吸丹田眞氣，身子懸空翻了一個觔斗，閃開了急襲而來的兩柄劍鋒，落到門前五尺之處。

他身形堪堪落地，申公豹也已趕到，低聲道：「火兄，咱們先收拾了這幾個娃兒。」

長劍疾揮，朝門中衝去。

他這一衝，六個童子劍陣倏地流動，六道藍芒片刻間滙成一片劍網，從四周幻起了重重劍影。

欲入石室盜毒經

心念轉動，探手從懷中摸出一對風火圈，雙手一分，跟着朝劍陣闖去。

南振岳深恐六個童子擋不住火千里、申公豹兩人，一見金蜈蚣擋住去路，不覺雙目冒火，抬手掣出長劍，大喝道：「擋我者死，要命的快讓開去！」

抬手出劍，巨闕劍一揮，森森寒光倏然朝金蜈蚣面門漾去！

「好狂的口氣！」

金蜈蚣常今人身形一偏，鋼叉「郎」的一聲，一招「野火燒天」，以攻爲守，點擊而出！

南振岳迴劍上挑，劍削金蜈蚣腕脈。

「郎……」

身後又是一柄鋼叉急刺而來！

只聽獨角赤練任長苗的聲音，喝道：「老大，這小子饒他不得！」

南振岳心頭大怒，厲喝道：「不知死活的東西！」

刺出的長劍猛隨身轉，劍尖帶起了一股嘯空之聲，向後削出！

他這一劍使得快如閃電，凌厲無匹！

獨角赤練驚叫一聲，百忙中舉叉架去，只聽「呼」的一聲輕響，手上鋼叉已被南振岳削斷！

「唷！好劍法！」

香風拂面，銀虹一閃，黑寡婦步多嬌銀月似的苗刀一轉，朝南振岳右臂削到，替下了任長苗。

妙目一抬，盈盈笑道：「你叫甚名字？」

玉蟾蜍柳乘風喝道：「管他是誰，送他上路就是了！」

手上鋼叉一挺，縱身掠來，又如驚天長虹，直向南振岳刺去。

黑寡婦步多嬌氣道：「你這是嘔那門子的醋？問問他又有甚要緊？」

南振岳左足一邁，霍地轉身，左手一掌，朝柳乘風斜拍出去。

獨角赤練任長苗退後了幾步，道：「這小子就是拐帶艾五姑，逃出桃花源的南振岳。」

他口中說着，蹲在地上，放出了兩條竹筷長的青色毒蛇，接着「噓」、「噓」的吹起口哨。

黑寡婦步多嬌格格笑道：「瞧不出你還是一個多情種子哩！」

苗刀快如掣電，從旁攻入。

南振岳身軀再轉，劍勢斜出，手腕伸縮，攻出三劍，把金蜈蚣常今人、玉蟾蜍柳乘風、黑寡婦步多嬌兩叉一刀，一齊逼開。

「郎……」又是一道叉光疾馳而來！

飛天蜘蛛常得功也乘勢欺身直上，一抬腕間，鋼叉已攻到南振岳到背後「命門穴」上，陰聲喝道：「小子躺下！」

這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若被擊中，必死無疑，常得功勢勁力急，自然是想一擊成功！

南振岳不得不先求自保，左脚斜上半步，身形轉了半圈，鋼叉挾着凌厲嘯風從肩頭掠過。

南振岳這一式身法，用得巧妙已極，他是無心戀戰，讓開飛天蜘蛛一擊，正待朝石屋縱去，陡覺左足踝上一陣劇痛！

急忙低頭瞧去，一條尺許長綠油油的小蛇一口咬住了足踝，不覺舉足朝地上猛力一頓。

那知這一頓脚，這條小蛇咬得更牢，絲毫不肯鬆口，右足踝上又是一陣劇痛，另一條色小蛇，又緊緊咬住。

蹲在地上的獨角赤練任長苗哈哈大笑道：「這小子被兩條青竹蛇咬中了，哈哈，太爺不用動手，只要從一數到七，你就得乖乖躺下。」

說着果然大聲叫道：「一、二、三、四、五……」

南振岳怒笑道：「區區青竹蛇，能奈我何？」

說着，迅疾伸手一拉，那兩條青竹蛇雖然咬着不放，其實早已僵死，南振岳隨手拉下，抬腕朝獨角赤練任長苗面前擲去。

他動作迅速，右手長劍左挑右戳，力敵四毒，絲毫沒有鬆懈。

獨角赤練任長苗瞧得大駭，嘶聲叫道：「這小子不怕毒的，把

我兩條青竹蛇捏死了！」

探手取出兩柄八寸長的小叉，縱身加入戰圈。

黑寡婦步多嬌冷嗤道：「天下那有不怕毒的人？」

說話之間，突然左腕揚起，曲指輕彈，三縷粉紅色煙霧，朝南振岳灑去。

南振岳大喝一聲，左手隔空劈出一掌。

步多嬌瞧得暗暗好笑，心想：「你這一開聲吐氣，多少總得吸進我們煉製的血蝎香粉！」

心念方動，陡覺一股陰柔暗勁業已無聲無息的撞來，心頭猛然一驚，自知功力不敵，如果硬接對方一擊，就得當場負傷，口中驚啊一聲，橫刀劃出一圈護身銀虹，人却翩然向旁躍開。

俏生生等了半晌，只見南振岳長劍開闔，力敵四人，那有絲毫昏眩模樣？不覺失聲叫道：「大師兄，他當眞不怕奇毒！」

金蜈蚣常今人眼看自己兄弟五人和他拚了數十招，依然奈何對方不得！尤其獨角赤練放出的兩條青竹蛇，明明咬中對方足踝，竟會絲毫無恙！此時再聽師妹的叫聲，分明連她的「血蝎香粉」也已失效，心頭不覺一凜。

抬腕間，鋼叉發出一陣「郎」大響，沉聲喝道：「列陣！」

喝聲出口，五人腳下同時移步換位，緩緩縮小包圍圈。

南振岳舉目瞧去，只見石屋門前，六個青衣童子藍光如幕，火千里、申公豹兩人聯手攻擊，攻勢雖然凌厲，仍被擋在門外，無法衝得進去。

只見形勢已極危險，心中暗想：「荊山毒叟門下六個尚未成年的童子，列下陣勢，已有如此厲害，把火千里、申公豹擋在門外，瑤山五叟的武功自然比六個童子高强得多，如果讓他們排成陣勢，自己祇怕更難得衝過去。」

此時眼看瑤山五毒突然縮小包圍，心中一急，不容他們發動，突然大喝一聲，一晃雙肩，快速無比朝金蜈蚣常今人欺去！

常今人冷冷一哂，手中鋼叉一揮，登時幻起一片叉影，護住身子，左手揚處，金影連閃，兩支金色暗器迎面射來。

南振岳一低頭，避開暗器，長劍一抬，一招「一元復始」才攻到半途！

耳中聽到一聲嬌笑，黑寡婦步多嬌、玉蟾蜍柳乘風雙雙縱身撲來，一刀一叉，已攻到自己身後。

同時祇聽「斷」的一聲，方才常今人打出的兩支金色暗器，明明已被自己讓開，這居然又回頭朝腦後射來！

心頭不由一怔，長劍疾揮，一記「左右逢源」劃出兩圈弧光，分別朝步多嬌、柳乘風攻來的兵器上削去。

隨着一挫腰，左手一掌，向兩件金色暗器拍去。

那知掌風出手，兩件金色暗器忽然左右飛開，迅疾如箭，又朝自己頭臉飛來！

這一下，南振岳看清楚了，那是兩條七寸來長的金色蜈蚣，祇有苗疆才有，劇毒無比，祇要被牠咬上一口，立時會中毒身死！

南振岳無暇多想，舉手一劍堪堪劃出，祇聽一陣「嗡」、「嗡」之聲，一大羣黑蜂已經飛臨頭上！

「又是毒蜂！」

南振岳心念疾轉，抬腕劃出凌厲劍風，護住頭面。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步多嬌、柳乘風祇和他接了一招，身形便已斜斜飛開。

南振岳不容他們陣勢再起變化，長劍舞動，左手化掌，連續劈出，眨眼之間，已劈出了五掌。

他功力深厚，這五掌連續出手，但聞勁風如嘯，迫得瑤山五毒紛紛縱身躍避！

瑤山五毒雖然被他强勁掌風迫退，但他們起落縱躍，看去陣法仍是絲毫不亂，圍在一丈方圓左右之外。

金蜈蚣常今人冷笑道：「小子，你落在五毒大陣之中，還想作垂死掙扎嗎？」

「五毒大陣！」

南振岳心頭一怔，不覺低頭瞧去。

這一瞧，他縱然不怕劇毒，但也瞧得暗暗心驚！

原來就在瑤山五毒被逼後退之際，竟然不知何時，已經放出了他們豢養的毒物！

除了空中嗡嗡作響的一羣毒物，和飛翔不停，乘隙攻擊的兩條金蜈蚣之外，這一丈方圓的地上，竟然多出許多毒物！

其中有色呈灰白的蝎子、一黑色如拳的蜘蛛白線蛇、青竹蛇，四面八方圍着自己爬來，動作最快的該是蝎子，已有兩三隻沿着自己褲腳爬上衣衫。

南振岳大笑一聲，道：「原來千毒谷門下，祇會耍些毒蟲！」

衣衫一抖，大踏步朝這些毒蟲堆中，踐踏上去。

他舉步迅疾，而且每一脚都看準了毒物下脚，祇聽一陣吱吱碎響，已有許多毒物被他踏成泥醬，腥穢撲鼻。

擎天三式敗五毒

獨角赤練任長苗識得厲害，身形急閃，嘶聲叫道：「我早就說過，這小子不怕劇毒！」

金蜈蚣常今人臉色一變，急急喝道：「不錯，這小子服過『化毒神丹』留他不得！」

突然間，五條人影倏然一攏，響起一片郎郎鋼叉之聲，重重叉影，登時合圍，由重重叉影中，飛射出兩道雪亮叉光，疾如電奔般直襲南振岳上中兩路。

南振岳長劍如輪，橫擊出手，口中喝道：「你們再不知進退，莫怪南振岳劍下無情！」

那兩道叉光，才到中途，便已收叉疾退，另外兩人，鋼叉打閃，又已分前後攻到。

瑤山五毒本身武功本已極强，再加陣式發動，人影連閃，他們似是知道他手中是柄斬金截鐵的寶劍，祇是聲東擊西，不肯和南振岳硬接硬打。

此來彼去，展開了連番猛攻。

這五毒大陣中，雖是對南振岳失去效用，但五人進退如電，攻勢却是凌厲絕倫。

南振岳巨闕劍橫掃直擊，挾着强烈劍風，左衝右突，劍如匹練盤空，繞場飛舞，兀是捉摸不到五人方向。

而且頭臉手脚上，不時被毒物叮螫。

他也弄不清咬自己是蛇、是蝎、是蜂、是蜘蛛？反正除了刺痛一下，不怕中毒，索性也任由牠去。

雙方拚了三四十個回合，仍然是個不勝不敗之局！

瑤山五毒聯手合擊，用盡全力，祇能把他圍住，依然無法勝他。

南振岳手上雖有利劍，施展出「太極劍法」，一變而展開了「岳家十三式快劍」，也沒有能夠再削斷人家一支兵刃，傷得一人。

越戰越是焦急，他一直躭心，六個青衣童子不是火千里和申公豹的對手，萬一被兩人衝進石屋，母親和艾如瑗等人就都落入敵人手了！

看來不下殺手，還不知要打到幾時，後果就不堪設想……

心念轉動，殺機突生，身形一個急轉，右手長劍連揮，發出一片凌厲劍風，把瑤山五毒齊齊逼退了一步。

當胸右手忽然朝上直豎，手掌一圈，倏然下引，猛然橫掃而出！

他這一招，正是「擎天三式」中的第一式「一柱擎天」。

要知托塔天王的「擎天三式」，號稱天下無人能擋。

「擎天」，當然是手向上擎，但武功是防身克敵之用，手向上擎，又不是打高空，能傷得到誰？

殊不知所謂「擎天」，乃是先把全身眞氣向上提聚而已，等到眞氣已經凝聚掌心，就可以任何招式出之。

「擎天三式」除了威力最强的第三式「抑濁揚清」，有一定姿勢之外，其餘第一第二兩式，均可在任何招式中使出，不過必須手掌向上，凝聚眞氣之後，才能任意變化。

南振岳使出「一柱擎天」，手臂直豎，手掌向上一圈，陡然改爲「橫瀾千里」，向身前橫掃而出！

這一式當眞非同小可，一掌出手，强猛罡風挾着呼嘯之聲，像排山倒海般湧出，橫及一丈有餘，橫掃過去。

瑤山五毒圍在前面的三人，吃那霸道無倫的掌風一掃之勢，迫得紛紛向旁閃躍不迭。

南振岳一擊得手，狂笑一聲，身子一個急轉，左掌隨勢帶轉掃出的力道，一股排空狂飇，繼續由左而右，向身後掃去！

瑤山五毒幾曾見過這等威勢，身後兩人再想閃避，已是不及！

這兩人正是玉蟾蜍柳乘風和飛天蜘蛛常得功，他們武功也是不弱，雙臂一抬，兩人同時騰身朝上躍起。

但已是遲了一步，南振岳這一掌帶轉的掌風，長及尋丈，幾乎籠罩着四五丈方圓，要想縱身避開，豈是易事？

兩人躍起的身子還是被掌風邊緣掃着了些，兩個人猶如斷了線的風箏一般，「呼」「呼」兩聲，騰空飛起，隨着驚叫，直向兩丈外摔去！

「五毒大陣」已經破了！

金蜈蚣常今人、獨角赤練任長苗，和黑寡婦步多嬌，全都被震住了，眼看兩個師弟被南振岳掌風掃飛出去，都來不及搶救。

就在此時，但見一條迅如驚鴻的人影疾掠而來，飛落在南振岳身側，嬌聲叫道：「大哥，我來啦！」

南振岳瞧到艾如瑗，不覺心頭一喜，忙道：「妹子，妳醒過來了？我母親……」

話聲未落，突然轉頭望去！

石屋前面，六個青衣童子的劍陣已經停了下來，每個人雖然仍是仗劍而立，但每個人身上衣衫，都已被劃破，而且全已負了傷，站在那裏，祇是喘氣。

火千里、申公豹正和一男一女，打得異常激烈，那正是衞勁秋和峨嵋門下陸明慧。

衞勁秋獨鬥火千里，還並無敗象，和申公豹動手的陸明慧一路「亂披風劍法」，已有施展不開之感！

艾如瑗因自己武功果然恢復，瞧到南振岳被瑤山五毒圍在陣中，她已經不怕劇毒，才急匆匆飛落陣中，那知等自己趕到，南振岳已經破了毒陣。

她滿懷高興，以爲南大哥總要問問自己情形，不料他祇說了一句話，就轉頭朝石屋瞧去，再也不理自己。

心頭不覺一陣委屈，叫道：「大哥……」

南振岳回頭急急道：「妹子，快跟我來，衞兄他們祇怕不是火千里、申公豹的對手。」

說完，立即轉身走去！

黑寡婦步多嬌冷哼道：「大哥，妹子，叫得怪親熱的，好不肉麻！」

「給老夫站住！」

「嘶……」一道人影，破空飛瀉！

千毒谷谷主司無忌一手挾着一人，滿臉怒容，落到地上。

原來玉蟾蜍柳乘風和飛天蜘蛛常得功被南振岳掌風擊中飛出去之時，司無忌和荊山毒叟已打了將近千招，依然不分勝負。

司無忌驟見兩名弟子被人震飛，心頭大吃一驚，不知來了何方高人，一時怕門人有失，猛攻兩掌，逼退荊山毒叟。

雙脚一頓，人已疾飛而起，快若離弦之矢，劃空飛追過去。

這一手，也祇有像千毒谷谷主司無忌這等武功已入化境之人才能做到，後發先至，人在半空，已一手一個，挾住兩人，從容飛落地上。

荊山毒叟和他拚拆千招，還沒分出勝負，見他突然捨了自己，頓足飛起，心頭感到奇怪！

目光一瞥，縱身朝石屋掠落，大袖左右一揮，洪聲笑道：「衞老弟，陸姑娘快請退下，這兩位既然拚了老命，要進去見識見識蝸居，就讓他們進去好了。」

那火千里、申公豹兩人正已佔了優勢，突然聽到荊山毒叟的笑聲，一股暗勁直拂而來。

他們自然知道荊山毒叟擅長用毒，殺人於無形，此時在他怒惱之下，說不定會使出毒來。

兩人心意相同，環劍一收，兩人同時向後躍退。

再說千毒谷谷主司無忌落到地上，放下挾着的柳乘風、常得功，目光冷厲，徐徐一掃，沉喝道：「甚麼人破了老夫的『五毒大陣』？」

南振岳凜然道：「區區南某。」

司無忌目光電射，問道：「小友何人？」

獨角赤練任長苗接口道：「師傅，他就是南振岳，拐逃宮主門下，逃出桃花源的人！」

金蜈蚣常今人道：「此人似已服過『化毒神丹』，不畏劇毒。」

司無忌點點頭道：「很好！」目光抬處，望着艾如瑗哼道：「五姑娘恢復得好快，是荊山老兒給妳服了『毒功丸』？這種奇毒之藥，服了有害無益。」

艾如瑗心中暗暗想道：「總比失去武功，成了廢人要好得多！」但她口裏却不敢說將出來。

司無忌又道：「五姑娘還是跟老夫回轉桃花源去吧。」

艾如瑗躬身道：「晚輩今生今世，是不會回去的。」

黑寡婦步多嬌瞟了南振岳一眼，插口道：「師傅，人家五姑娘已經有了如意郎君，怎肯跟你老人家回去？」

司無忌同樣瞧了南振岳一眼，嘿然道：「很好，老夫正好把他一併擒下。」

南振岳道：「祇怕未必。」

司無忌目光一聚，怒笑道：「小娃兒，你有多少道行，年紀輕輕，居然敢背師叛道，誘拐閨女，老夫把你擒回去，正好讓總護法清理門戶……」

「住口！」

南振岳玉臉通紅，大喝一

聲，道：「司無忌，你說甚麼？」

司無忌被他叫得一怔，道：「難道老夫說得不對？」

南振岳劍眉一剔，凜然道：「南某和桃花妖女有不共戴天之仇，桃花女必欲得我而甘心。你以桃花源逍遙宮副總護法身份，說出要把在下擒去桃花源去，咱們各憑武功，放手一搏，自是並無不對。」

司無忌看他侃侃而言，發現眼前這個青年，英氣勃發，大非尋常，心頭不覺暗暗稱奇，注目問道：「你倒說說老夫何處不對了？」

南振岳道：「你方才說在下背師叛道，你知道南某師傅是誰？」

司無忌奇道：「你難道不是總護法洪山道士托塔天王門下？」

南振岳大笑道：「不錯，南某師傅正是道號洪山道士的托塔天王，但可不是桃花源總護法的天山一魔！」

要知天山一魔假冒洪山道士之名，擔任總護法之事，除了桃花女，別人誰也不知底蘊。

千毒谷主司無忌自然也不知就理，聞言不覺一怔。

申公豹冷嘿道：「這小子胡說！」

南振岳並不理會，續道：「至於艾姑娘被她師傅廢去武功，囚禁石室，是由三眼金童百里老哥把她救出桃花源的，南某受百里老哥之託，在路上護送，也按不上誘拐兩字，事實俱在，不信，你可問問艾姑娘，是否如此？」

黑寡婦步多嬌道：「方才你們還哥哥妹妹，叫得怪親熱的，這話鬼才相信。」

申公豹接口道：「副總護法，這小子滿口胡言，放他不得！」

南振岳勃然喝道：「申公豹，你是想試試南某劍鋒，利也不利？」

申公豹道：「你要找死，老夫自然成全你。」

火千里嘿然笑道：「這小子狂妄無知，理該化骨揚灰，還是由兄弟料理他的好。」

千毒谷谷主司無忌大袖一擺，道：「申兄、火兄且慢，此子能破老夫門下『五毒大陣』，老夫要親自試試他。」

南振岳大笑道：「不錯，南某話已說完，咱們正該放手一搏了。」

司無忌望了他一眼，道：「老夫十招之內，必可把你擒下。」

（未完・廿九）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　邦・圖

上文提要： 劉子丹邀約秦老大等一班人與東方長壽賭，結果仍是輸得慘重，劉子丹變了臉，於是東方公子勸他到下江河口見眞章……魚如意得到通知，叫皇甫歸西去支援東方長壽殺東廠的外圍狗腿子，兩人對付五十多人……皇甫歸西奉命到鎭江殺汪重山，他在石寡婦茶館已等了七天，遇到林大山光天化日之下欲强姦石寡婦，他出手教訓江淮幫的人……

林子裏沒有聲音，林子裏祇有死了的屍體。

當皇甫歸西快到茶館大門的時候，石寡婦已迎上來了。

石寡婦伸手拉着皇甫歸西道：「你回來了！」

皇甫歸西一笑，他沒說話。

那伙計隨後也跑回來了。

伙計對石寡婦道：「老闆娘，眞嚇人呀！」

原來伙計暗中追去看，也看到林中的搏殺。

石寡婦道：「怎麼嚇人呀！」

伙計指着皇甫歸西道：「這位相公他，他是神……」

皇甫歸西道：「我的茶水。」

伙計往屋內跑，原來他以爲皇甫歸西不來了，他未曾爲皇甫歸西泡茶！

石寡婦道：「你把他們打跑了？」

皇甫歸西道：「我把他們都殺了！」

石寡婦大驚，臉色灰白。

皇甫歸西道：「以後再也不會有人前來欺侮你了！」

石寡婦一聽，哭了。

皇甫歸西一怔，道：「妳爲甚麼哭了？」

石寡婦道：「這句話我等了三年，三年了，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我是感動的呀！」

皇甫歸西道：「我想，如果祇是姓林的這批人欺侮你，他們以後就再也不會來了！」

石寡婦道：「可是，姓林的這夥人是江淮幫的人，江淮幫總舵就在大槐莊，早晚他們會發現的，唉，我還是過不了太平日子！」

皇甫歸西道：「與虎爲隣，你還是搬家吧！」

石寡婦道：「我祇有等他們再欺到我門上了！」

皇甫歸西道：「這話怎麼說？」

石寡婦道：「你是外地客，不知道江淮幫的厲害，他們與東廠番子有勾結，明裏暗裏有他們的殺手，一個不小心，今天睡覺過不了三更天人就失踪了，再過幾天江淮幫幫主過五十大壽，聽說要大熱鬧一番，到時候必有許多會殺人的人前來拜壽，他們發覺姓林的人都死了，一定會調查，所以我……我走到天邊也會被他們抓到，倒不如住在這兒等他們把我吃掉！」

石寡婦露出堅毅的樣子，反而引得皇甫歸西的注意，他覺得

這個很成熟的女人叫人無法不多看她幾眼。

皇甫歸西對石寡婦笑笑，道：「我爲了替你永除後患，我才把他們都殺了，將來便是有人找來，他們也拿你沒辦法，祇不過，我想在你這茶館暫時住幾天，你覺得方便不方便？」

石寡婦一聽，微帶羞的道：「難道你不吃了飯快走？」

皇甫歸西道：「妳的意思是不太方便了？」

石寡婦道：「我歡迎！」

她對門口的伙計道：「小六子，把茶館上門，關了門你回後街去吧，等風聲平靜了我去找你來。」

那個十六七歲的伙計叫小六子。

石寡婦走過去，塞了幾兩銀子，小六子笑了。

匆匆的把茶館門關上，小六子把銀子塞入袋中，他對皇甫歸西笑道：「公子爺，我們老闆娘是好人，好人好像一定要被惡人欺侮，他們……」

小六子手指大槐莊方向，又道：「有人常來調戲她！」

他說完就走了。

皇甫歸西看着小六子已走遠，才回過身來拉把椅子坐在二門邊。

石寡婦很快的爲皇甫歸西做了飯，她炒的小菜也好吃，她陪着皇甫歸西一起吃。

石寡婦帶着幾分激動，因爲她自從死了丈夫以後，今天頭一回同個大男人同桌吃飯。

石寡婦有些哀傷，好像要落淚。

皇甫歸西當然看到了，他也帶着幾分不忍。

女人的淚也是一種武器，不少男人就栽在女人的淚水裏，被女人的淚水淹死！

皇甫歸西是男人，他雖不會淹死在女人淚水裏，可也免不了同情！

他開始認眞同情石寡婦。

「你的丈夫死了三年多？」

「唉，他喜歡去江邊釣魚，淹死的！」

「有人看他落水死的？」

「那是江淮幫一個管事，他看到的，也是他把我丈夫自水中打撈上來的！」

皇甫歸西道：「你看了你丈夫身上有沒有傷痕？」

石寡婦道：「嚇都嚇壞了，我不敢仔細看！」

皇甫歸西沉默了。

＊　＊　＊

飯後，石寡婦向皇甫歸西道：「相公貴姓？」

「複姓皇甫！」

「皇甫公子打算在我這兒住幾天？」

「不一定，事情如果順利，也許十天八天吧！」

石寡婦有幾分黯然的道：「皇甫公子一個人？」

皇甫歸西道：「我一向獨來獨往！」

石寡婦道：「如果不嫌棄，何不在我這兒住下去？」

她頓了一下，又道：「別嫌我口直心快，自從我丈夫走了以後，少說也有十幾個人來要我改嫁，我不答應，可是我見了相公以後，覺得……」

她不再說下去。

雖然她不說下去，但皇甫歸西却以爲，這個女人很會把握時機，有了合意的，她會主動，如果不合意，別人再怎麼，她也不從。

姓林的抱她上了床，她還是拚命的呼喊。

皇甫歸西淡淡一笑，道：「我來到鎭江，祇不過辦一件事情，如果順利，當然最好不過，否則我也自身難保，所以妳的抬擧，我祇有擱在心中。」

石寡婦道：「我不求長相廝守，便是一日又如何？」

皇甫歸西怔住了。

他不以爲自己有甚麼地方吸引了石寡婦，其實世上男女都一樣，一旦遇到自己愛慕的人出現，不少人是忘了一切的坦誠道出他的心聲來。

石寡婦就是這樣的女人。

她對皇甫歸西道：「相公，你既留下來，我也歡迎你留下來，就在你留下來的幾天，我請你叫我做幾天像個眞正女人的日子，如果……」

皇甫歸西楞然。

石寡婦又道：「我一直想當個快樂的女人，可是，我是個寡婦，在這兒，寡婦好像不該有快樂！」

皇甫歸西果然心動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任何人都會心動。

皇甫歸西把手伸過去了。

石寡婦又落淚了，她祈求的快樂降臨了。

＊　＊　＊

有一道斜斜的月光自窗子一

角照進來。

月光照在床上，也照在石寡婦那微紅的俏臉上。

石寡婦像一頭小羔羊似的依偎在皇甫歸西的寬肩上，兩個人看着上方。

「你說有大事情要辦，我能幫你嗎？」

皇甫歸西道：「你唯一能幫我的就是掩護我！」

「掩護？」

「是的，叫別人以為我根本不應該住在此地！」

石寡婦道：「這事好辦，我告訴別人，你是我的丈夫就行了，我也告訴別人，我們結婚了！」

皇甫歸西道：「別人會說長道短的，你……」

石寡婦道：「我不在乎，寡婦的命註定是苦澀的，人們祇會注意這寡婦是不是偷漢子，沒有人關心寡婦的生活！」

皇甫歸西沉默了。

「是的，任何女人，祇要當了寡婦，好像她這一輩子完蛋了，最好的結果，是她們的背上背一塊壓死人的「貞節牌坊」！

那個搞出「貞節牌坊」的傢伙，缺德呀！

石寡婦溫柔的睡在皇甫歸西的懷裏，不論皇甫歸西對她有甚麼要求，她都會盡一切的力量滿足皇甫歸西。

當然，石寡婦也滿足。

男女之間在床上，除了……還會有甚麼要求！

紅日高高掛，樹枝上鳥兒吱吱叫，皇甫歸西的精神也特別好。

心情好的時候他的臉上自然有了笑。

他挺起身子，石寡婦不在了。

當他拉開窗子往外瞧，遠處的大道上抬了十幾口棺材，從抬棺材的方向看，那就是由樹林出來的。

那當然抬的是他殺死的人，十幾口棺材很壯觀，抬過遠處的大道，往大槐莊方向走了。

皇甫歸西的臉上不笑了，因為他想到了他的任務，當然，他也想着如何安排石寡婦的去處。

皇甫歸西是個負責任的男人，他不能利用石寡婦完了以後自己走人。

皇甫歸西心中明白，過不了多久，必有人會找上門來，因為這兒距離樹林子不過兩里遠。

更因為江淮幫的人不能白死。

但不管事情發展如何，石寡婦是愉快了。

石寡婦幾乎把她最拿手的功夫使出來了。

她為皇甫歸西做最好吃的，為皇甫歸西唱小曲。

鎮江地方的女人都會唱小曲，聲音聽起來比蘇州姑娘的聲音還嗲。

石寡婦祇要陪着皇甫歸西上了床，叫她怎樣她怎樣。

二人是辦完事情有餘興，酒菜擺在大床頭，然後是推搞捏拿再按摩，皇甫江被石寡婦侍候得齜牙咧嘴叫舒服，幾乎忘了來鎮江的任務了。

管事上門查動靜

「砰砰砰……」傳來拍門聲，石寡婦的臉上變了樣，就好像拍門拍在她的心口上。

皇甫歸西道：「開門吧！」

石寡婦走到前門後：「誰呀！」

「開門！」

石寡婦推去門閂拉開門，迎進來三個人。

三個人石寡婦都認識，他們是大槐莊的人。

「是王管事，這幾天茶館關門了，有事嗎？」

中間的漢子就是王管事，他進了門就拉把椅子坐下來，雙目盯上石寡婦。

隨來的兩個漢子已往二門走去。

石寡婦急問：「王大爺，你們幹甚麼？」

王管事冷冷一笑，道：「石老板，為甚麼不開門，茶舖為甚麼關門？」

石寡婦半帶嬌羞的道：「王爺，我結婚了！」

王管事雙目一亮，道：「妳結婚了，嫁給誰？怎麼不見妳辦喜事呀？」

石寡婦道：「咱們這兒寡婦沒身份，辦喜事無人來賀喜，反遭人譏笑。」

王管事道：「所以妳閉起門來結了婚。」

石寡婦把頭低下了。

就在這時候，兩個漢子把皇甫歸西帶到前面來了。

石寡婦慌忙走到皇甫歸西面前，道：「倌人，他是大槐莊三管家，姓王，快上前見個禮。」

皇甫歸西走過去，他深深一

石寡婦和皇甫歸西在喝酒。

躬，道：「王管事！」

王管事把手一伸，笑笑道：「蠻年輕的嘛，來，拉拉手是朋友，以後好說話。」

皇甫歸西伸出右手，王管事一把握住。

王管事暗中用力，皇甫歸西「哎呀」一聲彎下腰。

王管事沒鬆手，他哈哈笑。

皇甫歸西的額上冒汗了，臉色大變了，變得泛灰色。

石寡婦走過來，道：「王大爺，你鬆手，我的倌人吃不消你這一握呀？」

王管事鬆手了，皇甫歸西忙着甩手雪雪呼痛。

王管事衝着石寡婦一瞪眼，沉吼道：「前天可發現甚麼可疑的人沒有？」

石寡婦道：「來往喝茶的人，沒見過甚麼可疑的人呀，我們是近鄰，發生甚麼事了？」

王管事咬牙道：「你真的不知道，還是裝糊塗？」

石寡婦道：「知道甚麼呀？」

王管事道：「距此兩里遠，死了十多人，咱們林把頭同他一船的十五人全部死在那兒，妳不知道？」

石寡婦道：「哎呀，會有這種事，嚇死人了……」

王管事見皇甫歸西直抹汗，他冷冷一笑，道：「老子總會弄個水落石出，石寡婦，妳若知情不報，妳應該明白這後果是甚麼。」

石寡婦已在為皇甫歸西揉搓着手掌，聞言，她應道：「王大爺放心，我有任何消息，一定立刻告訴你們。」

王管事忽問皇甫歸西，道：「你叫甚麼名字？」

皇甫歸西道：「複姓皇甫。」

王管事冷哼一聲：「幹甚麼的？」

皇甫歸西道：「東貨西賣，跑跑碼頭，混口飯吃。」

王管事道：「娘的，你除了年輕順眼以外，憑甚麼把石寡婦弄上了？」

皇甫歸西道：「也許我是跑碼頭的人，她跟了我以後走四方，就不會遭人白眼了。」

石寡婦接道：「我不打算再開茶舖子了，不是受人閒話，就是被無賴上門吃豆腐，這種日子辛酸呀！」

她果然還擠出淚來了。

王管事冷冷一哂，他對那兩個漢子道：「我們走，總會追查出兇手的。」

三個人氣咻咻的出了茶館門，石寡婦還在說：「嚇死人了，怎麼死了那麼多呀？」

等到王管事走遠，石寡婦急急忙忙的把門關上。

皇甫歸西冷然一哂，道：「姓王的很奸。」

石寡婦道：「大槐莊的人都不好惹。」

她拉住皇甫歸西，急急問：「他握痛你了嗎？」

皇甫歸西道：「他差遠了。」

石寡婦道：「我也放心了。」往二門後走着，石寡婦道：「我們回屋去，我爲你煮了什錦江味，酒也有五斤，足夠我二人吃喝的。」

皇甫歸西吃酒不醉，五斤酒他不在乎，倒是那什錦江味引起他的興趣。

要知那什錦江味乃以江蟹爲主，附以江蝦爲鮮味，江蟹、江鱸湯汁爲配料，再加人參加黃芪，比之十全大補還厲害。

石寡婦把皇甫歸西侍候得比她的丈夫還細膩週全，這也正是她的心理在尋求平衡，因爲當她失去丈夫之後，夜夜獨眠，覺得丈夫在身邊的時候，她白白浪費好時光，於是她下決心有一天再有丈夫，必細心照料。

石寡婦就是這樣的心理，她才會對皇甫歸西無微不至。

* * *

二人正自吃着，石寡婦道：「相公，姓王的好像眼神不正，你以爲他相信嗎？」

皇甫歸西放下酒杯，他突然雙目一厲，以手示意石寡婦別出聲。

石寡婦嚇得以手掩口。

皇甫歸西的目光往屋後瞟去，石寡婦很機靈的道：「相公，你別怕呀，大槐莊的人我認識，他們很照顧我的。」

皇甫歸西道：「我的手差一點殘廢，我們還是盡早走吧，去徐州……」

石寡婦道：「再過幾天，等我把一切收拾妥了，咱們僱小船去徐州。」

二人祇在屋中說了這幾句話，果然，屋後傳來足音，匆匆的往遠處去了。

石寡婦要開口，皇甫歸西忙搖頭。

一怔，石寡婦低聲道：「人走了。」

皇甫歸西道：「祇走了兩個。」

石寡婦一聽之下，吃一驚。

她吃驚皇甫歸西眞厲害，來了幾個，又走了幾個，他也能聽得出來。

石寡婦嘆口氣，道：「過幾天大槐莊莊主，江淮幫的汪幫主過五十大壽，我們前去叩個頭，完了這件事，我們就去徐州。」

皇甫歸西道：「行，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二人的話聲不高也不低，足夠十丈內聽見，果然，屋後又傳來足音，是一個人的足音。

皇甫歸西冷笑了。

石寡婦却又不放心的由內室提了個馬桶往屋後而走，她要再看看屋後面還有沒有人在牆根偸聽。

石寡婦提着馬桶到了屋後牆下，果見一個漢子往大槐莊方向奔去了。

石寡婦一聲冷笑，喃喃的道：「再是奸詐，也逃不過我相公的手掌心。」

皇甫歸西却苦惱了，因爲他很難確定如何向汪重山下手搏殺。

* * *

遠處傳來怒馬奔騰聲，宛似滾地旱雷，石寡婦不開門，但她在門縫往大道上看，不由吃驚道：「是東廠來的番子們。」

皇甫歸西道：「至少在五人以上。」

石寡婦道：「七個。」

皇甫歸西道：「他們是前往大槐莊的。」

石寡婦道：「他們好像還帶了禮品，眞不少。」

皇甫歸西道：「那是爲汪重山拜壽來的。」

他頓了一下，又道：「汪重山以江淮幫爲本錢，他博得魏奸的特別關愛，果然爲虎作倀。」

石寡婦道：「江淮幫乃江南第一大幫。」

皇甫歸西忽的以手示意，剎時間門外快馬疾馳而過，那聲勢十分駭人。

忽然間，石寡婦「噫」了一聲，道：「是霍大叔，他去大槐莊回來了。」

皇甫歸西道：「甚麼霍大叔？」

石寡婦道：「霍大叔是鎭江第一大酒樓的二掌櫃，望江大酒樓遠近馳名。」

皇甫歸西心中一動，道：「能把他叫到咱們這兒嗎？」

石寡婦已拉開了門，大聲呼

叫了。

「霍大叔，你回來呀，回來吃杯茶，我有話對你大叔說一說。」

那個身穿藍長衫的漢子猛回頭，他也站住了。

「石……家弟妹，甚麼事？」

石寡婦道：「霍大叔，在鎭江你是大好人，祇有你老對我好，祇見你打我門口過，請你進去吃杯茶，也認識一下我的丈夫。」

霍掌櫃笑笑，道：「改天吧，我有急事。」

石寡婦道：「甚麼急事也不礙吃杯茶呀！」

霍掌櫃道：「甚麼事也比不過這事急，明日是汪幫主的五十大壽，一百桌酒席擺在望江樓，山珍海味一樣不能缺，你想想，我怎麼有工夫進去吃杯茶，改日吧！」

石寡婦道：「爲甚麼在望江樓，不在大槐莊？」

姓霍的搖搖頭。

姓霍的也搖手，道：「改天吧，我走了。」

他轉身匆匆而去，那樣子眞怕石寡婦上前去拉扯他。

石寡婦想拉也不能夠，她木然的走回茶館內。

皇甫歸西微微笑了。

石寡婦道：「我沒把他請進來。」

皇甫歸西道：「已經夠了，哈！」

他笑得石寡婦心中一緊。

* * *

皇甫歸西與石寡婦對坐在那間樸素潔淨的小小閨房裡，小桌上有酒有菜，小桌上也有兩張銀票。

皇甫歸西舉着酒杯一飲而盡。

他已經喝了一個時辰，但他一點也不覺得醉。

石寡婦半帶醉，她的臉上微笑。

皇甫歸西不笑，因爲他心中充滿了悲哀，他替石寡婦在悲哀。

一個悲哀的人是笑不出來的。

石寡婦笑得出來，因爲她看得開。

一個把事情看開的人，當然無煩惱。

重重的放下酒杯，皇甫歸西道：「我不該拖累你的，你令我感到不安。」

石寡婦道：「是我求你的。」

皇甫歸西道：「我祇是個殺手，我的心中充滿了罪惡感，我可以用別的方法。」

石寡婦道：「相公，我們雖短暫的祇有幾天快活日子，可是，我已非常滿足了。」

她再一聲笑笑，又道：「你不知道，在我的心中有多麼的高興，我是一個遭遇過不幸的女人，而你雖然像是天上小小的一片烏雲，帶來了些微的雨露，至少叫我這快要枯萎了的小草得到暫時的滋潤，我還是很感謝。」

皇甫歸西道：「你就那麼容易滿足？」

石寡婦點點頭，她露齒一笑。

皇甫歸西道：「你甚至甚麼要求也不要？」

石寡婦道：「相公，我以爲我已得到此生最好的了，我還需要甚麼？我能與相公長相廝守嗎？那是我心中的期望，也是個遙不可及的美夢，那太過奢求了。」

皇甫歸西道：「妳的打算是甚麼？」

石寡婦道：「我的打算呀！」

「請講！」

「如果你失敗了，我投江，如果你成功了，我投江。」

她說得斬釘截鐵，聽得人心中如被針扎。

皇甫歸西道：「妳怎麼……非死不可？」

石寡婦道：「相公，他們已經知道你是我第二任丈夫了，我能脫關係嗎？」

皇甫歸西道：「不錯，不論是否成功，妳已被我拖下水來了。」

石寡婦道：「可是我的心中快樂，我一點兒也不會對你不高興，相公，我們……」

她站起來，走到皇甫歸西面前。

皇甫歸西張開雙臂，把石寡婦抱在懷中。

當這二人又沉陷於愛的熱吻中時候，皇甫歸西突然覺得熱淚在二人臉頰流過。

「妳還是哭了。」

「我高興，因爲我太滿足了，高興出自眞心，那是一樣會流淚的。」

「是的，你令我無話可說了。」

兩個人好像就要經歷一場生離死別，祇不過兩個人在擁吻中，皇甫歸西突然雙目一亮。

他心中下了個決定，因爲他不能做一個無義之人。

「快，收拾收拾，我先把妳安

置個地方。」

石寡婦心中一動，道：「你打算帶我走？」

「我不能拋下妳不管。」

石寡婦道：「如果拖累你，我是不會去的。」

皇甫歸西道：「妳不會拖累我，妳祇有離開，我才會放手去辦我的事。」

石寡婦起來了，她看看她的閨房，然後收拾幾件衣物，皇甫歸西把兩張銀票也塞在她的小包袱裡。

於是，一把大鎖把門鎖上了。

* * *

清風明月，這是好天氣，如果帶着心愛的人，沿着江邊踏着月色，相互擁抱着卿卿我我，那可正是一件叫人難忘的好時光。

祇可惜此刻的皇甫歸西已無此雅興。

石寡婦却在此刻笑了。

「你……相公，你告訴過我，你叫歸西。」

「名字不太好聽。」

石寡婦道：「名字起自父母。」

一笑，皇甫歸西道：「是的，名字起自父母，老人家以為，人自出生便走向死亡，祇不過早死晚死，但一樣的在一步一步的歸西，祇是早與晚而已。」

石寡婦道：「相公，你怎麼不問問我叫甚麼名字？這幾天你沉默寡言的。」

皇甫歸西道：「妳此刻願意告訴我嗎？」

石寡婦道：「我的娘家姓李，叫小樂。」

「李小樂。」

石寡婦道：「由你口中叫一聲小樂，令我頓覺我是娘家人了，我是應該求他們收留我，可是……」

皇甫歸西道：「咱們走，我帶妳去甘露寺。」

石寡婦道：「甘露寺就在北峯山上呀，很近的。」

皇甫歸西不再多說，他拉了石寡婦便往夜暗中走了。

* * *

前往甘露寺，石寡婦比之皇甫歸西知道如何抄近路穿小道。

二人在月夜裡匆匆走着，直到江濤聲傳來。

石寡婦有些擔心的道：「相公，甘露寺和尚會不會收留我？」

皇甫歸西道：「我想應該會答應我的要求。」

石寡婦和皇甫歸西看見了凡大師在亭內。

石寡婦道：「你與寺中和尚是朋友？」

皇甫歸西道：「我祇與了凡大師見過兩次面。」

石寡婦怔了一下，道：「相公，別堅持，如果寺中和尚不答應，咱們就回來。」

兩個人沿着山道往山上走。

改變計劃唬進莊

就在二人快走到半峯的那座望江亭的時候，突然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阿彌陀佛！」

皇甫歸西抬頭看去，不由急步走到亭內，笑笑道：「眞巧，原來大師在此。」

是的，了凡大師正端坐在亭內，他面向長江，道：「是皇甫施主，我以為你早幾天就應該來找老衲了。」

他看看石寡婦，又道：「她是……」

皇甫歸西便把這幾天，他躲在石寡婦那裡窺探大槐莊的動靜，對了凡大師說了一遍。

「大師，石……她叫李小樂，李姑娘身世可悲，但她一樣大義凜然，我在行動之前，拜託大師暫為照顧。」

了凡大師道：「你已策劃好了嗎？」

皇甫歸西道：「平時很難接近姓汪的，但明日是姓汪的五十大壽，我想他設席百桌在望江樓，這必是個絕好的機會。」

了凡大師道：「我有個消息可供你參考。」

「大師請講！」

了凡大師道：「京裡東廠來了個大當頭，那人的武功奇詭辛辣，他的六名殺手也個個慓悍，你要多加小心。」

皇甫歸西道：「昨日見過七個番子快馬去了大槐莊，可能就是他們了。」

了凡道：「汪重山本人的武功也高不可測，他的近身四大殺手，也非泛泛，這些都必須加以思量，方才可以對姓汪的出手。」

皇甫歸西道：「大師，多謝指點，眼下我希望大師照顧一下李姑娘。」

了凡大師起身，道：「我立刻帶李姑娘去南京。」

皇甫歸西道：「現在？」

了凡大師道：「不錯。」

皇甫歸西道：「南京甚麼地方？」

了凡一笑，道：「我把李姑娘交給老胡，一切由老胡安排，萬無一失。」

皇甫歸西哈哈笑了。

老胡乃是玄武湖水上人家酒樓的人，老胡也曾幹過軍中都參。

皇甫歸西十分滿意了凡大師的安排，他點頭同意了。

石寡婦是個有毅力的女人，她跟在了凡身後往山下走，她也走得不回頭。

皇甫歸西很想追上去再安慰她幾句，但他遲疑了。

了凡與石寡婦走了。

皇甫歸西這才意識到了凡大師的用意。

了凡大師絕不願皇甫歸西分心，那會誤事的。

* * *

帶着沉重的步伐，皇甫歸西往山下走去，這幾天他與石寡婦過的日子，就如同一對小夫妻。

皇甫歸西幾乎忘了南京還有個魚如意。

如果魚如意知道這件事，不知道她會是個甚麼樣子的反應。

皇甫歸西祇有在石寡婦走後才想起魚如意。

* * *

一批一批的賀客衝進了大槐莊，然後一批一批的人馬又走向鎮江的「望江樓大酒樓」。

皇甫歸西閃躲在暗中觀察，他發覺來的人眞不少。

由山霸王之流，到海盜之輩，地至梟霸，一批批的人馬中，皇甫歸西認識其中幾批人。

那是紹興的老酒仙李純陽，兩淮惡霸「天南刀恨」萬里紅，閩浙野龍令狐膽。

人羣中還有那「十方瘟神」扁化人、江北黑梟「冷面殺手」余通。

除了這批人之外，帶着殺手趕來的有龍馬隊的「過山虎」秦老大，南京地頭蛇錢上天，還有鹽幫的人馬，加上飛刀幫來了十二個，眞的是該來的全到齊了。

這就叫人的名兒，樹的影兒。

汪重山主掌江南最大幫派江淮幫，他的威望便是朝中當道的魏公公，還是會派來身邊的大當頭趕來道賀。

汪重山要過五十大壽，在江南成了一樁大事，便鎮江太守趙子丹也把賀儀盡早送來了。

皇甫歸西在通往大槐莊的大道上躲着，他祇有一個目的，祇要發現汪重山走過來，他會毫不

遲疑的下重手。

皇甫歸西已下定決心了。

祇不過他再也想不到汪重山果然大牌得叫人意外。

皇甫歸西當然更覺意外。

當然，還有更意外的事情，那是令皇甫歸西料想不到的。

事情既然意想不到，總是叫人吃驚的。

＊　＊　＊

一大早，望江樓大酒樓的正面大廳上已經佈置得喜氣洋洋，紅帳高掛，宮燈八盞分別排掛在正門前，八盞燈上貼上大紅字：「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再看正廳上，一張大條桌上放置的是景鎭細瓷高約三尺的福祿壽三星像，那兒臂粗的紅燭已燃上了。

酒樓的正門有禮桌，遠自八方來的賀客就在這兒交禮簽名，然後被江淮幫的兄弟分別帶入酒樓奉茶。

時間接近正午，賀客已有數百之衆，從望江樓外看進去，祇見正面廳內屏風上高懸的一個大壽字金光閃閃，拜壽的人十分有序，衝着大壽字行禮如儀。

菜快上桌了，仍不見壽星到來。

細看賀客們，沒有人露出詫異，祇有暗中窺視的皇甫歸西在發急。

皇甫歸西早來了。

他也找好了最有利的下手地方，然而他心中不解，爲甚麼汪重山這個老奸不出現？

酒樓內的人們已有人舉杯對飲了，皇甫歸西急忙匆匆的從側門溜進了望江樓大酒樓內，他幸運，進了二院就遇上那個姓霍的二掌櫃。

姓霍的不認識皇甫歸西，但皇甫歸西昨日曾在門縫見過這姓霍的。

皇甫歸西迎上去，他衝着姓霍的笑了，道：「你就是霍大叔嗎？」

姓霍的正在忙着指揮伙計們，忽見有人問他，一怔，道：「你是誰？」

皇甫歸西道：「祝壽的，也是受了石寡婦的託付，才來問一問霍大叔。」

一聽是祝壽的客人，姓霍的客氣多了。

「石……弟妹有事？」

皇甫歸西道：「她想當面向汪幫主叩頭，不知去那兒見汪幫主？」

姓霍的道：「她祇是個寡婦，省省吧，再說，汪幫主不會來此地，汪幫主與京裡來的人在莊上，她更不方便去了，你……」

皇甫歸西楞住了。

忽的，他轉身就走，他覺得自己上當了。

皇甫歸西出了鎭江便往大槐莊方向奔，祇不過當他快到街頭上的時候，他的靈機一動，冷笑了。

＊　＊　＊

皇甫歸西不能大白天硬往大槐莊內闖，更不能明目張膽去叫陣。

他知道大槐莊不容易走進去。

大槐莊有三道關卡，因爲大槐莊是江淮幫總舵，也是汪重山的私產。

皇甫歸西以爲，如果想要直進大槐莊，唯一的辦法就是唬。

江湖上不少人會唬，運用得巧妙，便能把人唬得一楞一楞的。

皇甫歸西就決定用唬的進入大槐莊上了。

眞快，匆匆的他自騾馬棧房買了一匹健馬，套上鞍之後，再把他設計的東西帶在身邊。

皇甫歸西拍馬疾馳，直往大槐莊奔馳而去。

＊　＊　＊

大道上人已稀少，那表示所有的賀客全都去了鎭江街上的望江大酒樓了，便是大槐莊上的人也去了。

祇不過當皇甫歸西策馬繞過南面林子，忽聽有人吼叫：「站住！」

皇甫歸西聽得清楚，他勒馬，他也自懷中取出個大紅紙袋，對走過來的三人笑笑，道：「南京太守康文義康大人的賀儀在此，要面交汪幫主。」

過來的三人彼此一笑，道：「康太守也有賀儀，哈……你請進莊，但馬匹要在莊口寄下。」

皇甫歸西點點頭，立刻策馬往那大片莊舍前馳去。

就在莊門口，果然又有五名大漢攔住他的去路。

「幹甚麼的？」

另一大漢道：「如是來拜壽，快去街上望江大酒樓，這兒不設壽堂。」

皇甫歸西早就知道這兒不設壽堂，他自懷中取出那個紅紙袋，笑道：「各位，咱是南京太守

府來的，這兒是康大人的拜帖，要面呈貴幫主。」

有個大漢雙目一亮，道：「怎麼，南京康大人也有賀儀嗎？眞是太好了。」

忽有一人指着皇甫歸西道：「喂，你這身打扮，不像是官府的人呀！」

他此言一出，另外幾人齊瞪眼。

皇甫歸西不慌不忙的道：「各位，在下這身打扮，也是康大人授意，目的爲了方便，康文義康大人爲人做事，總是十分小心的。」

這一解釋深爲幾人滿意，有個漢子點點頭，道：「那就把你的馬匹留下吧！」

皇甫歸西下了馬，幾個人見這皇甫歸西腰下帶錦囊，手不拿鋼刀利器，當然放心的指指莊內，道：「順着這條路，你往莊內走，看到一棟大樓房那兒就是大廳堂，到了那兒，自然有人帶你去見幫主。」

皇甫歸西淡淡一笑，他大步往大槐莊內走了。

皇甫歸西心中淡然，他的心情十分自然，就好像他是眞的來拜壽。

如果他也會驚慌失措，他就不叫皇甫歸西了。

＊　＊　＊

他還尚未走到前面那棟大房子，便已聽得划拳行酒令的聲音傳來了。

就在他剛走近那座大院門前，從門內走出四個大漢來，四個人都帶着傢伙。

「你是幹甚麼來的？」

「南京來爲幫主拜壽的。」

「南京甚麼人？」

「太守康大人有賀儀在此。」

那人伸手去接，皇甫歸西一笑，道：「康大人命我面致汪幫主。」

四個人一聽，冷冷道：「康大人又怎樣？此地鎭江趙太守來的人也是留下賀儀，人去望江樓壽堂拜壽，你南京來的也一樣。」

那人又伸手，道：「拿來，你可以走了。」

皇甫歸西搖搖頭，道：「我爲康大人做事，一切聽康大人的，我不聽你們的。」

有個粗漢冷笑道：「娘的，姓康的拗脾氣，他的手下人也一樣的倔。」

（未完‧九）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盈盈點了鍾桂——白如意的穴道，正欲冒充白如意與小于苟且，此時白如意已解了穴，將盈盈踢下床，她祇好赤身逃跑，欲搶一中年女人衣服，反被制住，此女人是雷天鳴師妹上官紫……小于和白如意遇到雷天鳴與陰洋、「要命金鈎」劉毅，二人不敵，幸好林雪樓及時出現……林母分析了蒙面人兩次救小于的目的，說明是九重天的陰謀……

漢朝有一本「株林外史」，是把春秋時代一個叫夏姬的女人寫成小說。夏姬在十五歲時，在夢中學到「吸精道氣」和「素女接戰術」的返老還童法。

這是吸取男人精氣的秘術。

當她在陳靈公的懷中時，就是用這「內視法」的房中秘訣。

她能於生產後三天內，使下體恢復處女原型。

喇嘛也有一種房中大法類似此術。

為了達到靈肉一致，使眞氣沿着生殖器官順脊骨上昇，直達百會穴。在過程中男女雙方都要聚精會神，處於單純而超差別的境界中。

以禪定的觀念，雙方都不能洩漏。

如此可達到最高逸樂且可強身。

盈盈漸漸體會到，上官紫只是把她當作了一個歡娛的對象，說白一些，只是一個洩慾的靶子而已。

她也能得到其中樂趣，但是，她以為這不是正常的，違反男女居室的法則，所以也可以說是邪惡的。

她那裡知道，她是上官紫採戰的鼎爐？

半月後，盈盈感覺身體非但沒有強壯，精神也沒有增加，反而常常想睡，上了床却睡不着。

她的確教了她武功，但她整天懶洋洋地不想練功。

相反地，她冷眼暗暗觀察，上官紫却是越來越容光煥發了。

盈盈並不懂房中術，但星星點點，也聽人說過。

她以為上官紫並沒有給她元氣(陰炁)。

相反地，她自己的陰炁反被吸去不少。

要不，年紀輕輕地，怎麼會精神萎靡不振呢？

盈盈知道這女人不是正派人，她要逃走。

她相信公開向她告辭，非但不會讓她走，反而會提防她逃去。

祇不過，她也不會白白地被她玩了，也要收回點本錢。

那就是學她精粹的武功。

「大姐，妳最好最厲害的武功是甚麼？」

「妳問這個幹甚麼？」

「我以為人稱妳為『武夷聖母』，武功一定有獨到之處，小妹想開開眼界，以廣見聞。」

人再老練，却也喜歡別人奉承。

上官紫笑笑道：「看了妳也不懂！」

「懂不懂總是開了眼界。」

於是上官紫練了幾招『迴風掌』，掌過之後掌風才到。

「姐，這是甚麼絕學，很怪！」

「這就是姐姐的『迴風掌』。」

「到底怎麼個厲害法？」

「妳要試試？」

「姐姐不會傷了我吧？」

「當然，妳是我的寶貝，我怎麼會？好，妳準備了！雖然我不傷妳，妳還是要全力抵抗才行。」

「當然。」

上官紫雙掌一錯，立刻攻出一掌。

盈盈往左閃出一步，那知掌勁後到。

正因為掌勁後到，使人不曾提防，閃出一步回到原地。

通常一個動作完畢後，總會卸掉勁道。

就在剛剛卸了勁時，掌力才湧到，使人措手不及。

盈盈被掌力帶回原處，另一掌又攻到。

盈盈暗吃一驚。

盛名之下，果然了得。

她猜想自己閃避，又會遭到同樣的命運。

這一次她不閃不避，却全力接這一掌。

那知不閃也不成，當她全力接掌時，被暗勁往左一推，正好又夠上挨打的位置，她再次一閃，又夠上被打部位。

結果不過三招，她挨了五下。

要是認眞，她八成會倒地不起了吧？

「大姐，這『迴風掌』果然是一絕，令人防不勝防。」

「當然。」

「總是在對方的動作停止後才暗勁洶湧！」

「錯，不一定是對方停止後，有時也會在停止前。」

「那暗勁可以控制？」

「當然，不能控制就不算絕學。」

「大姐能不能教我三招？」

「教妳三招？」

「怎麼？多了？」

原來上官紫也祇研出七招，她三招並不甘願。

「大姐不教就算了！」

「好，我教妳，但妳要記住，不可轉教別人！」

「當然不會。」

「這是本門的門規，觸犯這一條比別的還要嚴重。」

「我知道，大姐。」

於是上官紫傳了她三招。

盈盈練習之後，就當場試驗，果然奇妙。

總是掌到勁後到。

或者暗勁先到掌才到。

事實上沒發掌怎會有暗勁？那是第一掌和第二掌之間才有這種情況，可任意控制。

能使暗勁忽先忽後，忽早忽晚，敵人是防不勝防的。

盈盈勤練數日，熟了之後，她決定逃走。

她也知道，武夷山是上官紫的老巢，地形最熟。

第一步必須逃出武夷山，才算安全。

這要找最適當的機會。

* * *

曾經滄海難為水，看到武夷方是山。

這是武夷山天心巖上雕刻的一副聯語。

武夷山是仙霞山的起點，綿亙百餘里，有三十六峯及三十七巖之勝，尤其有九曲清溪迴繞其間。

九曲溪兩邊是百丈絕崖。

上官紫的住處即在四曲附近的山坡上。

要想由此逃出武夷山，大約要二十里路。

在這二十里之內不能被發覺。

她知道上官紫每天午後要打坐兩個時辰，在這兩個時辰內，可奔出二三十里，但不能失敗。

一次失敗，再就沒有機會了。

自來此之後，二人的衣衫由她來洗。

今天她又收拾了些衣衫去小溪，此刻也正是午膳之後，上官紫已開始打坐的時候。

到了溪邊，匆匆洗了一件衣衫，到林邊去晾起，就自林中溜了，她知道時間不多，必須全力奔掠。

她估計，兩個時辰內，奔行了約三十五到四十里左右。

實在太累了，但也相信，上官紫此刻已發現她逃走了。

第一，她必須找個地方休息吃飯補充體力。

其次，她也要易容化裝。

她不敢進飯館，但不進飯館

如何能填飽肚子？

事前她也有準備，偷了上官紫一百五十兩銀子。

她本可以多偷些，但太多會影響腳程。

這小鎮上有人辦喜事，花轎正好到了新郎門前。

此刻，人潮圍觀新娘下轎，盈盈靈機一動，自側面進入此宅。

她以為這是個小康之家，辦喜事當然會宴客。

她猜對了，在後院中，五個廚師正在忙着做菜。

她轉易地摸了兩隻雞和一條大魚，就在這一家後園的空屋中渡過了一夜，很奇妙，也很悽涼。

長了這麼大，沒享過福，却也沒受過這種流離失所之苦。

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就動身，專走小路。

憑她的機伶，趕路三天，沒有被追上。

她覺得這次武夷山之行，得到不少人生經驗。

就以和上官紫的曖昧關係來說，以前連作夢也想不到，那種事上官紫很起勁，樂此不疲。

祇不過盈盈却不太感興趣。她以為男女居室才是正常的。

這種苟合也違反了人類傳宗接代的規律。

到了浙江北部時，她以為已經脫了險境。

她這才敢進酒樓，住客棧。

現在，她在這鎮上一家酒樓上，座位臨窗，可以眺望街景，這些日子，每天陷入緊張之中，很難好好吃喝一頓。

吃完之後，找小二算賬，突然發現身上的銀子不見了。

絕得很，銀子一兩也沒有了，祇剩下幾枚制錢。

而這頓飯却吃了十五兩之多。

一個年輕姑娘吃了飯付不起飯資，這笑話真大了。

小二道：「姑娘，小店不賒欠，還請原諒。」

盈盈道：「先掛賬，不久我一定送來。」

「抱歉！我是小伙計，作不了主！」

盈盈道：「我遭了扒手，那怎麼辦呢？」

小二道：「姑娘沒有親友在鎮上嗎？」

「沒有。」

代付酒資有目的

這工夫食客中有人道：「這點銀子我可以代付，但姑娘要如何報答我？」

盈盈一看此人的神色，就不是善類。根本不理他。

另外一個人道：「如果姑娘讓我抱一下，我代付了！」

盈盈道：「回家抱你姑姑阿姨去！」

早知如此，她可以自樓窗中溜了。

就在這時，一個長得很不錯的年輕人，分開衆人道：「發生了甚麼事？」

小二說了，這年輕人掏出十來兩銀子付清了賬。

盈盈道：「多謝少俠援手，我會還你的，不知少俠貴姓？」

這華服年輕人笑笑道：「小事一樁，不必介意！」

說完就下樓而去。

盈盈不能讓人白花錢，總要問明姓名，跟下樓追了一會，不見了那年輕人，也祇好算了，看來世上還是有些好人。

她順便出了鎮北行。

奔行三四十里，天又黑了，順着官道正要入鎮，後面馳來一騎，盈盈回頭望去，不由大驚。

到了這地方，居然仍被追上了。

來人正是『武夷聖母』上官紫。

當然，現在想跑也來不及了。

盈盈也是個反應敏捷的少女，連忙上前拜見。

「盈盈，妳這一手可不太高明。」

「大姐，我實在是想家，所以不告而別……」

「想家可以對我說。」

「我想大姐也許不捨得我離去！」

「不錯，我教了妳武功，當然不捨得讓妳走。」

「大姐，已經到了中原，我去見了家父，再跟妳回武夷山，妳看如何？妳一定會諒解我的。」

「不諒解！」

「不諒解？那妳……」

「立刻跟我回去！來，到馬上來。」

盈盈好不容易逃到中原來，絕對不想回去。

祇不過她又不敢明說，一時之間進退兩難。

「上來！妳沒聽到？」

盈盈道：「大姐，我好不容易到了中原，就讓我見見老父吧！」

「不行！」

「大姐，誰都有父母，妳未免太狠了些吧！」

「妳的父親目前並不怎麼關心妳。」

「大姐何出此言？」

「他和焦嬌打得火熱！妳去看他，他還嫌多餘呢！」

「這是大姐片面的看法，天倫之親，豈能抹煞？」

「妳到底是上不上馬？」

「上如何？不上又如何？」這句話當然不是盈盈說的。

她的身後來了一人，居然是代她付飯資的華服年輕人。

不知為甚麼，見了此人，就像見了親人一樣。

儘管她不信這年輕人會是上官紫的敵手，但却有無窮的希望。她道：「少俠，這位是『武夷聖母』上官紫大姐。」

她藉介紹之便，暗暗示意，叫他小心，不可得罪。

那知年輕人微微一笑，道：「原來妳就是上官紫。」

上官紫何等身份，那容此人連名帶姓地叫？

一位身穿華服的年輕人替盈盈付了賬。

她冷冷地道：「小子，你不以為太無禮了些？」

「不以為。」

上官紫道：「你出道多久了？」

「五年。」

「出道五年應該有些見聞吧？」

「當然。」

「你沒聽說過『武夷聖母』上官紫這個人？」

「武夷山是聽說過，下面的字就不太清楚了。」

上官紫道：「你是何人門下？」

「我師父的門下……」

上官紫忍無可忍，縱馬衝來。

那知年輕人失去蹤影，竟在馬兜帶之下。

他本想跨坐在上官紫的身後，但被上官紫一掌逼迫，上官紫心頭暗驚，這是何人門下，如此厲害？

以上官紫的身份，打了四五招，她就相信自己不會敗，但也沒有把握勝他，看來必是武林名宿門下。

最好的辦法就是停止打鬥。

上官紫勒住馬道：「小友貴

姓？」

「林羽！」

「小友認識盈盈？」

「當然，她是我的朋友。」

上官紫不以爲如此，但至少他們有點關係，祇好暫時放棄，看看他們到底是甚麼關係再說。

她當然還不死心。

上官紫並非因爲傳了她武功而不捨得放棄，實在是和她有了那種暧昧關係和情感之故。

目前，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和盈盈同床，沒有盈盈，她無法安眠，而她已三十八歲，居然仍未婚。

這工夫林羽向盈盈眨眨眼道：「盈盈，我們走吧！」

「好啊！羽哥，我們仍要和大姐道別！」

林羽抱抱拳，相偕離去。

上官紫是何等經驗？看出他們沒有那份熱情。

祇是她想不通，他們到底是甚麼關係？

走出百來步，二人回頭望去，上官紫還在馬上沒有動。

林羽低聲道：「妳怎麼會認識她？」

「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聽說這女人不大正派。」

「是……是嗎？」盈盈不願交淺言深。

「不過這女人也不好纏。」

「你剛才和她動手似乎不分高下。」

「也許久戰仍不是她的敵手。」

「你在客氣吧。」

「不是客氣，這女人在三個師兄妹之中，比『白頭翁』羅烈還高，就可想而知了，妳似乎是偷偷離開了她的。」

「是的，我不慣武夷山的生活。」

「也許是不喜歡這女人的行爲吧？」

盈盈暗忖：這小子似乎知道的不少。

二人入鎮吃了飯，就投宿在一家客棧中，他們包了一個偏院。

一個住東間，一個住西間。

盈盈道：「林大哥，過來喝杯茶吧！」

林羽進入盈盈房中，盈盈道：「林大哥的師門也不能對小妹說嗎？」

「當然可以，我是家傳的技藝，家父林百川……」

盈盈道：「恕我孤陋寡聞……」

「不，是家父昔年隱居西北，甚少到中原來之故。」

「林大哥的身手了得。」

林羽道：「慚愧！小兄祇得家父武功十之五六。」

「噢！令尊眞是一位有實無名的俠士。」

盈盈以爲林羽雖然很帥，但有時眼神中都有點詭譎神色。

祇不過林羽曾兩次援手，尤其這一次，沒有他及時出現嚇退上官紫，她此刻已和上官紫回去了。

其實上官紫並非就是怕林羽。

若論身手，也許還比林羽稍高些，但她不便開罪。

上官紫立刻想起此人的來歷，她以爲可能是「九重天」的人。

九重天是個神秘幫會。

沒有人願意和此幫發生磨擦，上官紫也不例外。

此刻盈盈忽然覺得，視野中有異常現象。

好像林羽比以前更英俊更可愛了。

自和上官紫有過那種不正常的親暱關係後，她對男女間的事就有强烈的憧憬，畢竟不正常的人居少數。

現在，她有一份响往。

林羽似在對她笑，這笑若在以前，根本不會產生甚麼力量，充其量是予人好感而已。

祇不過現在就截然不同了。

她响往被他擁抱，就像過去每天晚上上官紫擁抱她一樣。

祇是被男人擁抱一定不一樣。

因此，她也向林羽媚笑。

這種媚笑，以前就會了。她常常在鏡中展示各種媚笑，祇是以前用這媚笑去引誘小于，效果不怎麼好。

現在用之對付林羽，似乎有了效果。

他握住了她的手。

然後輕輕抱住了她，盈盈却反而緊緊地摟住了他。

也許是上官紫和她那種暧昧關係的導引，才使她如此狂熱，或者另有原因，總之，她很狂熱。

這會有甚麼後果？連小孩子都可以猜到。

一夜纏綿，第二天早晨醒來，盈盈的頭腦清醒，吃了一驚，但她記得昨夜的事，記得她

自己很熱情。

雖然她不是主動，却配合得很好。

他發現林羽是個行家。

在床上，他比上官紫還內行。

「昨夜的茶有問題是不是？」

「這……那怎麼會？」

「你不必否認，事已至此，我也不埋怨你。」

「其實妳也不必埋怨我。」

「這話怎麼說？」

「這叫着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盈盈失身心憤恨

「我承認自己把持不住，但你若不勾引我……」

「不是我勾引妳，而是上官紫那個騷女人把妳教壞了。」

「這一點我也承認，但你昨夜的表現不是很熱情？」

林羽下床穿衣，道：「作這事總是很熱情的，不熱情又怎會作這種事？」

盈盈道：「是不是要帶我回去見你父母？」

「爲甚麼要去見我父母？」

「我們有了夫妻之實，你要娶我。」

林羽聳聳肩道：「妳誤會了，如果和我睡過覺的人都要娶她，祇怕我養活不了那麼多。」

「你……」盈盈怒道：「你根本不打算娶我？」

林羽道：「我到目前爲止，還未考慮到成家。」

盈盈大爲後悔，這小子居然是這種不負責的人。

「那你打算如何交代？」

「就保持這關係，一個月或兩個月見一次，在一起狂歡一夜或數夜，然後各自分手，如此才能永遠保持鮮度。」

盈盈在發抖。

她幾乎不以爲這是自林羽口中說出的話。

爲甚麼她事先一點也看不出這小子的邪氣？

如今想來，這小子的接近她，是有計劃的行動。

在那酒樓上丟失了銀子，他就適時出現而援手。

又怎能斷定，那些銀子是不是他偷去的？

可能又一路跟着北上，找到了機會，出手對付上官紫。

這當然又是示恩討好的計謀。

祇可惜，她的江湖經驗太差，一切都晚了。

「你是說，祇想和我作朋友，永遠也不能結合？」

「我可沒有說這句話，將來的事誰能斷定。」

「你要走了？」

「對，但在前途我還會找妳。」

盈盈道：「找我必是作那事？哼！別讓我抓到機會，我會宰了你！」

這工夫林羽已經走了。

盈盈忍不住哭了一個上午。

她要盡快找到她的父親。

但想想這一切不幸，父親和焦嬌打得火熱，不太關心她也是造成不幸的原因之一，如果蕭乾不把她弄到森林中去，而仍在小于身邊，這一不幸就不會發生。

所以她很不諒解父親。

有此想法，就改變主意，不去找蕭乾了。

不去找蕭乾到哪裏去？

找小于？她已失去了這資格，四顧茫茫，不知去何處？

一旦想起白如意來，不免妒火中燒。

她以爲一切都由白如意而起，要不是白如意的介入，她也不會留在父親身邊。總之，白如意是她眼中之釘，她要對付白如意，絕不讓她稱心如意。

可是到何處去找白如意呢？

她立刻就想到，小于失明，會去找胡不愈的。

小于去找胡不愈，小徐和白如意必然隨行。

* * *

盈盈把恨幾乎全放在白如意身上。

這當然是不公平的，但世上那有太多公平的事。

到達胡不愈住所時，她就特別小心。

她不希望遇上胡不愈和小于，她會自卑。

她希望遇上白如意，能在門外遇上最好。

胡不愈的宅子不大，他一生賺的銀子不少，却未剩下。

他的收入十之八九都濟助了貧病之人。

所以胡不愈這人才是眞正之善人，貧病之人看病根本不收費，還要貼上藥材。

此刻正是晚膳時刻，天色剛黑。

盈盈小心翼翼地上了屋頂，發覺宅內很靜。

不久，她發現浴池內有個人，是個男人。

此刻她對男性的胴體不算陌生了。

至少她見過林羽的身體。

祇不過浴室內白氣騰騰，看不清是誰？却相信不是胡不愈，但再看到一邊的衣架上有件古銅色長衫，她以爲這是小于。

因爲小于最愛穿黃色及古銅色衣服。

她忽然動了奪愛的念頭。

但要使小于上鈎，却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要動點腦筋才行。

她到藥庫中去找迷香，凡是醫生，都有這種藥物，有時可當作痲醉藥使用，使病人減少痛苦。

她順便各處看了一下，沒有發現其他人。

這更使她慶幸，本以爲今生已和他無緣了呢。

而且這也是打擊白如意最好的手段。

於是，她找到了迷香，大概就是「雞鳴五更返魂香」之類的迷香，把浴室中的人迷倒。

一時權宜，也來不及把人弄到臥室去，就在浴池邊作了那件事，可以說是膽大包天。

年輕力壯的人，在昏迷中也可以作那種事。

祇不過要爲昏迷的人作局部誘導而已。

盈盈心願已償，她知道小于是負責的人。

爲了使他承認這既成的事實，她必須弄醒他。

要弄醒他也單純，祇要在他臉上噴涼水就成了。

而她却在他頭臉上潑了一大瓢冷水。

他立刻就醒了過來。

忽然間，男方發出一聲驚呼。

這本是意料中的事，但盈盈也驚呼了一聲。

因爲她聽出這呼聲不是小于。

這是小徐，爲甚麼小徐穿古銅色長衫？

這是不是神差鬼使？是不是天意？

盈盈不管這些，她要的是小于。

她的心目中祇有小于，她以爲被小徐弄了那是侮辱。她忘了這完全是她自己一手安排的事。

「盈盈……妳怎麼會在……在這兒……」

盈盈恨極、怒極，揚手就是一個大耳光。

「盈盈，不能怪我，我不知道發生了何事。」

他說的全是實話。

祇不過盈盈不甘，她瞧不起小徐。

她甚至以爲和她發生了此事還不如和林羽上床。

儘管她也恨透了林羽，但至少她以爲林羽是來自武林世家，人品俊逸瀟洒，武功又十分高絕。

「這件古銅色長衫是你的？」

「不是，是小于的，大概要洗了。」

這就是造成此事的原因，衣衫的確是小于的。

她却當作在此洗澡的是小于。

浴室內的白氣，才是造成這事件的主要原因。

「盈盈，既然已經造成了這事，我一定會負責。」

「啪」地一聲，她道：「你也配！」

「我是不如小于，但是我也不見得那麼低賤吧？」

「在我的心目中，你永遠也不具備這種資格。」

小徐的自尊受了傷害，道：「是妳找我的，能怪我嗎？」

「這祇是一次誤會。」

「我懂了，妳錯把我當作了小于。」

盈盈一言不發，匆匆穿衣。

錯把小徐作小于

小徐道：「事情已經發生了，我應該負責的。」

「但你沒有資格負責，過去你在我們身邊，我一直拏你當下人看待。」

小徐笑笑道：「這麼說，我是白玩了？」

盈盈道：「小于和白如意呢？」

小徐心中一動，這不能告訴她。

小徐猜想，她剛才把他當作了小于，居心不善。

一來是佔有小于使他負責到底。

二來也是打擊白如意的毒辣手段。

這些日來他發覺，白如意對小于體貼入微，對他也不錯，洗襪子時連他的也一起順便的洗了。

小徐道：「由於小于的眼睛失明，需要兩種名藥，祇有東海島上才有，他們去了東海島。」

「哪個東海島？」

「扶桑三島。」

「那不是很久才能回來？」

「大約要明年吧！」

「胡不愈也去了？」

「妳對長輩就這麼稱呼嗎？」

盈盈一言不發就走了。待小徐穿上衣衫追出，她早就不見了，小徐連連搖頭，這女人眞的變了。

發生了這種事，她居然不在乎。

不要他負責就是不在乎。

她居然讓人玩了一走了之。

事實上小于和白如意是到山上去放鳥，此宅在鎭郊，白如意爲了使他解悶，去買了兩隻畫眉，一隻九冠鳥和三隻八哥。

畫眉叫起來好聽，九冠和八哥會學人語。

這使心情不樂的小于會偶爾展現笑容。

小徐對白如意很敬重。

現在一比，盈盈差得太多了，小徐內心盤算，這件事要不要告訴小于？他聽了會有甚麼反應？最後決定，還是不要說出來。

小于和白如意回來時，小徐把飯開了出來。

他現在又兼廚師之職了。

「怎麼樣，玩得還好吧？」

白如意道：「引來了不少的各種鳥類。」

小于道：「沒有甚麼人來過吧？」

「沒……沒有……」小徐道：「吃飯吧！」

* * *

盈盈心頭更增加了一份妒恨。

巧的是，奔出五六里外，在這小鎭上一家酒樓上遇見了林羽，也可以說是林羽遇上了她，因爲是她先上樓的。

她剛叫了菜，正在猛灌酒。

林羽上了樓，好像根本沒看到她似的。

盈盈幾乎想把酒壺飛過去。

「我蕭盈盈就這麼不值錢嗎？或者是玩過一次就連第二次或第三次的興趣也沒有了呢？或者你的眼也瞎了。」

「林羽，你瞎了眼？沒看見我？」

「噢！蕭姑娘也在？」

「怎麼？不新鮮了是不是？」

此刻大約一更將盡，快到二更天了。

樓上祇有他們二人。

林羽笑笑道：「本來還挺新鮮，可是又不新鮮了。」

「你胡扯甚麼？」

「姓林的是不是胡扯，妳心裡清楚，不久前妳不是被小徐玩了？不，這似乎應該說是妳玩了小徐，眞想不到，妳蕭大小姐還是一位玩家哩！」

盈盈眞的把茶杯飛了過去。

林羽一偏頭，茶杯自樓窗中飛到街上去了。

巧的是，這一隻飛杯，正好擊中一個賣麪茶小販的前額。

小販大叫一聲，額上長出一個大瘤來，而此刻他還不知道是何處飛來的杯子擊中了他。

有人告訴他，且指指酒樓上，他才上了樓。

此刻林羽道：「妳本想和姓于的，結果却和姓徐的，胡不愈的高足也不錯了，妳却嫌他不夠資格。」

「原來你都在暗中看到了。」

「當然，我玩過的女人，一定要在暗中觀察一段時間。」

「玩過再觀察？」

「對，看看還值不值得繼續玩？」

「已經不值得了是不是？」

林羽道：「我有個原則，不拾人牙慧。」

酒壺又飛了過去，而盈盈留下銀子下樓而去。

小販上樓道：「是哪一位丟下茶杯？」

林羽道：「是剛才那個姑娘，但我願賠償。」

此刻，盈盈在街頭轉角處窺伺。

她相信林羽又會跟踪她。

她發現林羽出了飯館，也未東張西望，信步走去，看來他已經放棄跟踪她了，眞的死了心？

盈盈大恨。

她從沒被人如此輕視過。

如今她反而暗暗跟踪他，今夜她要報仇。

眼看林羽進入一家客棧。

現在她反而不急了，在街上溜到近三更，才躍入客棧後院。

她知道他住在後院中，因爲她看到他一直往後走。

現在，她看到這後院三間屋中燈光甚明。

甚至還有人在內說話，似乎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劉偉生 洛　文
出版者：環　球　出　版　社
武　俠　世　界　雜　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　球　出　版　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有三五人之多。

盈盈小心地貼在後窗上，弄破窗紙望進去。

林羽坐在首位上，另外幾人坐在兩邊。

一看這情況就知道林羽的身份比這四人任何一人都高。

而且，稍一注意就看出，無一不是武林高手。

「林羽這賊子是幹甚麼的？」

盈盈目前當然想不通。

這時有一個漢子道：「公子還有甚麼吩咐？」

林羽道：「一切照計劃進行。」

「是！」衆人齊應。

「沒有事了，更重要的是，不要輕易暴露身份。」

「是！」

一個個出屋越牆而去，屋中祇剩下林羽。

林羽道：「進來吧！」

盈盈大吃一驚，還以爲他和別人說話呢！

盈盈沒有動，林羽又道：「後窗外這位是進不進來？再不進來，我可要走了，我很忙啊！」

盈盈咬咬下唇，推門進入內間。

林羽也沒有倒茶，却道：「妳是不是對我還有胃口？」人長得好，說話却十分粗俗。

至少此刻對盈盈十分粗俗。

盈盈忍着，道：「正是。」

「難得，妳對我這麼偏愛。」

「我的第一夜給了你嘛！」

「可是第二夜妳却給了別人，對不對？」

「那……那只是一次誤會……」

「甚麼誤會？妳只是想給小于而已。對不？」

「反正你也不是甚麼處男對不？」

「對對，我也不是處男！」

他伸手向床上一讓，她當然知道他的意思。

她猶豫一下，上床脫了衣衫。

林羽走近床邊看了她的胴體好一會，道：「眞不錯。」

盈盈道：「這才是一句艮心話！」

林羽道：「我是說沒有給別人之前是不錯的。」

盈盈沒有說甚麼，林羽忽然在她的下體上吐了口唾沫。

盈盈大慚。這是她一生中的奇耻大辱，她嘶聲道：「這是幹甚麼？」

（未完・十一）